四季書庫㉛ 劍俠小說

孤劍不折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㉛ 劍俠小說

孤劍不折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四季出版公司

封面設計・陳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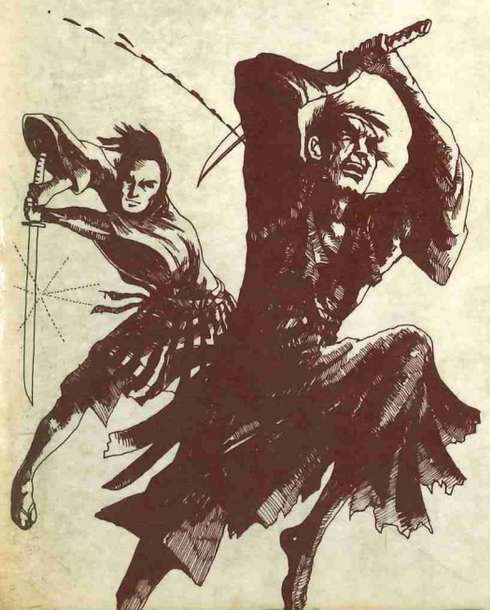
四季書庫㉛

孤劍不折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㉛ 劍俠小說



孤劍不折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駒場野

秋——。

一隻孤鴻緩緩在晴朗的碧空畫着圓弧。

溫煦的陽光普照着。

昨天，一場迅急的暴風雨曾於午間來臨、肆虐着大地，方於午夜離去，的確宛如一場惡夢。而其暴力的遺痕却改變了曠野的諧和。

舉目望去，萱草隨風起伏；樹木的葉子被剝落、枝枒被摧折。蜿延於曠野的河流，濁水暴漲挾着漩渦湍流，處處呈現一片悽凉。

在這場暴風雨中總有些生命被犧牲而消聲匿跡！草叢下、蟲兒們吱吱叫着，聲音中滿懷著慶賀刼後餘生的歡愉。

驀地，遠方的丘陵上、現出一個人影。

這是曠野黎明之後第一位出現的人物，顯然他已安然渡過狂風暴雨的一夜。

身着木綿的窄袖衣，頭戴深編笠，但全身却不沾一滴水珠。（深編笠：深及胸前的斗蓬）

他的步伐穩健、身材高碩，看來具有獨特的步履，映於萱草上的影子，迅捷的前行著。

小路沿着河流，卽將折進櫟林。

此時——。

林中突然傳來數騎得得的蹄聲，浪人迅速側身，站在草叢上。

縱馬而來的人，一律是陣笠、戰袍、野袴的裝束。（陣笠：江戶時代，官兵戴的斗笠）。

櫟林的對面是駒馬場。

駒馬場就是練馬場，是德川家的遊獵地。

浪人以爲騎士們將直驅而過，也就靜佇在一邊；不料，馬匹突然在眼前嘶叫，高高揚起前脚。

「喂！」先頭的騎士勒韁，喊道：「進駒場野幹什麼？」語氣輕蔑的完全把對方視爲歹徒。

浪人隔着笠縫，冷眼看着騎士，沉默不語。

騎士因對方沉默無言，以爲果然猜得不錯，陣笠下的眼光炯炯逼人。

同時，後面的三名騎士也一起跳下馬。

雖然如此，令人生懼的却是浪人的態度。

他讓那三個武士分據左右及背後，斷其退路，而自己却紋風不動。

「乖乖折回去吧！」卽使馬上的武士如此叱喝，他亦無任何反應。

承受四面八方放射而來的殺氣，却能鎭靜地保持其靜止的姿勢。四名騎士了解眼前這浪人絕非泛泛之輩。

騎士們也保持愼重的沉默，逐漸縮短包圍的距離。

等自己的身軀已完全被納進刀圈內時，浪人才在編笠內開口：「你們什麼時候變成柳生的門徒？」聲音雖低沉，但却冷澈入骨。

騎士們的陣笠漆有將軍家教練柳生但馬守宗矩的紋幟。

「什麼?!你是什麼人？」正面的武士驚訝地吼叫着。

其他三武士也顯露出內心鬪志被攪亂的表情。

「菅、大館、那須、庭瀨」，浪人不慌不忙地道出猙獰包圍着他的各騎士的姓。「各位本來是未來小野道場二千門人中的四大天王。……你們倒底是在何時背棄信義、投奔柳生門的？」語氣雖壓得低低的，但却尖銳的直刺四武士的肺腑。

這時，圍在左側的武士，驚愕地睜大眼睛。

「噯！你是……」

浪人俟此叫聲一起，緩緩的拿下戴在頭上的編笠，甩到後方。

出現在四武士面前是寬額、挺直的鼻樑，不折不扣的年輕劍客的面貌——稍微內凹的雙眸所放出的目光，冷澈異常；而其深彫的面貌則繃得緊緊的。

「神子上源四郎！」正面的武士有如呻吟似的，脫口而出。其表情和口氣顯示出自己一行人最畏懼的人物終於出現在眼前的那種悸憾。

三年前伊藤一刀齋的嫡傳——小野派一刀流的始祖次郎右衞門忠明逝世了，那年正是寬永五

年初秋。而在首七的晚上，小野道場突然有一名天賦卓絕的弟子失踪。連信也沒留，便行踪杳然，因此誰也不明白他突然離開的原因。

那人就是極獲師父忠明的賞識，而特贈予前名（神子上典膳）的年輕人——亦即這位源四郎。

忠明有二子，忠也、忠常，都是優秀的劍客，但在源四郎的神技之前，只能淌冷汗而相形見拙。

這位源四郎，失踪三年後，如今却飄然地又回到江戶。

而且，與他初逢的又是背棄小野道場、投靠柳生道場的昔日的同門兄弟，難道這是冥冥之神的安排嗎？

一陣僵持之後，他們選擇決鬪的場地是林中一片最近發生過火災而只剩幾株枯樹的空地。

從附近一帶看來，這是一塊隱蔽的空地。

源四郎以一棵枯樹作後盾，捧着三尺餘的筆直長劍、採取青眼，眼睛注視正面的敵人。

寂靜——

只有蘊含冷氣的風聲，吹動樹梢，引發出更令人屏息的聲響。

各人選定脚位後，便絲毫不動，似僵化了的姿態更令人覺得時、空已然停頓。

源四郎本不至於自尋此種決鬪。

而四武士這一邊，則是進退維谷，勢如騎虎。

源四郎的出現彷彿是爲了來斬殺從小野道場投靠到柳生道場的叛徒，使得四武士的雙眸暴睜

得異常可怖、眼光凶狂。

不知又經過了多久的時刻？

太陽西移，穿射草叢斑雜的光箭，浮照出源四郎那稍蒼白的深彫的半邊臉。

而且，那深沉清冷的眼光，依然是不動的。

始終正面感受到冷峻壓迫的武士那須，終於把突破此僵持狀態的殺氣充溢全身。

那須並不急於拔刀，希望能獲得其他三人的默契配合，以便氣息的脈絡完全聯成一氣，以期獲得一瞬間的勝利。

突然——。

「呀啊！」殺聲劃破虛空，那須脚尖用力。

這一剎那，源四郎像被咻咻的劍風吹跑似的，猛一翻身，躲到枯樹後。

若是昔日在道場的源四郎，一遭人攻擊，必定發揮鬪志，馬上還以顏色。

但在這三年間，他浪跡各處却領悟到至妙的武道極意——宛如蜻蜓似的，先躲過怒濤的猛擊。

那須的長劍砍進枯樹幹裏。

其他三人眼看源四郎繞到枯樹後，不禁異口同聲地「嚇」了一聲，等到他們發覺此種出乎意料的躲閃本領正是爲了要抓住他們的破綻時，已爲時太晚。

剎那間一躍而出的源四郎，揮起疾風，送出閃光；四人毫無招架的餘地，臉頰、肩頭、及身體分別挨刀，濺起鮮紅，伏倒在地。

源四郎用一個屍體上的野袴拭去刀身的血漬，收劍入鞘，正要離去時，突然的敏捷的朝後一望。

源四郎的視線並不游移，直接投向草叢的一點。

「誰？」

潛伏的人靜悄悄的，不應聲。

「既然被人發現了，還是乾脆出來吧！」源四郎催促。

現身而出的人是一名以灰布裹頰、布衣打扮，個子不高的人，佩大刀，右手携火銃。乍看是獵人，但……。

「……！」源四郎定睛注視，突然縐起眉宇。「女人？」而且還是個年輕的女人。

源四郎一個箭步，還想走近，對方立刻架起火銃。當然，未點燃火繩，算不上是武器。只是有如反應敏銳的小動物，露出本能的警戒——其態度令人感到膽識不凡。

源四郎站住，出聲道：「敢帶火銃到駒場野，膽量可眞不小，想必有什麼原因吧！」

雖然此時，幕府尚未定下不得在江戶十里四方携帶槍械之制，但獵人携帶火銃到將軍家的狩獵場是被嚴禁的。

如被發現，將處死罪。

「我們在此地都是爲幕府不容的人，還是趁早離開吧！」源四郎說完，卽旋踵離去。

對方始終無言。

源四郎邊走，邊想着：那女子看來不像是打獵人家的女兒。

眼底仍留着對方那睜大的雙眸的晶瑩之美。細挺的鼻樑、嘴形，飄散着高貴的氣質。

源四郎搖頭，企圖拂去那奇怪的縈繞不去的輪廓，並對自己嚅嚅道：她卽使有何企圖，也與我無關。

大約走了七、八町暴風雨蹂躪過的原野。（一町大約一〇九公尺）

源四郎越過一座頗高的丘陵、瞇眼望着一片纖細，茫茫的荻草和狗尾草之海。

遭天災而益增其雄偉景觀的原野，喚起源四郎的遐思。

而且源四郎視野的正中央有一股裊裊上昇的白煙，猝然之間，令他覺得彷彿是往昔武藏七黨武士的烽火。

當然，那是農家和平的炊煙。

從短暫的幻想中返回現實時，源四郎却感到饑腸轆轆。昨夜在破敗的小木屋避風雨，黎明到時，便直接橫越曠野而來，直到現在，尚未吃過東西。

他加速脚步，走下丘陵。

走近林邊一看，露出於樹間的房子，並不像一般的農家。

看來其先祖必是有名的武將，否則便是有來歷的鄉紳的隱寓。

外圍有土塀，古色古香的冠木門緊閉着。

源四郎沿着土塀，撥開荻草，繞到後門。

土塀之後，有土壁的建築物。窗子鄭重地安着鐵格子。

源四郎止步於窗下，稍凝神靜聽，便知房內有人。

「有人在嗎？」話聲一停不久，出現於窗口的是一張白晰的臉。是個未出二十的少女。

臉龐纖弱而蒼白，源四郎一瞥的瞬間，甚至疑爲病人。而且，那種病態的婀娜令人覺得頗適合住在這棟古宅。

「我是旅人，因前無店，後無村。實在有些失禮，敢請惠給若干食物。而且我身上也帶有若干銀兩……」

「請進……」少女的應聲中帶着一絲不解。

「不，我想不必進裏面，只要從窗口丟下就行了。」

意外的是少女並未從窗口丟下食物，而打開樫門，出聲道：「請……」

「可以嗎？」源四郎猶豫著。

那張陽光下的臉龐帶有類似蜻蜓薄翅的慘綠，可憐楚楚，想必是勉强從病牀上起身的。

「無人在家，恐怕招待不週……」少女的態度不亢不卑。

「不，我只要能充飢就行了……我一向過慣露宿、野生的生活。過份打擾，反而不好意思。」

原是沉默寡言，拙於應對的源四郎，竟然如此彬彬有禮，是由於首次與這樣的大家閨秀交談。

少女或許對源四郎的誠懇態度懷有好感，自臉上泛起微笑，再度請進。

那是一棟以渡廊與正屋連接的廂房。構造古雅而沉穩，正表示主人的茶道趣味之深。

少女走完生苔的石階，進玄關時，愼重地立在一隅，等候源四郎進來。

從門框踏進榻榻米的第一步，源四郎聽見少女的口中發出一聲細微，却是極端驚訝的聲音。

少女的視線投向門框。

那裏有着赤紅的污染，印着源四郎的脚印。

「啊……對不起。」源四郎急忙從懷中取出手帕要擦。

「不，由我來……」少女即將要擦時，又發出一聲驚訝聲，愣住了。

源四郎的裙褐濺有血花。

源四郎是個不善撒謊的人。

「我剛才殺了人，不得已的。……掃興的地方，還請多多原諒。」他照實說了。

少女臉色更加蒼白，呆楞在那裏。

但隨即恢復常態，端莊一禮，然後出去。

源四郎走進客間，坐於客席，望着似乎頗有來歷的裝飾，心想：大概不是一般的鄉紳。

未隔多久，女孩進來，手捧黑木盒和白綿布。

「請敷藥。」

源四郎懷着感激的眼光回視。心想妳既怕見血，又何不叫下婢代送。

「謝謝！」收下後，源四郎突然興起一股想細述殺人之原由的衝動。

但說出口，似乎又顯得多餘，也就忍了下來。

少女離開後，源四郎捲起裙裾，看着右脚的刀傷。

那是與四武士拼鬪時唯一的刃鋒之創。

待源四郎包紮完畢，就像特意在等候似的，少女開啓紙門，捧飯菜進來。也有酒。

源四郎正顏端色，通名報姓道：

「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的門徒，神子上源四郎。」

少女回答：「我叫美音。」

源四郎稍躊躇之後，便開始說：「其實我殺的人是……」

少女立刻仰起臉，搖頭道：「非常抱歉，即使說給我聽，也無話可答……還是請先用飯吧！」

「那我就不客氣……」源四郎舉筷。

菜肴頗豐盛。酒也甘美。

幾個月以來，不，長久以來已遺忘的人情味，深銘於這位孤獨的劍客的身心。

「承蒙招待，感激不盡。」雙手置於膝蓋，源四郎由衷感謝。

「今晚請在此休息。……我就去整理」。美音準備起身。

源四郎急忙止住，「不不，這樣的話就太打擾了……」

「不會的。」美音微笑，搖頭。但微笑中帶有一種無法掩飾的落寞的陰影。

美音出去後，源四郎躺下閉眼不久；她又再度靜悄悄的進來。手中抱着被單。

當被單蓋在源四郎身上時，一股刺鼻的薰香激起近似疼痛的感激。

對源四郎來說，承受如此難以消受的美人恩，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這位用飄香的被單，爲帶來修羅場血腥的人覆身的溫柔地女人，到底被上天賦予什麼樣的人生呢？

爲了要繼續保存那種貞淑、清純的天性，說不定未來是薄倖的；源四郎突然如此想着，但立刻急忙甩開這種不吉的預感。

不知何時，源四郎也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他突然驚醒——因爲一種逼身而來的警戒感——這樣說並不很正確——

源四郎具備有即使在睡夢中也能直接反應周遭一切變化的神經。並非意識的作用。事實上，直到此瞬間還是安安穩穩地睡着。

而是剎那間，劃空而來的凶器即將接觸到身體時——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武士獨具自衞的神經便叫五體立刻躍起。

咻，一把矛槍突然襲來。同時，源四郎輕輕一個翻身。

襲擊者拔出刺進榻榻米的矛槍，正要擺出第二擊的架勢時，源四郎已端坐在床上。

「……哼！」源四郎並不伸手去取身邊的長劍，而給對方送出冷澈的目光。說道：「原來是妳……」

偷襲者雖已換了一身漂亮的衣服，但分明就是剛才手持火銃的女獵人。

源四郎再度重逢那雙充滿敵意的雙眸，至於那種妖惑之美，他竟感到一種親切。

「完全是偶然，不知這裏就是府上，而來分一些食物。請相信我別無他意。」

「……」

「那位叫美音的，大概是令妹吧？她和妳不同，爲人和藹可親。請不要責備她，是我魯莽進來的。」

被人用矛尖指着，還對之泰然一笑後，源四郎才取劍，悠悠起立。絲毫不責備剛才的事，也不問理由，便要離去。源四郎這種鎭定的態度，對眼前這位好勝的女人而言，實在無法就此罷手。

「不要走！」對方迅速移身到門口，而其架勢更帶殺氣。

源四郎定睛注視一會，然後說道：「妳打算怎樣？憑妳的本領還傷不到我。假如是意氣用事的話，我勸妳算了。我一向不關心別人的事，即使妳有翻天覆地的大陰謀！」

源四郎原本無意譏諷，但看見對方的白臉上泛起屈辱的朱紅時，心想：此女的確十分好勝。這時矛槍又再度刺出，源四郎伸手握住矛尖，說道：「雖不知妳有何企圖，但願不要牽累令妹，惹來不幸。」

說完，以電光石火之速，迎面重重一拳。

源四郎甚至不看那癱瘓的身影，轉身快速走上庭院的石階。

支配者

是一張寬下巴、細肥，看來還保持在四十歲上下的臉孔。

眼雖細，却蕩着沉穩的光澤，似乎永遠有着泛起微笑的準備。

這位女性即使對眼前的人懷着敵意，仍不惜以恭敬的態度對待。

至於對待自己人，就像外人似的，目光帶着銳利的冷漠，顯露其本性。

春日局。

這個名字在江戶城十分響亮，具有磐石之重。（春日局：德川家光的乳母。善盡其職，多方防範二代將軍秀忠夫婦改立家光的弟弟國千代爲三代將軍，對於確立家光之地位極具貢獻。）

她那矮胖，五尺不到的身軀一旦出現，附近便顯得緊張異常。

現在，她背後正有一位年輕的侍女爲她搥肩，儘管她接這份差使已半年，但每當春日局移動身子時，她便捏一把冷汗，擔心是否自己按摩不得法。

奇怪的是，擁有當代無人能與之比肩的權勢的這位婦人之前半生，仍是一個謎團。

她不曾向任何人透露過她的前半生。

一般謠傳她姓齋藤、名福，父爲明智光秀的部將齋藤內藏之介利三，母親出自稻葉通明之家

但無人能證實。

這種說法頗爲牽强。齋藤利三有子女十人，長男虎松先死於父，次男甚平陣亡於山崎會戰；而從三男利宗到么女阿福，由於身爲逆賊的遺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而漂泊、流浪各地。但却無人親睹她這段悲慘的遭遇。

世人所知的事實是，長大之後成爲稻葉重通的養女，嫁美濃的豪族林正成，生下正勝、正定、正利三男後仳離，慶長九年德川家光出生時，被召爲乳母。至於未當稻葉重通的養女之前的事蹟，則茫而不詳。

若果爲逆臣的遺胤，則掩而不彰自己的身世，或許才是賢明之策；也有人如此私語。

總而言之，這位賢能的女士那種殘酷而陰險的人生觀，必定與遍嚐落魄的幼年時代有關。

侍僮悄悄進來，伏身道：「大炊樣求見。」

春日局點頭，立刻起身。

在木香仍新，新近完成的宏壯的白書院裏，大炊頭土井利勝提着扇子，一開一閉，眼睛望着庭苑。

亂世武略的時代已過去，須要有治世之智略的當代，幕閣中政治的樞機頗有盡歸此老一人之身的跡象。

他的面貌可說魁偉，但態度總有某種飄乎的氣氛，使接觸他的人心情爲之寬鬆。

春日局一坐下，土井利勝立刻說道：「亞相殿越來越荒唐。」聲音頗高，似乎毫不顧忌左右。

所謂亞相，指的是駿河大納言忠長，是當代的大將軍家光的弟弟（小三歲），同出於母親崇源院淺井氏。

當他們還小時，家光叫「竹千代」，忠長叫「國松」，而雙親們的護愛偏寵於弟弟。因此一般的看法，總認爲竹千代遲早會被廢嫡，由國松繼任三代將軍。

而二代將軍的秀忠夫婦，甚至公然如此宣稱。

由誰繼承的最後決定，是由住在駿府的德川家康來決斷。因此其間的幾年，竹千代的乳母阿福，即這位春日局，所花費的心力，實非外人所能想像。

淺井氏厭惡其子竹千代的理由，甚至包括春日局以其才智而獲得家康的厚遇，因而使淺井氏心中大感不快。

——一個來歷不明的女人竟然仗着大御所而目無法紀，旁若無人！（大御所：即德川家康）

這種憎惡不斷梗於淺井氏的胸中。自然而然的，丈夫秀忠也染上妻子的妒忌之情。

淺井氏原是淀君之妹，嫁進江戶城完全是政治婚姻。雖不至於與秀忠不和，但不獲家康滿意，而他也不努力去讓家康滿意。

在「大奧」（大致等於「後宮」）這種特殊的世界，女性在欠缺理智的陰濕的感情下，一再被扭曲的結果，竟然變成對自己的骨肉一個疏遠、一個溺愛有加。

根據後來春日局的記載，德川家康生前便一再提携竹千代，死時甚至遺言給秀忠，應把天下傳給竹千代（家光）。

因此，竹千代成爲三代大將軍家光；國松成爲「權大納言亞相」，分封於駿、遠、甲三國是

爲五十五萬石的諸侯，直到現在……。

而在土井利勝和春日局的腦中，總是不斷在盤算着：爲了德川家，必須儘早把三代將軍的權威絕對化。

在所謂「爲了德川家」這種意志下，家康殺了長男岡崎信康，驅逐松平忠輝，並處死其孫「越前少將忠直」。

而家康不在的現在，曾一度被其雙親矚目爲三代將軍的慧敏之子，讓他活在世上是危險的。

忠長不至於懷有與哥哥爭天下的野心，但自幼小起，一切卽與哥哥同格，不，甚至較哥哥更被厚遇；卽使到了現在，對於己身爲大將軍的哥哥，絲毫不改過去的態度。

駿、遠、甲三國原是德川賴宣的領國，秀忠强制性地把賴宣移到紀州，將之封給忠長，然而忠長還是大言不慚地說：「身爲弟弟的我，應該領有五畿內，而以大阪城爲居城才是理所當然。」（五畿內：畿內五國：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

天下到處都是浪人。

大阪之役後，直到這一年，諸侯被撤封的有以下：松平忠輝四十五萬石、福島正則四十九萬八千石、田中忠政三十二萬五千石、最上義俊五十七萬石、本多上野介十五萬五千石、松平忠直六十七萬石、蒲生忠鄉六十萬石。

這些主家被撤換的浪人們，必定毫不懷疑地做着戰國時代之夢。

「一旦戰亂再起的話——」懷着此種期待的武人們，仍不忘天天磨槍擦劍。

忠長的存在對這些爲數不少的浪人羣而言，實在太有魅力了；說起來這並不是土井利勝和春日局的疑心暗鬼。

「亞相怎麼個荒唐法呢？」春日局豪無表情地問道。

「讓家臣和新召的武士比武，貼出緝拿奸細的布告，破口大罵鳥居淡路守家司和江戶城……連眼神、口氣在在都逐漸在發瘋。」

「亞相小時候就有發瘋的徵兆了。」春日局把冷漠的眼光停在遙遠的半空中。

那是忠長十二歲時，練習槍術，精進頗快；某日，聽見西堡的濠溝有鴨羣聚集，立刻飛奔而出，從橋上擊落二隻。並命令侍臣拾回獻予母親，御台所（台所：厨房。御台所：將軍夫人）十分高興，將之做爲將軍家的晚餐。

秀忠聽見是國松擊落的鴨子，也十分滿意，並嚐了一口，然後才突然若有所思的詢問發槍的場所。

知道是橋上時，秀忠縐眉，說道：「這怎麼行呢？豈不變成朝主堡開槍。雖是無心，但仍然要罰。」

結果，隨身的三名侍臣引咎切腹，據說忠長本身還若無其事說道：「建造城堡的目的就是爲了挨槍彈。」

春日局所謂小時候就有發瘋的徵兆，便是指此。

「不過……目前還不至於有事。」利勝輕鬆地說着。

「對了……」春日局突然想到似的，說：「據說有四名柳生道場的人在駒馬場被人殺了。」

「嗯……」利勝定睛注視春日局，「聽說最近就要舉行獵鶉，恐怕要引起一些謠言。」

駒場野直到近年都是將軍家指定的狩獵場，春天的獵雉和秋天的獵鶉，都在此舉行。

但最近二、三年，因世局不穩，而暫停舉行……。

至於今年的獵鶉，已獲家光的允許，預計將由春日局率領宮中的侍女們盛大舉行。

而派往負責警衛的柳生道場的武士們，據說却遭人伏擊。

「那暫時不舉行，如何？」利勝提出忠告。

春日局微笑道：「宮女們個個迫不急待，我想還是照原定計劃舉行。」

「也好，至於緝捕歹徒，但馬守大概辦得到。」

「但馬殿等一下也會來。」

「嗯……柳生道場的人有用是有用，但未必就不會被襲擊，還是多加防範才好。」利勝似乎自言自語地說着，起身道：「好，那我告辭了。」

看來並非重要的會談，但兩者都把重要的事表明了。

利勝帶來的駿河大納言忠長的行狀，想必馬上便透過春日局傳達給家光，至於其處斷，可能還得稍等一段時間。而春日局所傳達的駒場野事件，將由利勝來調查下手人是否出自春日局的政敵。

此外，從這個交談上也可看出，利勝派往各諸侯的奸細，是精選自柳生道場的一流劍客。

但馬守不只是將軍家的劍道教練，甚至還做爲政治上的「懷刀」，負責查訪各諸侯動靜的至

難任務。

柳生但馬守宗矩爲了會見春日局，慢步走在宮中，一邊回想着昨天在道場的事。

許久以來不曾擊過劍，於是找了一個高徒來，而握木刀擺出架勢的瞬間，他感到一陣輕微的目眩。

這是以前未曾有的事。

——我也老了！

只要一聚神，便因對手及周圍的事物而分心，走進居室後，感慨盈胸，卒感四肢乏力。

不由想起父親石舟齋宗嚴。

石舟齋沒於慶長十一年，八十歲時，雖年屆古稀，但與宗矩對擊，其劍仍飄溢着壯烈的氣魄。

慶長五年，雖已卽將七十過半，但捕獲背叛柳生家的原家臣松田時，石舟齋親自拔出佩劍，一擧手便砍落其腦殼，乾淨俐落。

其晚年平常看來是個白髮的慈祥老翁，以跟柳生莊的下僕們談天爲唯一的樂趣，甚至不再握劍或看書。然而一旦凝聚心力，其森嚴的劍氣甚至使旁觀者不寒而慄。

至於一劍斬落松田的首級，更足見二十年前的憤怒仍絲毫未減。

柳生是大和的一小區。因此必須善觀時勢的興廢盛衰，驅炎附勢，以便確保家邑。

宗嚴花費於此的辛勞，不可謂小。

天正七年，織田信長擁將軍足利義昭，以破竹之勢上京時，宗嚴亦善解其意，加入其麾下，

被召往京都，任命爲大和戡定的起草人，隸屬於筒井順慶，頗有一番作爲。

當他正期待獲得大恩賞時，不料却遭到橫變，柳生領地被沒收，並被迫退隱。

因爲家臣松田向筒井順慶密告柳生有隱田，欺上瞞下。

宗矩直到現在還忘不掉當時其父的憤怒之狀。

前前後後只有那時看見父親的面容充溢那種凄烈的激情。

因這次的噩運，迫使宗巖蟄居，號石舟齋，皈依佛門；此後，至死不變其寒素的生活方式。

目前，已過六十的但馬守，不禁益愈深切敬慕其父是何等傑出的劍客。

劍禪如一，這是但馬守承自其父的心法。

鑽研斯道，達於精妙之域，爲了更打開向上的一關，心離埒外，才是悟劍的奧義——這便是「劍禪如一」之論，並公諸於世。

但馬守的劍法極意「劍術家傳書」的第一義「無刀之卷」便是表現此道。

結識澤庵和尙之後，但馬守更深信繼自其父的心法不疑，大力鼓吹此爲劍客窮極的劍境。

而今，他對此却漸感迷惑。

——劍能與禪合一嗎？

當劍禪如一之論已在世間引起滔滔巨浪，應和之聲此起彼落時，當初最先宣揚的但馬守自己却開始逐漸抱着疑惑。

這是因爲但馬守回顧自己當上將軍家劍術敎練之後，官位步步高昇時的所做所爲，不禁私下

感到羞慚不安。

這二十幾年來，但馬守在維護將軍家的名分下，把自己、兒子、高徒指派爲所謂奸細的陰慘任務。

劍禪如一之論難道不是爲了掩蓋世人的耳目，使人不察覺自己一門幹着奸細的勾當，而虛張聲勢地宣揚的嗎？

「絕對不是！」但馬守之所以不敢如此斷然否認，是由於因自己一門的活動，而抹煞了太多的諸侯。

——如先父還在，將何以爲對？

有時一想到此，甚至感到心寒。

持劍對擊時，却感到目眩的但馬守，此時陷於一種黯然的自我厭惡，可說是當然的。

在白書院接待的春日局，絲毫未察覺但馬守陷於此種懦弱的自我疑惑之中，而以對待自己人的嚴肅表情迎迓。

「但馬殿，我們共事的時間恐怕也有幾十年了吧！」春日局以若無其事的口氣，但却意味深長地說着。

「是的……，大概二十五年了。您的風采依舊。」但馬守的表情沉重，不似往常的口吻，兩眼定睛注視榻榻米的一點。

「那時候，只要你在跟前一坐下，就有一種所謂劍氣，或劍客魂之類的東西飄散出來，甚至

會叫人覺得寒心。但就是因此，一般難以啓口的無理要求却反而能不加顧忌地脫口而出。」

「您是說我老邁不堪了嗎？」

「不……。我是說越是穩若泰山的風格，內心也越深邃。女人越老，越藏不住心事；男人剛好相反，越難以捉摸。」

春日局措詞頗爲潑辣，但馬守心中爲之一驚。所幸自己掩飾不住的意氣萎靡之狀，被對方誤解爲相反的另一回事。

但馬守笑道：「有何吩咐，請儘管指示。必定全力以赴，以示不存異心。」

「聽說有幾個弟子在駒場野被殺……」

「哦，您已經知道？很遺憾，歹徒仍未捕獲。」

「獵鶉還是照原定計劃舉行。」

「這……」但馬守承接春日局的嚴厲眼色只得說道：「我會下令警備方面更加加强。」「不必……」狡猾的春日局搖頭。「那可能是仇視我的人所下的挑戰，如果是的話，獵鶉當天必定會再度現身，來對付我。因此警備不妨鬆一點，讓他能够接近，如何？比起獵鶉，還是獵歹徒有趣得多……不過但馬殿，務必要生擒到他，別讓他跑掉。」

但馬守重重點頭：「遵命。」

然而，但馬守心知此事絕非如春日局所想像的那樣。

因爲被殺的都是來自小野道場的人。

當初，但馬守接獲報告的瞬間，心想：兩門的宿怨終於演出流血事件了。

被世人稱爲「御流儀」的，只是柳生流；小野一刀流已不再給人有將軍家教練底印象了。

然而，小野一刀流也是「御流儀」，這是不爭的事實。

爲何會有此種差異呢——識者之間所列舉的理由是但馬守和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的人格的不同。

不錯，忠明的確屬於天才型的劍客，即使到了晚年仍不稍改其狷介不羈的行爲。

以當時劍客們的看法，一旦握起劍來，忠明甚至更勝但馬守一籌。

「明良洪範」亦載有：

一日，將軍欲試兩者之技倆，於是先命侍臣埋伏於廊下，再急召兩人，待其通過時，以木刀暗擊之。

但馬守以扇子架住由旁擊來的木刀，輕聲道：「辛苦了。」，然後走過。

而忠明早在侍臣藏身處一間（一間：六尺，約一·八公尺）之前，駐足，不屑地罵道：「開玩笑！」，倏然旋踵，折回。

殿中評判的結果，以武藝而言，忠明事先察知較優，但未謁大將軍即退乃是不遜，因此但馬守的修養較佳。

在俸祿及地位上，柳生家和小野家自始即差距懸殊——忠明對此十分不滿，這是衆目皆睹的事實。

總而言之，忠明去世到現在，小野道場愈形沒落。

而背棄小野道場，投效柳生道場的人被殺。但馬守的預感是理所當然的。

短暫的沉默後，春日局以毫不在乎的口氣說道：「我知道派往駿府的門徒，個個都不是等閒之輩，但據說亞相已貼出了緝拿奸細的佈告……」

這一剎那，但馬守不禁對眼前這位肥胖的婦人深感厭惡。「我也聽說亞相殿最近十分敏感。」

「德川家就是流着這種血。」春日局泰然說出身爲臣下者不該出口的話。

的確有若干事實令人懷疑德川氏的血統中雜有瘋狂的要素。

首先，德川家康的長子信康，便是如此。

其母築山殿怨恨丈夫家康，企圖復仇而唆使信康也是原因之一，信康拋棄其妻織田信長之女德姬不顧，荒淫縱情的結果，甚至猜疑德姬的侍婢打小報告，破口大罵道：「你是妨礙我們夫妻感情的壞蛋！」一把揪住其髮，拖到德姬的房間，當面拔出佩劍，刺穿其喉嚨，劃爛臉孔。

此外，信康在鹿苑開宴時，自京都延請的舞者表演侮辱武人的舞蹈時，竟勃然大怒，引弓將之射殺。有一次外出獵鷹，歸途遇見出家人，突然大怒道：今日之所以獵獲少，是由於遇到這個倒霉的和尙，於是用繩子套住和尙的脖子，縱馬疾驅，活活將之拖死。

德姬探悉信康在築山殿的指使下與武田勝頼通款，她在將此事報知其父信長的書函中曾詳述這些行狀。（武田勝頼：一代名將武田信玄之子，繼父志，曾一度大有作爲，一五七五年與織田、德川之聯軍戰於長篠，大敗，後自刃於天目山麓，武田氏自此覆滅）

家康最後不得不殺這位他最寵愛的長男。信康切腹時，年僅二十一歲。

結城秀康亦頗多超逸常軌的行爲。秀康之子忠直，常自誇武藝高强，與忠義的家臣對擊，憤

怒對方假敗，親自手刃之，此後極盡荒唐之能事。家康的第六男上總介忠輝，頗多無知的舉止，最後自招亡身。

現將軍三代家光的行爲也常可看見這種瘋狂的血統，甚至已到令人擔心的地步。

但馬守對於春日局那過份露骨的評語，無話可答。

「要是門徒被捕，會不會出問題？」

「不會，他們已受過守口如瓶的訓練……」但馬守如此回答時，眼睛離開春日局的視線。

他覺得似乎很久以前便對此老女人感到厭惡。

「既然但馬殿這麼說，我也安心了。……在此等候令郎們的佳音。」

此種結束會面的方式更令但馬守不快。

但馬守的長男十兵衛三嚴、次子宗冬、三男俊矩，都以武者修業之名，外出他鄉了。（武者修業：或武者修行。武士巡遊各地，從事武術的修行、鍛鍊。）

其實，十兵衛在九州，偵察島津家的動靜；宗冬在四國，俊矩在奧州，各自携有刺探情報的任務。

「我也老了，跟將軍一起做練習，甚至稍感力不從心。或許是將軍有所精進吧……」但馬守穩重一笑，然後行禮、離座。

雖不曾告訴任何人，但馬守知道家光全無弄劍的才能。

家光習劍一味動粗，甚至不去記技術。因此只能適度地陪陪而已。

小野忠明就不同。他曾公言大將軍既想學劍，何須忌憚；就毫不客氣地敲打家光，家光一怒不再跟忠明講話。

但馬守私下讚佩；忠明做爲劍客，不枉節，十分磊落。

然而，但馬守也有他的看法；大將軍不須成爲劍術的高手。家康公一再主張所謂大將的劍法和士卒的劍法，大將的劍法只須學習足以護身的膽力和智略，不須具有像士卒的劍法一般以殺傷敵人爲目的。……因此教練不須敲打大將軍，而損其威嚴。

劍相

萬里無雲的秋空下，江戶的市街一望無際，展現着一片的屋海。

歷經慶長、元和的盛世，隨着德川氏雄覇天下的基礎，市街的景況也愈趨繁華。

江戶城從慶長九年夏天的第一次大修築，迄今已是第四次修築，大致已實現其構想。（江戶城：一四五七年太田道灌首次營建。一五七〇年成爲德川家康之居城。明治之後成爲皇居。）

周圍七十餘町的外壕充滿着水，壕水所浸洗的巨岩石垣與其上的松綠相映，呈現着悠久雄偉的景觀。（一町約一〇九公尺）

本堡的五重天守閣在旭日的照耀下，光亮燦人。

幸橋、虎之門、赤坂喰違、四谷、牛込、小石川、筋違、淺草橋都已完成。以總面積三十萬步的大城廓舞鶴城爲中心，宏壯的諸侯邸宅林立，市街四通八達。

山手（地名）的大半是官舍，頗爲靜肅；而下町，買賣的繁華景象足以使鄉下人眼花撩亂。

神子上源四郎三年來首次飄然回到這日趨繁華的府城。

蘊含着檀香的風吹起大街上泛白的塵埃，各色各樣的行人摩肩擦踵。

源四郎夾在人羣中，以堅穩的步伐走着。

昔日在小野道場時，不知走過多少次的熟悉街道，三年不見，已變得十分陌生了。過去是茅草、稻草或木板的屋頂已大半變成瓦片，陳舊的暖簾不知何時已換成新的，有些店面甚至已拓寬了，而過去是空地的地方却出現一家三樓的澡堂。

——那邊原來是一家膏藥店，以前被木刀擊傷時，常到這家買膏藥。

「喂！等一下，是源四郎吧？」突然被人大聲叫着名字，源四郎回頭看。

聲音出自一家屋簷傾頹、茅草屋頂的房子。這間房子，源四郎似曾見過；其樣式古舊得似乎建於家康入主江戶之前，似乎無視於周圍的日新月異，而仍然掙扎挺立於市街之中。

至於住在裏面的人，却是一張源四郎不曾見過的臉。

藉着屋內昏暗的光線，門框旁蹲着一位形同猿猴，精神萎靡的人，正目光閃閃地望着源四郎。出聲的並非此人。

後面的爐邊坐着一位魁梧的老武士。是大久保彥左衛門忠教。

「啊！……原來是您！」源四郎親切地微笑，走進房內。

當年領養孤兒源四郎，而發現其劍道上之天賦，並將之託於小野次郎右衛門的便是這位彥左衛門。

「喂！你這個目無尊長的傢伙，竟然沒跟我講一聲，就跑得無影無踪……到底跑到哪裏去遊蕩？」老人雖大聲咆哮，但眼、頰、嘴都洋溢着喜悅。

這位老人的風貌、言辭動作絲毫無異於領養源四郎的十餘年前。他甚至令人覺得出生時便如此，而且經過了七十個年頭。

源四郎鄭重地爲不告而別請罪，至於爲何離開江戶及前往何處，則隻字未提。

彥左衛門也不强問，只問道：「沒忘記練劍吧？源四郎！」

「沒忘記。」

「這就好……。你大概不再回小野道場吧！如果想回去，我可以代你去問一聲……」

「我只想煩您代向他們致意，我另有自己的打算。」

「難道想開場，自成一流嗎？」彥左衛門興奮地問道。

「我想我比較適合流浪，想四處走一走。」

「也好。江戶越來越乏味了。」

對大久保彥左衛門而言，乏味的不僅是江戶。世上一切都令他發牢騷。任何事他都不滿。他那剛强固執的個性所產生的奇異言行，十分出名。那是平日的不滿底發洩。

數年前，土井利勝邀宴彥左衛門。一陣閒聊之後，利勝命人牽一匹栗毛的駿馬到庭院，說道：「即使大阪之役再起，此馬仍能再度出入戰場，爲我效勞。」（大阪之役：德川派消滅豐臣派，取得天下覇權之戰。）

彥左衛門笑道：「當初你被眞田軍追趕，想必是乘此馬逃命吧？嗯，不錯，看來是頭善跑的馬。」說完，走近馬旁，輕拍其頸，說道：「你眞是一頭忠馬，竟會載主人逃命。每年當天，利

勝殿必定會親手餵你上等的秣料。」（眞田軍：眞田幸村所率之軍，屬豐臣。請參閱「宮本武藏」。）

即使在家康或秀忠面前，他也一樣毫不顧忌。心情好時，便談勝戰；心情壞時，便大聲回顧己方的慘敗，出人洋相。

一個人的性情乖僻原屬天性，但也可說是時代趨勢使然。

他生於永祿三年。天正三年，十六歲仕於家康；翌年參加遠江乾之戰，首次斬敵將之首級；九年，攻戰高天神之城時，殺城將岡部丹波守長敎；十一年，轉戰信濃小諸；十三年，相木、上田等地，頗有戰功。而最後的武勳是元和元年的大阪夏之陣時，當「槍奉行」，打頭陣。

其時——以大阪城陷之年五十六歲時爲分界，彥左衞門的生涯便分爲得意和失意。

從戰雲瀰漫的時世活到天下太平的時世是不幸的。

纍纍的武勳所獲得的報酬實在微薄不堪。

大阪之役後，彥左衞門只獲得其甥大久保相模守俸領中的二千石；而且不是幕府直接給予，屬於隨相模守之意的性質，簡言之卽所謂陪臣的待遇。後來相模守被「改易」，彥左衞門所獲得的是三河額田郡之中的一千石。（改易：刑罰之一。剝奪武士之身份，沒收家祿、產地。重於蟄居、輕於切腹。）

一旦治世泰平、武勳派便被疏遠，擅長典章制度的文飾之徒便獲登用優遇。刀鐔入袋，書籍得勢。

除了具有一身的武骨及大聲叱呼之外，別無所長的旗本，只有化爲晝行燈。（旗本：武士的一個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具有進謁大將軍的資格）。

像大久保彥左衞門之類的人，彆扭的個性每況愈下，除了藉嘲諷，找人語病以稍吐積鬱，別無他法。

源四郎微笑着注視老人，說道：「改天再來拜訪。」一禮。卽要離開。這時，立於門框處那位乾癟的人身子稍微一動，說道：「抱歉，不知可否借看你的佩劍？」，聲音沙啞，陰氣十足。

源四郎這才正視那人。容貌怪得無法看出其年齡。雖非醜惡，但那陰慘的印象必定留在對方的眼底直到久久之後。眼瞼腫垂的細目所放出的光芒，異常銳利。

「源四郎，沒什麼。讓他看不要緊。」這位老公公的唯一興趣是觀賞劍客腰間的東西。」彥左衞門如此說着。又對那個子不高的人說：「空齋，這個小伙子弄起劍來，天下無人能敵。連他師父小野次郎右衞門，到了晚年也自嘆不如。……好好給他的劍相一相命。」

那位叫空齋的人，向源四郎伸出雙手。

源四郎不得已解下連鞘的長劍，交給對方。

是一把無銘劍（未銘刻刀匠之姓氏）。爲其師所遺贈。據說這把劍在當初乃其師拜領自家康，至於出自何位名家之手，則未說明。

空齋口銜懷紙，拔出長劍。劍尖指天。

其眼光愈增淒厲之色。源四郎不禁稍感惡寒。

然後。空齋有如化成一尊彫像，動都不動。

他並非在鑑定打造技巧的好壞。

因爲如要判斷刀匠的技巧，必須反覆翻弄多次；而空齋並不如此，似要將之看穿一般地凝視着。

劍雖是無銘。却是一把值得驕傲的好劍。

刀身之曲度極小，超過三尺。

鐵材之色青澄、刀刃潔白如水晶、刃文秀麗、鉇子細、刀鋒奇利、刀堺美、並有砂流。

「嗯……」空齋低吟一聲，並以目不暇給的迅速手法，收劍入鞘。

「何人之作？」彥左衛門出聲問道。

「村正。」空齋毫不猶豫，肯定回答。（村正：室町時代的著名刀匠，師事正宗，復被逐出門牆，在伊勢國桑名郡千子村鑄製刀劍。其所鍛之劍遭德川幕府之忌，而被視爲妖劍）

「村正?!……源四郎，這把劍是次郎右衛門送的嗎？」

「正是。……東照公（德川家康）即將退隱駿府時，做爲別離之紀念，贈送恩師的。」

「哦！次郎右衛內拜領到的是村正?!」彥左衛門突然露出怪異的表情。

村正之劍對德川家而言，是禁忌之物。

——據說村正祟惑德川家。此一流言目前已是人盡皆知之事。擁有村正劍的諸侯、旗本，都加以秘藏不宣，以免遭到幕府的忌諱。

事情是這樣的：家康的祖父清康，天文二年十二月，遭其臣安倍正豐所殺，當時正豐之佩劍即「村正」。

家康之父廣忠，於天文十五年三月，因其臣岩松八彌而被村正槍刺中股部。巧的是，家康本人也在陣中，被村正槍刺傷。

因這些巧合一再地重覆，家康十分厭惡「村正」。

某時、秀忠被小刀傷了手指、家康笑道：「又是流德川家之血的東西，大概又是村正吧？」

事後，侍臣查看的結果、果然是村正。

因此，村正劍就被視爲祟魅德川家之物，佩帶它的人甚至被視爲對幕府有謀反之心。

家康爲何要把這種妖邪之劍贈給將軍家教練的小野次郎右衛門呢？假如不知是村正而贈送，則不成問題；既反之，則家康必另有居心。

彥左衛門不解的就是此。

「空齋、眞是「村正」沒錯嗎？」彥左衛門再度詢問。

「難道你不相信我的眼力？」空齋盯視彥左衛門，然後把視線投向源四郎：「最近殺過人吧！」

源四郎點頭。

彥左衛門睜大雙眼，問道：「哦！眞劍比武嗎？對方是誰？」

「柳生道場的人。」源四郎並不隱瞞。

「雙方起衝突？還是你主動找他們？」

「並非我主動……硬逼上的。」

源四郎說明經過情形，彥左衛門頻頻點頭，聽完後，說道：「我已聽說過背棄小野道場，投靠柳生的卑鄙下流之人，爲數不少；好！那是天罰、死有餘辜，實在大快人心。……源四郎，殺得好，剩下的那些，再找機會收拾掉。俗話說，劍雖利，磨就不斷。用這把村正，把那些搖尾乞憐的糞犬殺得寸草不留！也好嚇嚇那些只汲汲於己身安危的膽怯旗本們！」彥左衛門聲音大得連路上的行人都回過頭望。

源四郎看向空齋，平靜問道：「如是村正，劍相如何？」

空齋單眉痙攣，「劍尖造得十分好，但其亂紋似火焰，這是大凶。距劍尖三寸之下，刃紋之間有黑星，此乃橫死之疵。刃關一寸之上，浮有三月，這是最最大凶。凡事起災、失祿、剋家族、難逃水火之難，終至喪命。具有此種三月之劍，通常是不佩帶的。」空齋有如誇耀自己的觀相眼力似的，說道。

就像人有人相，劍也有劍相，藉着天象及草木生物之形而斷兇吉，在這個時代是被深信不疑的。

「空齋，別嚇人好嗎？」彥左衛門說。

空齋冷冷答道：「我說的是實話。佩者必亡。」

「源四郎，不吉，不吉。乾脆把這把村正送給這位老公公。」彥左衛門大搖其頭，說道。

「不，既知如此，決定終生佩帶此劍。」源四郎並未特別加重語氣。

「何苦呢？」

「劍客生於劍，死於劍。即使因敗於劍相而慘遭非命，身爲劍客死亦無憾。」

「胡說！源四郎，看來你伙恃武藝高强，不怕所謂劍相吧！」

源四郎微笑不答。

空齋細語道：「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忘行。危哉，危哉！」

但源四郎置若罔聞。

這時，馬路上傳來急促的馬蹄聲以及行人慌忙迴避的驚叫聲。

其中有一老人想閃避，却來不及，而跌在氣勢兇猛疾驅而來的馬前。

乘馬之人是一名身穿亂菊碎花布的小伙子。

「笨蛋！」那人朝逃避不及的老頭比罵道，但却是女人的聲音。

彥左衛門不禁從爐邊站起，「噢……小姐！」

馬匹揚起砂煙，奔馳而過。

源四郎迅速奔出馬路，扶起老人，抱進屋裏。

「有沒有被馬蹄踏到？」彥左衛門問。

「已經斷氣了。」源四郎回答。

彥左衛門眉間鎖起深皺。

空齋不聲不響地走近老人，使其如枯木的雙手在胸前交叉，低聲誦唸佛號道：「你一生爲人善良……六兵衛，往生西方吧！」

「野人騎悍馬……，女人也要像個女人才行呀！」彥左衛門憤憤說道。

「誰家的小姐呢？」源四郎問。

「頭光（家光）的妹妹。」

此語一出，連空齋也不覺一驚，轉眼看著彥左衛門。

「原來是……」源四郎點頭。

傳聞頗廣。家光的異腹妹廣姬，厭惡一切女子的遊藝，而喜好武藝，據說十歲時便接受柳生但馬守授藝，進步神速，十九歲的現在已獲傳小太刀的奧義。

據說其父秀忠規勸她時，廣姬甚至勃然大怒，並且正顏厲色的引證古代的巾幗英雄以對。

至於女扮男裝，驅策悍馬，則是家常便飯。

「源四郎……」彥左衛門嘻笑道：「騎悍馬的傢伙大概會再折回，等一下給她一點教訓如何？」

源四郎並未立刻回答。

不久，遠遠再度傳來馬蹄聲。

「源四郎，來了！」彥左衛門大喊。

「雖知如同兒戲，毫無意義可言，但……」源四郎以平靜的聲音回答，但人已起身。

在馬匹到達此屋前，源四郎奔出門口却是同時。

源四郎的身軀有如一道疾風，橫過馬匹的進路。

那就像一個黑色的鳥影閃過馬路。

瞬間——一種難以名狀的怪異嘶叫聲充滿虛空，悍馬高高直立而其雙脚已不見。

從二道切口猛噴的鮮血，有如泉湧，四濺而出。

馬匹轟然橫倒時，衣飾華麗的騎士已穩穩地站立在地上。

「可惡！」騎士泛起朱紅憤怒的白臉上，另具一種淒烈的美。

她拔出短劍，越過暴露於陽光下的馬腹，朝源四郎逼近。

「嗯！好戲來了！」在房內，彥左衛門十分快活。

空齋依舊蹲在一隅，不屑地說道：「大凶的劍相逐漸顯露端倪了。」

廣姬進逼至一間時，美麗的眉間突然浮現怪異之色。

因爲源四郎雙手空空。廣姬並未看見對方拔劍出鞘。

源四郎邊跑邊拔劍，在砍斷二隻馬腿後停步時，劍已然入鞘——此種過份神奇的快斬是眞的嗎？廣姬大感疑惑是理所當然的。

這麼快速的動作實在堪稱具有魔力的神技。

「你幹的嗎？」廣姬的責問不禁使源四郎失笑。

「不錯。」

「報仇嗎？難道你是豐臣的殘黨？」

源四郎注視著步步逼近的短劍的劍尖，心想：差不多了。

此時，數十騎例行巡邏任務回來的騎兵出現於大約半町外的十字路口。領頭的人看見這邊，轉頭對形似領隊的人物問道：「那不是廣姬小姐嗎？」

「嗯。……快去制止！」

「是……」

快馬加鞭馳至時，下馬，擋在廣姬面前，怒瞪源四郎，叱責道：「無禮！難道你不知道這位就是大御所大人的千金嗎？」

回答的並非源四郎，而是廣姬。「喂！退開！別打岔，看我收拾這個瘦浪人！」

「小姐！」又有一人策馬而來。

廣姬一瞥馬上的人物，不高興地偏開頭。

此人便是老中酒井讚岐守忠勝。

在城中，此人乃略遜土井利勝和春日局的唯一重臣。

後年，就大老之職，進四位少將，入道號空印，家光崩薨之際，奉輔佐幼子家綱之遺命，而被尊爲一世之賢相的忠勝，目前還是剛出三十的壯年。

忠勝下馬，催促道：「小姐，請上馬！」

廣姬不動，狠瞪源四郎，問道：「瘦浪人，報名來！」

「神子上源四郎。」

「好！這筆帳遲早要跟你算！」

彥左衛門立刻在背後大喊道：「改天一決雌雄如何……？是否要立告示牌？」

廣姬回頭罵道：「老不死的傢伙……！」不僅忠勝，連彥左衛門都已出現，心知情勢於己不利，於是她跨上忠勝之馬，揚言道：「神子上源四郎，改天必定斬下你的狗頭！」策馬狂奔而去。

忠勝望着仆馬，然後轉向彥左衛門，「老頭子，是你挑撥的嗎？」

彥左衛門天眞地指着死馬，說道：「讚岐殿，太厲害了！朝着疾奔而來的馬前一閃、一砍，這手絕招堪稱不亞於天狗的神技！想必當代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忠勝定睛注視源四郎的面貌，「你叫神子上源四郎嗎？……是小野次郎右衛門的親人嗎？」

「不錯！是次郎右衛門器重甚於己出的愛徒。」彥左衛門代答。

忠勝一個箭步，驅近源四郎，以使旁人聽不見的聲音問道：「在駒場野斬殺柳生道場的人，是你嗎？」

「正是……」源四郎不畏不懼應答。

駒場野一帶是酒井家的管轄，發現該四具屍體的是一名手下的藩士，因此立刻傳抵忠勝之耳。

每一個死者都是一刀斃命，足見下手的人是劍客中的佼佼者。

藩士之中有人知道被殺者皆是由小野道場趨靠柳生道場的人，當然這也傳進忠勝的耳畔。於

是當下直覺道：想必是此人。

而源四郎那泰然自在的態度甚至使忠勝覺得舒暢。

「趁早離開江戶。」忠勝簡短地忠告道，命侍臣牽馬來，往上一騎，轉頭望向彥左衛門，「喂！老頭子，活到這把年歲，想必可以死而無憾了吧！」

彥左衛門目送奔離的一行人，細語道：「幕閣中得勢者竟是那夥人物，實在令人慨嘆！天下到了第三代，昔日的老臣竟已凋零殆盡！」

此時，源四郎已漫步離開，邊走着、一邊彷彿感到空齋那刺背的視線，心中微感不快。

復仇少年

「……河津三郎有二子——一萬、箱王。年齡分別僅五、三之頃，父爲人所殺，極思後仇，歲月流逝，及至七、五，仍未償宿願……一日，參拜佛堂，兄一萬焚香，供花，弟箱王注視佛尊，詢其兄曰：本尊爲何携劍持繩怒瞪我倆？於是憤而趨前，打落其首！……」高聲朗誦謠曲「望月」走在官道上的是一名年僅十二、三歲的少年。（這一段謠曲所敍述的是頗著名的子報父仇的故事，鎌倉初期的武士曾我祐成（幼名一萬），曾我時致（幼名箱王）在富士山下殺死仇家工藤祐經，旋被捕、處死。）

他那旅塵堆積的頭髮，篷篷有如亂草。臉孔和手脚已晒得不能再黑了。身上穿的衣服因污垢而顯出光澤，而腰帶却牢牢插着一把短劍。右手拿的並非枴杖而是木刀。

邊揮木刀橫掃路旁的樹枝，邊唱着「望月」，而動作和歌曲的節拍抑揚剛好吻合。

行人之中，甚至有人發出讚嘆聲。

他不理睬旁人的搭訕，一副周遭與我無關的態度，令人看了也不禁要投以微笑……。

街道折進老松林中時，少年注視左邊的神社、唸出古舊的牌額：「武藏國總社，鈴森八幡宮」。

「嗯，快到江戶了。」

想必有人告訴他翻越鈴森，渡過科川就到江戶。

「對，進去參拜參拜。」

走進社門，進入肅靜的社內，少年走在通往社殿的途中，找了一塊與自己的腦袋一般大小的石頭，試着翻滾它。

「怎麼不響呢？」少年不服地嘀咕着。

傳說中，鈴森八幡宮內的石頭，只要滾弄它，會發出鈴聲一般的響聲。

鈴森這一地名便是起於此傳說。

少年似乎以爲凡是社內的石頭，隨便哪一塊，翻滾就會響的樣子。

另找了一塊石頭，翻滾之下，不禁罵道：「騙人的，古時候的人……」少年繼續走近社殿。接着以下的舉動更是驚人。他閉眼、雙手用力一拍，合掌，大聲祈求道：「神呀！室伏修太郎就要進江戶了，請保佑我如願順利收拾柳生但馬守！」

他那張黝黑的臉上充溢着激昂、誠摯之色。顯示其以一副幼小身軀去收拾名聞天下的武士決心。

「神呀，柳生但馬守也是人，我修太郎也是人。決無不能殺他之理，一定能殺。請以神力保祐我不及但馬守之處！」

少年似乎以爲拍手越多，獲益越大似的，拼命拍了許多下的響掌，然後拾起木刀，轉身。

修太郎轉身之後，不禁連連眨眼——

不知何時有一名參拜者正站在他背後。是一名戴市女笠的妙齡女郎。

「別嚇壞人好嗎？我還以爲是鬼狐呢？」

不聲不響，而且使人感覺突然出現背後，尤其在此蔽天老樹，所圍繞的微暗靜寂世界。修太郎這麼想倒是當然。

「對不起，不是惡意的。」

「那還用講。我們本來就是素昧平生，毫無關係可言。」

「是這樣不錯。……但是你剛才所祈求的事，任何人聽了都要吃驚。」

「笑我嗎？好吧！隨便妳笑！」

「不，我不會笑你。你既然有此決心，想必直到成爲一流高手之前，即使再受十年、二十年的苦，也能忍受得了。」

「別說傻話！柳生但馬守已經是老公公了，再等個十年、二十年，他早已死了……」

「那現在就要找他報仇嗎？」女郎訝然注視修太郎。

「那還用講。」修太郎爽朗揚眉說道。

「如此無謀的舉動……」女郎低語着，但其臉上却籠罩一種哀怨的戚戚之情。

她就是在駒場野的豪族館誠心招待神子上源四郎的那位少女美音。

「什麼無謀？我是小孩，因此但馬守大概會掉以輕心，我就乘其不備下手！」

「令尊大人比武敗給柳生殿嗎？」

「不是的。我根本認不得自己的父母。……我爲主公復仇！」

「原來如此！」美音不禁再度細細打量這位奇特的少年。

「貴主人是劍客嗎？」

「不是！是堂堂正正的諸侯，被但馬守搞垮的。……主公切腹時，單獨叫我到身邊，吩咐我習劍成爲天下無敵，打敗柳生流。」修太郎歷歷想起當時的光景，一下子眼眶已充滿淚水，緊抿嘴巴，講不出話來。

「聽你這麼講，貴主公好像不是吩咐你現在報仇吧？」

「不、不是！」修太郎重重搖頭。「主公切腹之後，家臣之中竟然沒有人聲稱要爲主公報仇。我很痛心，於是拿定主意——畜牲！既然如此，就由我單獨來報仇雪恨。」

「但是你年紀這麼小，……」美音如此哀憐的說時，修太郎簡直把美音當成敵人似的，狠狠瞪着。

「一定要報仇，一定報仇給妳看！」修太郎高聲大喊，然後一溜煙地往外跑。

「啊……等一下！」美音急忙叫住他。

修太郎停步，只回過頭。

「從這裏向北大約走三里路，有一處叫駒場野的地方。到了那裏，只要問人家秩父邸宅，立刻就能找到。我叫美音，請你務必來玩。」美音誠心誠意的說道。

「嗯！想去的時候就去。」修太郎一笑。

「……多年的積恨，今日已償，望月喲！仇人已殺……」修太郎再度高唱謠曲，仰首濶步走在官道上。

飄自海上的清爽朝風，吹過光影交織的松樹羣，揚起路上的塵土。

「喔！」使修太郎駐足的是路上停着一隻白色的海鳥，瞪着藍眼睛，不動。

「好！」修太郎舉木刀青眼。

海鳥就像蔑視這位矮個子的人似的，反而把頭擺開。

修太郎目光炯炯，緩緩滑步。

舉木刀過頂時，海鳥仍無動靜。修太郎看得準準，木刀往下猛砍。

咔！發出響聲的是地面。修太郎雙手麻木，甚至連木刀都幾乎鬆掉。

「小鬼！幹什麼！」

前面傳來咆哮，修太郎斜眼一掃，一名轎夫手壓額頭，以一副形如惡鬼的兇相怒瞪着。

打中地面時，必定是敲中小石子，濺起飛石，正好打中轎夫。

本來只要道歉就可完了的事，修太郎却反而笑道：

「唉！可惜，想打，但却沒打中。」

「什麼！小鬼！」

轎夫把空轎卸下，來勢洶洶，想過來修理修太郎。

急忙拾起木刀的修太郎，心想：假如連轎夫都無能對付，如何收拾得了柳生但馬守。如此想時，臉肩手脚也就洋溢一股不似少年的激昂氣慨。大叫道：

「來吧！笨蟲！」

「咦……人小鬼大，居然想拼！」轎夫自信可以輕易奪取木刀，雙手空空，猛撲而來。

修太郎綻露皓齒。

看着形同粗碗的拳頭迎面擊來時，修太郎自覺躲閃自如，不禁蔑視道：原來彪形大漢不過如此而已！

修太郎身子一低，躲過一拳，發出雄壯的喊殺聲，以木刀橫掃對方的小腿。

「唔，畜……畜……牲……」

滿臉皺紋，將近六尺的巨軀翻倒在地的情形，連遠遠圍觀的行人都不忍發笑。

另一名守在一邊的轎夫，急忙從轎頂抽出一根木棒，露着滿嘴的黃牙，兩肩聳起重重巒肌，飛奔而來。

修太郎一步也沒退，揚起雙眉，堂堂喊道：「喂！一刀必殺！」

「別吹牛！」對方使盡全力，從正面迎頭劈來。

咬緊牙關，想接住這一擊——修太郎的木刀發出一聲巨響，脫手而出。

「畜牲！」修太郎突然覺得對方的體軀之大頗具壓迫感，於是全神貫注，極力對抗，而且腰間的短劍出鞘了。

「死！」轎夫正要砍下第二擊時，却被踹踹跚跚站出的同伴礙了手脚，於是往旁移身一步。

修太郎把握良機。

「看劍！」吶喊時已像一團火球般接近對方身邊。

「哇！」較之閃過腰間的疼痛，更惱怒於低估對方的實力，轎夫徒然揮舞着木棒。

「好好記着教訓！」修太郎留下勝利的一言，像一頭小鹿似的奔離。

「小鬼！別逃……」

一人彎着鮮血淋漓的腰，另一人跛着脚，開始起而追趕的情景再度招致旁觀者的嘲笑。

然而衆人臉上的笑容瞬時不見。

迎面來了二挺空轎。

「喔伊！抓住那個小鬼！」跛者大叫。

四名轎夫詫異地止步，望着修太郎右手閃爍的劍，及尾隨其後的朋友的血淋淋的身子，也終於弄懂怎麼一回事。個個破口么喝，抓起木棒，圍捕而來。

修太郎拼命奔向右方海邊。

追趕者是抬着載人的轎，一時辰（二小時）仍能跑二里多尚且不會流汗的壯漢，修太郎的脚力到底不及轎夫。

即將奔出馬尾松林，到達沙灘時終被追上。

——到此爲止！

修太郎的腦際閃過豪氣的悲壯感，以一棵樹幹殿背，架起短劍。

「來吧！」

雖是小孩，但拼命的殺氣仍使粗暴的大漢們爲之屏息，導致瞬時的沈默。

堵塞四面八方，斷其逃路之後，正面的人才發出怒號：

「小鬼！不受命嗎？」

「我豈會屈服在你們這些笨蟲之下！」修太郎不畏不懼，回以顏色。

「好，我們就把你的屍體就丟進大海餵魚！」

以此誇言爲信號，四人縮短包圍圈一步。使得緊張的空氣再度濃縮。

腰部中刀的大漢，平時在同伴之中，吵起架來也是兇狠似虎的人。這一下竟然小看對方是少年，而吃了大虧。

正因此，衆人必對那把沾有腰血的短劍格外小心。

而從少年小小身軀散發出來的殺氣，也可看出並不尋常。

爲了扼死被圍困的小鹿的氣息，四方必須有默契的協調，以便一起出手。

對修太郎而言，吐血仆倒的剎那，似乎是即將面臨。

終於，正面的敵人發出喊聲，高舉木棒。

其他三人也採取配合其一擊的架勢。

就在此時，有一聲大得不得了的叫聲從松林中傳來。

「南無大慈大悲！」

轎夫們冷不防遭此意外，爲之一愣——此細微的空隙竟然出現令人不可思議的光景。

一名黑衣人以快似飛天魔之速度，直接奔馳而來，摟起修太郎，留下一聲「抱歉……」，快似飛箭，於沙灘上急奔而去。

轎夫們個個狂吼，奮力急追，但眼看對方那超乎人力的身法，追不到半町路，就有人灰心了。

首先是殿後的人停步，大喊道：「那傢伙是亂波，別追了……」

既然是亂波——忍者，那還用追，於是轎夫們接二連三的停步。

眼看那忍者越跑越遠，終於化成豆粒大，消失在眩目的陽光中。

當轎夫們垂頭喪氣，折回官道，抬起空轎的時刻，營救修太郎的人物正坐在離官道不遠的一間小廟前，看着修太郎狼吃著自己給他的飯團。

此人長相十分醜陋，斜眼暴牙，但却予人一種飄乎的爽朗。想必是天生的氣質吧！年齡大約三十或四十。

一身鼠色的衣袴，頭戴演戲者的黑兜巾，腰繫長刀一把；令人莫測高深。

「哇啊！太好吃了。」修太郎舐着附在指間的飯粒，如此說着。

那人連連點頭，譏諷道：「如非肚子餓，想必可多殺一、二個吧！」

修太郎稍感羞愧，問道：「叔叔一開始就看到了嗎？」

「當然看到了。實在欽佩你的膽識過人。」

「叔叔才眞正厲害，脚力奇快無比。」修太郎眼睛閃爍光芒，由衷的佩服。

「嗯……」對方捻一捻鬍子。

「叔叔是甲賀或伊賀的忍者吧！」

「不是的……」對方搖頭。「忍者之中，脚力好的人多得很。」

「但像叔叔這麼快的，大概絕無僅有。我也想能跑得那麼快。……不知要如何鍛鍊？」

「我是習慣了。從小就幹那種到處跑的工作，不知不覺就變成了飛毛腿。」邊說着，眼睛望着遠方，似乎在回憶似的，接着又問道：「你沒有父母、兄弟嗎？」

「沒有。孤零零一個人。甚至連雙親的臉都沒看過。」

「跟我一樣。故鄉哪裏？」

「若狹。」

「若狹……？」壯漢對此地似乎有某些記憶。「好地方。……目前，酒井忠勝殿是小濱的城主。」

「叔叔到過若狹嗎？」

「去過，去過……。你住若狹的什麼地方？」

「小濱灣內有一處赤礁崎的岬角，我就是被遺棄在那裏。」

「遺棄？」那人縐眉。

「在出生未滿半年。……但我大概是武士之子，身旁還附有這把劍，很漂亮的。是三條宗

近。」

「哦，宗近……。誰收養你？」

「敦賀的大谷吉政公。就是那位在關原會戰嚇壞德川軍的大谷吉隆之弟。」修太郎有幾分得意，接着臉上閃過陰翳之色。「都死了，吉政公及其公子吉邦公……。都死得無可奈何的！」修太郎拾起小石子，憤憤的打在對面的松樹幹上。

「大谷吉政公收養你的嗎？」那人感觸良深地望着修太郎的側臉。

是偶然。

這位叫「黑兵衛」的人，昔日也曾蒙受大谷吉政非同尋常的恩顧。關於此事，另有機會再敍述。

大谷吉政與其兄吉隆是並稱的智謀之將。但大谷吉政與石田三成不睦，因而未參加關原之役，才得以免招覆滅。

吉隆的領土五萬石全部被沒收，移交松平秀康之手。而吉政的領土一萬五千石，安然無恙。

吉政逝於十年前，照理大谷家就要註定滅亡的命運。然而，直到去年仍然無事而過，倒有點不可思議。

吉政的嗣子吉邦，十二歲成爲當主，歷經十年提心吊膽的生活之後，終被幕府扣上不實之罪，切腹以終。

吉邦自幼卽覺悟此生非命，其時已是一名對人生抱着達觀的態度、擧止言辭斯文的青年。所

以切腹時態度從容。

修太郎懂事以來一直隨伺這位年輕的城主，慕之爲父爲兄。現在只要一回想其俊秀的輪廓，便覺心酸欲淚。

「……要到江戶嗎？」

「嗯……」

「有什麼事嗎？」

修太郎正想率直以告，但又急急忙忙堵住。心想：如坦白告訴他要前去收拾柳生但馬守，豈不是要讓這位叔叔笑掉大牙。

連那位在鈴森八幡遇見的美麗大姊都露出不相信的表情，何況這位身懷不亞於忍者絕技的叔叔。

「有什麼事吧？好像有什麼目的吧？」黑兵衛窺探修太郎的表情。

「我……想成爲一流的劍客。」修太郎回答。

「不錯，……」黑兵衛重重點頭。「我可幫你一個忙，以便成爲天下無敵的劍客……」

「眞的嗎？叔叔認識那位江戶的名劍客嗎？」

修太郎表情認眞，一問之下，黑兵衛似乎頗感爲難，再度連連拔下三根鬍子。

「……不，並非十分熟悉……」

「那有什麼用？師父如非一流中的一流，倒不如沒有。」

「是這樣沒錯。……怎麼樣？跟我到柳生道場，我替你引見但馬守公……」

「不要！」修太郎憤然搖頭。

由於反應太過激烈，黑兵衛爲之一愣。「什麼？討厭柳生公嗎？」

「什麼柳生公？……別加公字！」修太郎憤憤走開。

黑兵衛急忙起身。「等一下，等一下……。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他一邊安撫邊追，很意外的是，他每走一大步，上半身便大大向右傾斜。

原來黑兵衛是跛脚。

修太郎發覺時，也爲之瞠目。

「叔叔！」

「啊……這嗎？大約五年前中了流彈。並不是天生的。」

「叔叔，但……」

「跑嗎？還好，跑還沒忘記。」

——有這種事嗎？跛得這麼厲害，還能保持過去的速度嗎？

修太郎雖是小孩，也不禁如此懷疑。

黑兵衛滿不在乎，問道：「看來你好像不喜歡柳生——但馬守？」

「不喜歡。非常不喜歡！」

「無論如何也不喜歡嗎？」

「無論如何也不喜歡，非常非常的不喜歡！」

「這就不好辦了……不，也無所謂。不喜歡的就不喜歡，喜歡的就喜歡——分得一清二楚最

好。我也要到江戶，一起上路好嗎？」

「當然好。」

「嗯。幸虧你好像還不討厭我的樣子。」黑兵衛滿意地點點頭。

姊　妹

當天，黃昏的時刻，美音從鈴森八幡宮回來，走進廂房，靜靜坐着。

她自幼即體弱多病，去年春天毫無跡象地突然喀血，此後，身心愈形虛弱。像今天的遠出歸來，便覺全身不適；正獨自飲泣於不久於人世。

她試着告訴自己：不懷着希望不行，希望……。

美音抬起濕潤的眸子，注視空間的一點，這個瞬間突然泛起一個臉龐。是一位前日來此的浪人的臉龐。名叫神子上源四郎……。

他毫不隱瞞地表示曾殺過人，那種沈着磊落的態度，對美音而言，實在印象深刻。讓對方午睡之後，美音回正房一看，姊姊絲耶已回來了，於是告以此事，絲耶問明該人相貌神態之後，突然面露殺機，提着短矛，潛進廂房。

美音捏一把冷汗前往一看時，浪人已不在，只有姊姊悵然若失，站於原地。美音大感意外，姊姊却一語不發，轉身離去。而且也不談起爲何要殺神子上源四郎。

並非姊妹感情不睦，而是姊妹自幼個性即截然不同。

姊姊倔强、好武藝，且具有適於此道的健康身體。妹妹完全相反。

而五年前光臨兩姊妹家的不幸，更使兩人的性格相反。

兩姊妹的父親乃幕府御目付役豐島刑部少輔明重。武藏國久良岐郡岡鄉（現在的橫濱市金澤區富岡町）之領主。

豐島家是遠在桓武平氏一族的秩父武常興起的名門。

天喜二年秩父武常追隨源賴義，義家父子，征討安倍貞任，宗任，轉戰奧州，立下大功，獲賜源氏之姓。

至其曾孫清光，任武藏權守，於南武藏之地奠定鞏固不拔的勢力。

「吾妻鏡」亦載有秩父清光及其子清重，馳參源賴朝追討平家之軍，樹立武勳。

進入鎌倉時代，豐島氏據於豐島城（平塚城），與河越・田山・江戶氏並稱關東武士，武名大噪。而建築石神井城・練馬城的，也是豐島氏。

到了室町時代，首次的惡運光臨豐島氏。

文明九年，豐島勘解由左衞門尉泰經，跟太田道灌交戰，敗北，幾乎喪盡統治長達四百年的領土。

大約四十年後，豐島賴繼據於下總國府川城，致力於重整先祖之武威。

其子兵衞尉賴重，繼爲第二代的府川城主時，正逢天正十八年豐臣秀吉討伐小田原北條氏，於是加入淺野長政麾下，轉戰小田原、箱根、忍，立有戰功，不幸於忍城攻略之際受傷，陣亡。

賴重的嫡子，就是兩姊妹之父明重。

賴重陣亡時，明重才十二歲，但自覺身肩豐島家的武名，所以自當天起，卽開始廢寢忘食的刻苦修業。

明重獲德川家康的召用，是文祿三年，明重十六歲的正月，但據說無論其風威或儀態都已具備堂堂武將的威嚴。

當時他隨卽獲賜久良岐郡富岡鄉采地一千七百石，但這並非僅因其父賴重的戰功。應歸因於明重應對家康的下問至爲得體，而顯示出明重足具領主的資格。慶長十九年十二月的大阪冬之陣，及翌年元和元年的夏之陣時，明重奉命擔任御使番（傳達大本營的號令予諸侯的陣地）。至於擔任御目付役，則在前一年卽已膺任。（大阪冬夏之陣，參閱本公司出版決鬪者宮本武藏壯年篇三六七頁譯注1）

家康移居駿府之後，明重亦跟隨前往；而家康逝世後，又被秀忠召回江戶，再度出任御目付役；這正是他頗獲器重的證據。

明重的確是以赤誠實行武士道而無微不至的戰國末期的優秀人物之一。

他對主君盡忠、敬仰祖先、信仰篤厚，於領地行仁政、爲領民的師表。

但是，這位明重突然在江戶的西堡殿中，刺殺老中井上主計頭正就。

美音隨時能歷歷地憶起五年前的當天早上的光景。

邸宅位於芝田村町。

美音和姊姊絲耶、弟弟繼重一如往常，並坐於玄關，恭送父親進城。

絲耶十八、美音十四、繼重十二——姊弟各間隔二歲。

那年他們的父親——明重正好五十歲。

領着母親由內而出的父親，表情依舊一如往昔的平穩鎭定。

不同的是，當天早晨尙未走經姊弟之前卽停下脚步，緩緩注視每一張臉。

流露着和藹、慈祥的眼光。

美音發覺母親突然低下頭，並露出不堪悲傷的表情，而突然心悸不已。

絲耶只仰望着父親的臉，繼重則低下頭。

「我一再告訴過你們……」父親以平靜的聲音說道：「武士踏出家門時，必須覺悟隨時暴屍於路上……所謂武士道，就是爲了忠義而背負捨生成仁的宿命。……武士生於該生之時，死於該死之時。如果我一去不回，就是殉此志而去了。」他的臉上有着微笑——

——大概有什麼事要發生在父親身上：美音被一陣全身幾乎僵硬的不安所襲擊。

父親走下式台時，絲耶突然朝其背後大叫：「祝您如願以償……」（式台：玄關處的舖板台階。）

只有絲耶約略想像得出父親離家時已下定何等決心。

「……」父無言，轉頭回顧長女，其表情有如外人，緊繃着。

父親重重點頭，出去。

父親所乘的轎消失於門外之後，母親仍留於原地。

繼重走近母親身旁，問道：「父親打算做什麼事嗎？」

母親沒有回答，只是搖頭而已。

當天未時（下午二時），豐島刑部少輔明重於江戶城西堡松之廊，守候老中井上主計頭正就。當正就走出帝鑑之間時，「主計頭！受死！」明重邊喊邊出劍，從其左肩斜斬而下。

「幹，幹什麼！」正就慌忙拔劍約二寸，就因失力而折膝。

「武士不二言！」

明重第二刀砍進正就的頸根。

警備十人組的青木，急忙從背後抱住明重，高喊：「這是殿中呀！別衝動！」，而正就已頹然伏臥於血泊中。

明重沈着地反拿長劍，用力一刀刺進自己腹部，兩人當場斃命。

這個行刺事件傳到田村町邸宅時，是太陽下山之後。

是警吏率領大隊人馬前來通報。

邸宅被封鎖，家人及家丁的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

三天後，遣來上使，嫡子主膳正繼重必須切腹。

這是始料未及的嚴罰。

十四歲的繼重，伏跪於榻榻米上聆聽宣告，面色如土，陷入失神狀態。

上使走近呆立的繼重之前，說道：「令尊大人非常壯烈。……你是豐島家最後的長男，也應堂堂切腹。」說完，和藹地把手搭於其雙肩，繼重那緊閉的雙眼湧出淚水，嘴脣顫抖。

翌晨，在萬里無雲的秋空下，繼重一身白衣，正坐於白沙的庭上，一絲不苟地切腹。

擔任介錯的是柳生道場的高徒戶澤新八郎，因感於繼重的勇敢和哀傷，於其葬身的芝萬山青松寺參籠七天，祈其冥福。（介錯：爲切腹自殺之人砍首級。）

七天後，寡母及姊妹遷離田村邸宅，移至駒場野附近的古館。

而且，當晚，寡母尾隨丈夫及愛兒，自殺身亡。

美音到現在仍不知父親爲何刺殺井上主計頭。

她想姊姊絲耶必定知道，但美音却不曾問及。

不過，母親的屍骸停放於床上時，美音曾吃驚地聽見絲耶呼出痛心的悲叫：「春日局！奸婦！此仇必報！」

然後，絲耶又轉向美音，說道：「美音，記住，幕府內除去酒井讚岐守忠勝殿之外，個個都是我們姊妹的仇敵。」

絲耶不知從何處打聽來的，她知道重臣會議中對此次兇殺事件的裁決經過。

衆人一致主張，在殿中如此目無法紀，其罪即使盡誅豐島一族，仍有餘辜；而且也須留爲後世之儆。而此時，只有酒井忠勝一人堅持反對意見，厲聲主張，諸侯之間有任何糾葛，殿中正是分勝負的絕佳場所，主計頭在緊要關頭甚至無法回人一刀，誠可謂羞慚，而爭鬪雙方各有不是，如只處決豐島家而不責罰井上家，實有偏頗；況且，盡誅豐島家一族實在荒謬絕倫，如做出此種處斷，武士的意氣將從此廢弛，而與農商之婦人無分。

忠勝大膽宣稱爲了貫徹武士道，甚至可以毫無忌憚的在殿中動武——此語一出大大鼓舞因承

平而極感賦閒的旗本們。以此爲契機，甚至點燃對施政不滿的導火線，而呈現了不穩的情勢。

最後，結果裁決嫡子繼重切腹、家名斷絕、領地沒收。據說只有酒井忠勝一人未署名。

如無忠勝，恐怕連姊妹也無法倖免。

絲耶只告訴美音這些，其他的就不講了，這是身爲大姊的顧忌。

絲耶打算單獨找元凶春日局討回血債，而不想牽累羸弱的妹妹。

「美音！」門外傳來姊姊的叫聲，美音才驚返現實。

急忙打開紙門，應道：「在這裏……」

絲耶進來，表情冷漠，先是短暫的無言，一會兒才開口：

「你明天到豐島的清光寺……」

「……？」美音注視姊姊。

王子十條野——一片茫茫的草原，是兩姊妹先祖興起之地。

秩父武藏權守清光所居住的館址，目前仍在。附近有座「清光寺」。

在豐島，尙有江戶近郊六阿彌陀之一的西福寺。傳說也是秩父清光所建。

美音幼年時即聽乳母說過有關西福寺的哀怨故事。

秩父清光有一貌美的千金，嫁往足立郡的地頭足立少輔；以後，兩家發生爭執；女兒被迫離異。她在悲哀之餘，某夜，悄悄離館，投身於附近的淺間淵自殺身亡。（地頭：地保）

翌晨，引起騷動，一頭平日小姐寵慣的猴子，發出悲痛的啼聲，而前往同一地點投水，因而

小姐遺骸才得以發現。

父清光前往那智權現，祈求女兒的菩提；其時，偶得一根靈木，於是將之投海，祈求那智權現的引導，使之流抵本國武藏豐島郡。這個祈求似乎並不落空，數個月後，靈木流抵一處叫豐島熊野木的地方。正逢行基菩薩巡禮當國，清光便請將該靈木彫成六尊阿彌陀如來，並分至武藏六處寺院，讓人膜拜。

太田道灌在世時，各地都以此由來命名，過去都是豐島家統治的。

絲耶命其妹前往該地。

清光寺的住持與亡父明重有深交。

「……這所房子被沒收了嗎？」美音問道。

「不錯。」

「姊姊到底前往……？」美音問至一半，驚愕堵住了。她知道姊姊的決心。

「美音，難道妳不喜歡到清光寺？」絲耶的表情嚴肅。

「難道不許留在這所房子嗎？」

「不行。」絲耶冷冷地搖頭。

美音不語。短暫沈默過後，美音低着頭，囁嚅道：「姊姊無論如何也要收拾春日局嗎？」

絲耶目光炯炯，並未回答，只說：「在清光寺，還請妳天天爲雙親大人上香。」說完便起身。

望着姊姊的背影，美音問道：「什麼時候動身呢？」

「明天……」絲耶簡略回答後就迅速走回正屋。

——明天！

美音茫然呆立。

無法使姊姊回心轉意的悲傷，變成創痛，在體內蔓延……。

美音懷疑，收拾春日局是否爲泉下之父所希望的。

宵闇開始透進房內，美音靜靜坐着，忍着悲痛。

父親年輕時即隨侍左右的忠僕加平，像一道影子，來到廂房時，美音的身影已埋沒於闇黑之中。

「該是上燈的時刻了，」加平邊說着邊走進來，並敲打火石。「大小姐剛才吩咐我，明天陪妳到清光寺。」

美音點頭。

「不知大小姐有什麼打算？」

「不曉得。」美音答過話，突然心血來潮問道：「你知不知道大久保彥左衛門殿的住處？」

「知道。」

「前往清光寺的途中，想見見他。到時請你帶路了。」

深夜之客

亥時即將過去。

松平伊豆守信綱以不辭辛勞的熱心，午餐過後便開始改正武家諸法度的工作。

家康所制定的武家諸法度，爲了適應現代的情況，已有改正的必要，而伊豆守於今夏受命此工作。

這些日子以來，伊豆守花費日以繼夜的時間在此一工作上。

所謂武家諸法度，是徹底使德川中心主義成爲立法的精神。外臣、親藩、世臣等各式諸侯，盡被置於德川幕府的恩惠之下——不，應該說是桎梏之下。

這是家康參考貞永、建武等式目，而制定的法律，而且較之更爲苛酷。

致力文武弓馬之道、戒好色、禁博奕、尙禮節；這些是堂堂正正的。

但築城的禁止、諸侯的輪流參覲、禁止私婚、衣服和乘輿的嚴厲區分，等是意味着對幕府的絕對服從。

此外，諸如獎勵儉約，制止羣飲佚遊等條目，在平時雖形同虛文，但一旦用之於對付某諸侯時，却發揮了驚人的效力。

一切所謂法律，其文句都是清晰又堂皇。但一旦眞正行使起來，便化成曖昧不清的惡魔性的暴力，這是古今不易的至理。

假定有一位諸侯懷着善意，讓各鄉村舉行盛大的祭禮。這就違反法度中的所謂「諸國之武士應勵行節約」這一條目，而構成持身不當；這個諸侯可能被下令隱居、或蟄居。（隱居：刑罰之一，剝奪官職，讓位予子孫。蟄居：刑罰之一，閉門且愼居於一室。）

幾乎所有被撤封、減封、斷絕的諸侯，都是遭受這些諸法度的苛害。

現在……。

伊豆守正着手修正，立意非大幅修補其苛酷不可。

例如，關於大小諸侯往來江戶與封地，進行輪流參覲；其引率人數今後如不使之更爲減少，國庫和人民勞務將承擔不了。

至於禁止築城，以過去的條例而言，只要稍改築石牆或城門樓，便是犯罪。實際上，便有諸侯因修建崩坍的城牆而被撤封的。因此必須附加：可正當修建城廓。

然而，無論如何修正，武家諸法度的立法精神是絲毫不會動搖的。

只要不是以實際顯現於社會上的習慣做爲基礎，而從全體歸納而出的法律，所謂人民的幸福是離得非常遙遠的。

——不對呀！法度必須重新另擬才行呀！

伊豆守必定曾在內心如此大叫。

但伊豆守處在爲幕府効力的地位。他必須維護德川家才守得住自己的地位。

伊豆守必須不計個人的生死，而盡忠於其職責。

伊豆守今年才獲任宿老之職，加增一萬五千石，而成爲三萬石的臣子，甫擁私城。

雖然「智慧伊豆守」之名頗爲響亮，但在幕閣中尚未獲得實力。

智慧伊豆守——。

年少時，即展露其才華。

家光出生於慶長九年七月，其時，幼名長四郎的伊豆守九歲，被召出，加入小姓之列。（小姓：武家之職名，本作「扈從」，隨侍於主君側近的少年武士，又叫「小冠者」「近侍者」）

先是三人扶持，後又加增二人扶持，成爲五人扶持的小姓。（扶持：俸給。）

由於任務頗爲艱苦，其他的小姓們一有空隙，便開溜玩耍，唯獨長四郎甚至替代別人工作；而晚間寢於御次時，甚至以脚抵住出入的門戶而臥，才氣與忠誠畢露。（御次：隣室）

有一次，因遵照家光之命，想捉麻雀，半夜跌進池塘。

連秀忠盤問時，也守口如瓶，不透露幼君之名，想一身擔下罪名。甚至被裝入皮囊絕食時，依舊不開口。

據說，後日秀忠曾告訴御台所：「輔佐我兒的，非長四郎莫屬。」（御台所：台所：厨房。意指將軍夫人）

獲賜封地時二十五歲。五百石。

智慧伊豆守的軼聞，多得不勝枚舉。

以下是伊豆守用扇紋的故事。

成爲小姓時，一日家光耍脾氣，挑剔院子裏的庭橋的彎度不佳。如弄成好走，便不中看；如弄得中看，便不好走。一時想不出有什麼理想的設計。

正當衆人拿不出主意時，長四郎彈開扇子，說道：「做成此種彎度，如何？」

此進言傳抵秀忠之耳時，正逢營造日光東照宮時，據說神橋的曲橋便是以扇子的曲線設計的。

某夏，衆多蚊子麕集的黃昏，家光命令快焚樒木。

近侍困惑，伊豆守聞悉，教以：把儲藏室的碁盤拿來燒就是了。

秀忠生病時，想一試針灸，於是呼下人帶稻草來。但在城中，倉促之間也難以找到。伊豆守立刻出主意道：切開新塌塌米，就有的稻草了。

整修宮中時，如御座之間的天井不以白木，改以漆木的話，費用可以減半，於是伊豆守長四郎下令更改。而主事者却上稟道：天子的御頭之上不用漆。

伊豆守笑道：「如此的話，御冠之漆如何解釋？」

伊豆守獲賜私城的今春，領內的名主們進城來請安。

伊豆守對一行人問道：

「自古有所謂隱形簑、隱形笠、小槌、延命囊，你們知道這些是什麼嗎？」

有人回答曾在童話聽見，却不曾親眼看見。

伊豆守笑答：「好吧！我告訴各位。譬如下雨，衆人不下田工作，而沉醉於玩樂時，穿戴簑

笠，不讓近隣之人發覺，獨自下田工作，這叫隱形簑、隱形笠。至於小槌，不外是鋤頭、圓鍬。如此避開怠惰諸人的注意，勤於工作的話，自然富貴，隨心聚收財富；如以德處世，自然長命百歲。延命囊是在心中的。」

但才華愈嶄露，愈遭人妬嫉，甚而出現許多流言誹謗。伊豆守在城中的地位絕非安泰。

走廊響起足音，伊豆守抬頭看黑棚上的水鏡。

即將子時的下刻。

「報告！」紙門外響起值更的侍臣之聲。

「嗯——」

「有一位叫神子上源四郎的浪人深夜求見，現在大門外，不知如何處理？」

在此等深夜，浪人打扮的人如想求謁，如在其他官邸，必定被當成瘋子。

而在伊豆守的官邸，主人的意趣却與衆不同。

「傳他進來。」伊豆守若無其事的答應。

「這裏嗎？」

「無所謂。」

侍臣走離後，伊豆守那停置於虛空的視線益增光芒。

他憶起三年前，同樣是深更半夜，那位携帶小野次郎右衛門忠明的遺書而前來的青年人的臉龐。

——好！他還是活着回來了！

感慨中夾雜有驚訝。

當初看到次郎右衛門的遺書時，心想：這個小伙子大概是無法活着回江戶了。時至今日，他早已認定他已不在世了。

次郎右衛門的遺書是這樣的……。

本人以志中道而卒，唯一可信賴之弟子，即此呈遞遺書之青年，將繼承吾志，前往駿府，倘若有幸生還歸來，萬請多加庇護是盼。

大意約略如此。

至於次郎右衛門之志……。

即在春日局和土井利勝的指令下，潛入駿府，探訪駿河大納言忠長之行狀的柳生道場的高手們，一個不留地加以仆殺殆盡。

這是伊豆守委任次郎右衛門的工作。

伊豆守負責輔佐家光，甚至不曾與其弟忠長有過親切的交談。因此，如參與春日局或土井利勝的整垮忠長的計畫，倒不足爲奇，其立場並非故意拂逆。然而，伊豆守却決心防範忠長之噩運於未然。

伊豆守只是顧慮着不願使這片國土重燃戰火。

大御所秀忠三年前進京都時，突告身體衰竭，正是復水尾天皇讓位，一百零九代的女帝擧行

即位式之時。

回江戶後，又逢將軍夫人辭世，秀忠身心的疲弱，乃益形嚴重。

不管映在誰的眼中，都看得出他的壽命已然將盡。

於是，春日局和土井利勝爲了樹立秀忠歿後的新權威，決定不許忠長的存在，並將此一內旨傳予柳生但馬守。

忠長被賦予隨同乃父秀忠同遊，而註定必然被消滅的命運。

迎接秀忠的死神，即將光臨。

春日局和土井利勝必須快馬加鞭，以促使秀忠早日被消滅。

令他們高興的是消息傳來，忠長並非謙恭有禮，對大將軍愼守名分，以便免於命運的危殆；相反的，他却累積暴慢、放恣的行狀。

從柳生道場精選出奸細，派往忠長處，盡查其行狀，這在顚覆他，是絕對必要的。

識破此一企圖的伊豆守，擔心有朝一日忠長被命改易時，或許會演成困獸之鬪。（改易：刑罰之一。身份降爲平民，沒收家祿、邸宅。重於蟄居，輕於切腹。）

當忠長舉事時，充斥天下各地的浪人羣，必定視爲千載良機，而馳集於駿府。

雖然只是困獸之鬪，但全國必將動兵，引起遍地的死傷。

伊豆守決心：不可使亞相變成背叛者！

但伊豆守在幕閣中尙無任何力量。

幕閣中能阻止春日局和土井利勝陰謀的人，是酒井讚岐守忠勝。

然而，忠勝却因某事而放棄忠長。伊豆守只得單獨下決心，並付之實行。

——必須先殺掉潛入駿府的密探！

這是伊豆守採取的非常手段。

伊豆守物色的人選便是小野次郎右衞門。

忠明之所以滿口答應，正如伊豆守的推測，其中亦含有對付柳生但馬守的意思。

忠明致仕，對外宣稱遊歷各地，增廣見聞，其實是履行約定……。

紙門被打開，下一道紙門也被打開。

源四郎端坐於對面，刀劍置於背後。

「坐過來……」伊豆守出聲，並以眼色命令侍臣退下。

源四郎緩緩移近，單手置於榻榻米，行禮。

伊豆守定睛注視，不禁驚道：僅僅三年，竟然能有此等深厚的修爲！

伊豆守並非長於劍技，因此無法從源四郎的身形看出臻於奧義之人的神氣。只是，連其師忠明都不具備的沉着的氣息，眼前這一青年却具有了，假如這是從死地脫險歸來之人所凜現的，伊豆守勢必要感動了。

「我原以爲你已不在世上了。」伊豆守坦白地說道。「總算活生生地回來了。」

「這是亡師之靈的庇佑。」

「殺了幾個？」

「殺掉七個……逃掉一個。」

固然，當初的命令是在不讓對方查覺之下，一個接一個斬除；既然漏掉了一人，並已回到江戶，這便意味着已被對方識破。如非被識破，想必現在仍留在駿府，繼續找些新的密探，加以襲擊吧！

「今晚回到江戶的嗎？」

「不，三天前。」

「有沒有被柳生的門人看見？」

「想必已被他們看見了，因爲我並未躲藏，而且在大街小巷拋頭露面……」

「還是多提防一些較好。」伊豆守的聲音中蘊含慰勞之意。

「殿……」源四郎直起剛才低伏的姿勢。「我回江戶是因爲有事稟告。」其雙眸有着暗淡之色。

「說看看。」伊豆守催促。

源四郎深吸一口氣，鄭重地說道：「以在下的看法，亞相公方寸已亂。」

「……」伊豆守緊閉嘴脣，定定注視源四郎。

源四郎的表情從頭到尾不露出任何感情。

「在城內，他命令無過無失的家庭們眞劍比武，做爲酒宴的餘興；到野外，却不狩獵，而捕捉農婦，加以强暴。這實非正常人的所做所爲。」

「……」

「以在下的臆測，亞相公大概天生不是尋常的氣質吧！」

「嗯……」伊豆守不得不肯定。

酒井忠勝之所以放棄忠長，也是因其狂暴的舉止。

那時家光叫竹千代，忠長叫國千代時。國千代因身受雙親的偏愛，而愈驕恣其偏激的氣質。某年，竹千代患疤瘡，國千代獲悉後，高言：「哥哥已變成醜不忍睹的面貌了。乾脆就送給他麻臉將軍的綽號吧！」

用膳時，問下人，飯菜是否跟哥哥一樣，一聽回答是的，便一脚踢開，大喊：「我不要變成麻子！」

此事傳抵內宮，將軍夫人急忙吩咐厨師準備跟竹千代完全不同的飯菜。

酒井忠勝聞悉此事之後憤慨不已。

據說忠勝曾明白告訴熟人：「德川家的壞血統全集於一身，將來的不幸是無法避免的。」

「亞相殿不聽附家老的諫言吧?!」伊豆守明知多此一問，但還是問了。

忠長隨身有甲府城主、鳥居土佐守成次，掛川城主、朝倉筑後守宣正以及當上家司的鳥居淡路守忠彥三人。

「以在下的看法，諸位附家老不具有捨命直諫亞相公的氣慨。」

伊豆守稍做沉思，問道：「亞相殿有無叛意？」

「像在下這種身在城外的人是無法明白的。但新近召用的人之中，難免懷有不明企圖的人。」

源四郎曾數度潛進駿府城內。

某夜，曾發現有一位氣宇不凡的人物，在忠長面前講解軍法。

那是講解江戶城的攻略策。

講解軍法，固然可以隨便舉例；況且，忠長如爲了德川家，擔心萬一江戶城如被攻破，如何使防禦更趨完善，如此的話，當然可以諒解。

而另一有力的證據是忠長邊聽講解，臉上泛着冷漠的微笑。

那位軍師入微細密地陳述，江戶城除非從西北乘風火攻，否則，固若金湯的名城，水攻無路猛攻全然無望；而其態度則洋溢着堪稱鬼氣的認眞氣色。

後來，源四郎查出該軍師是楠流的兵法家，名句牟禮鄉左衞門，是前年被改易的福島正則的舊家臣。（楠流：奉楠木正成爲流祖的兵學流派。）

伊豆守聽源四郎談起江戶城攻擊略策之事時，不禁絕望異常。

秀忠的病況已十分沉重。

伊豆守曾從御醫處獲悉，秀忠已難保半年。

——說不定，戰火又要重燃。

伊豆守在心中如此自語的瞬間，全身閃過一陣戰慄。

突然睜大雙眼的伊豆守，重整語氣，大喊：

「源四郎！」

「是……」

「有事委託你。」

「請吩咐。」

「把生命交給我。」

「……」

「殺掉春日局！」聲音奇大。

即連源四郎也凝然默視伊豆守，甚至忘了眨眼。

「我已這麼決心。……必須收拾春日局！」

伊豆守看起來似乎必須如此自言自語，以便堅定自我的決心。

「源四郎！快回答！」

伊豆守催促，源四郎的視線落在榻榻米的一點，答道：

「遵命！」

從頭至尾都是沉着的態度，一方面使伊豆守覺得滿意，但也稍感不悅。

「謝謝，在此向你道謝了。」伊豆守重重一禮。

源四郎也嗑頭答禮。然後說道：「但恐怕春日局少有機會出城。」

「不，有的。而且大概明後天左右。」伊豆守微笑，說着。「荏原郡目黑有駒場野，聽說春日局已獲准率領宮女，前往獵鶉。」

「……」源四郎聽此，這才恍然大悟。

數天前——路過該地時，之所以被視爲歹徒，差點被人趕跑便是因此緣故。春日局既已決定

舉行遊獵，駒場野早在一個月前便已戒備森嚴，禁止外人闖入了。

「伊豆守。」

「什麼事？」

「想必您已聽說數天前有四名柳生道場的警衛在駒場野被殺吧！」

「是你殺的嗎？」

「不得已的……」

「嗯。」伊豆守和源四郎目光相接，稍作思考後，「到時叫大久保彥左衛門暗中協助……以我看來，但馬守不會因此事而小題大作，但你的行動必須留下一條退路。大久保這位老頭大概能勝任。」

源四郎突然抬頭看天井……。

伊豆守一驚，隨着源四郎的視線，望向天井。

但却查覺不出有何動靜。

看向源四郎，其視線正在天井一點一點的在挪動。

源四郎正以眼睛確切地追蹤不聲不響潛行於屋頂上的人。

伊豆守小心翼翼地解開短劍的鞘口，一鼓作氣拔出，把柄朝前，投向源四郎。

眼看源四郎剛接住，短劍又已懷具無比的氣勢，射向天井的一點。

「噗嘶」一聲悶響，源四郎確定已投中，向伊豆守說聲：「告辭。」人已馳出屋外，抓起自

己的佩劍，跑在走廊上。

伊豆守發覺自己短劍的刀刃已流下一道鮮血，不禁暗自驚叫。

當伊豆守看出短劍微微一抖時，心知對方已拔下，於是轉頭想告知源四郎。

此時，源四郎已奔抵前院。

伊豆守伸出握住身旁的銀鈴，想召喚衆家臣；但隨即改變心意。

——源四郎是不會讓奸細遁掉的。

伊豆守對源四郎的本領有充份的信心。

官邸的構造，其格式隨着地位有着嚴格的規定。譬如正門兩側的警衛房，其屋頂到底是破風造、或底造——外臣、世臣、石高互有差異，不許逾越身份。其中容有若干例子，如霞關井伊邸宅的赤門，外櫻田黑田邸宅的黑門，本鄉加賀邸宅，百間長屋連在一起，不設一個窗戶；但建屋的構造，規模再大也得依據幕府草擬的設計圖。

源四郎早已摸清這些，加上在駿府時已曾多次潛進大官邸，因此事先已能料準歹徒從何處現身，並選那條逃路。

源四郎終於在月光下，發現大屋頂的一端現出一道人影。

不知源四郎作何打算，却迅速藏身於花叢中。

歹徒以比順着綱索滑落的速度更迅捷地降抵地面。

——奇怪？

源四郎透着月光，看見歹徒的腋下挾着東西。

——好像是千兩箱。（千兩箱：檜製木箱，內容四十包一分銀二十五兩兩包）

——會是竊賊嗎？

傷勢必然不輕。

看來，他仍固執着不願放棄偷來的錢財。

——好大的膽子！

源四郎在花叢中苦笑。一邊以眼睛追視那快似飛鳥，掠過庭園的身影，一邊想道：「好快的身手！」

但身法又似不同於忍者。如是帶着傷脚跑步，還講得通。但單手藏於懷中，分明傷在手上。挾着千兩箱，跑起來還是够快的。

如非帶着千兩箱，以源四郎的脚力必然是望塵莫及。

所幸對方並未拋棄千兩箱。

源四郎先確定歹徒沿着水溝，消失在常磐樹的林中；然後快似一隻箭，疾驅於屋前的舖石。方向雖不同，却是包抄之法。

源四郎的推測果然不差，歹徒是從水門闖入的。

水門當然關閉着，溝水在此滿溢，形成小瀑布，落進外面的大溝渠。

歹徒乘着瀑布，像一條大魚，一躍而出。

從溝渠爬上森寂的路上，身子一抖，喃喃道：

「挨了一刀！我卍黑兵衞，一生的奇恥大辱！」

語氣却頗爽朗。

然後，碎步跑進對面的老杉林。那裏有着一匹足以誇人的駿馬正等候着他。

實在愕然——

心想已是囊中物了，心情鬆懈的黑兵衞走近一看，不禁呆楞了一下。

自己的馬上已有人跨乘。

黑兵衞硬哽住差點脫口而出的聲音，步步後退。

正要轉身逃跑之際，馬上飛來喝聲：

「別跑！」

適時的制止使黑兵衞洞悉對方的强弱。

黑兵衞已知不敵。

源四郎在透過樹縫的月光下，露出微笑。

「剛才我便猜着你必定備有好馬，否則帶傷外加千兩箱，無論脚力何等神速，必然是逃不掉的。」

「……」

「準備束手就縛吧！」

「好，我認栽。這東西就還給您。」黑兵衞奉上千兩箱。

源四郎不收，「你，脚跛嗎？」

「是的……」

「如非天生，想必不能跑得那麼快。在那裏修練的？」

「過着形同猴子的生活，自然而然……」

「你只是普通的竊賊嗎？」

「您的意思是說我另有其他企圖嗎？」態度憤然，反問。大有竊盜也是正當職業，不得跟密探或與女人、殺手等相提並論。

源四郎內心苦笑，態度却凜然，斷然說道：

「既已偷聽到伊豆守殿和我的交談，今天決不饒恕你！」

「既有耳朵，當然已聽到了。但事情與我無干。」

「我總不能信任竊賊的話。」

「武士！」黑兵衛仰起的面貌上洋溢着異常認眞的神色：「既然您這麼說，那我可要請教您了。想必您也聽說過莊子說過的一句話：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就是說，偷財的人被殺，偷國的人却當王侯……。由於生於山猴之家和弓馬之家的不同，一方變成偷錢，一方變成偷國，但在偷字上，原來是無差異的。況且，您一口咬定武士的一言就是金鐵、盜竊者的一言就是謊話，這不是自美的觀念在作祟嗎？……以我卍黑兵衛記憶所及，雖曾因私慾而偷竊，但却不曾殺過人！」

「賢君攬國，施行仁政，被澤百姓。你曾把偷來的錢，施惠窮人嗎？」

「……」黑兵衛啞口。

「怎麼樣？黑兵衛！」

「這……偶而……」

「隨興之所至嗎？」

「……大概是這樣沒錯。」

「治國理政却不可以隨興之所至呀！不錯，竊賊的確也有三分理在，但想靠耍貧嘴過那七分之非，却是不可原諒！」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砍我的脖子吧！哎！說不定此地就是我納年貢的地方。請動手吧！」

黑兵衛很乾脆的坐到地上，閉眼。

經過一會兒。

黑兵衛睜開眼，抬起頭。狐疑地問道：

「不動手嗎？」

源四郎以平穩的語調說道：「我看你是可信的漢子。」

「這要看對方而定了……」黑兵衛回酸一句。

「有何不服氣的地方嗎？」

「不敢……」黑兵衛緩緩起身，甚至不道謝一聲，就把千兩箱放到源四郎的面前，並抓起繮繩。「在下走屋頂的脚步，從來不曾被人識破過，您是頭一位。況且，您還用短劍射得準準的。不、不僅如此，連馬都被您佔了。……不當您的僕人怎麼行呢？」

如此說時，又發出一陣十分豪爽欣悅的笑聲。

亂　萩

是一所大得駭人的道場。從地板貫穿天井的是二根粗圓柱。簡素的構造，天花板擴展着漏雨的汚痕。板壁到處是破洞，敍述着淒厲的擊劍情景。同樣是將軍家敎練，但比起柳生道場，那過於窮酸的外觀，總要引起訪客的驚愕。正面較高處，舖有榻榻米的壁上，掛有一幅粗筆字：

「水月之本心」

這是伊藤一刀齋劍法書中的一句，由次郎右衞門忠明運筆。當它掛起時，道場雖寬廣，但却擁滿門徒；而隨着師父的過逝，就像剝掉櫛子的梳子一般，人數急速銳減，反而使道場的空曠顯得醒眼。

現在……。

在道場一側列隊的，尙不足二十人。

坐於對面的，是叩門來比武的的武人修業者，算起來也有七、八人。這在柳生道場是不得一見的光景。因爲但馬守嚴禁與他流比武。

次郎右衞門則是只要有意者，甚至眞劍比武也在所不辭。

兩派眞是相形對照。

這可說是反映出開山始祖者的作風。

光是家門便已有大幅之差。柳生家是小柳生城的城主；而神子上家只不過是隸屬於伊勢神宮的神職荒木田家的神苑衞士罷了。不僅如此，打次郎右衞門懂事時，已被逐離該職，而在松坂在，過着貧窮的生活。

十六歲時，背井離鄉，二十二歲獲入伊藤一刀齋之門，據說其間，次郎右衞門甚至也與野盜之羣爲伍。

次郎右衞門更改其姓神子上氏，而冠用小野姓，是在北條安房守的周旋之下，祿仕於幕府之後；關於安房守的周旋，曾有一事鮮爲世人所知。

別離師父一刀齋，飄然來到江戶的次郎右衞門，拜訪友人，探聽柳生邸的所在。

友人問往訪之因由，答以志在與但馬守一決勝負。

友人大驚，多年來，以眞劍挑戰但馬守而生還者未嘗有一人。

次郎右衞門不聽勸告，隻身前往柳生邸，以伊藤一刀齋嫡傳二祖之身，要求跟但馬守以眞劍比武。

候於玄關的次郎右衞門，不久有傳達之人告以先把長短劍置於接待室，再進道場。

在道場，次郎右衞門又坐候了半個時辰。

姍姍遲出的但馬守，身穿肩衣袴，落坐於正面的主座後，以冷漠的眼眸盯住次郎右衞門，說道：

「我道場的規矩，凡是前來挑戰眞劍比武的人，「概以懲殺的作法致之，你快準備吧！」換言之，就是不給予刀劍。

次郎右衞門泰然點頭，走近武者牕，探頭一望庭院，出聲叫着正在升火的小斯，討一根燒剩的木柴棒。

從牕口接過手之後，次郎右衞門微笑，耀武揚威道：

「好，我就拿這根木柴棒奉陪了。」

在書院做客的北條安房，湊巧目睹這場光怪陸離的比武。

但馬守尙未交手，便已放棄所謂懲罰之劍，不得不先把中氣充溢全身。次郎右衞門那架着木柴棒的姿態，有如炎陽，散發着不可捉摸的玄妙不可思議的意氣。

對峙半時辰之後，但馬守從次郎右衞門的微動中，窺出漏洞，於是高擧長劍——就在此剎那，次郎右衞門滑近。

就像遭了束縛，但馬守並未掄下劍，暴睜着雙眼，次郎右衞門低道一聲：「抱歉！」，把木柴先端的黑炭朝但馬守的胸膛一點，輕輕跳退一間餘。

後日，安房守曾問但馬守，當時爲何不揮劍，據但馬守說：「只能說當時我覺得那高擧的長劍是虛的。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忠明那兩道眼光實在不是出自人的眼睛。」

或許，這場比武只是閒言罷了，但兩者的技倆之差是世人所公認的，這倒是眞確無疑。

但是，身懷神技，次郎右衞門的性格亦非尋常。

次郎右衞門恪守劍客的節義，甚於保持將軍家教練的品格。

一日，曾有某諸侯向次郎右衞門表示：我的藩士之中有人想見識您的劍法。

次郎右衞門心想對方既然想比試，於是答說：「歡迎，歡迎，就請他出來吧！」

後來，藩士一架起木刀，擺出架勢；次郎右衞門一瞥之下，立卽申斥道：

「以如此未熟的半吊子，竟想領敎我忠明的劍法，眞是冒上！」

勃怒的藩士，臉色蒼白，步步縮短雙方間隔。

次郎右衞門提着木刀，輕易逼進數步，以雷霆萬鈞之勢打掉藩士的木刀，更痛擊其雙手。

藩士昏倒，在侍從們的簇擁之下，抬離現場，終生雙手殘廢。

據說凡是他在場的地方，總令人覺得有一股掃興的空氣。

次郎右衞門卽使對大將軍，也絲毫無阿諛奉承之意。

某時——。

秀忠向其心腹的臣子們，暢述他關于劍道上的見解；次郎右衞門獲悉後，就當着秀忠的面前直言道：「一般人所謂劍法，一旦稍具劍技，便能長於理論，且好在拔劍之先就談論它。劍之理，如果不曾站在生死之境，便無法領悟，座上的劍法如同在榻榻米上學游泳，此點應謹愼避之。」

或在兩圍橋畔的小舞台，用鐵扇敲打演劍客戲的戲仔的腦袋，使之吐血；或在殿中，當着衆多大臣面前，向但馬守挑釁道：「帶着不會殺人的竹刀，不敢應人挑戰的柳生流，只是唬人，擺架勢罷了。」如此傲慢，狂言的是次郎右衞門。

因此，只拘處於劍術凄烈的一面，頑守着自身的節義，以秋霜的劍身貫徹一生的次郎右衛門，被大將軍冷落，倒是必然的。

然而，次郎右衛門在世的時代，小野一刀流以其神技的魅力，仍能招引衆多的門徒。

次郎右衛門辭世三年後的現在——。

小野道場昔日的隆盛已變成一場遙遠的夢而終了。

因此——。

現在，支撐道場的人們，個個都是身經幾近喀血的苛烈對擊，全身貯滿劍氣的劍客們。

雖然門徒的數目，天天在減少，但有志於以一劍揚名世間的修業者的來訪，却呈現絡驛不絕的諷刺現象。

現在——。

身爲大弟子的高垣彌九郎，頂天立地站在道場的中央，一擊之下便擊潰對面的修業者，並大叫着：

「下一個！」

「是我……」如此應聲起立的，是一名身高六尺餘，一看十分彪悍的年輕浪人。

「嗯！」

對手一禮，掄起木刀；彌九郎一笑，他看出對方曾身經嚴格的修業。

「嘛唔！」

「噗、噗、噗！」

眼看劍尖與劍尖即將互觸的瞬間——。

彌九郎脚尖使勁一蹬，朝對方斜砍而下，而浪人則以刀鍔承住。

彌九郎的臉面，浪人的臉面，眼看着都已泛紅。

「加油呀！加油……」

力與力正在絞軋時，朝街的武者牕傳來忘我的聲援。

小手攀住牕條，同樣也是用力用得面紅耳赤的，分明就是報仇少年修太郎。

一名和善的大人給修太郎騎肩，却叫着：「哇……喂，喂，小鬼，怎麼撒尿了！」慌慌張張抖動脖子，用手捏修太郎的屁股。

「嚕囌！別亂動！」修太郎就像責備僕人一般，只顧看比武。

該人並不惱怒，只咕嘀着：「眞是野孩子！」愁眉苦臉忍着流過背脊的冷流，邊把修太郎的雙脚拽離肩膀。

「畜牲！可惡！」修太郎虛懸在半空。

然而修太郎仍看完彌九郎把浪人壓倒在地板上，才跳到地面，一骨碌站起之後，嘴裡大叫大嚷，眼睛閃爍着光芒，一溜煙地奔向正門。

從巨大的冠木門直到玄關，是一條鋪白砂的路，長有一町，在秋陽的照射下，沒有一道人影，寂靜森然。

修太郎一進門，便抬頭挺胸，大搖大擺地走着。

玄關有一道杉門關着。

「喂！開門喔！」修太郎出聲叫門。

但一再等候之下，却無任何回應，只隱約可聽見道場傳來比武時的喊聲和踐踏地板的響聲。

「開門喔！」修太郎拉開嗓子，尖聲大喊。

約略叫了五次，好不容易才傳來脚步聲，杉門開了。

年輕的門徒探頭，怪異地俯視修太郎。

「什麼事？」

「在下……」修太郎裝出一副劍客的表情。「若狹國大谷吉邦的家臣室伏修太郎。有事想求見小野先生，煩請代爲通告一聲。」

「……」年輕的門徒因這名髒兮兮的少年不畏不懼地堂堂通名報姓，一時呆若木鷄，找不出話好回他。

「請通告一聲。」

修太郎再度催促之下，對方才兇巴巴地問說：

「有什麼事？」

「就說想求見。」

「老師不在。」

「那……現在在道場對付那些武者修業者的那位仁兄也可以。」

「你想來拜師學藝嗎？」

「不，不，我……在下想求貴道場幫忙。」

「幫什麼忙？」

「你只管通告就是了。」

「胡鬧！」年輕的門徒狠狠一罵，關起杉門。

「呸！神氣什麼！我禮貌周到，眞是無禮……」

修太郎憤憤站在原地不動，過了一會，發起狠，乾脆脫下破草鞋，逕自登上式台，走近杉門，順手推開。

舖榻榻米的中走廊直直通向深深的屋內。

修太郎毫不畏縮，一步一步朝裏走。

空曠的房子，像一所空宅，沒有半點人的聲響。

走到盡頭，拐過急轉彎，通過面朝中庭的走廊，就是道場。

推開掛有「他流者止步」的杉門，是一間舖榻榻米的房間，大約躺着三名頹然的修業者。都是剛才被彌九郎擊倒的傢伙，其中甚至有不堪痛苦，發出呻吟聲的。

修太郎只朝他們一瞥，便快速走過，走進道場。

彌九郎正面對着不知第幾號的修業者。

修太郎坐於修業者的末座，眼睛烱烱發光。

這場勝負並不盡興。

修業者的木刀被打上天花板，自己則跌跌撞撞，撞上板壁，倒地不起。

彌九郎申斥道：「雖說劍道以刻苦修業爲第一，但首先得考慮自己是否爲當劍客的材料。」

修太郎大表贊同地重重點頭。並在內心大喊着：我是最佳的材料，我的天資足够成爲天下一流的劍客……。

「下一個……」

彌九郎出聲喊叫，那位輪到的修業者，一臉極度緊張的表情，起立一禮道：

「請賜教。」

此時——。

一名門徒慌慌張張進來，挨近彌九郎，報告說：「我已探出源四郎的下落！」

彌九郎簡短答聲：「好！」然後，當衆宣佈：「今日的比武到此結束……」把木刀交給門徒便走進內室。

神子上源四郎回江戶以來，還不曾在此現身。

不知經過多久——。

修太郎已不在道場，而站在正門外。

高垣彌九郎却久久不出來。

——怎麼還不出來！等倦了，修太郎倚在向陽的圍牆，打起哈欠來。

彌九郎進入內室後，修太郎豎耳諦聽門徒們的私話。

「高垣殿存心殺掉源四郎嗎？」

「那還用講，一定要殺掉。」

「但沒有老師（指當主忠常）的允許，豈可輕易私鬪？」

「不對的，即使老師自己也不放過源四郎呀！」

「如眞的拼起來，必然精彩萬分。」

「假如源四郎沒浪費這三年的時間的話，高垣殿或許贏不了。」

修太郎揣摸那些竊竊私語的緊張至極的面孔，心想：原來如此！那位武藝高强的武士想殺掉這位做壞事而匿藏起來的傢伙。好戲在前，豈可放棄?!

因此修太郎想尾隨彌九郎之後，瞧個究竟。

——怎麼搞的？會不會取消了?!果眞取消的話，就太掃興了。我長到這麼大，還不曾見過劍客眞劍比武呀！無論如何也得看一看。

修太郎靜不下，於是拔出小刀，瞄準眼前的紅蜻蜓，開始騰跳起來。

「噯喲……修太郎！」一名路過的市女笠的姑娘發出驚訝聲，停下脚。後面還跟隨背包袱的老僕。

回過頭的修太郎，「嘿！姊姊。」一笑。

他們曾在鈴森八幡見過面。

美音像遇上離家出走的弟弟一般，白臉上泛起喜悅之色，走了過來。

「太好了，你還平安無事。」

「這有什麼奇怪？我雖有八幡神的庇佑，但柳生但馬守也不是一下子就殺得了的。」

「噓！聲音放小一點……人家會聽見的。」美音擔心地看看附近。

修太郎毫不在意地問說：「姊姊到外地嗎？」

「是的，到豐島的清光寺。」

「嘿……姊姊要當尼姑嗎？」

「不是的。」

「那爲什麼到寺廟去呢？」

「我必須單獨一個人過日子。」

「像我這樣嗎？」

「是的。」美音淒然微笑。「修太郎，要不要一起來？」

「不行的。」修太郎重重搖頭。「誰要到寺廟！我雖然無依無靠，但我有大志，並不寂寞。姊姊大概沒有活下去的目標，才這麼愁眉苦臉。果眞到寺廟去的話，會變得更寂寞，甚至想死掉算了。」

美音驚愕於少年的敏銳觀察力，聲音有點僵硬地答說：

「是的，我現在沒有活下去的目標。」

「這怎麼可以呢？不振作起來不行呀！……我，耳朵所聽，眼睛所看的都是有趣的。等一下我還要看劍客拼鬪呢。」

美音這才發覺這片宅院是小野道場。

「是這家道場的人要決鬪嗎？」

「不錯。這道場最厲害的武士要殺掉一個做過某種壞事躲藏起來的傢伙，大概叫源四郎什麼的。」

一聽源四郎，美音的臉色變了。

「源四郎，是不是叫神子上源四郎？」

「認識他嗎？姊姊。」

「神子上源四郎決不是壞人！」美音像說給自己聽似的，斷然說道。

「嗯，若是如此的話，那就更精彩了。……厲害嗎？」

「非常厲害！」

此時，高垣彌九郎終於大步跨出大門。

小野道場在溜池畔。

彌九郎從此沿着外濠，直向藝口走去。這一帶是武家地，不僅有龐大的官邸，而且外觀宏壯。江戶的區劃現在已整然完成。

江戶的街衢以江戶城爲中心，以外濠爲境界，分爲御曲輪內和御曲輪外；外濠的外圍更分爲府內和場末。

府內和場末的區分，以所謂下馬定杭來標示。

凡是樹上寫着：「此杭之內，小荷馱貨不得乘馬」的下馬定杭，便是禁止小者、中間、百姓、馬伕等乘馬入內。

而府內之中，以鄰接御曲輪內的地區諸侯的上邸宅最多，是武家地的頭等地區。

附帶一提的，所謂武家地分爲上邸宅、中邸宅、下邸宅、添邸宅、藏邸宅、抱邸宅、大繩地、町並邸宅等名稱區分。

上邸宅是主人的住居；下邸宅是邸第的修理或火災等時的移居之處，或致仕之後的隱退處。中邸宅只有大諸侯才有。這些宅地都是幕府下賜的。

添邸宅是邸宅附有添地、藏邸宅附有倉庫、抱邸宅又叫地代邸宅、是以前收購自有稅地的農地、大繩地是大番以下的旗本邸宅、而町並邸宅則是醫師、繪師、坊主、能役者、女宮等的居住地。

武家地占去江戶的大半，而平民所住的町屋侷促在剩餘的狹小地區，江戶的市街正天天在擴大。

彌九郎所走的，既是武家地之中的一等地，寬濶的路上不見一條人影，映在西斜的秋陽，一邊背日，只有一邊的高牆浮現其白壁，是一幅靜寂，美麗的景象。

大約落後彌九郎二十間，修太郎和美音沿着背陽的一邊走着……。

修太郎並未邀同美音，而是修太郎一開始尾隨彌九郎，美音也自動地，不知不覺跟着走了。

最後——

走完櫻川的大街，彌九郎走進的是曹洞宗的巨刹——萬年山青松寺的總門。（曹洞宗：日本

佛教的一個宗派）

它是文明年間由太田持資命令僧人雲岡起建的寺院。大永四年，罹兵燹；天文年間，僧德陽再建。後方峙立着含海山，前有櫻川的清流；以景色而言，號稱江戶第一。

寺內有吟窗院、清岸院、傳叟院、考壽院的子院。

彌九郎朝着其中的考壽院走去。

問一名正在掃集落葉的執事僧說：

「聽說神子上源四郎借住貴寺……」

「他在客房……」

彌九郎點點頭，仰望天色，估量時刻，「麻煩你轉告他，高垣彌九郎在隔壁的愛宕權現之北的祇園寺前相候。」

「馬上嗎？」

「正是。」

就像告知黃昏即將到來似的，天空掛着薄煙似的晝月。

執事僧目送轉身離去的彌九郎的巨軀，以類似達識之能化的口吻喃喃說：「好個眼光銳利的人……雖同是劍客，但却不同於源四郎，劍氣太畢露了。」

介於羅漢堂和藏經之間，建有一間茅草的庵室。此寺的英傑俊德和尙曾在此閉關枯坐三年，暗誦開祖道元禪師所著的「法藏正眼」九十五卷。

源四郎暫住於此，是因先師次郎右衞門與住持熟識。

源四郎端坐於室內，拔出佩劍，正在審視。

剛才突然想起日前被一個怪人空齋判定爲不吉的劍相，想重新再看它一看。

當然，源四郎既是習劍之人，大抵也懂得看劍相，觀吉凶。

只是，源四郎並不十分相信罷了。

那空齋默視其無銘的長劍之後，斷爲村正劍，判其劍相大凶。

村正劍，其象、鍛亦具有相州的風情，中心之形，本柢先細，頗似武藤正宗，劍刃深沈，鈍子多，劍鋒亦有亂紋，彎幅深。

然而，源四郎現在所拔出的這把長劍，幾無彎度，刃色潔白如水晶，與村正劍的特徵完全相反。

——爲何空齋把這把最不像村正的劍斷定爲村正呢？

源四郎並不覺得是誤認。

——難道另有什麼用意嗎？抑或眞正的村正才是這樣呢？

總而言之，非得向那位令人發懼的人物問個明白不可……。

——這些火焰似的亂紋、黑星、三月眞是大凶嗎？說不定是大吉呢！

凝視長劍之際，源四郎的體中不由得湧起一股清純之力。

「神子上殿。」庭前傳來執事僧的聲音。

源四郎應聲，收劍入鞘，打開紙門。

「有何貴事？」

「剛才有一位叫高垣彌九郎的武士來過，要我轉告：他在鄰山的祇園社前等您。」

「謝謝……」源四郎不動聲色。

執事和尙走後，源四郎那孤獨的臉龐突然變得異常嚴肅。

——彌九郎還是找來了。

這是預料中的。

他們是十年的師兄弟，一起在道場起居，但因個性的不合，終致互不相容。

源四郎當然覺悟回江戶勢必拼鬪柳生道場的衆人，而小野道場的人之中，或許彌九郎會來問罪他當年的不告而別——這也是覺悟中的一部份。

——彌九郎在這三年，必也精進不少。

以前在道場時，源四郎的神技屢次逼得彌九郎險象環生，進退兩難。

在源四郎的記憶中，還不曾敗給彌九郎。

但三年的時日對年輕的劍客而言，在窮究劍理上是決定性的期間。

其間，彌九郎必定天天在道場磨練。

相反的，源四郎繼承先師的遺志，前往駿府。過着晝伏夜出的生活，幾乎全無正規的劍術修業。雖曾斬殺七名柳生道場派出的奸細，但那都是黑夜中的一擊，並非堂堂正正的勝負。每當對方仆倒，血洒之際，源四郎總湧起一股難以名狀的自我嫌惡。

源四郎清楚知道，以本領而言業已不是彌九郎之敵了。

但源四郎之所以覺得，或許能跟彌九郎互別苗頭的是，這三年的黑暗生活賦予他遠離，一心想求生的無形架勢——平穩的心境。

師祖伊藤一刀齋景文在其「劍法書」上寫着：

「架勢是天中地陰陽五形。古傳把架勢定爲陰陽二者，體中之劍，劍中之體卽是。陰之架勢有陽之變，……陽之架勢有陰之變。……欲以架勢得利者，外實，內必虛，所謂因脚之架勢而拘心者卽是。無內外虛實之差別，本該叫無形的架勢。心爲架勢所拘者，合時雖勝，不合時卽負。必勝不在於架勢，在於事理之正。」

而繼承此無形之架勢的，是先師次郎右衞門。

源四郎與先師做數日之旅時，曾獲聞師父領悟該無形架勢的瞬間。

那是在一刀齋的命令下，與師兄小野善鬼對決，獲勝時的瞬間。

「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贏了。可說是失神，而發覺善鬼的屍體是被師父的聲音驚醒之後。」次郎右衞門如此說。

那次對決是在盛夏，天地都被灼得暑熱，萬物都屏息的正午，在茫茫的相州小金原的原頭舉行。

在此之前，小野善鬼曾與師一刀齋有過爭執。經過是這樣的，德川家康派來使者，表示有意招請一名高徒，而一刀齋推舉二位徒弟中的師弟神子上典膳。這激怒了善鬼。善鬼和典膳的本領

顯然差上一大截。典膳甚至不曾贏過善鬼一次。當然，善鬼滿心以爲師父會把自己推舉給幕府。

善鬼原是撐船的船伕，不學無術，拋不掉粗野的本性，但其天賦却十分獨厚。

一刀齋告訴他們，留在原頭的人可得傳家的寶劍「劈甕」及極意的印可書。

名叫劈甕的寶劍是菊一文字。菊一文字是備前福岡的居民，刑部尉則宗，身爲名匠，獲許得以在中心鑱上御紋菊，故得此稱。

善鬼和典膳間隔約一間半，都是舉劍青眼。

後來一刀齋告訴典膳，當初那宛如石頭般的沈默對峙費時半個時辰，但無限的漫長在當時甚至只覺是一剎那似的。

開始逐漸縮短間隔，兩者完全是同時挪身。

二人容進凄愴的刀圈內時，坐在附近大石上的一刀齋突然大吼道：

「典膳贏！你已有劈甕劍！」

話末說完，典膳挺起胸，舉劍大上段。

「可惡！」雙眸幾近噴血的是善鬼。

師父已將寶劍給了典膳。

善鬼懷着憤怒出劍的一閃，及典膳心無旁騖掄下的一颯——到底誰快，據說連一刀齋也幾乎無從判斷。

天靈蓋迸出血飛沫的是善鬼。

「南無！」一刀齋合掌向屍。「贏了！典膳。」呼聲喚醒失神的愛徒。

以一劍一理爲主而達於一心不變之極，是此流的主旨，一刀流之名也起自此。

一刀齋主張以技理合一的劍法取勝。如自己不勝，敵方便不敗。敵人若不勝，自己便不敗。自己不勝是由於敵方擅攻。

反過來也一樣。因此要知道自己敗的地方，也須知道敵方敗的地方。故一刀流有以下三位：

威（不轉之位）

移（捧心之位）

寫（水月之位）

所謂威、以靜而具千變，不動而制敵。所謂移、一動而應萬化，與左右同勢而移。所謂寫、叫殘心之位，如水之寫映月，離生死，寫映敵之心。

當然，要領悟此中訣竅，必須有超拔的才能和異常的刻苦。

承繼此一劍法的彌九郎和源四郎現在正要分勝負。

彌九郎有技，源四郎有理。

——隨它去吧！我雖無劈甕，却有村正。

源四郎在靜澄如水的心中如此自語，佩起它，離開庵室。

繞到方丈，見了住持，道歉可能不再回來，然後大步走過寺境，走出總門。

「啊——就是他吧！」

源四郎順着出聲的少年看去，不禁揚起眉。

兩人視線相接，羞慚爬上美音的臉頰，低頭一禮。胸中砰然心跳。

源四郎走近。「來看我嗎？」

「……是。」美音點頭。

源四郎無意中邂逅已久別的倩影，不禁稍感困惑。

「實在湊巧，我稍有一點急事。」

「……不，……那……」

修太郎代替慌張而不知所措的美音答說：

「不是的，我們是來看叔叔眞劍比武，姊姊是我帶來的。」

源四郎看向少年，不覺發出驚訝聲。

源四郎詳細審視修太郎。「……實在像！」聲音雖低，却是肯定性的獨語。

「什麼？我像什麼人嗎？」修太郎疑惑地閃爍眼珠。

「像一個我認識的人……」

「女人嗎？」

「嗯。」源四郎點頭。

「她是若狹人嗎？」

「不是，不是若狹。」

「那就不是我母親了。」

「你是若狹人嗎？」

「是的。不過我是棄兒，被遺棄在小濱灣內的赤礁崎……」

源四郎聽此，惻隱地縐起眉。

「你的名字呢？」

「室伏修太郎。」

「室伏？」此姓不合源四郎的猜測。

但一眼瞧見少年的容貌時，那種突來的衝擊却揮不掉，變成類似所謂靈感，而留在源四郎的心中。

十幾年前——。

源四郎身受一位叫志津女的女性的無以銘狀的恩惠。如無該女性的極力庇護，那時源四郎已喪生了。

志津女自己雖已够不幸的，但仍不顧危險保護非親非故的少年源四郎。

對於懂事以來便不知所謂母愛的源四郎而言，志津女是超過母親的婦人，深刻於心，直到現在仍不曾一日忘記。

——志津女必定還活在世間！

源四郎如此相信，並且深信有一天必能重逢。爲了那一天，才刻苦磨練以成爲堂堂的劍客。

志津女和源四郎的離別是在殘酷的兵災火禍中，彼此互叫着名字遠去。

——說不定志津平安無事，並嫁了丈夫，生下這個少年……？

果然如此的話，此少年被遺棄在若狹的海邊，志津女依舊是躲不了不幸的宿運。

想至此，源四郎心底微感疼痛。

至於修太郎，認爲這位劍客或許認識自己的生母，倒是剎時之間而已，而少年的純粹直覺力早已決定己心之向背，希望源四郎能獲勝。

——姊姊說的沒錯，這人不是壞人。我喜歡他！

「叔叔，比武會贏嗎？一定會贏嗎？」

「這要等比武完才知道。」源四郎微笑，回答。「勝敗只有天才知道。」

「不！叔叔會贏！我比較喜歡您……」

這句率直的言語傳進旁聽的美音耳裡，不禁由衷羨慕起身旁的修太郎了。

初見面，僅僅談上三兩句話，修太郎便可隨意脫口說出心中的話。

美音到底拿不出這種勇氣。

「我也喜歡您，敬祝比武勝利。」

美音想說。不，清清楚楚在心中說着。只是沒有出聲的勇氣。

「好，那我先失陪了……」源四郎輕輕一揖。

「姊姊，走吧！」修太郎想尾隨而去。

源四郎回頭，以平靜的聲音阻擋說：

「還是不看比較好。」

「我想看眞劍比武。」

「那不是女人和小孩看的。」

「我不是小孩！」修太郎生氣大嚷。

「修太郎，別在比武前騷擾叔叔……。叔叔一定會贏，並回到這裡。我們就在這裡等好了。」美音婉轉地勸阻修太郎。

「不要！不要！我要看！」修太郎發瘋似的耍拗。

源四郎眼看美音勸阻無效，於是走近修太郎，冷眼盯視。說道：「你想當劍客嗎？」

「當然，我有大志！我要殺死害死我的主君的柳生但馬守！我必須成爲大劍客！」

源四郎點頭。「你的主人是大谷吉邦殿吧！」

「是的！柳生但馬守派奸細到若狹，捏造主公的罪名，主公因此才切腹！要報這個血仇，只有我！我要殺掉但馬守！一定，一定殺掉！」

「好，你的氣魄眞是萬人之中再也找不着第二個。……我助你一臂之力。」

「眞，眞的？」

「不過要等我比武贏了之後。」

「嗯……」

「那就留在這裡等。」

「但……」修太郎稍感不服。

「如不聽話，我跟你就是不沾親也不帶故的人了！」

修太郎勉强答應。

源四郎以帶有「拜託妳了」的眼神看向美音，加快脚步走開。

——敬祝平安！

美音以無聲的叫喚投向其背影。

胸中感覺一股窒息，類似緊絞的疼痛。

美音現在才知道心中愛別人的歡喜和不安。

源四郎的背影從大街轉進上愛宕山的山道時，美音才發出慕情之苦悶的嘆息。

就像追逐其後般的，一陣秋風掃過，吹滾萩葉，翻起一片白光，舞起紅紫色的花瓣。

美音緊按修太郎的肩膀，淚眼汪汪。

——至少也該爲我活着回來！

去來坡

愛宕山是一座從平地驟然突兀，懸崖壁立的山。

山頂的權現社，於慶長八年石川六郎左衞門尉奉台命所建。本地佛是勝軍地藏尊，行基大士之作。是退火災的守護神。

攀登它，有二條路。男坡和女坡。

男坡在正面，極爲峻直，石階有八十六級。陡坡使人臨而生懼，常有人未攀登便折回，因此石階下備有賽錢箱。女坡在男坡之右，蜿延於山腹，稍平坦，有一百零七級。

每月二十四日的緣日，參詣者多，山下商人麕集，頗爲吵雜，但平日靜悄悄，人影稀少。

源四郎在沿着流經山麓的櫻川而走的路上，遇到的是列成一隊的普化僧。

櫻川沿岸興起一片武家邸宅，是很久以後才有的，此時只有茂盛的松柏，成羣的竹叢，頗爲荒僻。

一邊是田園，可遙望到宇田川町。

河岸到處有櫻樹，到了春天能催動人的心，但像現在這種深秋的黃昏，風聲蕭蕭，呼嘯而過。

一來是逆風而行，心裏又思慮着在山頂等候的彌九郎，源四郎絲毫沒注意那些相向而過的普化僧們，一走經數間之後，一齊回過頭來望着他。

目送源四郎拐向左，走向愛宕山之後，普化僧們聚集起來，圍攏着領隊。

「眞是冤家路窄，總算又遇到了。」領隊的口氣中有一股難掩的歡喜。「等他下來時，殺掉他！」

「但是……」一人插口說。「太陽快下山了，恐會被他摸黑逃掉……」

「不會的！」領隊斬釘截鐵地說道：「今天決不放掉他！看在宿敵的份上，我們等他拜過神。」

其他人默默不答，這並非他們不服指揮者的話，而是他們太清楚源四郎的可怕，大家都緊張着。

從役行者堂走完八十六段的石階，就是山頂——。

走進運慶作的金剛力士佇立的二王門，拜殿被老松環繞，一片森嚴的景象。

穿白衣的彌宜不聲不響的走經源四郎的面前。

向右彎，是太郎坊權現社，從此再向內走，是成排的茶屋，草簾內一片靜寂，並無人聲。

沿着北方山崖，並排的是額堂、辨天堂、八幡社、大神宮社、春日社、荒神社、祇園社、祠堂。

正舉脚要走向右邊的祇園祠時，二王門左邊的鐘樓響起駭人的鐘聲。

正是申時——七個鐘聲朝着下界擴展——。

——須把鐘聲當成地獄修羅之聲的，到底是彌九郎，還是我呢？

源四郎心想站在祇園祠前守候的對手必也懷着相同的思緒，站在原地聽完餘音裊繞，一聲接着一聲的七個鐘聲。

松樹深密，擋着祇園祠。

西邊的太陽已取去覆輪，呈現赤紅的樣相。

從源四郎脚下伸展的影子，長長地延伸着，消失在樹叢中。

每當踏出一步的瞬間，源四郎似乎可覺出穿過樹間放射而來的殺氣。

業已不可停脚。斷殺可說從此刹那開始。

源四郎穩穩當當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死地。

穿過昏暗的樹叢之間，源四郎那掠過心中的意識只有忘了穿革襷的後悔。

但那後悔的想法隨即便被拋開了。

使源四郎停脚的是到達一片寬敞的空地時傳來的一聲巨喊：「源四郎！」

彌九郎站在祇園前的高緣上。

頭綁白頭巾，映着斜陽，異常醒目。那身決鬪的裝束頗爲凛然。

距離約七間。

兩者便如化石像般的不動。

立脚點的有利與否十分明顯。源四郎站在落葉微響游動的地面。

彌九郎在高抵源四郎胸部的祠緣上。

等的是彌九郎，當然須由源四郎接近。不進而讓對方下來，是做爲劍客的恥辱，同時是表示自己的不成熟。

彌九郎知道源四郎耐不得這種恥辱，才佔下這個地點。

源四郎穩重地踏着落葉，接近。

當然源四郎在未把自己納進彌九郎躍下襲擊的刀圈內之前，便悠然停步。

「彌九郎，這次比武是否有小師父的允許？」語氣清澄。

「別做夢，逃竄者！偷偷回來，還想以小野道場的門徒自居！這不是比武，是我彌九郎懲罰逃竄者！」

對於對方的咆哮，源四郎却無怒容。

人們對於投奔柳生道場的人不加追究，却惟獨不容默默離開的人。彌九郎不可能沒發現其中的矛盾。

換句話說，彌九郎對源四郎個人懷有仇恨之心。如換成別人，即使回來之後，或許也會放他一馬。

但是，如能斬殺源四郎，彌九郎在小野道場的地位便是穩固不動的了。

其居心之險可謂身爲劍客不能不引以爲恥。

爭强好勝的鬪魂中雜有不純的思念，這在一閃一擊中如未生出明顯的破綻已是幸運。

三年間的精進所得的滿滿自信，使彌九郎認爲愧疚之心在劍鬪中不致構成妨礙。

這時源四郎突然湧起一種憐憫之念。

「來！」彌九郎殺氣騰騰的大喝一聲。

源四郎依舊不動，投以冷靜的言語：

「彌九郎，別忘了先師生前嚴禁私鬪的教訓。」

「別廢話！」

大聲叫喚的彌九郎的側臉，受斜陽照射的形相，就像源四郎剛才穿過的仁王門的金剛力士。

「連恩師上山都沒送，便躲得無影無踪，好個會說話的舌頭！這不是私鬪！……再多話，等一下太陽就要下山了！拔劍，源四郎！」

源四郎的回答是身體如滑行一般，移向右方。

彌九郎見機選擇了有利的地位。

源四郎的正後方是卽將西下的紅太陽。

彌九郎硬嚥住口腔內的怒吟，因直線射來的斜光而瞇細着眼睛。

源四郎的身形在彌九郎的眸中完全變成影子。

到此，彌九郎失掉了絕對性的有利地位。

源四郎一步踩進對方跳躍的刀圈內。

「呀啊！」彌九郎把充滿全身的鬪魂以這聲號嘯噴出，長軀像長了翅膀似的騰空躍起，長劍朝着源四郎頭頂揮下。

快若閃電的長劍所描繪的正確弧線，並不在從飛躍的位置迄至刀尖的半徑具有必能殺傷的準

確率。因爲彌九郎的眼睛被陽光所照，視力大減，使源四郎有充分的餘裕躲閃，並拔出長劍，採取陰的架勢。

落空的彌九郎，雙脚一落地立卽本能地擧劍大上段，那是拼命的架勢。

而發覺源四郎的陰之架勢，是下一刹那。

彌九郎感到從頭頂到脚指有一陣類似中箭的戰慄。

源四郎以冷靜如冰的眼神看完對方妄動的第一擊。對彌九郎來說，沒再比這更屈辱的。

此時——。

山脚的總門下是修太郎和美音。

修太郎忍耐不住在青松寺的門前等候，說：「姊姊，這樣好嗎？我們不到山上，只在山下等就好。」

不管美音如何制止，還是不聽。沒辦法，只得約定只在石階下等，於是兩人一起來了……。

但一站在總門下，修太郎看起來還是不肯罷休的樣子。不斷望着險峻的石階，開始用食指揉揉着鼻下。

美音擔心一不小心，修太郎會像一頭脫兎，跑上石階，於是把手搭在其肩上。

「好高的石階呀！……不知有幾級？」

「八十六級。」

「要是有人願跟我打賭一口氣跑完的話，我敢打賭。」

「修太郎，不要忘記我們剛才約好的話。」

「是呀！我沒忘記。我只是說我可以不必中途停下來休息，一口氣爬完石階。」

美音雖在責備，但也覺出一種身爲姊姊的快樂。

「我們到對面的牌坊等好嗎？」

「不行，在這裏等。」

「在牌坊那邊等不是一樣嗎？」

「不一樣。我知道你在打什麼主意。……武士約好的事，決不背棄。」

「我知道啦……」修太郎灰心的倚在粗大的圓柱，說着：「道場那個武士實在厲害。」

「叔叔更厲害。」美音邊說着，再度覺得胸中有一股近似被緊絞的疼痛。

想像着源四郎和彌九郎那淒絕的對峙光景，美音不禁閉起眼。

正想祈禱時，疾驅於道上的馬匹蹄音傳進耳裏。好像有數匹的樣子。

美音和修太郎不禁都被接近而來的快馬吸引……。

先頭的騎士是穿着碎花的蝙蝠羽織的年輕武士，突然把馬頭朝向這道總門，來勢頗兇悍。並不放慢馬脚，一鼓作氣渡經小橋，躍進總門內，急忙避到一旁的美音和修太郎，看見後面的武士們焦急萬分，跳下馬，大叫大嚷：

「小姐！」

「請停馬！」

但年輕的武士揚起柳眉，朱唇閉成一字形，使勁抽上一鞭，甃石上響起高聲的蹄音，朝牌坊

的方向縱馬去了。

「那傢伙是女的！」修太郎脫口而出。

美音睜着大眼睛，細聲說道：「她是廣姬！」

雖是第一次見到，但早就風聞她女扮男裝的風聲，因此一聽見後面的大武士們喊着小姐，立刻就曉得了。

「小姐！」

「等一等！」

武士們奔過美音面前時，廣姬已到達石階下。

「啊……那傢伙想騎馬爬石階！」修太郎大聲喊着。

騎快馬奔馳原野仍覺不足，甚至想冒險騎馬過石階，的確傲慢又好武。

對隨從而言，萬一小姐落馬負傷，只有切腹謝罪一條路，因此大家拼命想制止，但廣姬騎馬似乎比他們跑得快。

距離大約三間時，廣姬發出一聲怒喝，用力朝馬腹一蹬。

馬匹因命令的嚴苛，一度揚起前脚，但隨即十分馴服順從地一擺馬鬃，開始爬起石階。

隨從們到達石階下時，載乘廣姬的馬匹已在二十幾級的高度。

衆人已不敢再大叫大嚷了。

若擾亂廣姬那集中於冒險的精神，可能反而造成無可彌補的遺憾，事到如今，只得祈禱廣姬

平安爬完石階。

隨從們個個捏一把冷汗。

但意外出來制止冒險的人竟匿藏在二十幾級附近的樹蔭下。

突然現身的是以天蓋掩臉的普化僧。

看來隨隨便便，伸出猿臂，一把便抓住馬韁。

「無禮者！」勃然大怒的廣姬，抽下一鞭。

那一鞭不僅輕易被躲過，鞭子也被奪了過去。

「可惡！」廣姬把手按向刀柄。

但普化僧那壓住拔刀的手更快。

此時，前方的石階已被七、八名從左右的樹叢中衝出的普化僧堵塞了。

「儳瓜，還不退開！」廣姬想掙脫被壓住的手腕，掙得脾氣大作。

這時，隨從們已趕到。

「她是大將軍的妹君！不得無禮！」

雖被斥責，但普化僧們毫無移動的樣子。

只有壓住廣姬手腕的領隊，後退一步。

而廣姬却怒不可遏，拔劍就給對方一刀，但只切空而過。

對方看來不躲不閃地讓刀刃掠過天蓋。

普化僧那深不可測的壓力使廣姬微感戰慄。

領隊並不取下天蓋，鄭重對廣姬一禮，說道：

「在下身懷大將軍的秘命，故以覆面見小姐，敬請原諒……。至於敢大膽制止小姐練習馬術，是因爲此地即將變成修羅場，請改天再練習如何？」

「修羅場……？你們想殺誰？」廣姬好奇問道。

「正是。」

「對方是誰？」

領隊稍猶豫，「一個浪人，叫神子上源四郎。」

「什麼！神子上源四郎！」對廣姬來說，這是一天也不會忘的名字。「你們要殺神子上源四郎嗎?!」

「小姐認識源四郎嗎？」

「當然認識！」廣姬想繼續說什麼激烈的言辭，但不知爲何却閉口不語。

——可惡的傢伙！

直到今日，意識中的並不出此之外。

然而，即將被這夥柳生道場的密探們圍殺的現在，本應大呼快哉才是的，但却相反的，廣姬却覺出胸中有一種不知是困惑或狼狽的亂紛紛的感情。

但下一瞬間，廣姬硬下心來。大聲嚷着：

「我廣姬也想殺掉神子上源四郎！」

聲音也傳進石階下，站在牌坊背面的美音和修太郎耳裏。

「畜牲！他們想幹什麼?!」修太郎怒睜雙眼，緊握拳頭。

美音也嚇得面色如土。

——怎麼辦？

此刻可能正在進行的淒絕比武中，源四郎並不一定能無傷獲勝，而另外還有可怕的敵人正在守候他。況且不僅一個，那些普化僧們看來也絕非等閒之輩。

美音對那位火上加油的廣姬感到憎惡。美音恨別人，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姊姊，怎麼辦呢？」修太郎驚恐的問。

「我們取道女坡上山！說不定趕得上！」

「好！」

「但得小心，別讓那些人發覺。」

兩人小心翼翼，一出牌坊，便跑向右方。

一方從上段——。

一方從陰之架勢——。

切過斜陽，發着閃光，兩劍相交着。

然後殺氣與殺氣罩着力點，當然兩者的身形甚至讓人覺得很安靜。

這種漫長的固着狀態正是劍客毫無間隙地將生命貫注於身與心，爲了以下一擊決定勝負，必須保持內心的無心無思——這正印證各人的修爲。

劍與劍相卡，持續着對峙之間，腦中大概有着祈望對方露出破綻，趁隙而攻的意識吧！

如此地眼光迫於咫尺，退也不是進也不是的完全均衡裏，一旦再送上力道派不上用場的眞空空間，思考力甚至也離開體內。

剩下的——。

不錯，只有眼睛。

不眨，瞪得大大的雙眸聚集着所有的氣力，等候着。

假如再如此下去的話，不久就要被漆黑籠罩，如果人的體力和精神力能够支撐的話，甚至可能繼續到天亮。

但——。

所謂拼鬪，只要是依賴着有限的能力，有時便有因自然的微妙變化而被攪亂的。

破壞淒絕的均衡的是一片從頭下落下的枯葉。

那片手掌一般大小的枯葉觸到一劍的劍尖，沿着劍刃滑落而下。而它正來到彌九郎的眼前。

這是命運的岐路。

剎那間，彌九郎的眼界被枯葉掩蔽。

源四郎並不放過此咄嗟之間。滿身的氣勢並不噴出，而嚙在口腔內，蹲低身子。

「哇——啊！」彌九郎發出類似猛獸的吼叫，因單脚所受的衝擊，而朝着虛空送出本能的一劍。

源四郎的五體已滑地，遠在一間之外。

彌九郎雖是單脚，但仍在原地站立達數秒，可說是奇蹟。

巨軀砰然倒地的彌九郎，邊以長劍似乎在掃尋令他生出破綻的落葉，邊嗥喊着：「等，等一下，源四郎！」

源四郎已在兩間之外。

但來到石階口的源四郎，不得不停下脚來，重新立下決死的覺悟。

望着成羣的普化僧不聲不響，攀登石階而上，本能告訴他：來了！

——柳生的門人！

他清晰地告訴自己。

源四郎後退三間。

普化僧們一站定脚，便以緩慢的步履，攏成半圓的陣形。

正面的領隊，慢慢取下天蓋。

迫眉的大雙眼的那對瞳孔，是本國極爲罕見的深褐色。而鼻樑和顴骨突出得頗爲異常，也是見一次面便難以忘記的特徵。

「神子上源四郎！去年，我們在駿府見過面了！」

被兇惡的眼光照射，源四郎面不改色，答說：

「當時沒收拾你，現在還覺得很遺憾！」

柳生左馬介憲嚴——但馬守的妾腹之子，與長子十兵衛三巖同年。在柳生流中擅長豪快的雙劍，與達人十兵衛對擊，足以使之險象環生，是個優秀卓越的劍客。

源四郎曾潛入駿府，探知柳生家的密探頭子是左馬介憲嚴，想找機會想除掉他，但未如願。

左馬介今春回江戶。

——此地眞是我的死地嗎？

源四郎以如此覺悟之人的清澈眼光認出接連把天蓋棄到地上的衆臉之中，竟有三人面熟。

左馬介瞧一眼倒於彼方的彌九郎，但沒問起什麼，只說：

「神子上！想跟我一對一吧！」

「謝謝你的好意。」源四郎斷然回絕。

「好！好好接住我們的八隻劍！」

左馬介的語氣中雖含有嘲罵的意向，但却不能據此說他爲人驕慢。

左馬介所率領的七名劍客中，任何一人都足以和源四郎平分秋色。

左馬介認爲拒絕一對一的源四郎，如想在亂鬪場中趁隙逃遁，那只是夢想罷了。

在一聲暗號下，七把藏刀的柄杖一起拔出。

只有左馬介不拔，退後一步。

源四郎仍空着雙手，對於那些尖如稻穗的劍尖所圍成的弧線，只是佇立着身形，連眼光也是凝止的。

劍排縮短一步。

七武士的脚又踏出一步。

此時，源四郎輕如羽毛，踏退半間。

雙脚落地時，雖未看他脫鞘，但一劍已在手。

「來！」迸出清脆的一聲。

應乎此，七武士左右移動，各自保持間隔。

而兩端的人先開始縮短距離，逼近。

源四郎對此肉搏未作體位的移動。就像化成石像一般，不動地等候着……。

震撼人心的大概將與第一擊襲同時展現吧！

生死的界線——不，更妥切的說，完全被逼進死地之人的維護自己生命的本能，決不是在意識之後發揮作用。

源四郎把身子溶進於眞空，使心魂化歸於無。

對方的動靜或刀劍的挪閃只是映在瞳孔而已，跟枯葉的落下或日影的移動，根本毫無差異。

天地對人而言是那麼靜止的瞬間，大概不會再有了。

「呀啊！」殺聲貫穿寂寞凝重的山氣，右邊的人出劍，但未必把猛氣推到殺氣的頂點，並使之爆發。

大多以嚇唬的成份居多——在敵寡我衆的場合，以犧牲自己的悲壯決心，把五體化成疾風，猛撲而上。

按理說，源四郎當然應迎架這一猛擊。

而不如此做，倒不是有腦子在命令，而是維護自己生命的本能所選擇的。

從對方搏擊的位置，源四郎快的足以形容爲突然，消失了。

「唔！」攻擊者因出劍的落空而挫牙，並連帶的橫掃其逃路時——。

源四郎的迅影飛翔一間餘，並襲擊左邊的敵人。

當然，左邊的人不一定就疏忽大意。

不過，身爲第二個攻擊者的人，眼看右邊的人奮力搶攻，意識中當然會擬出配合的戰術。

第一個攻擊者期望着第二攻擊者能出劍配合而出擊。第二攻擊者擺出相應的架勢，準備出擊，那是順乎自然的。

然而，源四郎讓第一攻擊者落空，突然衝向第二攻擊者。

雖仍不至於所謂出乎意表，但左邊的人要在倉卒之間更改架勢，勢必須使意識在腦中閃掠而過。

換言之，他用上意識，而源四郎是本能的飛撲——其間的小差別就決定了勝負。

「啊……！」着魔似的慘叫飛上虛空。

源四郎穿過其身旁——血虹，又噴射出二間外。

那是斷崖邊。

站定後，再度擺出架勢。

「來！」喊聲，及雙眸明睜的面貌都是凜然不可侵犯的。

剩下的六把劍，並不因已方折了一人而露出陣脚的混亂，不愧亦是一時的精選。

站在後方的左馬介臉上甚至滲出稱讚的率直之色。

靜寂再度光臨。源四郎穩住身形，而包圍他的六個僧影也都靜止不動。

似乎懾於殺氣而匿藏在高樹上的鳥兒，好不容易才獲得展翼的機會似的，飛空逃走的羽音擾亂了寂靜之後，凄然的對峙又繼續了數分鐘。

突然一個並非起自此對峙中。

「神子上源四郎，今天非收拾你不可！」尖銳的聲音來自石階口。

左馬介回頭，看見女扮男裝的廣姬拔劍在手，叫責道：

「小姐，住手！」

但廣姬逕自往前跑。

「源四郎！嚐嚐我的厲害！」以初生之犢的魯莽大膽，一進入刀圈內，便向着源四郎趨近。

「小姐，快退開！」左馬介怒罵。

廣姬並不停止前進。

源四郎擺劍下段。眼光和表情雖不變，但內心却湧起疑惑。

廣姬外表僞裝無謀，其實另有目的。

凝視源四郎的眼眸正是在述說着。而且也動着嘴脣，不出聲地說着。

「快逃！……快逃！」

——不是正恨着我嗎？

源四郎不明白。

「呀啊！」廣姬從正面砍下一劍。

源四郎出劍架住，這一次清楚的看出廣姬的嘴脣重覆着：「快逃！」

……源四郎單脚滑動，一離崖邊，廣姬又出盡全力將他推回。

下一剎那，源四郎和廣姬都不見了。

誠如以後江戶名勝圖所載的，「本山懸崖壁立、凌空！……聳然如插雲」，可見此一斷崖深不見底。

特別是武藏野仍保持其太古形態的當時。

深谷松柏鬱茂，連陽光也照射不到。

「糟了！」左馬介及其一夥，雖伸出頭來俯視尋找，但夕闇已像潑墨般的掩蓋該處。

除了從地底傳來若干樹枝斷折的聲音，吞沒二人的斷崖隨卽又回復寂靜。

「大家快繞野地去找……」有一人如此喊着，但左馬介却說不用了，而加以阻止。

——源四郎至少也得殘廢。但小姐……。

左馬介如此思量着，於是當機立斷：當做不知道最爲上策。

「走吧！」冷冷說道，也就離開了。而對於在石階下等候的隨從們，則謊說：「小姐好像繞女坡回去了。」

寺內又拾回往常的寂靜，經過了數分鐘。

「哎啊，不見了！」一道從女坡的石階口竄出的小影子，望着昏暗的空地，叫嚷着。

「哎，怎麼一回事呢？」另一個女聲應說。

「啊……在那邊！」

美音順着修太郎所指的地點，發現一個橫臥的黑影，不禁驚得喘不過氣來。

修太郎跑過去，仔細一瞧，「是道場那個武士！叔叔贏了！」

美音吁了一口氣。「他逃走了。……一定的，一定的！」如此斷然說着，並極力如此相信著。

此時，伏在地上的屍體突然發出一小聲呻吟。

「哇，還活着！」修太郎吃了一驚，往後跳。

花　容

……風聲響着。

醒轉過來的意識最先聒絮的是這句話。

並非眞的聽見風聲。而是以爲在自己體內肆虐的是風。

事實上，風的確在高高的天空響着，但源四郎所躺的谷底太深了，深得它無法到達。

在彷彿是風聲的搖撼之下，源四郎微微睜開眼。

樹縫間透出微白的青空。

附近一片死寂，這是個令人不敢相信的世界。

源四郎發覺在尚未清醒時，錯覺爲風聲的原來是體內仍在奔馳的拼鬪的力量。

劍仍在右手。

緩緩移動後，感覺才一齊醒轉過來，並向源四郎傳達四肢和胸部的疼痛。

咬着牙忍痛起身，以劍爲杖。

所幸摔在絕壁下的濕苔地。就在不遠，便是重疊的巨岩，如摔在那裡，必然粉身碎骨。源四郎想移步，却因激痛而呻吟了一聲，倚在岩壁，這時才想起廣姬，於是轉動視線搜尋。

蒼蒼老松的枝葉厚層，在溪底舖着幽闇，使得視界不佳。

然而無法在附近的地面發現她那色彩艷麗的衣裳，也是奇怪。

當初是合抱墜下的，廣姬理應躺在附近才是。

——怎麼搞的？

懷疑歸懷疑，源四郎並未採取任何行動，過了一會，當晨光像一束束的箭射來時，源四郎抬頭一看，這才小聲「噢」了一聲。

大約在源四郎頭上二間餘的絕壁，有巨樹的粗枝爬着，而她就俯伏地掛在樹枝上，垂下兩條手臂和長黑髮。

晨光也照在她的臂上，把白肌表現得柔滑異常。

源四郎把廣姬那昏迷的身體，由高處抱下來，花費大約一頓飯的時間。

放在苔地上，迅速檢查一遍，近乎奇蹟的安然無恙。

本想喚醒她，但仔細一想，也就打消主意，最後抱起不省人事的柔身，走進密林中。

託付重量的雙臂雖已麻木得甚至無感於疼痛，但仍緊緊抱着廣姬。麻木已擴展至肩膀、腰部、脚，但源四郎並不改變嚴肅緊繃的表情。

經過鍛練的軀體，只要意志不挫敗，可說身心如一。

靠着朝陽的斜光，辨出方位，一步一步穩穩地踏着。

源四郎並不瞧看發出陣陣呻吟的腫臉，他的心中幾乎是無我。

走了大約有一町……樹林雖仍繼續着，但曉闇已離去，小鳥的啼叫聲也由高處傳來。源四郎

停下脚，正在猶豫到底向左或向右呢？

此時，廣姬微睜開眼，悄悄仰望源四郎那沾滿汗水與泥土的魁偉眉目。

廣姬早在數分鐘前已清醒過來，發覺自己正被抱着走路。身上即閃過一種强過疼痛的陶醉感。

至於仍故作昏迷之態是因爲想再稍許延長那種愉悅的感受。

因源四郎停下來，不覺一驚睜開眼皮，而眼眸一映出他的魁偉的眉目，便突然覺出急劇悸動的廣姬，從這一剎那開始已成爲一位初嚐戀情的姑娘了。

源四郎毫不知悉自己懷中大將軍之妹已發生有這麼微妙的變化，而選擇右方的小徑。

大約又走了一町餘，源四郎突然目光大增。

包籠樹木流來的朝靄中含有忍香的味道。

所謂忍香是忍者所焚燒的東西。

把桑皮浸在蝦蟇油，然後加以燃燒，可利用火勢控制味道飄行的距離。此外，可以控制味道的强弱而使對方測知距離。

源四郎知道距離不遠。

「黑兵衛！」源四郎試着把聲音送進森林中。

這一叫，立即像風吹樹枝似的，灌木叢發出一陣亂響，一棵巨樹的背後突然現出一道頭戴黑兜巾的矮小身影。

「看來不甚要緊吧！」瞇着斜眼，以若無其事的口氣如此說着，然後大大擺搖着上半身，向

右傾地一拐一拐的走過來。

「來的好。」

「主人危急時，身爲僕人的當然必須火速趕來。」

黑兵衞昨晚到青松寺的庵室看源四郎，而從在此等候的修太郎和美音口中獲悉愛宕山的約鬪。由此看來，黑兵衞實在够機敏的。

黑兵衞一口氣奔抵山上，看道高垣彌九郎躺在社務所，不斷在呻吟；並從一名沙禰口中打聽出他曾目擊源四郎和廣姬一起從斷崖墜下。

找出地點，測好大概的位置之後，繞路下來一看，附近已有數百名幕府兵正在忙着搜尋。

黑兵衞心生一計，化裝成農民，走近一名幕兵身邊，騙說假如要找一個浪人和年輕武士的話，他們已不在這片密林；因爲浪人搶走他所牽的馬，挾帶昏迷的武士，向西逃走了……。

然後，黑兵衞找遍整個密林，仍然一無所獲，於是再把希望寄託在忍香。

他經過許多週折，但臉上絲毫沒露出半點疲憊的樣子，想必要歸功於這位竊賊天性的豪爽吧！

「……還是由我來揹。」黑兵衞把背向過來。

「麻煩你了，」源四郎把廣姬移交黑兵衞後，突然感覺眼前有一股紫色煙霧的暈眩，於是倚在旁邊的松樹幹。

「怎麼啦？」

源四郎閉着眼，微微搖頭說：「沒什麼。」，話雖說着，但却掩蓋不住急喘。

而在黑兵衞背上的廣姬，却突然抬起頭說：「身上有跌傷，不敷藥不行……」

黑兵衞吃了一驚，說：「醒來了嗎？」近乎甩掉似的把廣姬放下。

廣姬忘了自己的疼痛，走近源四郎，說道：「眞抱歉，剛才我就醒來了……」，並想倚靠源四郎。

這是這位驕姬首次有的溫柔女人心。

「……如身子無異狀的話，請速回館去吧！」源四郎閉着眼說。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只能說不太方便。」源四郎冷冷說道，黑兵衞則露齒一笑。

「小姐，誠如敝主人所說的。我們就送妳到官道吧！」

「不要！」廣姬重重搖頭。

「妳要跟我們同行，到底有什麼事？」

源四郎一問之下，廣姬稍猶豫，但爲了甩開那猶豫，於是大張嗓子喊道：「我想嫁你！」

黑兵衞吃驚得像烏龜縮着頭。

源四郎睜開眼，定睛注視廣姬。但沒說話。

廣姬發現源四郎的蒼白臉上動起稍許的憐憫之色，全身一陣沸騰。「眞的！」她瘋狂地撞向源四郎。

源四郎不僅沒推開廣姬，反而垂着頭，軟綿綿的癱瘓倒地。

廣姬扶着源四郎，神色倉惶地回看黑兵衞。

「你知道伊皿子的竹芝寺吧？！」

黑兵衛不答知或不知，眉毛彆成八字形，咬着指甲。

「你指他。」廣姬命令。

黑兵衛忠告說：「小姐，請不要太輕率，這不是女子所應有的行爲呀。」

黑兵衛看得很清楚：廣姬佯作依偎源四郎，其實是捏緊拳頭，擊其心窩。

硬逼就心愛的男子，實在頗有驕姬的作風。

黑兵衛不快。

「諒必你也不敢拒絕。快……快揹起來。」

「即使妳不說，我也會揹，不過我們主人是意志堅定的人呀！」

「我會嫁給你看！」廣姬斷然說着，舉步離開。

黑兵衛搖頭，喃喃說着：「……源平盛衰記上寫說，女與「下臈」即或賢明，亦是思慮淺者。」

（源平盛衰記：日本的戰爭小說，共有四八卷，成於鎌倉中期或末期。下臈：雖積有年功，却是低下的佣人。）

廣姬發怒，問道：「說什麼？」

「沒有，沒有。」

大約走了四、五步，廣姬也自言自語似的說：「……女人溫柔、心地善良——我記得源氏物語也有這麼一句。假如能嫁給源四郎，我一定會變成這樣的人。」聲音突然帶有溫和的語氣。

——雖不至於是奸婦，但總歸是水油之緣，神子上源四郎另外已有合適的女子了！

黑兵衛如此自忖時，又想起昨晚在清松寺的庵室和修太郎在一起的那位姑娘的溫柔臉孔。

——目前，談得上的還是那位……。

想到此不禁獨自傻笑起來。

——主人呀！快醒來！我一個人實在趕不掉這位好勝的小姐呀！

到了密林的盡頭，廣姬小心查看是否有幕兵在尋找她，確定沒有之後，才安心地又問黑兵衛說：

「知道伊皿子的竹芝寺嗎？」

「知道是知道……」

「好，那就到竹芝寺。」

「不過我們主人住的是青松寺……」

「不！到竹芝寺。」

爲何廣姬這麼堅決主張竹芝寺呢——因爲該古刹有以下的由來。

古時候，有一名住於竹芝莊的漢子被命爲宮中火焚屋的衛士，上京都，每夜焚篝火，守衛火庭。

某夜，他不知公主在御簾附近，而邊掃着庭子，邊大聲自言自語道：「嗨！想不到今日竟落得這等無聊……在家鄉時，天天可玩弄那只有趣的酒壺，南風吹，它的北邊會響，北風吹，南邊響，西風吹，東邊響，東風吹，西邊響。」

公主聽了，頗覺好奇，於是掀開御簾，出聲說：

「你過來一下。」

他畏畏縮縮的蹲在高欄下，公主則命令說：

「我想見識你剛才說的那種酒壺，就帶我去看吧！」

他大驚失色，不敢應允，但在公主的執拗要求下，最後不得不揹起公主，潛出御所。經過瀨田橋爲，爲了擺脫追踪，破壞橋樑，經七天七夜，返抵武藏國。

御所則呈現一片慌亂，派人四處搜尋，結果得回的消息是有某某長相的男子揹着十分美麗的宮女逃向東方，由此而確定必是來自武藏國的衞士。

然而在費心搜尋到的茅屋內，公主却顯得十分幸福的樣子，告訴來者說：

「想必這叫姻緣吧！來此後，我住得很愜意，不想再回京城了。」

公主的決心頗堅定，看來是勸不動了，來者只得回京都，將經過上奏。

天皇聞悉後，命令說：「事情已成定局，即使處罪該衞士，也是徒然。只要他在世活一天，武藏國就由他管轄一天。」

再度派遣勅使，把茅屋改建得富麗堂皇，讓公主住。

不久公主產下一嬰，賜姓武藏。

公主逝世後，房子改成佛寺，叫竹芝寺。

廣姬想起這則幼年時聽過的故事。

而不知此一由來的黑兵衞只得勉勉强强的遵從命令。

……從某處農家的後門跑出二頭馬，朝伊皿子奔去，過了不久，對面的官道上也出現二道人影。

走下田間小徑，逕自朝此走來，而較小的影子則揮動着手中的半截木棒，竭聲喊道：

「嘔伊！嘔伊！黑兵衞伯伯在嗎？」

應答的只是回聲。

尾隨於後的則沈默不語。

「黑兵衞伯伯、跛子伯伯，人找到了沒？傻瓜！」

「修太郎，不許這麼說話。」

少年被責備，站在原地，望着朝陽照射下的愛宕山的鬱鬱密林，緊抿着嘴。

美音和修太郎天一亮就再度上山，並從小沙禰口中探聽出源四郎和廣姬墜崖，及黑兵衞前去搜救的事。

修太郎對黑兵衞頗覺不滿。

——什麼東西嘛，那位伯伯自誇忍術高强，還不是照樣找不到?!

修太郎只是着急而已，他絲毫不覺得源四郎會有意外。既然能贏過那麼厲害的彌九郎，只從斷崖掉下去，決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但美音和修太郎不同，她那一顆心全給可怕的不安纏繞着，揮也揮不掉。

在易受創傷的少女時代便遭受那麼嚴重的打擊，因此美音碰上這種事，總是做最壞的打算。

此外，身體也不算健康，動輒神經過敏。

離開青松寺時，已是非常不安。而聽到沙彌如此說時，眼前便浮起暈眩的感覺。

這種衝擊引起發燒，美音在下山的途中，感覺虛弱異常，甚至不覺得是在走路，而是飄浮在空中。

開始走在田間小徑時，脚步已減慢，甚至幾度張開嘴，難以接下淺淡的呼吸。

「黑兵衛伯伯，你還在這裏嗎？」修太郎把雙手附在嘴邊，朝密林呼叫，等到回音消失時，不禁打從鼻孔哼了幾聲，回過頭來想跟美音說什麼，這才發覺美音臉色不對。

「姊姊，怎麼啦？臉色好青。」

美音本想給跑過來的修太郎勉强擠出微笑，但却連這點力氣也沒有。

「沒什麼，心情稍微不好而已。……等一下就會好的。」然後當場蹲坐下來，閉眼。

這一蹲却突然覺得身體像墜進地底似的，一股强烈的暈眩襲來。

——不行！怎麼可以在這裏倒下來！

美音奮力用手抵在地上，支撐身子。

「姊姊，振作一點！我扶妳！」

修太郎知道事態嚴重，慌慌張張，抓起美音的手擱在自己肩上。

林子對面似有農家，但頗有一段距離，修太郎沒把握能扶美音到達。

「身子太虛了。」

修太郎困惑地看向官道，遠遠有一隊騎馬的武士朝此方向奔來。

「嘔伊！」修太郎出聲喊叫，並舉起手來揮。「馬借一下！有病人……」

其實不必叫，他們原是朝此而來的。

接近過來一看，個個都是威風凜凜的武士。

最前面的一位蓄留白髯，兩眼炯炯有神，威風得足以懾服修太郎。

「什麼事？」

聲音重濁，但頗和藹，也使修太郎膽壯不少。

「她身體不舒服，想請你們送她到那邊的農舍。」

老人伸出頭，俯望美音的臉，立刻皺起眉宇，「這位不就是豐島明重殿的千金嗎？」如此說着，立刻下馬，走近，感慨頗深地說：「嗯，跟夫人年輕時幾乎一模一樣……那件事也已經過五年了……」

美音忍着痛苦，悄悄睜開眼。

發高燒的視線所看到的是柳生但馬守宗矩的臉孔。

瞬間——美音的血凍結了。相對的，熱度減退了，意識也清醒了。

——夫人是天生的佳人，女兒也具有不相上下的美。

但馬守想起那著名的美貌，走近一步，而美音却蹣蹣跚跚站了起來。

「不錯，確是妳們姊妹，妳是妹妹吧?!」

美音默默一禮，即催促修太郎上路。

「姊姊……」

「不要緊的，已經舒服多了。」美音以意外堅强的聲音回答，緊緊握着修太郎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

但馬守不敢叫住她。

理由但馬守太明白了。

——看來像是有病……實在可憐！

將之逼得病倒在野外的凄慘境遇，部份責任勢必應由自己來負，但馬守心裏自忖，邊目送着逐漸遠去的美麗背影。

從此小徑繞到枯草遍地的原野時，但馬守一行的蹄音快速遠去。

美音仍掙扎着不倒。

「還好嗎？要不要找個地方歇歇？」

修太郎頗爲擔心，頻頻仰視毫無血色的臉孔。

不久，遠遠望見一座毀朽的乞雨堂，美音在修太郎的扶持下，總算也走到了。

美音坐在堂前，倚着部門，取出手巾，掩住口。

血塊梗在喉嚨，一股作嘔的厭惡感覺，但却老是吐不出。

用手巾掩住口，作深呼吸，過了一會，總算平息了欲嘔的感覺。

「眞抱歉，修太郎。」

美音取下手帕，勉强露出孱弱的微笑，修太郎老氣橫秋地縐縐眉，說：

「要是剛才向他們借馬就好了。雖然看起來那麼嚴肅，但還蠻和氣的，以前的熟人嗎？」

「修太郎！」美音看着遙遠的彼方。「你不是想殺他嗎？」

「什麼？妳說什麼我聽不懂。」

「他就是柳生但馬守殿。」

「咦！」修太郎跳起來。「那傢伙……畜牲！那傢伙是柳生但馬守！」

美音定睛注視着大睜雙眼，聳起肩膀，緊握拳頭的修太郎，說道：「想找但馬守報仇的人不僅修太郎你一個人。對我來說，他也可算是仇人。」

「……」修太郎表情困惑地注視美音。

「女子或小孩到底是無法收拾但馬守殿的。……我認爲恨人倒不如去愛人。這是我由衷想告訴你的……」

如換成平日的修太郎必定大叫大嚷的不聽話。

然而面對病佳人那白晰如雪的面容，映在少年的眼中，悽美得像只開一天便凋謝的花朵，修太郎便再也發作不起來了。

狩獵

黎明——。

換上獵裝的絲耶，單獨一個人坐在駒場野附近的寬敞古宅內的客廳，傻楞的眼神望着虛空。報父母弟之仇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靠着一雙纖手是否能如願以償呢？——爲了拂去此不安，從換好衣裝後便一直在此坐立良久，以便獲得平靜的心靈。飄流於原野的霧，從紙門的隙縫送進刺骨的冷氣，但絲耶甚至無法感覺到。

這所人們稱之爲「秩父邸宅」的大宅，建於久遠的祖先秩父武藏權守清光之時。隨時代的推移，雖經多次改建，但足以自豪的傳統甚至也在客廳的擺設中留下一種莊嚴的古色古香。

黑得像塗漆的大柱子，天竺式的放射格天井，吹寄菱的欄間等，這些都和往昔祖先眺望時沒有兩樣。

擺在壁龕的粉紅戰甲，是祖父豐島兵衛賴重於小田原戰役時所穿戴的。

絲耶突然感到似乎聽見祖先的聲音，留意地環視客廳。

假如自己今日慘遭噩運斃命的話，就無人可繼承這一棟宅院了。

妹妹美音必定會在清光寺住持的安排下出嫁。

最後的末裔正在宅中作臨別的巡禮。

絲耶起身，慢步走進佛堂。

佛壇上前列供奉三座位牌。父、母、弟。

後面百餘座牌位，滿滿並排着。

絲耶點起明燈，合掌，絲毫不動。

——父親大人！

——母親大人！

——弟弟！

——請保佑絲耶！

祈禱算是完畢。

如順利收拾春日局，自己也渴望前往三人所在的世界。

絲耶如此地在等候三個亡靈的回應。

絲耶與美音之父——豐島刑部少輔明重，爲什麼要在殿中刺殺老中井上主計頭正就呢？以下必須記載此事實。以絲耶在這五年中所獲悉的風聞，一般世人對其父的評價頗爲冷淡。

「豐島刑部的確是清廉潔白之士，但對於維護義理操之過急，不識時務，動輒訴諸武力。畢竟是繼承戰國殺伐遺風的舊式人物。只因撮合婚事上的憤怒，便在殿中行刺老中，既非惜名，也

談不上不屈威權。甚至還用血沾汚了主君的居處。」

流傳於外間的理由之中，豐島刑部難免有沈不住氣之譏。

理由是這樣的：

老中酒井雅樂頭忠世交代刑部明重，負責撮合老中井上主計頭正就的長子河內守正利與大阪町奉行兼堺政所奉行島田越前守直時之女的婚事，刑部明重曾予辭退，但酒井忠世以頗重的言語使之不得不遵從。

明重爲人誠實可靠，一旦答應下來，便努力撮合雙方，曾三度往返江戶與大阪。最後甚至進行到擇日的階段。

但有一天，家光的乳母阿福（春日局）却突然傳叫明重前去，交代說：

「大將軍意旨，大將軍已批准井上河內守正利和羽後山形城主鳥居土佐守忠政之女的婚事……」

明重愕然，問說：「主計頭殿是否也已知道了？」

「那當然。如無父親的申請，大將軍如何批准呢？」春日局冷冷地說道。

明重立刻馳馬前往井上邸。

主計頭正就對其來訪，搪塞說：「雖說是由我提出申請，但那是阿福殿的意思，既然大將軍都已答應了，事情已成定局啦！」

明重茫然。

對明重來講，那並非他有意從中撮合的婚事。他和島田越前守，從青年時代卽是好友，以明重個人的觀點，他甚至不太贊成把女兒嫁給井上河內守正利。

而酒井雅樂頭則說：「井上主計頭早就聽說島田越前守的千金美麗又有才智，非常希望娶過來當媳婦。而且此事大將軍也已獲悉。」

明重只得接受要求。

眞是不小的侮辱，所謂翻手覆手便是這樣。

明重推察出，這其中必有政治上的陰謀所施加的壓力。

卽使冠上所謂大將軍意旨，但也並非做幕臣的便不能使之更改。

明重卽刻遣飛脚前往大阪，向島田越前守告知破談之事，道歉自己的不明，並附帶表示難以忍耐。

越前守的回信說，因舍女致使貴殿發生差錯，十分歉疚，此事還萬請多多忍耐。

但明重終於還是忍耐不下。

寬永五年八月十日未時，發生於松之廊的兇案情景，明重的確發揮了武士的光榮。

只用二刀便刺殺了主計頭正就，而且在值班十人組的青木小左衛門的緊抱下，從容地反拿沾血的長劍從自己的腹部刺穿青木的腹部，像葫蘆糖似的一起斃命。

如與後年淺野內匠頭長矩刺殺高家吉良上野介義央的場面相比，明重顯然壯烈得多。內匠頭是二十五歲的青年，但只在彎腰駝背的老公公額上留下小傷痕而已。

當老中們對此刺殺事件作裁議時，只有酒井忠勝一人主張爲了擁護武士道，無須忌憚在殿中

動武。這是因爲忠勝十分明白明重的用意。

明重並非只因破談的憤怒而刺殺井上主計頭。

明重知道主計頭與阿福的醜惡關係，兩者之間又加上土井利勝，明重憂慮幕府被壟斷。

前年——元和八年，本多上野介正純被改易，封地宇都宮十五萬石被沒收，被流放出羽國由利時，明重擔任御目付役（監督），附從正使前往。

本多正純賞識明重的人格，一到達便招呼到客廳，透露被改易的眞相。

那是出自井上主計頭和將軍家乳母阿福的共謀。

改易的表面理由是：

一、私鑄槍礮。

一、欺瞞公家的關卡，載運槍礮。

一、擅自修理宇都宮城主堡的石垣。

這三條罪名，的確觸犯了「武家諸法度」。

但本多家是何等的名門，豈會因這點理由而被整垮呢？

本多正信、正純父子在幕府創立的過程是第一功臣。

德川家康最信任的謀臣是本多正信。而正信也貢獻一生的全般智謀。

正信年長家康四歲，兩人以所謂脣齒相依的關係一起過了壯年期。正信的確沒有武功可言，但却是家康唯一的諮商人手，而且毫不引起家康懷有那種歷史上頻頻可見的懷疑不安。

正信以其秘策陰謀幫助家康完成覇業，而且還安份地領受上野八幡一萬石的微小封地。

其子正純繼承正信的忠誠。

從關原之役前後迄大阪之役——大約家康晚年的二十年間，本多父子的智謀在在促成家康的統一天下，這一說法決非言過其實。

例如，慶長十九年大阪冬之陣締結和議後，破壞大阪城的城牆，塡平護城河的就是本多正純。這是嚴重逾越和約，是大規模的破壞，因此大阪方面屢次派遣使者抗議，但正純佯裝有病，不予引見。而且破壞的行動甚至進行到只剩下本城，仍在繼續。翌年攻擊時，城之所以很快就攻陷，這是原因。

此爲正純的辣腕之一。

德川家康對於外人雖然非常寬大，但對自己人却嚴格得近乎苛酷。對於自家的兒子秀忠，甚至動輒表現冷淡的態度。

本多正信、正純站在這對父子之間，花費極大的心力使他們不致欠缺圓滿。若無本多父子，或許家康和秀忠最後會鬧翻也說不定。

例如，在關原之役時，德川秀忠的軍隊錯過會師的時間，德川家康十分不悅。（參閱本公司決鬪者宮本武藏上冊一七〇頁）在這等關頭，正純出面說：「這決不是嗣君的責任，而是家父佐渡守的誤算，如要追究責任的話，就請處罪家父！……即使賜死也不敢怨言……」

雖然也有人非議說，爲了主君而想犧牲自己的父親，像什麼話？但事實上德川家康的信任也

由此而大增。

正純的辣腕在當代而言無人可擬，且更不亞於其父。大久保忠隣失勢之後，正信在江戶已成第一執政者，而正純在駿府也是第一號紅人。

德川家康的死，當然大大影響了本多父子的勢力。而正信也在家康薨去後第五十天，緊跟其後而逝。正純立刻變成完全的孤立者。

因是辣腕家，四面八方到處都曾樹敵。

「本多上野介，當年伏恃大御所，專橫至極。現在可有得瞧了！」私下這麼想的人不在少數。

不過只有大將軍秀忠不忘正純在關原之役時的關照之恩，家康薨去後，大大加封正純。

正純以前權勢雖大，但祿高只有二萬石。

秀忠則贈給正純宇都宮城，以十五萬石酬其功勞。

假如本多正純能識時務，承認政權已轉移到土井大炊頭利勝和酒井雅樂頭忠世等人手中，而當個有名無實的諸侯的話，必然不致身陷改易的境地。

正純並不這麼做。

不僅如此，還跟土井利勝正面對立。

促使這二人見面也不打招呼的直接原因是井上主計頭正就就任老中的問題。

推舉主計頭正就擔任「加判者」的是土井利勝，而這是家光的乳母阿福私下託付的。（加判

者：有權在公及上蓋章連署的人，即實際參與執政——即老中。）

家光剛出任大將軍，阿福便與土井利勝聯手，企圖壟斷江戶城，左右幕府。而想把井上主計頭推上去擔任因該年安藤重信之死而空下來的老中職務。正純識破這是爲了增大他們的勢力。

正純斷然反對。

他所列舉的理由是井上主計頭的伯父曾觸犯上大逆罪。

主計頭的祖父是德川家康的祖父清康的部下父阿部大藏大輔定吉——一個精忠無二之臣。

但定吉的長子彌七却突然闖下殺傷清康的大逆罪。

定吉的盡忠是衆所周知的，定吉雖繼續輔佐清康之子廣忠的舊職，但羞慚兒子的大逆，自斷其祀。除彌七之外，還有一個女兒，定吉不收養子，而把女兒嫁予井上半右衞門清彥，生下的就是主計頭正就。

正就身爲武將，並未立功，而是做爲秀忠的乳兄弟，伴於君側，歷任納戶頭、小姓番頭、小十人徒步衆頭等職，逐漸竄昇起來。不少人說他是良使，也有部份人批評他擅長籠絡後宮的宮女。

總而言之，正純堅決主張必須避免讓逆弒東照權現公（德川家康）之御祖父的謀反人物的侄兒身列加判之位。

但幕閣之中再也無人聲援正純的主張了。

正純的反對被否決，井上主計頭遂加入閣老。

而私下找尋禍因，整垮正純的也是主計頭。

根據記載，元和八年四月八日，大將軍秀忠宣佈前往日光舉行家康周年忌的法會，十二日從江戶城出發，十四日宿於本多正純的宇都宮城。（日光：地名，有德川家康的陵墓「日光東照宮」。）

十九日一切儀式都已舉行完畢，離開日光，預定仍宿泊於宇都宮城，但臨時更改，秀忠轉往壬生。

只有井上主計頭正就單獨入宇都宮城，巡察旅館的構造。

這是因爲秀忠離開日光，抵達今市時，主計頭收到一封密函。（今市：地名）

密函乃秀忠之姊奧平信昌之妻派急使送達的。

「本多上野介正純懷有非同尋常的企圖，萬請多加小心……」

親筆寫給主計頭。

於是秀忠派主計頭爲正使，前往宇都宮城。通知說：

「此次參詣日光，本多上野介勞心勞力，今年就不必前往江戶述職，留在宇都宮好好休息」。

密函中的所謂非同尋常的企圖，指的是私鑄礮，殺害幕府派來監督整修宇都宮城的監督官員，邊申請修築宇都宮城二之堡、三之堡、連本堡的石垣都動工改築了，城中殿舍改建之後，構造頗爲怪異等。

其中有完全不實，也有誇張。但也半是事實。正純的想法和密函的內容相反。他因過於鄭重接待大將軍，也爲了防範萬一，而調集槍礮，並加重旅館的防備，總而言之，正純因過於忠心耿

耿而招惹災難。

當改易沒收之際，正純曾把此事詳告豐島刑部明重。

五年之後，清廉實直的明重身受春日局和井上主計頭的莫大恥辱，不禁想起本多正純的話。

——好！就利用這個機會在殿中收拾井上主計頭，好讓幕閣內的衆人反省一番，這正是三代世臣的報恩之道。同時也讓普天下的人知道武士道的精髓。

明重有如此決意，並加以決行。

絲耶站在三座死於非命的牌位之前。

轉身正想走離時，突然感覺父親的牌位似乎微微顫動，於是又回轉頭。

絲耶發現是錯覺時，不禁大大叱責自己：事到如今，還畏縮不前嗎?!絲耶！

回到客廳，拿起火銃，甚至不再多看一眼這座永不再回來的家，走過庭院，走進茫茫的原野。

流動的霧把遠處的檜林和竹林染得模模糊糊，現在正被朝陽追逐着。

淡淡的晴空下，變色的原野迎接着冬天，並蕩漾着洗刷絲耶心靈的莊嚴景趣。

野外起伏的連山淡淡的像夢一樣，無邊無際的狗尾草茫乎得像雲影。

絲耶細瞇着眼，站在一角……。

自從新田義貞擲骰子渡過多摩川以來，在這片原野疾驅的武藏七黨武士的騎馬雄姿變成幻影，泛於彼方。

「武相之兵天下無敵。」這是近古以來稱讚以武藏野爲中心的關東武士的剛勇底語句。「卽使額頭挺着箭，背脊仍是挺直的。」這是關東武士用來教訓本族郎黨的家訓。

廣漠的曠野使他們生出此種氣慨。

月影出於草而入於草底壯大景趣滋育心身，培就其尙武義俠之習俗的武藏野武士，並非朝廷任命的武官，他們在此原野的一隅營居，耕作百步之畑，是經營牧場的土族。

太古原初的自然所教導的生活，使他們勇敢、强健。

他們在牧場內精選良馬，調教成進退敏捷，疾驅如矢的駿足，不管白天或夜晚，都騎着牠，在追狩野獸之間，他們的血液中變得鬪志高昂。

據說武藏野的武士臨戰時，生死不在眼中，父死子不懼，子被殺父不退，不斷越過死屍戰鬪。

——我的體內流着武藏野士的血液！

絲耶揚眉，走在狗尾草中。

這一天……。

春日局以下，二十餘名從後宮選出的御殿女中的行列到達駒場野是正午。

行列用的是「御代參」的格式，堂皇得足以令路人大開眼界。

春日局乘坐總蒔繪的轎子、御年寄或中臈則乘坐紅網代眞鍮紋的轎子。

轎列之外有部屋子、添番、伊賀忍者隨行自不在話下，其他還有道具（掃刀）挾箱、長柄傘

、索馬、騎馬供、供侍、徒士押（步卒）茶便當，供槍等，不下於二十萬石以上的諸侯行列。

早一步到達獵場的還有目付、書院番、新御番、御小納戶、數寄屋坊主、小十人等。

旗本之中也夾着大文保彥左衛門那張皺臉。

好動的老人在休息處的寺院內兜弄着馬匹，而且故意大打噴嚏。「附隨女童出來遊興，滿身的創痍却在嘆息、作痛呀！」

這時湊巧有寺僧走過，老人突然叫了一聲：「作麼生！」使之吃驚回過頭來，然後故意發個問題惱他。「讓追捕禽獸的殺生之徒在解脫門內休息、如何？」（作麼生：中國宋代的俗語、禪宗語，表疑問之意。）

松平伊豆守曾私下告訴他今日可能有異變，並託付他佯裝追趕歹徒乘機加以縱脫，於是才自願隨行而來。

老人獲悉襲擊春日局的人是神子上源四郎，一時雖瞠目無以回答，但內心已下定主意。

——源四郎這小伙子，佩劍被空齋斷定是村正，劍相大凶，果眞註定要發生異變嗎？

老人仍記得源四郎當時的話。「劍客生於劍，死於劍。卽使因敗於劍相而慘遭非命，身爲劍客也無憾。」

——若是源四郎要刺殺春日局，倒不是難事！我總得親自去瞧瞧！

彥左衛門故意加倍平日的乖僻囂張，內心却感到許久未有的昂奮。

「總算來獵鷹了，但換衣服却要花費一個時辰以上，讓獵物嗅着脂粉的味道，實在傻……啊

！天快黑了！」

彥左衛門邊鬧着，突然腦際閃過一絲不安。

——柳生道場的人怎麼連一個也沒看到？

到現在才發覺也實在太迂腐。

每逢春日局外出，隨從的行列中必定可找着幾名劍客的臉孔。

——奇怪！

老人不禁板起臉、縱馬奔出山門。

「鷹野的負責人在哪裏？」喊着。

一名徒士答說：「大概在土堤的對面。」

「嗯。」老人騎馬而去。

土堤蜿延曲折於檜林中。

彥左衛門驅馬而過，邊留意林內。

如有柳生門徒暗中埋伏，必定是在這裏。

——春日局必定囑付但馬守，在隱蔽處埋伏高手，以便暗中保護。

此推測必然不會差錯。

但沿着土堤一路跑下來，彥左衛門却沒能察出任何跡象。

管理人起居的房舍已遙遙可望。

彥左衛門一口氣衝到對着正眺望停在鷹匠拳上的白斑鷹的鷹野負責人喊說：

「辛苦了……」

「啊，原來是您。」鷹野的負責人擠出笑臉，走了過來。「近況好嗎？」

「即使到臨死的時刻，眼睛耳朵嘴巴手脚一樣能靈活自在。」彥左衛門邊說着，邊把銳利的眼光投進屋內。

同一天早上……。

在伊皿子竹笠寺的方丈室內，神子上源四郎做了惡夢醒來。

醒來時，已不記得是何種來夢，只感到一陣不快。

似乎還發着燒，眼球微微作痛，牙齒虛浮。四肢鬆軟無力。

二天前被廣姬帶來此地，這是知道的。

不，不僅知道，昨晚廣姬過來臉貼着臉，想推却推不開。

嘴唇相觸，源四郎並無任何感覺。只覺得厭煩。

——爲什麼會喜歡我這種人呢？

內心如此疑惑，但却任由廣姬我行我素。

當然廣姬也不會糾纏發高燒的源四郎太久。

臉隨即就離開了，但仍緊緊握着手，過了一會出去叫住持……源四郎邊聽着她的衣裙飄動聲，又再度不省人事。

——如能走路的話，今天應該離開了……。

源四郎如此想着，便把眼睛定注在天井的一點以便恢復視力。但努力却只招來頭痛而已。此時黑兵衛不聲不響地走進來。

「覺得好一點了嗎？」

「好多了。……眞麻煩你。」

「被麻煩的是您呀！小姐實在太倔强了！」

「小姐呢？」

「大概接受住持的勸告，先回去報告要在這所寺院暫住一段時間，臨行時還說中午以前一定回來。」

「我實在不想娶大將軍的妹妹。」

「那當然！小姐看起來還有點不正常呀！」

黑兵衛的話喚醒了源四郎一向所想的：德川家的血統中有着異常。

「對了……」黑兵衛有點擔心地眨眨眼。「春日局外出打獵好像是今天舉行的樣子……」

昨天，源四郎雖發着高燒，但突然有什麼預感，於是命令黑兵衛出去打聽打聽。

源四郎在心裏暗叫着：還是預感猜中了！

——以這種身體恐怕刺殺不了春日局。

——但已跟松平伊豆守約好了！如錯過這次機會，春日局不知多久以後才會再度外出呢？

源四郎斷然起身。

「做，做什麼呢？」黑兵衛原就擔心着源四郎知道之後，會不會拖着病體前去駒場野？

「您現在實在不適合外出，如果有什麼事的話，就由我代您去辦吧！」

「非我親自去一趟，別人是辦不了的。」

「那就等好了以後再說吧！……請恕我冒昧說一句，以您現在的身體，是不能揮劍的呀！」

黑兵衛望着源四郎那蒼白的臉上浮起頗不尋常的決意之色，才不知不覺脫口而出。

「我跟松平伊豆守殿有約，想必當初你在屋頂上已偷聽到了。」

「……」黑兵衛驚嚇住了。

「牽馬來，黑兵衛！」

「但，但，這……」

「這是命令！牽來！快！」

——南無！

黑兵衛閉眼，點頭。

「不得已的。不過，一定要讓我跟在身邊。」

「不行，我一個人去。」

「那即使是命令，也不替您去牽馬。」

「傻瓜！」源四郎蹣蹣跚跚站起來，正想取下壁龕的佩劍。

黑兵衛搖頭。

「我就是着迷您這種不屈的性格……」說完，也就出去牽馬了。

春日局以下的御殿女中們換好獵裝，走進御鷹野已是未時（下午二時）。

只有春日局一個人頭戴大將軍頒賜的白銀鑲邊的斗笠，手提白色的采配，遠遠就認得出來。鷹匠頭的拳上停着家光愛用的白斑鷹「白雪」，慢步走經春日局面前。白雪的脚上繫着紅絲線。

按照往常的慣例，隨從的有數名中小姓，拾小凳子的小姓、馬丁、御道具方，此外大約二名伊賀忍者——如此而已。

不過，樹蔭下或堤下、小河兩岸或過堂後面等處都有警衞的目付及徒士悄悄蹲坐着。

至於後代，駒場野凡是舉行狩獵時總要調派衆多騎馬勢子、諸番頭以上的衆多士兵，而騎馬勢子、諸番頭、組頭、番士、目付、徒士頭等背插紅旗、小十人及徒士的勢子背插綠旗，蔚成一片旗海進退的光景。總而言之，那是太平盛世所舉行的軍隊演練。

而在當時，那才是眞正的狩獵，即使不叫勢子趕禽鳥出來，獵物依然十分豐富。

鷹匠頭轉頭對春日局說：「今天眞是打獵的大好日子。」

午後雲朶湧集，太陽變小了。風也微弱。

橫越微微傾斜的草原，進入楢樹林後，鷹匠頭解開鷹脚的繩紐，把白雪遞到春日局面前。

春日局讓白雪停在自己的拳頭上，微笑說：「好一對銳利的眼睛。」欣賞着牠那威武、不動的姿勢。

白雪知道人們叫牠進御鷹野、挺着胸、瞪大的眼中停宿着凄怖的光芒，鬪志昂揚。

春日局走到豎於林外的白色大旗下。

大約一町的對面，小河彎曲閃着白光。對岸是蒼鬱的黑森林。

森林中有數名鷹匠，而這邊的鷹匠頭一揮動紅色的采配，他們便一起用竹竿擊打灌木。潛伏的鶉鳥便拍着翅膀，飛向空中。

雖有一個、二個、三個的小黑點從森林昇起，但春日局拳頭上的白雪仍然不動地注視着前方。

「請。」

鷹匠頭出聲，春日局把拳頭向上一揚。

猛禽羽搏的翼風尙留在原地，却已飛箭似地朝森林上空飛翔而去。一眨眼，牠已飛在高過鶉鳥飛舞的空中。

白雪化成微小的一點，像一顆流星，瞄準目標，朝一隻鶉鳥飛下來。

鶉鳥發覺即將被襲擊，才想逃時，却已挨了白雪那尖嘴銳爪的一擊。

鷹匠頭的口中啣着竹笛，發出清脆的響聲，白雪即收縮擴張的翅膀，看來是要昇上原先的高空，但却直線地飛回來，停在春日局的拳上。

「噢！太好了！」春日局發出讚聲。

被襲擊的鶉鳥掉落在小河附近的草叢。

三名小姓跑去撿，殿後的一人却望着四面有灌木圍繞的窪地，出聲喊說：「什麼人？」

同時——。

原野突然響起一聲槍聲，春日局拳上的白雪展翼飛舞數尺之高。

子彈掠過春日局的斗笠。

「歹徒！」

小姓們不再拾鶉，拔刀在手，朝着漂白煙的窪地躍去。

矮個子的獵人打扮的狙擊者衝出窪地，身手敏捷得有如野獸的奔跳、快跑而出。

「在那邊！」

「抓起來！」

從樹蔭下，從土堤下，從小河岸邊的草叢中，從辻堂後面——從四面八方都有警衛朝該處迅影奮力急追。大家心裏只想着：立功！

絲耶的確化成一匹野獸、快跑着。

對於從四面八方像斷堤的奔流湧來一般的敵影，她並不在意，也不覺得恐怖。

——春日局！

——一刀就好！

只這一念頭，像火似的燃燒她的小身軀。

絲耶的雙脚瘋狂地朝着白色大旗下的白銀鑲邊的斗笠狂奔。

警衛們發出短促、尖銳的喊聲、揮刀砍出，但都差上一、二尺。

絲的耶迅影可說像風。

明明是奔向右邊，但突然却轉向左方，以爲她直直的跑，但却跳進窪地——絲耶的疾驅變化莫測，捉摸不定。

而且朝着春日局逐漸迫近……。

正當此危急的時光，剛才不知隱匿在何處，春日局的身邊突然出現六、七名蒙面武士，圍護着。

「喂！……！歹徒！」在草原的一端大聲吼叫的是大久保彥左衛門，

老人把保護春日局的蒙面武士斥爲歹徒。

——南無！

策馬快奔而出。

——好像不是源四郎的樣子！

老人如此直感。

——源四郎會不會先叫人發槍，把衆人的眼睛調開，然後趁機刺殺春日局呢？

想是如此想着，但現在看起來也已是不可能了。

柳生道場的人已緊緊的守在春日局的周圍。

——不好！不好！

彥左衛門內心叫着，快馬趕來。

絲耶到達大約十間外時，被一名小姓攔住去路。

小姓想在春日局面前大大表現一番，發出一聲尖叫，重重揄下一刀。

絲耶則脚尖用力。

「啊……啊！」

隨着絲耶右手白刀的閃動，小姓偏着頭，蹣蹣跚跚而倒

這時——。

蒙面武士之中大約有兩名，踏着沉隱的脚步，走出來。

騎馬奔到的彥左衞門，喊說：「把那傢伙交給我！」

「御老人！」一名小姓跑過來，想牽馬口。

「傻瓜！」彥左衞門朝小姓的臉上踹了一脚。

絲耶殺氣騰騰，高舉短劍，尖叫着：「春日局！」

她那白透了的臉上，濺着點點血沫，呈現一種淒絕的美。

「豐島刑部少輔明重的孤女絲耶，前來候教！」

春日局一聽，大睜雙眼、啞然：明重的女兒！

「什麼！豐島刑部的孤女！」彥左衞門大嚷。

絲耶則奮死想衝向春日局。

但連砍殺攔在前面的蒙面武士的餘暇也沒有，脚下被人一絆，整個人也都跌在草地上了。

神子上源四郎在遠遠的森林中目睹此光景。

他的身旁躺着四名鷹匠。

源四郎的病軀揚起悲愴的鬪志，正想捨命虎躍而出時——絲耶早一剎那發了槍。

源四郎並無刺殺春日局的把握。

但他已擬妥足令春日局發出恐怖尖叫聲的計畫，而且利用彥左衞門的庇護，遁逃也是可能的。

由於出乎意料的出現同樣想刺殺春日局的人，源四郎那阿修羅的計畫也就受阻於未然了。

——原來她是豐島明重的長女?!

源四郎從樹縫注視那被逮捕的獵人。

白珠香

「所謂幸與不幸的差別就在這裏。」背後突然響起黑兵衛的聲音。

不知何時，黑兵衛違背命令，跟着趕來了……。

倉促之間，源四郎立定主意。

「黑兵衛！」

「在……」

「救那位姑娘！」

「什麼？」黑兵衛伸長脖子。「您是說那是女的？」

「不錯。她是和修太郎在一起的那位姑娘的姊姊。」

「呃……」

「想借重你的能力。」

「如能替您辦事當然欣然從命……不過，有點麻煩。那些蒙面的傢伙實在礙手礙脚。」

「他們是柳生道場的人。」

「哇！那就更加麻煩了！」

「總而言之，非幹不行！」

黑兵衛稍擔心地看着源四郎那蒼白的病貌，細語道：「成事在天。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好！」

兩人潛離森林，像鳥影般的掠過小河上，躍進雜草叢生的窪地。

絲耶雙手被反綁，拖倒在春日局之前。

春日局微笑地俯視說：「妳把令尊的魯莽歸咎在我身上嗎？」

「……」絲耶只怒瞪着，什麼也不答。

「長得這麼美……爲何要這般糊塗呢？」

「……」絲耶的嘴脣抖動着。

「女人總要像個女人的樣子嘛……」

絲耶立即抬起頭，火一般地反譏說：「像妳這樣才叫有個女人的樣子罷！」

「呼呼呼……」春日局吃吃笑着：「我就是有女人的善良心腸，才把大將軍自小撫養到大。」

瞬間——。

絲耶朝春日局臉上吐一口口水。

口水垂到胸前。

春日局的表情驟然變得十分兇險。

絲耶被一名小姓踹倒，肩、胸却在急喘着。

「小丫頭！今天讓妳吃點苦頭！」春日局留下殘忍的話語，轉身離去。

柳生門人尾隨其後。

春日局邊走在檜林，邊在心低不斷狠狠地罵着：小丫頭！

似乎全身各處都有被絲耶吐口水般的不快感。最近以來，這位貴婦還不曾這般激怒過，不！假如只是激怒的話，事後總能以各種殘忍手段發洩掉的。

激怒被一種難以名狀的狼狽又混亂的衝擊硬擠噴出來。

虧她還一再私下自傲自己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不喪失冷靜的理智呢！

承受大約只二十歲前後的小姑娘的瞠目怒視，不覺感到畏縮起來——從這一瞬間起始，被一種似乎脚下的地面發出隆隆巨響而崩潰底不安所襲擊。

即使硬按下不安，並把激怒擴張到全身，但整個胸懷已被塗上泥土一般的不快之感，那是怎麼拂也拂不掉的。

女性是極端厭惡自行解剖自己心理的人。

以此意味而言，固然是非常怯懦的人。就像因害怕患病而偏偏就患上病的怯懦者。

春日局目前的狀態正是這樣。

難忍的焦躁感昂起得近似瘋狂，一邊走路一邊感到出惡寒似的戰慄。

突然，她剛離開的場地響起尖銳的哀叫，春日局所受的衝擊幾乎使她不自覺的跳了起來。

「什麼事?!」忘我的，尖叫似的發問。

柳生的門人有半數以上，無言地衝出樹叢。

春日局雖在精選的劍客們保護之下，但却驚慌得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豎有旗桿的場地已被濛濛的白煙掩蔽。

那是黑兵衛朝地面投擲一把火團所爆炸而成的，在忍術之中屬於地遁十法的煙遁法。

當柳生門人奔回時，源四郎已然奪取彥左衛門的座馬，並抱起絲耶，躍上馬鞍。

「喂！……歹徒！」彥左衛門雖虛張聲勢，拔劍叫喚，其他人或許可瞞，但映在柳生門人的眼裏，倒十分刺眼。

——怪癖的老人想以這種謀反發洩平日的積鬱。

更令人不得不起疑心的是，彥左衛門一發現柳生門人奔來，才稍微劃傷愛馬的臀部。

馬因傷痛而高嘶，並以着魔的聲勢猛驅而去。

「等一下！馬賊！」

老人揮刀而追的情景引起柳生門人的苦笑。

馬像一道旋風，穿過草原，越過土堤，奔出官道。

絲耶緊偎解圍之人的背部，尚未發覺那是何人。

只詫異着透過衣服傳來的男性體溫熱得像火燒似的。

散佈在官道的衛兵，覺得可疑，紛紛竄到路中央，大叫大嚷着：「什麼人！」「停下來！」

但奔馬的聲勢豈會被阻，迅急地突破而去。

絲耶對騎士那高超的馬術感覺俐落的快感。

官道向南伸展。

大約三年前才變成伊予宇和島侯伊達氏的領地，耕地逐漸開墾出來。

快馬一下子就跑完這片新地，進入丘陵的林中。

源四郎的眼眸先是映出重重的樹林，當映出一間茅草屋時，便絞緊馬韁。

並閉下眼，想平息激動而紊亂的呼吸。

「啊！」絲耶也在此時望見源四郎的側臉而發出驚叫聲。

「下馬！」源四郎閉着眼催促。

絲耶一時說不出話來。

昔日——這位浪人曾在駒場野砍殺四個人，並到她們家求飯，絲耶以爲對方識破她的企圖，曾想殺害他。

雙方懸殊太大，自己根本無法奈何得了他。

而意外的前來救自己的竟是此人！

她曾聽妹妹說他叫神子上源四郎。

「下馬！」源四郎再度催促。「我另外還有事……」

「那……」

急於必須說什麼——越急，絲耶的心緒越迷亂。

這時，源四郎終於忍受不了如海浪襲來的暈眩，鬆垮垮地伏下來。

絲耶這才知道源四郎正發高燒。

——必須報答他的救命之恩！

絲耶決心要幫源四郎時，覺出一種莫名奇妙的喜悅。握馬韁的輪到絲耶。

「神子上殿、請暫時忍耐一下。」單手繞過源四郎的胸膛，緊緊挾住，踢了下馬腹前行。

約經半個時辰之後——。

麻布青山的宏壯官道上有一梃轎，轎後有一名市女笠的姑娘緊跟着，她是絲耶。

源四郎坐在轎內不省人事。

絲耶從市女笠之下望了一眼官舍氣派堂皇的矢倉門，內心感慨萬千：人的命運，昨日與今日之別，竟然如此之大嗎?!

那是青山忠成的邸宅。

家康進入江戶時，當着衆部的面前展開地圖，說：「誰騎老馬在這附近轉一圈，這塊地就給誰。」

青山忠成即刻如言照做，而獲賜的就是這塊宅地。

絲耶的父親與青山家交情頗篤。

青山家那位身兼江戶町奉行與關東總奉行的播磨守忠成已逝世，目前由長子伯耆守忠俊代替

，與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平分將軍補傳的榮譽。

父忠成以蒙罪退職之身而逝，但其子忠俊負責教育幼年的家光，克盡朝暮的薰陶。當外間謠傳竹千代會被廢嫡的風聲時，忠俊只期望幼君好自爲之，一概不沾惹政治上的瓜葛，保持剛毅忠直的人格。他的信義終於獲致今日的地位。

那華麗的矢倉門，金壁輝煌，不禁使絲耶自歎身世的凋零。

其實絲耶有所不知。

青山家的地位也即將在土井利勝和春日局的陰險策謀下朝不保夕了……。

伯耆樂忠俊被撤掉老中職，面臨謫居之秋的已是時間的問題了。

迎着即將西下的初冬斜陽的矢倉門，那短暫的輝煌正象徵着青山家的命運……。

絲耶只懷着自身的黯淡感慨，走經而過。

……再過了半個時辰。

絲耶悄悄叩門的是一家位於燈火通明的街道上格外與衆不同的破舊古屋——空齋的住處。門開了，露出空齋那陰鬱的面貌，絲耶無言，定睛注視。

空齋閃亮着他那眼皮臃垂的細眼，一樣不開口，後退幾步以便讓絲耶進來。

絲耶回頭，示意轎夫把轎子抬進來。

「誰呢？」

空齋問，但絲耶不答，等轎子放定之後，才開口請求說：

「請幫個忙。」

空齋發現那是源四郎之後，剎時緊鎖眉毛，細眼放出更帶凄清的光芒。但嘴巴却是緊閉着。

絲耶在空齋的協助下，把源四郎扶進裏面的小房間。

在爐邊對坐的絲耶和空齋之間依然隔着短暫的沉默。

不久，空齋把木片投進火中，陰氣地說道：

「失手了吧？」

「就像您事先預料的。」絲耶回答。

唯一知道絲耶報仇之事的人是這位空齋。

空齋曾一再忠告說：「以一個弱女子恐怕無法刺殺春日局。」

絲耶倒不是尊敬這位陰森的人物，也不認爲他是自己人。只是覺得他的判斷力值得信賴而已。

「他怎麼……？」空齋以詫異的眼光掃向絲耶。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雖然身患重病，仍搶走大久保彥左衛門殿的馬，救我脫險。」

「原因呢？」

「不知道。」

「……」空齋的細眼注視着燃燒的火焰，噤口不語。

「空齋殿。」

「嗯？」

「依您看來，我是不是應該放棄刺殺春日局的願望呢？」

「不錯……」空齋低聲清清喉嚨之後說：「想刺殺一個刺殺不了的人確是愚蠢……，但以妳的個性眞會這樣就放棄嗎？」

「……」

絲耶這時聽見裏面傳來源四郎的細微呻吟，於是準備起身。

而空齋却突然探過身子來，說：「那個人我認識。面相不知是宿世的罪業或遭受先祖的餘殃，帶有凶色。而他的佩劍也是不吉的村正劍。以我看來，還是別跟他牽連較好。」

絲耶稍猶豫，隨卽眉間閃過好勝之色，說道：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總不能拋下他不管。……不知可否向您要一些退熱的藥物？」

空齋好像沒聽見一樣，靜靜不動。

絲耶再度懇求之後，空齋才起身，走向一隻放在牆角的舊竹籠。

在裏面攪了一會，取出來的是一隻小鐵盒。

絲耶毫不猶豫接過手，打開蓋子。

裏面散發出一般不可言喻的芳香。

放在眞綿之中的是大如雀卵的白珠（珍珠）。

帶有粉紅的銀白色，純潔無瑕的渾圓，眞使絲耶嘆爲觀止。

「這是從奈良三月堂的不空羂索觀世音菩薩的寶冠上偷來的。」空齋說。

奈良三月堂是天平五年，聖武天皇勅令良辨僧正建立的。是東大寺最古的伽藍。

本尊不空羂索觀世音菩薩，一般公認是寧樂時代的佛教美術的極緻。乾漆鍍金，寺傳良辨精心之作，高一丈二尺。

世所公知，其寶冠是以無數的白珠飾綴而成。

而這顆大白珠恐怕就是嵌在寶冠中央象徵菩薩之光明的吧！

卽便如此，採自海底的白珍珠爲何會有芳香呢？

絲耶眼睛遑眨也沒眨地注視着，而空齋嘴邊掛着薄笑，說：「白珠是無味的，偷過手之後才給它加上香味。……對於發燒的人，靈效無比。就試看看吧！……白珠也順便送給妳。」

「借用一下就好。」

「不，送給妳。我帶這種東西也沒用，像妳這種大美人帶着，白珠也才有價值，不必客氣。」

空齋說。

「那我就不客氣了……」絲耶雙手捧着，站起來。

空齋望着走進內室的絲耶的背影，而眼神却帶着極端輩腥的慾情。

源四郎死了似的仰臥着。

絲耶坐在枕邊，悄悄捏着白珠安在源四郎的鼻孔。

過了一會，不知爲何，絲耶深深嘆了一口氣。

過了半個時辰。

絲耶發現源四郎的眼皮微微抖動，臉上露出頗爲高興的表情。

源四郎那茫然的視線望着天井，縐着眉似乎在確認自己身在何地。

絲耶緊張的望着他。緩緩轉動眸子的源四郎發現那付正在凝視自己的面孔時，臉上泛起微笑。

「原來是妳嗎？」

被這麼一說，絲耶的心胸不禁悸動起來。

正想回答的絲耶，被源四郎的下一句話愣住了。

「是……美音吧！眞抱歉，本來約好要回青松寺的。」

源四郎說到此，又閉下眼，調整呼吸。

——美音又遇見他！

絲耶俄傾之間興起一種類似嫉妬的强烈感情。

——美音沒去豐島的淸光寺，而去靑松寺，而他就在那裏。

如此判斷的絲耶，覺得有被妹妹背叛的感覺。

妹妹不可能知悉她今日的行動，因此這位源四郎也不可能在妹妹的請求下才前來搭救的。

妹妹必定隱瞞她，擅自決定去向。

「……修太郎大概很生氣吧……眞慚愧，竟落得這等樣子。」自嘲而再度睜開眼的源四郎，突然「噢」了一聲。

絲耶想微笑，但臉頰僵硬，只說：「發現了嗎？」雖是無意，但語氣頗重。

源四郎若笑。「非常抱歉，認錯了人。」

「不，美音大概蒙您幫忙不少吧？」

「哪裏……」源四郎再度閉眼。

絲耶經短暫的沉默後，像吐掉什麼若澁的東西說：

「害您冒這麼大的險。」

「……」

「爲什麼救我呢？」

「……」

絲耶以强烈的視線灌注於源四郎的睡臉。「您身體不舒服，爲什麼還來救我呢？……」

「湊巧的。」源四郎回答。

「湊巧的？」

「是的，我湊巧也到駒場野，如此而已。」

「不是的！」絲耶搖頭。「我不認爲是湊巧的。以您的身體，爲何會到駒場野呢……？」

「這跟妳無關。」

源四郎的回答叫絲耶嚇了一跳。

絲耶對自己那不道謝救命之恩，反而擺出一付宛如盤詰犯人的態度，不禁感到一種自我厭

惡。

——我的個性怎麼這麼強烈！

「對不起，請原諒……」絲耶行禮，致歉。

源四郎看向絲耶膝上的白珠。

「好香。……是那個東西嗎？」

「是的。這所房子的主人說它可退熱……」絲耶把白珠拿近源四郎，源四郎深吸一口芳香，再度環視房子。

「誰的家呢？」

「一個叫空齋的人，原在伊勢神宮當御師（法師）。」

「空齋……」源四郎立刻想起他那陰慘的風貌和斷定自己的劍是村正，並高言劍相大凶時的態度。「妳認識他嗎？」

「是的，去年的年初……」

「他有沒有對妳說什麼？」

「沒有……」絲耶否定，但內心却不禁響起空齋那不吉的預言。

月夜斬

「約會的路上
種滿粟麥喲
見不到人
惆悵喲」

一名馬伕邊高聲唱着最近流行的「弄齋節」，走進一家外表並不十分整潔的客棧，大叫大嚷的說：

「哇！不好了，天下大亂了！」

撥開油簾子，有三、四個人頭轉過來，看着他。

「吵什麼，黑熊！你的鬼話我們聽多了！」

「你們天天只知道賭博，外面發生的事完全一竅不通。今天，整個江戶鬧哄哄的，你們竟然還在這裏賭博……要是運氣壞一點，等一下就被當成歹徒，抓進宮裏。」

「別扯了，有話快講，講得好的話，有橘子可吃。」

有一個人拿出橘子幌一幌，新上市的。即非新上市，在當時，此種水果並非一般馬伕進得了

嘴的。

黑熊嚥了一口口水。「事情發生在御鷹野，有一個小姑娘化裝成獵人，「砰！」開了一槍，大將軍的乳母春日局從馬鞍上掉了下來，嚇得眼睛睜得大大的，像一隻蜻蜓……」

「眞的嗎？黑熊！」裏面傳來不甚信任的聲音。「這一次再亂講的話，以後決不坐你的馬。」

「這一次是千眞萬確的，請再相信我一次。」

「好吧！就算再上你一次當……。春日那個老太婆摔下馬，然後呢？」

「外面已經鬧得風風雨雨，不是我編的故事。」

「知道了，知道了，快講吧！」

「現在官府的人正大肆搜捕可疑的人物，隔不了多久你們就會知道的。」黑熊用力捏了一把鼻涕。「哇！事情鬧得實在大！」

「子彈有沒打到春日局？」

「這嘛！這……。好吧！我就從頭講起吧……」

這時有一名戴深編笠，穿着十分體面的浪人進來，正要登上二樓時，聽見春日局的名字，也就停下脚步。

「話說一名年紀廿八、九的姑娘，皮膚白嫩，長着一對大眼睛，面貌秀麗，亭亭玉立，是人人一看就愛的大美女，手捧一把一丈三尺的掃刀，呀啊！呀啊！春日局今天是你的死期，朝着春日局衝殺而去……」黑熊學說書的口吻，侃侃而談。

「混蛋！你剛才不是說她開槍嗎？怎麼又變成掃刀呢？」

「喔！槍嗎？別擔心，槍她藏在衣服裏面。」

「好！好！再繼續說下去！」

「她右手提掃刀，左手携短槍，她又砍又殺，無奈敵人太多，怎麼殺也殺不完……話說回來，她還是一個小姐人家，還是會害臊的，正當她發現裙子破了一裂大縫，用手擦鼻子的積汗，稍不留意時……」

「胡扯！」橘子皮飛來打在黑熊的臉上。

「喂！」站在樓梯口的浪人，從深編笠底下出聲叫黑熊。

「嘿，嘿，大爺，什麼事？」

「剛才說的話，是眞還是假？」

「當然是眞的，人家都叫小的老實熊呀！……」

「哪一處御鷹野？」

「聽說是目黑那一座。」

「春日局呢？」

「老太婆嗎？……不！阿局大人好像好好的……大家都說大將軍的威光眩人眼目，火銃才瞄不準。」

浪人轉身，說道：「我還有一件事情問各位，不知你們是否聽說大將軍也在街頭做過斬？」

（過斬：武士爲了試刀劍的快鈍，或練習武術，而在行人稀少的街頭砍殺路人。）

衆人個個面面相覷，不說話。目前仍是個殺伐之風橫溢的時代，暗夜裏，站在街巷斬殺路人以試驗自己的劍術或刀劍之利鈍的風氣，從慶長年間一直繼續到現在。旗本之中甚至有人號稱千人斬。

最近，江戶外廓及府內各十字街口都設有崗哨，但對於除去此惡習幾乎不見功效。

「您也聽說嗎？」

「嗯，有人說聽過，也有人說沒聽過……」

「據說大將軍不喜歡女人……因此爲了排遣無聊，說不定偶而也做做過斬！」

浪人從此種轉彎抹角的話語中似乎看出該謠言已傳聞頗廣，於是默默轉身，走上樓梯。

浪人走進天井低得頂到頭頂的髒兮兮的房內，脫下編笠，端坐。

容貌美得足以形容爲典雅，皮膚白細得有如年輕女子，無論眉毛、眼睛、鼻樑、嘴脣，一切的造作都稱得上纖細優美。而從那一對粉紅的耳朵到頸項，甚至有點妖艷。

不過，細長的雙眸所散放的光芒分明是只有修爲深厚的劍客才有的。

年紀大約二十二、三歲。

清爽的視線從開敞的窗戶望向逐漸在轉黑的晴空，細語說：「大將軍也在做過斬……這才不枉我這趟江戶之行。」

他那秀麗的臉上浮起微笑，而那微笑却頗有猖狂的意味。

掌燈的時刻，下女送飯來，接着又捧上宿帳。

年輕人握筆，寫下：

「浪人宮本伊織」

他是宮本武藏的養子，在西國已名噪非凡而家喻戶曉。

數年前，豐前的小笠原忠實獲聽宮本武藏的驍名，於是招請他，厚遇有加，屢次勸他當官，武藏不答應，而推薦伊織。但伊織正熱心劍術的修業，厭惡當官的無聊，二年後，不告而別，外出武者修行，環遊各地，最後到達江戶。

伊織聽說從明年開始，江戶城內的吹上上覽所將舉辦御前比武，精選各地的劍客，伊織想參加才前來江戶。

但伊織另有其他目的。

造個目的是前來江戶的途中，順便折往駿府時，臨時產生的。

伊織數年前曾隨養父宮本武藏，被邀請在駿府城住了將近半年。其間，他一向陪大納言忠長做擊劍。

忠長對伊織有着超越身分的親近，伊織也敬慕忠長。

然而，這一次再往駿府一看，不禁對忠長的改變之多感到驚奇。

伊織前往覲見時，忠長單獨一個人傻坐在廣間的上方。身邊甚至沒有一個帶刀的小姓。

伊織膝行走近問候時，忠長的嘴角浮起詫異的微笑，但佈滿血絲的雙眸却不笑。

「變成大劍客了吧！你在其他地方的劍名都已傳到駿府了。」說着，隨便抓起身後的劍。「這把劍給你，是青江貞次。」丟到伊織膝前。（青江貞次：日本刀匠、青江家代代名匠輩出，世

稱青江物）

「您的氣色看來不十分好……」

伊織一問，忠長立刻搖頭說道：「有病的倒是心，現在連我自己都在擔心發瘋。」

「怎麼講呢？」

「哼……」忠長用眼神示意另一邊的紙門。

伊織進來時，便已發覺紙門後面有人，經忠長的提示，伊織再以他那敏銳的神經留意一下。那顯然不是爲了保護忠長而安排在那邊的衞士。

伊織悄悄起身，躡足走近紙門，一把拉開。

匿藏的並非近侍，而是老宮女，露出惶恐的神色。

「因何緣故想偷聽話呢？」伊織責問。

忠長却制止說：「伊織，算了，放她走。」

伊織關好紙門，回到原先的座位，忠長說：「我已經分不出誰是我的人，誰是江戶的密探。要是疑起心來，所有人都可能是江戶那邊的人。……是的，像剛才那個就很令人懷疑是土井利勝那廝派來的奸細，你想想看，如此的疑心暗鬼如何過得了正常的生活？」說完，放聲縱笑。

伊織在城內停留十幾天，單獨明查暗訪的結果，的確誠如忠長所言。

伊織告別忠長時，雖沒特別說什麼，但私下已下定異常的決心。

——大將軍晚上也出來過斬！

伊織探聽出這則謠言可能屬實時，私下竊喜不已：眞是天助！是否今晚起就尋找暗路走呢？

當伊織如此自忖時，樓梯傳來急促的脚步聲，並衝進鄰室。

「哇！畜牲！……姊姊，替我包這個傷口好嗎？」大聲嚷叫的是少年修太郎。

「怎麼搞的呢？」靜靜躺着休息的美音急忙站起身。

修太郎的整個左手掌已經沾滿血，並滴落下來。額頭也負傷，嘴脣也破了，牙齒已經赤紅。

「到底跟誰打架呢？」美音急忙裹傷，對於修太郎天天找大人打架也實在拿不出辦法。

修太郎來到江戶之後，一直住在這家客棧，而帶生病的美音來此也已十多天了。隨身的盤纏豐厚，即使長久住下去也不愁生活，進出的人雖都是下層階級的人們，言談舉止粗野，但却格外富有人情味，因此美音一天拖過一天的在二樓養病。

「是一些旗本奴、留着鳥尾一般的大鬍子，威風凜凜，自誇柳生流的劍術，我看不慣，罵他們幾句。這一來，可不得了，個個兇得像鐘馗……」

修太郎說到這裏時，樓下響起吵雜的人聲。

「啊！來了！」修太郎站起身，但仍隱匿不住畏懼之色。

「快逃，修太郎！從這邊的窗戶跳到那邊的屋頂……」美音催促。

「我不想逃！」

「不過，對方不只一個吧？」

「三個。」

「那……那就更加非逃不可了。快！快！」美音拼命把修太郎推到窗邊。

但此時，旗本奴已重重在踩樓梯了。

旗本奴，又叫六方者。那是一羣奇裝異服，整天爭勇鬪狠的人們。

「小鬼在這一間嗎？」衆人吼叫着拉開杉門一看，意外地發現想保護少年的竟是一位婀娜多姿的姑娘，個個眼睛都睜大了。

「哈哈哈……這卽使放在後宮三千之中也照樣不失色……眞是大美人！」

「小狗吠叫，告訴我們停在垃圾堆上的白鶴！」

「今天我才眞正見識所謂細腰雪膚，太好了！太好了！」

個個七嘴八舌地鬧着進來。

「可惡！野獸畜牲！」修太郎怒得發抖，手按在小刀柄，發瘋的叫罵，但六方者根本不再瞧他一眼。

「小孩子不懂事，萬請原諒他一次……」美音强制畏懼，雙手搭在修太郎的肩上，逐步退向牆邊。

「在下旗本朱面組松河藤十郎。」中間的一人先報名。

「參海柿五郎。」

「鴨屋市郎太。」

「檔名三郎左衞門。」

每道眼光都像準備攫取獵物的毒蛇。

「……請原諒……」美音已退到牆邊。

四個人又逼近一步。

「別靠近！靠近的話……」修太郎拔出小刀。

「修太郎！不行！」

美音想制止，但已爲時太晚，一人猛撲過來，捏住修太郎握刀的手，來個反抱。同時有二人從美音的背後，勒住肩、手、口。

美音因生氣和羞恥甚至無力反抗。

被男人的手觸摸胸、腰這還是第一次，美音不禁感到一種被野獸侵襲的絕望感。

「畜牲！畜牲！畜牲！」修太郎倒是瞬時也不終止抵抗，手被反扭便用嘴咬、嘴被堵住，便用脚踢。

「討厭！小鬼！」一人舉起大拳頭，朝修太郎心窩搥下。

「嗚嗯！」修太郎翻起白眼，翻了筋斗。

「我們朱面組欣然接受做姊姊的爲弟弟的無禮道歉的一片心意……」松河藤十郎毛手毛脚，伸出髭面想吻美音。

背後有一隻手一把握住隆起的胸部。

來自側面的猿臂，滑過腰部，正要撫摸下腹。

……美音感覺激烈的目眩、閉下眼。

正是此時。

「下流！」入口處響起凜烈的一喝。

美音睜開眼睛一看，發現那邊站着一名面貌俊秀的浪人。

「你是什麼人……？」

「看來還有分像面首。」

「以你那二條瘦腕還想跟我們朱面組對抗嗎？別傻了！退下！」

但英俊的青年連眉毛也不動一下，昂然說道：

「跟你們這些無賴，不必多費口舌。自己選個滿意的地方，讓我來收拾你們。」

「好大的口氣呀！小子！」朱面組的每一張臉眞的都已漲紅了。

「好！我們會劃爛你的小白臉！」

「出來！」

其間，美音已掙脫，並跑近修太郎身邊。

宮本伊織輕輕鬆鬆朝美音望一眼，無言，快步走下樓梯。

朱面組緊跟其後。

在當時——。

江戶的市中存在二派無賴徒黨。

旗本奴和町奴。

雖都以任俠爲榮，但既以武勇爲第一要義，於是專以喧嘩殺鬪爲能事，爲害社會甚大。

然而當時的人們，無論造次顚沛總記惦着武勇，因此英雄主義式的亂暴殺伐的職業在某種程度上被默認爲當然。

這種風氣在慶長年間已顯露。

根據記載——。

慶長十七年夏，德川家康發現江戶的惡少年組幫組黨，奇裝異服，橫行市中，於是下令禁止。

旗本柴山某因其小姓犯錯，而加以懲罰，但該小姓的朋輩却前來刺殺柴山；調查的結果，發現各旗本手下的小姓盛行組織幫會，而且數目出乎意外的多，於是德川家康下令禁止。

但此種風氣隨着天下愈趨泰平，愈加盛行，幾次的彈壓，效果不大。

慶長年間的「歌舞伎者」，最後變成旗本奴和町奴，橫行跋扈江戶市中。

天下泰平之後，儒教的教義成爲絕對性的，至於四書五經被奉爲人倫大道的規範時，世人的一舉手一投足也就開始被它限制了。

戰國的慘劇已變得遙遠了，生於江戶的年輕一代，再聽人述說自己祖先的功名偉蹟，同時也因此引起他們懷有一種不如祖先的自卑觀念。

武士不僅必須收斂、沉默，而且被束縛於一種難忍的，煩瑣的形式，爲了保持地位和體面，日常坐臥，出所進退已被逼得喘不過氣來。

而階級制度一確立，武士僅有的只是空虛的榮譽。

其代表是八萬名世臣的旗本。他們的祖先都是家康的股肱，功勞不可謂少，但所獲得的權力和財富却是貧乏的。

祿低權威高使他們生出奇怪的矜誇。

旗本們的無賴、橫暴、放縱、遊俠都是無權力的矜誇所表現的反叛性行爲。

跟諸侯大官反目，對民間的亂暴狼藉，及自由不羈的日常擧止都是旗本們用以慰鬱的方式。

以晝爲夜，以夜爲晝，夏天緊閉紙門，大擺屏風，圍大火爐，穿三四件衣服，狠吃熱麵；到了冬天却在庭院灑水，打開紙門，捲起簾子，揮扇，飲冷水吃冷食。一到夜晚便橫行市中，酗酒，隨便朝路旁一躺就睡。

繼承武斷之血的他們，如想極端放蕩自己，當然不得不採取此種行動。

但此行動如加增暴虐的傾向，受害的便是一般老百姓。

而官府方面，則建立所謂「辻番改」，由書番院的小姓巡邏市井，但却反遭旗本奴的冷嘲熱諷。

老百姓不得建立自治制度。通行的市民偶不留意碰到他們的佩劍，腦袋常被砍在路上，而一般人却只能怯懦地站在一邊旁觀。

對於這些旗本們，市井中的無賴者組織幫派以資對抗，倒是當然的經緯。

以當時的習慣，生於民家而好腕力者大多變成賭徒，過着放縱的生活，而這些人開始以花街爲地盤與旗本奴爭高下的也正表示平民的財力已促成花街柳巷的繁華，而其保鏢當然選上町奴。

不管任何時代，無賴之徒的爭鬪都以遊興之巷爲舞台。

現在——。

江戶市中，旗本奴與町奴的對抗可說正達於絕頂。

旗本奴有六法組、白柄組、大小神祇組等十數組；而町奴除有幡隨院長兵衛領導的淺草組之外，也有十數組。

月光瀉滿大地，曠野一片銀白。

四名朱面組已拔劍，劍尖保持一貫的脈絡，圍住宮本伊織。

個個都不是等閒之輩。

伊織尚未拔劍，雙手閒散垂着，動也不動。

風似乎在遠處，如要說聽得見的音響，那只有風聲，現場持續着充滿殺氣的靜寂——。

在月光下，四名眼光懷帶着淒烈的鬪志，照射着伊織，

伊織那深彫的美麗容貌，陰翳頗深，美得近乎妖冶。

驀地——。

那張面貌因微笑而有了動作。

「要殺你們，眼睛大概派不上用場。」狂妄之言衝口而出。

「什麼！」

「可惡！」

四把長劍，貫透着憤怒，而在空間移動了。

一瞬——。

伊織單脚後移，喊道：「如法闇夜劍！殺！」劍已出鞘，快得令人眼花撩亂。

他的雙眼，閉得緊緊的。

伊織的人生盡在於劍。活着就是揮劍。對他來講，敢於盲目以寡擊衆，並無任何奇異之處。

「嗯……」

「呃……」

朱面組的六方者同時感到侮辱和威脅，個個背脊部涼了起來。

伊織的守勢過於目中無人，而且其架勢無懈可擊，漾着近乎妖氣的淒味。

六方者們脚像生了根似的，固定在原地。

又過了若干時刻。

「不敢來嗎！」伊織出聲，聲音不大，但却震撼四人的肺腑。

又經過數秒，伊織的架勢徐徐變成青眼。

他那長劍的移行給予四人一種難以名狀的畏懼。

正當伊織的劍變成完全青眼的剎那——。

就像已看開似的，其中一人怪叫一聲，舉劍大上段，虎躍而來。

伊織那捉拿刀下鬼的長劍似乎與高彩烈地發出了咻聲，橫掃對方的身體，拖着黑血絲，繼續

朝第二個刀下鬼閃爍而去。

斬殺攻擊而來的敵人底那把長劍，繼續再襲上第二個敵人，毫無任何牽强之處。

第二個敵人像一束稻草人，無可奈何地挨了斜斜的從肩膀而下的袈裟斬。

就像見血而狂的猛獸，第三個敵人出盡平生的力氣，吼叫一聲，砍殺而來。

伊織讓它在隔着一層頭皮的空間將之架開，再來個翻身，迸出一聲嘶叫，朝第四個敵人撲去。

恐怖本能使第四個敵人後退一步。

這一來——。

下一剎那，伊織已化成一道疾風，襲向第三個敵人。

伊織那變化莫測的行動，像是鬼魅。

當然，第三個敵人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

因爲伊織的動作太過激烈，太過迅速。

第三個敵人迸出哀鳴似的叫聲，隨便在空間一揮以作爲防禦。

伊織的魔劍從其腦蓋破竹而下。

然後悠然地正對第四個敵人，輕輕鬆鬆舉劍青眼。

第四個敵人鬪志業已瓦解，滑着草地，步步後退。

伊織也像流水似的進逼。

突然——。

第四個敵人像是因過於恐怖而發瘋，長劍在空間胡亂劃道圓圈，拼命逃走。伊織毫不留情地劈其後背。

伊織用其中一人的裙袴拭去刀身的血糊，收刀入鞘，若無其事地踏着悠然步伐，離開決鬪場。

距離有民房的街道大約還有二町，卽將彎向有燈火的地點時，伊織回頭。大約二間後有一道小黑影。

「爲何釘梢呢？」伊織不卑不亢問道。

那道黑影一直保持着一定的間隔。

被問之下，黑影大模大樣地走了過來。

浮現在燈火下的是空齋那陰慘的容貌。

「我叫空齋，是不過問世事的閒人。」報告之後，伸出左手，指着伊織的腰。「想拜見您的佩劍，才一路尾隨而來。」

「爲什麼？」

「以我看來必是一把名劍。……我一向喜歡觀名劍之相。當然不必收費。」

「我不給平凡的觀相人看劍相，你對觀劍相有自信嗎？」

「因在下的忠告，及時換掉不吉的佩劍，而保得生命和家庭平安的人不在少數。」

伊織冷笑地聽空齋的高言，但並未拒絕，擧步離開。

空齋認爲對方已答應，也就跟着走了。

回到客棧的伊織並未向鄰室的姑娘和少年報知結果，一走進自己的房間，卸下長劍，倚在床柱，取下水瓶，喝起開水。

空齋不聲不響的進來，請求說：「不知願否讓在下拜見？」

「既然你那麼喜歡，只得成全你了。」伊織冷冷回答。

「多謝……」空齋握劍，口啣懷紙，小心拔劍出鞘。

劍尖指天，然後不動。

伊織雙手交叉望着放在火爐上的水瓶那水蒸氣噴湧的情景，但由於空齋過於冗長的沉默，於是朝他瞥了一眼。

空齋所散發的眼光之淒烈，連伊織也不禁爲之緊張。

漫長的沉默之後，空齋低聲喃喃說：「嗯，是三條宗近」（三條宗近：日本山城國之刀匠，別名小鍛冶。）

「不錯。」象細、中鍛、直紋細、鐵材黑紫、刀稜稍寬、刀身白。

那種白就像以青絹包住白玉，底沉上青，泛浮着白。刀刃華燦，劍鋒細。

那是一把越看心越被吸進刀刃之中的名劍。

伊織對空齋那着迷的樣子露出滿意的微笑。

「劍相如何？」

這一問，空齋才像轉醒似的，重重點了點頭。

「吉相。」

「嗯……」

「但是……」空齋這才定視伊織。「有一處瑕疵，兩顆流星交叉，這是大凶。」

「代表什麼呢？」

「短命之相。」空齋直言。

伊織面不改色，昂然說道：「如果遭遇武藝比我高强的劍客，當然要被擊敗。這對於劍客並不稀罕。」

「您說得不錯……。具有此種瑕疵的三條宗近非常靈驗，遲早要遭遇尅星，請多加小心。」

「你知道那位尅星是誰嗎？」

空齋邊注視着再度審視自己佩劍的伊織，說道：

「是擁有村正劍的人。」

「村正！」伊織反視空齋。「眞的嗎？」

「在下發誓不假！」

「嗯……」伊織那清秀的眉目浮起明朗之色，催促說：「你認識的一流劍客之中哪位佩帶村正？」

空齋毫不猶豫答說：「小野道場的第一高手神子上源四郎。」

逢魔之路

黑兵衛被被罰跪已經將過半個時辰，由於無事可做，於是一根一根的拔着下巴的懶鬍子，排在置於膝上的手背上。

已經排了十幾根了——。

偶而也偷偷瞅一瞅燭台那邊，坐在那邊的那張側臉，完全變成佛像似的，一動也不動。

——奇怪……到底怎麼啦！

黑兵衛搖頭。

雖是自美，但他總覺得自己太善良了。

實際上，他無復像忠僕似的俯首聽命，唯命是從。

主人也沒命令他這麼做。

只是覺得對於她爲主人解圍的恩義，總必須代替主人給予若干報答。

廣姬正在生氣，非常的生氣。

黑兵衛覺得勸撫她，送她回去似乎是自己的責任。

但廣姬却不肯離開竹笠寺的這間斗室。

……又經過了大約一頓飯的時間。

「黑兵衛！」廣姬頭也不回地叫着。

「在。」黑兵衛急忙吹掉手背上的鬍子。

「源四郎殿救的那個女子到底是誰？」

「這……」黑兵衛雖納悶着：年輕的姑娘怎麼這麼疑神疑鬼！「在下已經說過許多次了。在下只知道她懷恨春日局，大概是被撤封的諸侯家的小姐吧……」

「黑兵衛，你隱瞞什麼不講吧！」

「豈敢，在下是世上最誠實的人，這也是在下唯一的光榮。」

「不！你有隱瞞！」廣姬搖頭。

她的目光所懷帶的專心一志甚至近乎瘋狂，黑兵衛覺得心寒。

「絕對沒有隱瞞。」

廣姬不聽。「我不是好騙的。」

「在下並沒欺騙。」

「黑兵衛！」

「……」

「那個女子要嫁源四郎吧？」

「請不要開玩笑，這，這種……」

「不，我知道的。即使尚未談及婚嫁，至少感情也很好。」

「不，她跟敝主人甚至還很陌生呢！」

「別隱瞞了！……如果不是感情好，源四郎殿爲何還抱病騎馬前往駒場野呢？」

「敝主人說他有事要辦……」

「黑兵衛，事到如今你還想瞞我……」廣姬邊說着，忍不住激情，抓起面前几上的香爐摔向黑兵衛。

黑兵衛伸出雙手接住，立時興起不再理廣姬的念頭，但隨即又平息了。

如無這位小姐的出現，恐怕主人已暴屍愛宕山上了。

——不行！要忍耐！忍耐！

「小姐。」

「……」

「我能向您保證的是我們主人還沒有女人，有的只有我這個唯一的僕人。」黑兵衛說着，腦海却掠過美音的輪廓。

「如此的話，源四郎殿爲何救那個女子？」

「這嗎？……這大概叫見義勇爲吧？！」

「想想殺春日局叫義嗎？」

「難道您不覺得很……壯烈嗎？」

「不！」廣姬高聲尖叫，握雙拳自打膝蓋。「源四郎殿是我的！」

——唉呀，簡直發瘋了！

黑兵衛像是害怕被傳染發瘋似的，用他的大手掌抹抹自己的臉。

「黑兵衛！」沉默一會之後，廣姬用鎮定的口氣叫着。但却反而令人不寒而慄。

「有什麼吩咐嗎？」故意做出愚懃的聲調。

「我喜歡源四郎殿，非常非常的喜歡。」廣姬望着遠處，說道。

黑兵衛聽見這種頗具誠懇的告白，才鄭重其事的望着廣姬。

——這位倔强的小姐竟然變得如此哀傷！

「我知道的，小姐。」

「不過，……源四郎殿一點也不瞭解我的心意。」

「……」

「是這樣沒錯吧？黑兵衛。」

「關、關於這一點，在下恐怕無能爲力……」

「那就是了。……他不瞭解，即使瞭解，源四郎殿大概也不會喜歡吧？」

「……」黑兵衛雙手交叉在胸前。

——至少不會喜歡就是了。

「黑兵衛！」叫聲再度尖銳。

「是。」黑兵衛急忙鬆開交叉的手。

「我不管他喜不喜歡！我喜歡他就是了！我到死都忘不了他！」

「在下一定把您的心意傳達給主人。」

「我想再見他一面，親口告訴他。」

「……」

「讓我再見他一面。」

「我也想讓你們見面，不過就是不知道他現在人在哪裏……。而且最近風聲必定也很緊……」

「他和那個女子躲在一起吧！」廣姬單憑想像就露出坐立不安的神色。

「這一點請您放心好了。主人告訴在下，他們會在半路分手的。」

「……」廣姬注意着虛空的一點，思考着什麼，過了一會，孤伶地說：「我要回去了。」

同一天的夜晚——。

每當燭台的昏暗燈光搖曳時，物件映在壁上的大影子便幌動，源四郎躺臥在床上望着，最後也就起身了。

熱度已退，但仍微有暈旋。

源四郎整裝完畢，左手提着愛劍，走了出來。

悄悄坐於爐邊的絲耶，投以驚奇的視線。

源四郎坐下。「謝謝幾天來的照料，想現在就告辭了，」輕輕一禮。

「您……您還沒有完全康復……」絲耶不安地說着。絲耶確也這麼擔心，而源四郎前來告辭時她才從自己一廂情願的幻想中愕然過來。原來絲耶在照料源四郎之間，不知不覺的認爲他們現

在犯案在逃，離開時必然也是一起的。

至於此種心情的深處甚至已產生出對源四郎的思慕之情，可能絲耶本人尚未意識到。

總而言之，源四郎一告別，絲耶不禁也湧起了女人似的哀緒，感到驚惶失措。

「我總不能老在這裏打擾別人，而且我還有自己的事情。」源四郎望着爐火，平靜地說着。

「如果您不喜歡這裏的話，我可以另外再找個地方。您不想再休養一段時間嗎？」

絲耶自知自己的話語是多麼哀怨、寂寥。

「妳的好意心領就是了，我必須現在離開。」語氣極爲堅決。「但是空齋殿說外邊風聲很緊。」絲耶叫喊似的警告着。

源四郎承受絲耶的剛烈眼神。

而源四郎平靜的表情却使絲耶的心冷了半截。

——我不願這樣就跟你分開！我要跟你在一起！

絲耶無聲的吶喊着。

「源四郎，請多珍重……」一揖，起身。

絲耶的心胸像早鐘動悸得又高又急。

但却沒喊出：我不想跟你分開！

源四郎邁步離開時，絲耶像被迫站起似的，不過雙眸燃燒着思緒，除了看看外，不知如何是好。

源四郎伸手要開門的剎那，絲耶靈機一動，出聲叫住：「等一下……」赤脚跑了下來，「這個……請帶在身邊。」遞出白珠。

源四郎避開絲耶那燃燒似的眼光，稍微猶豫了一下，「謝謝。」也就收下了。

——我一定會再見到他！一定的，一定會重逢的！

絲耶突然自我安慰起來。

……源四郎離開了。

回到爐邊，虛脫似的呆然注視柴火的火焰，不知經過多久。

「怎麼啦？」突然有人出聲詢問，回返現實的絲耶才發現那是不知何時回家的空齋。

「神子上殿離開了。」

「離開了！」空齋縐眉。「要是被柳生門人發現，恐怕逃也逃不掉了。」

「……」絲耶感覺心胸激痛難忍。

——已經留過他了！拼命留過他了！

「絲耶殿。」空齋以冷漠的視線盯在絲耶的側臉，臉上露出譏諷的薄笑。「妳喜歡他吧……但總歸一句，命中註定無緣。還是看開一點。」

「……」

「以我看來，他再也活不久了。」

厚雲佈滿整個的穹蒼，是暗夜。

這是騷動不安的時代，闇夜隨着太陽的隱沒，也就帶着深夜的景象。

濠端的路上已全無人跡，只有偶而響起魚兒躍出水面的聲響而已。

城的御門開出小門，送出一隊小行列，前頭的燒籠以赤紅滲着漆黑，令人覺得那是狐火。

漆黑中似乎蕩着煙靄。

轎子是豪華的總蒔繪，窗子印有葵紋。

轎夫四名，轎的兩邊各有兩名伊賀武士，大約一間後有三名蒙面武士跟隨着。

轎子走在官舍區，但並無抬進任何它院的樣子，靜靜的在寬敞的大路中央行進着。

兩邊並列着植有參天高樹的海鼠塀，路上全未遇着任何行人，行列走下緩坡，到達外濠邊。

「停！」

聲音來自轎內，轎夫小心翼翼的把轎子安放在地面。一名伊賀人把拖鞋放在轎邊，並開轎門。

走出來的人物用白絹蒙面，身穿葵花紋的衣衫。

後面的武士之中有一人走過來，那人便說道：

「但馬，今晚讓我一個人幹！」

「不可以。」出聲拒絕的是柳生宗矩。

「不，無論如何我也要單獨一個人幹！」大將軍家光執拗地說着。

「大將軍。」但馬守壓低聲音。「外間的謠傳正有增無減，如您爲了試新劍，在下但馬守自當隨侍在您左右，不可遠離。」

「我的本領眞的那麼拙劣?!」

「不是的。那些前途茫然的浪人成羣結隊在路上徘徊遊蕩，我們不可不防點萬一。」

「那更好！你不是教我以寡敵衆的獅子亂刀了嗎？」

「大將軍……」但馬守正想厲聲勸止家光的我行我素。家光却頭也不回的邁步離開了。

這是偶然。但如以後再來回溯的話，這可說是一個上天的安排。

源四郎藉助外濠的水面所蕩漾着的那種說不上是光線的微亮，正走在這條路上。

宏壯的官邸的海鼠塀已盡，而走到一座林子時，源四郎覺得有某種東西接觸了本能。

並非眼睛或耳朵有所察覺。

完全異於常人的感覺剎那間便能正確地捕獲匿於暗處的殺氣，那是源四郎多次出生入死的經驗所感受的。

那是連源四郎自己都不知怎麼形容才好的全身性的，本能的反應。

——來了！

知道的剎那，五體的神經也已開始防備它了。

但姿勢、步幅、步速絲毫不變。

不過現在的源四郎並無對付强敵，發揮凄然之劍氣的體力。

——誰呢？

這是問題。

如只是一般的攔路街斬，並不須要如此的躲藏。

其中必有蹊蹺。

非比尋常的殺氣，這一意識閃入腦中。

往常的源四郎，一向隨着匿藏之敵的殺氣而像電光一般湧起因應於此的力量，但現在却感到那種力量不足。這就是意味着匿藏之敵的殺氣非同小可。

又緩緩走了數步。

森然寂靜的漆黑林中並無任何動靜。

——神經過敏吧?!

正以爲是病體初癒的神經的錯覺時——

大約二間前的路上從林中出現了一道黑影。

而且從腰間有一把劍閃動着，並已把持在手中了。

——原來如此！

源四郎恍然大悟。

現身的敵人並非什麼三頭六臂，厲害的是匿在林中的人。

「浪人！」家光高聲叫着。「把命交出來！覺悟！」

「……？」源四郎用他那一雙擅長在黑裏觀物的眼睛看出對方並非一般的旗本，驟然之間，也就更加全神灌注起來。

「去了！」家光舉劍青眼，步步逼近。

源四郎看出那種青眼的架勢中具有柳生流獨特的緩慢的浮沉。

——民間的謠傳果然不差！

源四郎也聽人說過大將軍在攔路街斬的謠傳。

假如眼前的人就是大將軍的話，那麼匿在背後林中的人當然就是柳生但馬守。難怪林中散發出來的殺氣那麼不同凡響。

——太遺憾了！

源四郎咒罵自己的病軀。

如若保持往日的健康身體的話，這正是挑戰但馬守的絕佳機會。

往常的源四郎自信不會敗在但馬守的手下。

——今晚，這裏是我的死地嗎？

未被當做歹徒緝拿，而成爲大將軍試刀之鬼，源四郎頗覺啼笑皆非。

——但是！

源四郎聚力於丹田。

——總不能輕易讓但馬守殺掉！

內心堅決地告訴自己。

家光縮短間隔，發出恫嚇的喊殺聲，舉劍大上段。

源四郎仍然閒散的垂着雙手，不動。

他發覺但馬守已走出林中，在背後——路上，於是將鬪志送往該方向。

但馬守發覺源四郎後背無懈可擊，不禁暗暗稱許。

家光正要砍出初犢不怕虎的一擊時，但馬守朝源四郎的後背發出淒厲的一喝。

源四郎並沒被那一喝嚇着，向前大跨一步，並拔劍，把家光的劍打掉。

下一剎那——。

源四郎的瘦軀向後轉，正對但馬守。架勢是陰形。

飛離家光雙手的劍，舞在夜空，落在遠遠的濠溝，發出鈍重的水聲。

「如何，但馬守！」源四郎把充塞病軀的神氣發出這一問。

但馬守這時也拔出愛劍，採青眼。

他從源四郎出劍的身形中看出鬼氣攝人的淒絕劍氣像火焰一般幌動着，不禁一陣心驚。

那簡直就是宿敵小野忠明復活起來向他挑戰。

而且源四郎那種陰形的架勢分明就是小野忠明承自其師一刀齋的「一刀流水月秘法」。

陰的架勢原是守勢。但現在源四郎那劍尖朝暗天而使劍直立的靜止相，並非爲了防禦的難破難攻的守勢，而是預告完全捨身的令人駭怖之一擊。

所謂陰的架勢一般是把右肘貼於腋下，而源四郎則把左肩朝後拉，右腕繞過胸前，左肘貼於腋下。

也就是完全使右半身成爲空門，誘敵朝此一擊。

使對方掄下一颯的劍風、及配合它朝右橫掃的一條白光——。

電光石火之間的遲速便構成勝負的分岐。

但源四郎要使用它便必須把自己的五體溶進但馬守的刀圈內。

此處就是一刀流被評爲不要命的狠暴淒烈之處。

是劍禪如一的柳生流最忌避的處所。

一步接一步毫不拖泥帶水……就像在地面滑行一般而且極爲緩和地、源四郎開始迫近但馬守。

同時、源四郎的長劍也一點一滴地朝側面傾倒。

進身和倒劍——此動作在漆黑中成爲精巧、美妙的如一畫面。

但馬守像生根於大地似的，固着於原地。

不知不覺間，空中厚雲已退，星星露臉。

假如源四郎能夠把神妙的動作，自然地運入但馬守圈內的話，或許他那把劍可橫掃但馬守的身體。

五官自不在話下，連毛髮、指甲、所有的一切都全部動員了。即使源四郎身經再多異常的鍛鍊，病軀還是勝任不了的。

主動前往攻擊實在太過勉强。

大約滑出了五步，源四郎的全身似乎覺得被澆冷水似的惡寒來襲。

瞪大雙眼極力想加以忍住的源四郎却覺得似乎被對方那開始逐漸大大浮沉的劍氣吸進去的錯

覺。

爲了拂掉這股氣勢，源四郎咬牙用力屏息。

然而却因此，剛才那平靜如水的動作却產生稍許的破綻。

但馬守豈會顯出這種漏洞？

此時若非家光高聲大叫「但馬，殺！」，但馬守必定像風一般躍來，把源四郎劈成二半。

家光的叫喊反而妨礙了但馬守。相反的却使源四郎猛然發動捨身的攻擊。

以無言的氣勢貫透漆黑，源四郎從不滿一步的距離出擊。

若是一般的劍客，要接住或躲過那淒然的橫掃是不可能的。

但馬守已獲得識破源四郎之破綻的餘裕。該餘裕在倉卒之間告訴他跳退半間的益處。

源四郎把徒然在夜氣中發出劍風的長劍返燕地收回爲青眼，實在快得神奇。絲毫不給但馬守有反擊的空隙。

但——。

採取青眼、叫聲「來！」的剎那，源四郎的心身像被巨槌砸碎似的，不得不崩潰了。

但馬守冷冷觀看着搖搖幌幌徐徐前傾的源四郎。

「但馬！」家光眼看對方已幾乎蹲了下來，而但馬守却還擺着架勢，不出劍的樣子，頗覺焦躁。

「怎麼啦？」

「不能比武了。」

「什麼？」

「他有病。」

家光大步走到但馬守身邊時，源四郎好不容易才止住那有如跌進地底的意識，用戰抖的手把劍放在膝前。

「殺吧……！」

但馬守對源四郎那種從容的態度，更加另眼相看。

「叫什麼名字？」

源四郎把左手按在膝上，支撐身子，不慌不忙報說：

「神子上源四郎。」

「……唔！」但馬守一愣。

——神子上源四郎就是他！

早在幾年前就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了。

因爲道場派往駿府的奸細不斷傳來被殺的消息，由此可知柳生一門有着極爲可怕的敵人。

當初接獲四名從小野道場移來的武士在駒場野被殺的消息時，還以爲是當主小野忠常的所做所爲，登時便看出：兩門終於演成流血之爭了！

但神子上源四郎回江戶的消息證實無誤時，但馬守便直覺；是那個小伙子幹的！

但馬守獲悉左馬介憲嚴在愛宕山襲擊源四郎失敗的消息，更有感於對方本領的非凡。

左馬介所率領的那七名高手，個個在道場都可獨當一面，充任臨時教練的。

據說神子上源四郎被那七把劍包圍，竟能從容不迫，並使其一人無暇防禦，仆倒血泊下……。

據說源四郎在此之前已跟同門的高垣彌九郎決鬪，消耗了大量的體力……。

「神子上源四郎……好像有點印象。」家光說。

但馬守在這一瞬間強烈的覺得：不要殺這個青年！

那是身爲劍客之人的微妙又複雜的心理。

至於故意放人情，那是一點也沒有。

只是要把一位具有稀世的天賦而且又經過相當琢磨的青年從這個世界上抹消，實在覺得太可惜了。

「大將軍……」但馬守繞到家光面前，像袒護源四郎似的，行禮道：「此人是小野忠明秘藏的弟子。」

「喔……」

「恐怕是獲傳忠明的一刀流水月秘法的僅有的一個人。」

「眞的嗎？」

「如您答應的話，今日何不放了他，改天再喚到御前，表演水月秘法，對此道利益之大是無法估量的……」

「那也好。」家光慷慨應允。

這一來——。

源四郎徐徐抬起低垂的頭，拒絕說：「神子上源四郎不接受柳生但馬守的恩惠！」

「不是恩惠，要分勝負暫延後日。」但馬守口氣嚴厲，說道。

這時，有幾個部下提燈籠走了過來。

柳生道場的高徒藉着燈光，審視源四郎，不禁「噢」了一聲。

「老師！您知道這人是誰嗎？」

「……」

「就是前幾天救走那位刺殺春日局殿的姑娘，騎馬逃走的那個歹徒呀！」

這名高徒雖不知那就是神子上源四郎，但當天却在駒場野擔任護衛春日局，曾目睹源四郎救走絲耶。

大約就在此時，林中的小徑有二條黑影在移動，小徑是通往外濠的馬路。

照路的燈籠像水波樣的上下搖擺，那是因爲拎着它的人每走一步便大大的朝側面傾斜着。

那是黑兵衛。而跟在他後面的人是廣姬。

「噢……」黑兵衛停脚，透過樹間的昏暗，觀看路上的光景。

當那邊的燈籠照出其中一人的臉形時，黑兵衛立時直覺這便是他！

大約二年前，黑兵衛曾在隅田川的河畔見過大將軍家光在浮橋上監督旗本游泳。

當時，隅田川連一座橋也沒有，只在大將軍舉行慶典時才臨時搭建浮橋。

因爲有些閣老認爲架橋樑有害江戶城的安全。

第一座橋（兩圓橋）建於很久之後，萬治三年，明曆的大火就是因爲沒有橋、城下的老百姓

無路可逃，呈現一片死於火死於水的現世地獄，事後幕府才毅然決定造橋。

不過，雖然沒有橋，但住在市中的老百姓行動是很自由的，即使大將軍舉行慶典，老百姓也可在附近觀賞。

黑兵衛認得家光的臉孔。

——不錯，就是大將軍。

「怎麼啦，黑兵衛？」廣姬在後面問。

「前面暫時行不通啦！」黑兵衛搖頭。

廣姬也凝眸注視。

二人正好瞧見有一個被繩索捆綁的人被從地面拉站起來。

——噢！

黑兵衛暗暗叫苦。廣姬也同時張大了嘴。

燈籠的紅光清清楚楚的照着那個人的側臉。

「黑兵衛！」廣姬禁不住抓住黑兵衛的肩膀。

「小姐，急不得啊！柳生但馬守也在場！」黑兵衛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嚴厲制止。

邪教

「啊，白鶴！」大聲嚷着，從檜林中躍出的小軀逕自奔上不算陡的丘陵斜面。

一對停在頂上草叢的優美整潔的夫婦鶴，讓少年奔至大約二間前，才展開大翅膀，輕飄飄地飛起來。

「呸！」少年撿起小石子丟過去，並回過頭叫了聲：「美音姊！」

美音手拿市女笠及枴杖，站在丘陵下。

「修太郎，那邊沒路，從這邊走才對呀！」

「我在上面休息一下。」修太郎不聽，坐了下來。

走經上野，已一個時辰了……。

剛才茫茫的武藏野是一望無際的樹和草。

而現在緩緩起伏的丘陵却只散佈着若干脫葉的雜樹，是一幅淡淡的冬色。

在薄曇的天色下，已沒有一根活的草木了，蕭條的景色使來自江戶的少年和姑娘感喟起來。

「美音姊，清光寺離這裏很遠嗎？」修太郎拔起一根枯草，咿在嘴裏，以不服的口氣問着。

「不遠，馬上就到了。……瞧那邊有座稍尖的山丘，山丘的對面就到了。而這一帶也已經是

豐島郡了……」

「嗯……豐島，豐島是美音姊祖先的罷?!」

「是的……」

「統治這麼大的地方呀，被德川家康打敗的嗎？」

「不是的，遠在德川殿來此之前就被打敗了。」

「被誰打的呢？」

「太田道灌……」美音指着東南一角。「那邊有一座城叫平塚城，雖說非常堅固，但被太田道灌用火攻攻下來。接着練馬城、石神井城……」

修太郎緊閉着薄唇聽着。「現在輪到江戶城要被攻打了。」

美音一驚。「不許這麼講，修太郎。」

「誰說的築城耀武揚威已經三代了，難道不可能出現比他們强大的武將，消滅他們嗾？這是一定的。」

「修太郎！」美音露出少有的嚴肅表情，注視着少年，說道：「古時候的中國有一本叫「戰國策」的書，書上有這麼一句話，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知道嗎？過去那些被消滅的武將，都是一心一意想完成自己的野心，行霸道，因此達到目的時，也就必須拱手把地位和權力讓給下一位敵將。……這是不好的。管子曾說，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戰爭是折磨人民的，爲了一個武將的野心，不知要有幾萬的人民受苦受難。……戰爭已經太多了，現在好不容易才有和平，因此我們必須期望幕府那些人今後施行仁政，造福百姓。」

「但是……但是那些主君被德川消滅的那些亡國之臣怎麼辦呢？難道要忘掉仇恨，當個老百姓嗎？這不是武士之恥嗎？武士呀！武士有武士道的呀！至君被殺，豈可躲在一旁哭泣?!」修太郎越說越激昂。

「修太郎……」美音靈機一動，換個方式，溫和的說道：「你認爲武士偉大，老百姓就下賤嗎？」

「武士不惜生命，在主君的馬前陣亡。而老百姓只是挖土，種米種麥而已。」

「因此陣亡就偉大，種米種麥就下賤嗎？」

「總歸一句，生爲男子漢大丈夫，想當武士才是應該的。」

「這倒不錯。不過，餓肚子是不能打仗的。就是有老百姓種米種麥，才能打仗。……不，武士應該爲了讓那些種米種麥的老百姓過着和平安樂的生活，而保衛國家，而跟敵人打仗。」

「好了，別講了，就算江戶城不會被攻打，就算德川永遠統治天下好了。」修太郎憤然撿起石子，用力丟開。

「對不起，修太郎。我不是在責備你。」美音遠望枯冬的原野。「就是因爲世代當武士，我的祖先都死在刀下！……」

祖父豐島兵衛尉賴重參加豐臣秀吉征討小田原北條氏，陣亡於忍城的攻略戰中。父明重在殿中刺殺老中井上主計頭正就之後自殺。就因此罪，長子主膳正繼重也以十四歲的幼齡，追隨父之後，切腹自殺。

當時，弟弟聆聽上使的殘酷宣告時，美音正留在鄰室。

「令尊大人非常壯烈。……你是豐島家最後的長男，也應堂堂切腹。」

美音忘不了聽上使如此說時，內心所興起的强烈反感，及全身的戰慄。

——弟弟爲何必須背負父親的刺殺罪呢？

美音不明白。

父親因何難忍的隱情而刺殺老中，倒無人去追究，反過來却要十四歲的弟弟切腹，實在是令人難以折服的處置。

十六歲的美音不得不唾棄人們所制定的規律。

母親姊姊美音都不得看繼重切腹，擔任介錯的柳生道場的高徒戶澤新八郎掄下一刀時所發出的尖銳喝聲響澈緊張萬分的屋內時，三人都像身受刀斬的衝擊似的閉下眼。

檢使進來，告說：「壯烈的成仁，不愧是武藏名族的後裔，衷心佩服。」時，美音雖不知母親和姊姊作何想法，但她則在內心重重搖頭，無聲的吶喊道：弟弟爲何要生在武士之家！

美音現在把修太郎當成不幸的弟弟，因此期望修太郎能有和平的未來。

大約又走了半個時辰——。

穿越原野，繞過丘陵下，正要順着一道溪谷走時，兩人突然同時停下脚。

——那是什麼？

疑惑的眼神相接。

楓林中飄來悠揚的樂聲，不似笛也不似簫。那種音調是從來沒聽過的。

透過樹間一看，只能看見屋頂。

「過去看看。」修太郎立刻要把好奇心化成行動。

美音却舉足不前。

他們想抄近路才走上這條秘道，距離官道頗遙遠，可說是偏僻地區了。而這所宅院顯然是故意遠離人跡的呢。

「算了。」美音想勸止修太郎。

但修太郎不聽。

「不要緊。……反正已經中午了，向他們要點吃的東西不就行了……」

那種樂器的旋律的確够哀戚動人的。

美音被修太郎硬牽着手，走進楓林，但內心却稍有不安的預感……。

「哇！」修太郎到達視野可盡收閒寂宅院的地點時，不禁嗡起小鼻。「好像是大官的隱居地呢？」

連少年都看得出它具有不容侵犯的品位。

「修太郎。」美音望見門扉緊閉，也就拉住修太郎的手。「算了吧！」

「不要緊的，已經到這裏了，進去，進去，別擔心。」修太郎勇往直前，開始叩起門。

「有人在嗎？」修太郎竭聲一喊，樂着也隨着戛然而止。

宅院極富風雅，令人覺得是高官顯貴因愛好野趣閒寂的景緻，酷愛茶道，而特地在此林泉中蓋起的茶邸。

微香飄來，美音身爲不速之客，現在更形忸怩了。

修太郎毫不介意，連連叫了幾聲門。

裏面傳出清越的聲音，走廊盡處的板門開了。

是一位氣質高貴的中年婦人。

瞥見美音和修太郎的瞬間詫異地稍微駐足，但隨即便走出來了。

「請進。」，進房後，那婦人單膝曲觸榻榻米，雙手重疊置於另一膝，是官位高的夫人應對身份低的訪客的姿勢。

美音謙恭有禮地表示他們在路上聽見美妙的音樂，情不自禁的前來打擾，此外也想借一餐緣飯。

婦人和藹的表示歡迎，並喚婢女出來帶路。

美音和修太郎繞過土底的袖壁，進入庭園。

陽光透過樹縫，照在引進溪水的細流上，頗富野趣，走完苑路，是一片舖着石塊的地面，並有精巧的座椅。

「請二位在此休息，馬上捧茶來。」婢女引他們來此，又折回去了。

「美音姊，剛才那位大嬸很有風度，好像是大官的夫人吧！」

「以前大概是……」

「自己一個人住這種地方?!」

「大概是吧……?!」

「實在太無聊了……女人眞虧，家亡之後就必須單獨住在這種地方。」修太郎說完，才發覺說溜嘴，輕輕打了一下額頭。「啊，對不起！美音姊。」

「沒關係，修太郎，不錯，女人實在無聊。」美音雖這麼說，但內心却嘯嘯：但是，我也知道女人的幸福。

因爲腦海中浮起了源四郎的面影。

——到底在何方呢？

面影自腦海中泛起之後，也引起心中一陣迷惘。

身在離江戶這麼遠的地方，內心一隅頗感後悔，因爲重逢源四郎的機會也少了。

連自己也覺怪異。對只見二次面的人，竟日日思念如此之深……。

對方恐怕不了解自己的心意吧！

那也好，令她如此自語的是感到病弱之身再也活不了多久的達觀。

美音失掉父、母、弟時，已自覺人生中不再有幸福光臨了。

因此念頭，清純的天性也愈形透明清澈了。

而偶而飄然出現的源四郎却像一束陽光的箭芒似的，在她孤獨的心底注入極深刻的印象。

不，應說酣睡在心底的東西被那光線喚醒了。

然則，心湖的表面並無任何漣漪擴展。美音的態度，舉止仍無異於認識源四郎之前。

這是美音悲哀的所在。

美音即使此後永遠沒能再遇見源四郎，想必也能悄悄活下去，直到迎接平靜的死亡。

婢女送茶來。

此時修太郎已在大啖炒飯了。

美音道謝，接過茶。

修太郎先飲了一口，問說：「那位大嬸是誰？」

婢女默默，只報以微笑而已。

男孩一塡飽肚子，是靜不下的。

「啊！修太郎。」等美音發覺時已來不及了，修太郎已跑在苑路的另一端了。

美音本想追去，但還是作罷，就在原地等候了。

修太郎對那種樂器興起無限的好奇，想瞧個究竟。

來到正屋廻緣的修太郎，偷偷爬上去，把眼睛貼在柱子和紙門的細縫。

在偌大的客廳，那位中年婦女背向修太郎坐着。

眼睛注視着掛在壁上的畫幅。

——什麼玩意兒？

映在修太郎眼中的是幅稀奇古怪的圖畫。

畫中的主題是身穿純白長衣的美女，手中抱着赤裸裸的嬰孩，而那一頭豐富，波捲的頭髮是

銀白色的，後面是燦然的金色圓光。而流蕩在長衣下的白物，好像是雲朵。

不僅如此，定睛一看，背景的青空的雲上還站着一位伸出雙手的人。

——有點像阿彌陀佛，不過……。

修太郎心想那是怪佛像。

再仔細一看，婦人的手中分明握着唸珠，修太郎才敢確定那是佛像。

而且婦人還細聲的唸唸有詞。

「在天的父，願藉您的聖名……就像我們所想像的天堂一般，但願地上也能如此……今天請賜我們天天所須的營養……就像我們原諒他人，也請寬恕我們的過錯……阿門……」

——好怪的經文！

「……在此向聖母瑪莉亞致最大的敬意……願最後也能拯救我們壞人……阿門……」

——噯喲！她說自己是壞人，那位大嬸是壞人?!

修太郎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時，外面傳來馬蹄聲。

剎時——修太郎快得像一頭野生動物，躲到袖壁之前的石燈籠後面。石燈籠周圍種着許多木賊，從正面不易發現。

雖沒做什麼壞事，根本無須藏匿，但少年的敏感本能却使他如此做了。

進門的是三匹馬。

個個都以黑布蒙面，看來是藩士的樣子。

前面的人先下馬，體格高大，超過六尺。

那人對後面的二人低聲講什麼話，那種話是一種奇怪的語言。

修太郎從石燈籠後面偷偷窺視繞過袖壁的那三個人——一看之下，幾乎叫出聲來。

因爲那位走在前面，體格高大的人，他那深陷的雙眼窩是藍色的瞳仁。

修太郎終於明白那些懸掛在客廳牆上的畫了。

——基督教！

小胸膛激跳着。

基督教對一般人來講，已如瘟疫一般，忌諱得不得了。

——這是基督教的隱宅！

修太郎覺得眼前有點發黑。

——怎麼辦？不去通報美音姊不行！

此地剎時變成陰慘，殘忍的宅院了。

修太郎認爲勢必賭命逃離此地。

——畜牲！

連腋下似乎都在淌汗了。

那三個人不知修太郎躲着，一進客廳，就取下黑布。

一個外國人，其他二個容貌端正，一看便知是某地方的舊家臣。

外國人一就座，便以生硬的口氣說着：「不行，不行，志津女……」邊說邊搖頭。

那位被稱做志津女的婦人，眉間閃過陰翳，聲音悲痛的說：「不行嗎?!」

「妳猜的沒錯。」外國人說。

江戶的基督徒仰之爲傳達上帝福音的聖者耶穌會傳教士傑安·葛雷克——日本名字壽庵的就是眼前這位魁偉的人物。

自薩比爾開教以來，日本的基督徒已遭受幕府的大力彈壓，即將全滅。

傳教的初期以九州和上方京阪地方爲主，直到豐臣秀吉發佈禁令爲止的四、五十年間，日本的西半部到處都可發現基督徒、教堂、學校、醫院等。

秀吉在京都特賜一塊土地，建有富麗堂皇的教堂「天使的聖母」。

另長崎建有大規模的醫院，收容患者在百人以上，據說也有許多日本人參加，捐助此項慈善事業。

秀吉突然發佈傳教士驅逐令的是天正十五年。隨着統一天下，似乎也想剝奪信仰自由的樣子。但秀吉的措施勿寧說是一時興之所至的成份居大。

接着執掌天下的家康，彈壓基督教的意圖也頗强，但另一方面，却採取利用外國傳教士以促進海外貿易的政策，因此在某些方面顯得很寬容。

禁教會已經發佈了，而且九州各地有加藤清正那近乎瘋狂的仇視，迫害、殉教的事件頻傳；但在江戶，家康因海外交通的緣故，厚遇着傳教士。

據說擔任翻譯的傑安·羅特里等人可自由進出京都或伏見的城門。而本多正純常袒護傳教士

向家康說情。

慶長十年，全日本約有五千五百人新受洗禮。

當家康把大將軍之職讓給秀忠那一年，對基督徒而言，象徵着多難命運的來臨。

秀忠一方面逮捕江戶市中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却厚遇身爲外國使節的傳教士。

江戶的八丁堀尙有一所叫「玫瑰的聖母」的教會，淺草也有法蘭西斯克會的事業之一的痲瘋病患收容所。

但保守氣息極濃的秀吉已逐步在勵行禁教令了。

最初的大迫害於慶長十七年，在駿府和江戶爆發。

秀忠獲悉旗本之中有人受洗，大爲激怒，下令徹底調查，同時也下令毀壞教堂。

但此時旗本中的要人原主水潛逃，因而幕府便定下每年突擊式的搜捕方針。

翌年，終於有交易使節的傳教士之一的梭羅，連同二十七名教徒被捕。二十七人之中有武士也有工匠、門衞。

這一年，各地方搜捕或處死的情形不多。

由於大阪冬之陣的開始，迫害情形稍爲緩和，傳教士們竊喜爲活動的良機，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豐臣滅亡，德川氏名符其實的掌握天下的權威，爲了表現其爲政之峻烈，彈壓基督徒是最佳的方法。

此外，外國通商方面，荷蘭和英國後來居上，已逐漸奪取先來者的勢力，因此幕府不必再利用傳教士來做爲進行通商的目的。

傳教士不得再到日本，此後傳教的工作進入潛伏狀態，暗中傳教，抵抗迫害。

不過，秀忠的政策仍止於捕縛江戶、京都、大阪的信徒，做爲殺鷄儆猴。而西班牙王的使節前來時，秀忠已不再歡迎，拒絕接見，不受贈品，將之逐迫，以此做爲恫嚇傳教士的間接手段。

元和九年，家光繼三代將軍之位，他的彈壓是殘酷嚇人的。

爲了讓普天下的老百姓認識大將軍的威光，迫害刑罰特別莊嚴隆重的舉行。

這一年，旗本中的要人原主人以下五十餘人連同安傑利斯，卡爾貝斯二位傳教士一起被捕，在芝之海岸（現在的田町九丁目）上火刑，殉教之慘據說引起旁觀的信徒情不自禁的跳進竹柵內，要求一起燒殺。

家光聽說信徒之中也有一名御小姓，於是揚言說：

「數年之後，我要使全日本沒有一個基督徒。」

而此時江戶尙有信徒數千。

寬永元年，有五男七女遭火刑，在監牢的死者的屍骸也被丟進火中。

寬永三年，痲痺收容所被毀，患者六十八人下獄，全都病死。

寬永六年，一對夫婦及兒女共計十三人，遭水刑。浪人中川清左衞門被浸水三晝三夜，最後被以竹刀鋸頭，直到斷氣還一直唸着耶穌。

寬永八年，有五個家族上火刑，未滿週歲的女嬰在父母面前被殺。

……諸此暴行，不勝枚舉。

最後，幕府終於頒佈最苛酷的政令，於昨天公佈在江戶各十字街口的告示牌上——

那就是江戶全市民的改宗，及舉行踏繪。（踏繪：木版或銅版上刻有聖母像或耶穌十字架像，驅逐大批市民前來踩踏，不敢踏者便是基督徒。）

同時定下懸賞，密告傳教士者賞銀二百枚，信徒一百枚。

而且，如有嫌疑者，將株連全家，同處火刑。

如有人對此政令張貼譏諷之標語者，將視同信徒處刑。顯然，這張佈告是對基督徒的最後通告。

客廳持續着悲痛的沈默。

志津女深深嘆一口氣，喃喃說道：「爲了維護大將軍的尊嚴，不知已有幾萬條人命被送到上帝身邊！」

壽庵葛雷克望着志津女那無血色的臉，什麼話也說不出。

其他二人也低着頭，不動。

最後，壽庵的口吻說：「志津女，何不到長崎去？長崎暫時還算安全。」

但志津女搖頭。「我要留在這裏。」

「但是……這裏遲早也會被發現。」

「江戶不是還有上千的信徒嗎？那些人不管遭受何等迫害，想必是不會逃離江戶。」

此時，一名武士使勁望向庭院。

「誰！」

響自緣側的喝聲和修太郎脫兎似的奔出幾乎是同時。

「慢着！」武士飛撲出去，想逮住修太郎。

猿臂搭上肩的一剎時，修太郎腰間的小刀也劈出。

因低估對方是少年，武士嗯了一聲，右手臂已湧出血泉。

另一個武士也吼了一聲，跳進庭院。

「想抓我嗎?!」少年面臨此等危難，熱血沸騰，又回返回野性的狂暴。絲毫沒有恐懼。

先裝逃，跑了幾步，便轉過身，弓開雙腿，「來！」舉小刀青眼。

無論是鬪志、或架勢，都足够叫那兩個武士吃驚。

「小朋友，刀子收起來！」

「不行！你們這些是基督徒，是破壞天下御汚的人！」

走出緣側的志津女，看見那小小的身形，不知想起了什麼，發出一聲不小的驚叫聲。

武士因徒手捕捉的棘手而互照了一眼。那位手臂掛彩的武士跑了開，携了一把六尺木棒來。

此時美音緊張的沿細流的苑路趕來。

「修太郎！」美音站在二間前，拼命的叫，叫得聲都啞了，腰都彎了。「不，不行呀！修太

郎！不行……快把、刀子、收起來……」

但修太郎却暴着眼，咬着牙，不放鬆架勢。

「美音姊！這，這些人是基督徒呀！」

「什麼？」美音也愣了。

志津女走下庭院。

「對不起，由我來。」志津女對那二位武士說着，也就走到修太郎面前。

修太郎在瞪視她那清雅的外表之時，也逐漸放下小刀。

「我有幾件事情想請問你。」

「什麼事？」修太郎反抗的擺起架子。

「你叫什麼名字？」

「哼！要問人家的名字之前應先通報自己的名字才對呀！」

「噢！對不起。我叫志津女，以前是西國的諸侯家。」

「我叫室伏修太郎。她是美音姊。美音姊的祖先過去是統治這一帶的豪族呀！」

志津喃喃重覆唸幾遍「修太郎」，但似乎憶不起什麼。

「家鄉呢？」

「若狹。」

「啊！若狹！」志津女臉色一轉。「你是父母親在若狹養大的嗎？」

這一問，修太郎立刻顯出憤慨的樣子。

那是因覺得被侮辱，而表現出強烈的反感。志津女由於一時太過心急，而觸犯了少年的敏感神經。

修太郎對黑兵衛、源四郎、美音，都率直的表示他被棄於小濱灣的赤礁崎，但對眼前這位陌生的貴婦人，現在却感到某些反感。

「當然有父母親，才會出生，長大呀！」大聲叫喊着。

「噢！是，是……」

「我的父母親還在世呀！我的父親是堂堂的武士，以前是大谷吉政大人的旗本呀！」

「……」志津女困惑、噤口。

一直在觀察志津女表情的美音，從後面把手搭在修太郎肩上，細聲說：「人家大嬸好意問你你怎麼……」

修太郎幌動肩膀，甩開美音的手。

「那位大嬸明明想打聽我是不是孤兒，我不僅不是孤兒，我父親還是大谷吉政大人的右手呢！」修太郎瘋狂似的叫嚷。

「修太郎！」美音拼命抱緊修太郎。

志津女反省自己的態度，行禮道歉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輕視你。」

修太郎鼓着小鼻，嘟起小嘴。收刀入鞘，催促說：

「美音姊，走吧！」

美音走到志津女面前，道歉說：

「小孩子年紀小，不懂禮貌，還請多多包涵。由於我們的打擾，竟帶來這麼大的麻煩，敬請原諒。我們現在正要離開江戶，因此您們擔心的事，也請不必多掛意……府上的事，我發誓決不對外人提。」

志津女悵然微笑說：「妳既是豐島家的後裔，本應促膝暢談一番，在此分手，恐怕再難見面了。妳看起來虛弱，還請多多保重。」

修太郎早已大搖大擺走出大門了。

美音頻頻回頭行禮。才加快脚步，追趕修太郎之後。

志津女悄悄回到客廳時，壽庵低聲說：

「那個少年很像妳。」

志津女沈默一會，才答說：「大概只有上帝知道吧！」

另一方面——。

抵達野外之後，美音責備說：「修太郎，爲什麼對那位大嬸撒謊呢？」

修太郎狠狠踢走一塊石子，答說：「不知怎麼搞的，我就覺得氣憤不平！」

奔向光明

源四郎倏然甦醒。

身在墨般的漆黑中。源四郎能感覺出漆黑具有如同黃泉國黃昏的微光似的不可思議的光輝，這似乎是源四郎的神經尚未衰頹的證據。

身體躺在草蓆上。草蓆下是泥土，冷氣刺骨。

——好像是牢獄，會是地牢嗎？

暫時不動地在漆黑中睜着眼。

想到的並非被捕的狼狽，而是慶幸自己仍活着。

——但馬守沒殺我。他打算怎樣呢？

心中有着水一般的冷靜，是生命的力量。

源四郎深呼吸。是潮濕而帶霉味的夜氣。

「醒來了嗎？」黑暗中有人出聲。

源四郎並未察覺，其實身旁是有人的。

「那一位？」源四郎起身，凝聚眼力，但看不見什麼。

「我來點燈。」對方說着，也就悉悉絳絳的動着。不久響起擦火石的聲音，緊接着那邊滲出燈光。燭台邊坐的是年紀不定，篷髮蔽衣的人。

源四郎看出其雙眼烱烱有神。

「你被抬進來時，發着高燒。好得眞快呀！年紀輕，身體又好，實在令人羨慕。」囚犯慢慢的說着，髭鬚之中露出微笑。

「這裡是什麼地方？」

源四郎一問，囚犯稍詫異地反問：「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被捕之後就神志不清了……」

「我們信徒只被關在這個地方。」

「信徒？」這一來換到源四郎詫異了。「你說信徒……？」

「噢，那你不是信徒？」

「……？」

「那就難怪了。這裡是小日向監獄，專關基督徒的。」

——基督徒監獄！

源四郎愕然。

——我爲何被關進基督徒監獄呢？

「實在想不通！」源四郎叫喚。

囚犯也不解。「你會不會是被誤當做信徒？」

「不可能。我被捕的理由很明白，而且對方是柳生但馬守。」

「嗯……」囚犯稍作思考過後，說：「如果理由無法公開，而需要秘密收押起來，這裡是最適當的地方。但馬守當然會想到這裡，因爲隔壁就是柳生家的下宅……」

經他這麼一說，源四郎才明白過來。

——原來隔壁就是但馬守的下宅。

但馬守大概要求將軍不要把這位俘虜的身份公開。以大將軍看來，本來是做爲攔路街斬的犧牲品的，當然不致於拒絕但馬守的要求。

「我叫神子上源四郎。」源四郎正坐，通報姓名。

「神子上，是否小野次郎右衛門殿的親人？」

「是的，那是恩師賜的姓。」

「哦……原來如此。」囚犯眼眸閃爍光芒。「次郎右衛門殿以前曾跟我一起在林家的道場接受道春先生啓蒙的。……對了，我叫原主水。」（林道春：原名林羅山，江戶幕府的儒官）

「噢？」源四郎驚奇的再度審視對方。「聽說您去年被捕，並在藝之海岸上火刑了……」

囚犯對此一傳言發出落寞的笑聲。「不錯，在這裡的有如行屍走肉。但也確確實實是我原主水。……上火刑的是替身。」

「……」

「幕府讓我活着是想利用我以便一網打盡江戶的全部信徒。」

這位身爲旗本，歸依基督，而成爲江戶方面基督教主要的人物，首次被捕是慶長十七年——也就是二十年前。

然後越獄逃亡駿府，四年後又被捕。但這一次背部被烙印，處以放逐，總算沒有生命的危險。

再次在江戶被捕的是十年前——元和九年。

如果被處火刑的是替身的教徒，那麼此人在監牢也已十年了。

對於他那不退讓的信念，源四郎眞是由衷的欽佩。

「想請教您……」源四郎注視主水。「我實在無法瞭解維護宗門竟然那麼重要……」

「這就像我們無法瞭解幕府爲什麼那麼瘋狂地想破壞宗門，大概是屬於相同的道理吧！只要你不瞭解何謂上帝的恩寵，你就無法體會教徒爲何能忍受迫害，上火刑還能微笑的讚美上帝。」主水的語氣顯示他尚未衰老。

源四郎再度環視牢內。

是地下牢。

周圍是長有白霉的石壁。天井是厚檜板，而且還上鐵框。

角落有石階，上面的小鐵門緊閉着。

沒有一個窗戶。

外界的空氣能够流進來的大概只有從小鐵門的細縫吧！而鐵門外面必然戒備森嚴。

以人力想突破它是不可能的。

「原殿，您在這地下牢住多久了？」

「四年。」

「四年！」

源四郎黯然：我連十天都待不下！

「信仰能够給您耐力嗎？」

「是的。」

「您是說您一向不放棄出獄的希望，而……？」

主水微笑，回視源四郎。「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放棄希望。這就是信仰。」

「……」源四郎突然想向主水詳細打聽何謂基督教，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對劍道或許無甚幫助。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設法離開此地。」源四郎說。是自言自語的話。

「這倒不急，如有天命，必能重見天日。」

「我跟您不一樣，我不信神，也沒有在黑暗中待幾年的耐力。靠得住只有自己的力量。」

「年輕人這麼想，倒是無可厚非，不過……」主水說到這裡，便沈默了。

源四郎突然感到非常焦躁，於是起身。

先沿着石壁繞了一圈，而且爬上石階，敲敲鐵門。

甚至估量天井是否能突破。

最後只有絕望。

主水在一旁觀看着，低聲說：「只要沒有奇蹟出現……」

——奇蹟！

源四郎定睛注視主水。「您的信仰對於忍受苦難或許有用，不過如只是信仰那種根本不會伸出援手的上帝，那不是於事無補嗎？」

「神子上殿，你是否想過來世？」

「沒有。」

「我們相信有天國，上帝正等待我們上天國。」

「對不起，請恕我說句冒昧的話，那只是爲了逃避死亡的恐懼吧！」

「不是的。」

主水開始以平靜的口氣講述上帝的尊嚴和慈悲。

但那種說教只有讓源四郎越聽越覺得受愚弄。

正是這時刻——。

這所基督教監獄的門前有一列豪華的行列抵達。

從總蒔繪的轎中現身的是廣姬。

廣姬縐着眉望着具有高達一丈餘的圍牆，綿延數十間的雄偉外觀。

牆上排列着無數由內向外的利刃。

廣姬只知道基督教是邪教，並無心去瞭解它。

如拒絕踏繪而被處磔刑，或如十三歲的少年因年少可免刑，而自稱十五歲，高高興興就火刑——廣姬每聽到這種故事，並不覺得可憐，只覺得對方愚蠢。

現在——。

望着那監禁幾百——不，上千信徒的牢獄，廣姬的心中只湧起厭惡感。

如非獲悉神子上源四郎被關在此，無論其他任何理由，廣姬斷然不會光臨此地。

獄長大目付井上筑後守手下的捕吏頭接獲衞兵通報廣姬到達時，驚驚慌慌出來，誠惶誠恐地詢問來訪的目的。

「聽說地牢關了不少頑固的基督徒，甚至有的情願被關十幾年，還是不願改教。我想聽他們親口說說看，到底基督教是什麼？」

「這恐怕……有損小姐的身份。」捕吏臉色一變，婉轉拒絕。

「我並不是對基督教發生興趣。即使它是邪教吧！但總想看看忍受長達十幾年的任何苦刑毒打的人，到底是怎樣一副長相。」

「小姐，他們比不得其他的囚犯。他們是關在地牢的……。此外，如無大目付的許可，憑在下一人也做不得主。」

「我是大將軍的妹妹呀！難道要向井上筑後守低頭？」

隨行而來的宮女趨近捕吏身旁，細聲說小姐一旦來了，不看絕對不打退堂鼓，因此還是讓小

姐進去算了。

捕吏沒辦法，命人快馬通報大目付來。

廣姬看看苗頭不對，也就逕自闖進門了。

捕吏攔在前頭，但對於不顧一切走進來的廣姬，也眞是束手無策。因爲廣姬的身體是碰不得的。

捕吏只得狠下心，準備切腹了。

「快帶我參觀地牢！」廣姬命令。

此地相當於長崎的出島，大約有四千餘坪。分爲御藏、番所、吟味所、牢屋、斬罪所、火刑所、梟首所。

這裡原是井上筑後守的下宅，而此人當上大目付後，宗門奉行，也就改建成監獄了。

捕吏在前領路，從吟味所的後面繞到御藏和御藏之間的小路。

地牢上面的建築物大抵相當於一般的番所。

廣姬帶來的人是七名宮女、一名添番、一名伊賀者。

那名伊賀者始終低着頭，每走一步，上半身便大大傾斜，是個大跛子。

來到外觀如番所的建築物之前時，那名伊賀者獨自失笑着。

此人長相十分醜陋，斜眼暴牙，他是何人，大概已不必多作說明了。

他和廣姬已擬妥計畫。

捕吏從獄卒手中接過鑰匙，並持近鐵門前的巨鎖前。

廣姬朝後一瞥。

伊賀者向上翻動眼珠，承受其目光，也就是說他們做好了旁人看不出的默契。

……鐵門吱吱喳喳開了。

就在這時，一行人的背後有一老武士踏着穩重的脚步走過來——。

「小姐。……請勿心存非法的企圖！」

具有磁力的粗嗓子令廣姬一驚，回過頭。

眼中所映的是柳生但馬守那如巨巖般的身形。

「難道你說我有什麼企圖？」廣姬定下心，頂了回去。

但馬守鷹揚地笑說：「眞要我說出來嗎？」

廣姬不滿但馬守那種無所不知的態度。

「說看看，我有什麼企圖？」

「這……」但馬守把他那鍛鍊多年的眼光盯在廣姬昂奮至極的白臉上。「不久前，一羣普化僧襲擊小野道場的神子上源四郎，聽說當時小姐也在場……」

「是又怎樣！」

「聽說在此之前小姐曾吃過源四郎的虧……爲了報仇，也就拔劍殺向源四郎，沒錯罷？」

「我想親手收拾他！」

「果眞如此？」

廣姬爲了正面承受但馬守的眼光，勢必拼命睜大眸子。

「難道你說我想放掉源四郎嗎？」

「自己說出口的話，聽在自己的耳裡總是比較輕鬆。我們練武的人就是摸不透年輕女子的心，不過那位神子上源四郎的確罪有應得。」

「咦，什麼！眞是無禮，但馬！」

「我自知無禮，不過該說的還是要說。小姐，妳的身份是大將軍的妹妹呀！千萬不要輕擧妄爲，事事謹愼小心爲要。請務必切記妳出生在德川家……」

「不！我要對我自己誠實！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思過日子！」

「自古以來有多少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過完一生？人卽使痛苦或悲哀總得活在自己所出生的世界。海洋再博大，魚兒游動的場所是一定的。天空再廣濶，蟲鳥飛舞的範圍也是有限的。……這層道理還請小姐多多體會……」

廣姬沈默了一會，接着脫口而出，說道：

「但馬！我已是神子上源四郎的人了！」

「胡說！」但馬守竟也縐眉了。

周圍的人個個臉色慘變。

廣姬望着遠方。「我跟源四郎在伊皿子的竹藝寺共渡過幾個晚上。」

「小姐！」但馬守厲聲叫責。

「身爲人妻的來看被捕的良人，有何不可呢？但馬，難道還要向你請教貞婦之道嗎？」

「小姐，這種話不是可以隨便開玩笑的。」

「不是開玩笑，是千眞萬確的。我的身心都已獻給源四郎了。」

化裝伊賀者的黑兵衞心裡想著：哎呀！女子一旦執意起來，什麼話都說得出口。要是主人聽了，不知怎麼辦？……

邊想邊搖頭。突然黑兵衞覺得但馬守的眼光正射在自己身上，連忙更低下頭。

「但馬！」廣姬突然跪在地上。「求求你，就像這樣。請讓我見源四郎……請釋放他。……他到底有什麼罪嘛！大將軍自己忘了身份，還過斬……」

「小姐！」但馬守嚴厲糾責，並叫廣姬起身。

廣姬的臉是濕的。

那種判若兩人，柔弱的眼神連但馬守也困惑了，於是改以和藹的口氣勸說：「小姐，源四郎的事情已不但是馬守一人的意見所能左右了。……不過，大將軍或許看在源四郎具有非凡的身手說不定會有特別的處置。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千萬不要做出弄巧成拙的擧止……」說完，不知爲什麼又望着黑兵衞。

好像經過了幾晝夜。

在沒有時間意識的漆黑籠罩下，難以判斷一天的開始。

源四郎與主水之間，其間交談並不多。

各自沉浸在各自的思緒之中，不動的時間佔了大半。

——受不了！

源四郎常突然發作性地站了起來，爲了抑制焦躁。凝望默然端坐作祈禱的主水是有助益的。如漆黑的時間持續過久，源四郎便向主水要燈火。

今日——雖這麼說，其實到底上午或下午都還分不出，源四郎一醒來，主水便找話來搭訕。

「神子上殿，雙親還在嗎？」

「不在。懂事時就一直是別人帶大的。」

「何地呢？」

「大阪城。」

「大阪城！」主水臉上刷過驚奇之色。「大阪城內嗎？」

「是的。」源四郎憶起烽火狂亂城陷之日的光景。「城陷時，我才十歲。居然能刼後餘生，現在想起來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一個人逃難嗎？」

「不是。有位婦人幫我逃難。……如無她，我大概早已沒命了，即使能够死裡逃生，可能也變成野伏山賊……。學劍簡直是做夢。」

「那位婦人是領養你的人嗎？」

「是的。三歲時，被遺棄在若狹的海邊，她領養我。」

「哦，原來……」

「記不太清楚，她好像是坐船來的。」源四郎感到胸中熱熱的，一時講不下去。

「那位婦人呢？是否在城內遇難?!」

「不，決不會的。我一直認爲她還活着，而且有一天必定能再重聚。鞭策我成爲一流劍客的就是爲了那一天。」

「……」

「她叫志津女。」

主水一聽，臉色大變。「什麼？志津女？」

源四郎看到主水那異樣光芒的眼神，不禁砰然心悸。

「是的，叫志津女。您認識嗎？」

主水並未立刻回答，沈思片刻，才答說：「認識。」並重重點頭。

源四郎屏着息，等待主水說下去。

主水開始娓娓道起。「大阪城陷時，也有幾位外國傳教士面臨了窮途末路。其中有一位叫傑安•葛雷克……」

這位日本名字叫壽庵的傳教士，原藉西班牙，出生於格拉那達的貴族家。十六歲時，參加耶穌會的修行，二十三歲時，出國到東方傳教。經印度，到達天川（廣州），在此教授神學，經過十年，聽說日本的基督徒被迫害，於是挺身渡日。時值慶長五年，三十四歲時。

先在長崎學日語，再前往京都，在上京管理教會數年。也曾在大阪待過，後往北國，在越中、能登、加賀傳教。北陸地方的傳教是高山右近在金澤定居之後才逐漸開始的，壽庵也受右近之聘前往。

慶長十九年的大放逐時，加賀的前田家已無法保護高山右近。因此，壽庵不得不再度離開北國。

此後，壽庵潛伏在大阪。

恰好此時，大阪爲了對抗關東，忙着準備一戰，四處的浪人麕集甚多。

壽庵也夾在這些浪人羣中，講述天主的道理，集合不少信徒，因而進了大阪城。

壽庵寄居在明石掃部的宅中，並在此認識了志津女。

志津女因壽庵的教化，而歸依基督教，成爲最熱心的信徒之一。

「……志津女殿和壽庵師一起平安逃離城外。」

源四郎聽主水這麼說，心跳加劇地問說：

「現在……現在還平安罷？」

主水微笑點頭。「安然無恙。」

「噢！」源四郎因洶湧而起的感動而肩膀波動。「現在在哪裡？」

「江戶的郊外……」

「郊外！」源四郎瞬時感到在此地牢片刻也待不下的焦躁。

「神子上殿。」

在源四郎眼中，主水的外形突然一下子變得十分可敬。

「你大概不必再多久就可離開這裡了。」

「您也一樣。」

「不……。我在這四年之間已看透自己的命運。我說的那種懷着希望，應該說是另一種預感。……你不一樣，你年輕有爲。甚至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我觀察你一段時間之後，突然這麼感覺。」

「……」

「既然獲得次郎右衞門賜姓神子上，想必膽力和身手都是不同凡響的。不知你願不願意爲本教出一分力？」

「……」

「如果你惦記着回報志津女殿的話，接受我的請求或許能帶給志津女最大的歡欣。」

「只要能出獄，必定挺身竭盡棉力。」

「謝謝！」主水行禮。「我說過幕府留我一條活命是想利用我以便一網打盡江戶的全部信徒。」

源四郎點頭，主水低笑說：「不僅如此，還有其他的目的。……我知道武田信玄的私鑄金總共大約五十萬兩藏匿在什麼地方。而幕府就是想逼我說出來。」

——五十萬兩！

源四郎吃驚。實在很難想像這麼龐大的軍費到底怎麼藏法。

「我被捕之後，熬過任何嚴刑毒打，拒絕透露出地點。」

過去，武田信玄曾大量開採山金，鑄成定位貨幣及金磚。據說規模非常大，於是設下金座，

分由松木、野中、志村、山下四家主事。

這就是世上所稱的「甲金」，純度極佳，以後數度被重鑄，而漲成五倍、十倍。

「我的請求是想請你到藏匿地點查探是否仍在。並通報志津女殿和壽庵師。」主水正膝，以平靜的聲音說着。

源四郎答應。

就在這時，源四郎不知想到什麼，把着燭台，站了起來。

舉得高高的，眼睛直望着天井，並回頭對主水說：

「說不定上面有人在聽。」

主水並不驚訝。「如果你能安然離開，總不致於誤陷對方的陷阱。」說完拿起一根筷子，在地上畫起圖來。

大約又過了二個時辰。

源四郎那雙銳眼再度盯着天井。

這次很明顯的上面有人。

聚精會神地窺察片刻的源四郎，臉上露出喜色。

「黑兵衛嘛……」

一叫之下，立即傳來三聲輕敲聲。

「您的預感果然不差！」源四郎對主水說。然後朝天井：「黑兵衛，天井破不了，請另想辦法。」

回答是二聲輕敲聲。

不久，簡陋的食物送來時，源四郎嚐一嚐冷湯，告訴主水：「原殿。湯裏面摻有忍者用的睡藥。」

「妙計！裝死就能出去了。」主水微笑，貪婪地喝湯。

源四郎觀其模樣，莫名其妙地湧起不吉的預感。

隅田河灘

天空晴朗而高遠。飄渺，無風、陽光和暖得令人覺得是春天。
映着飛舞在空中的百合鷗的白影，隅田川的流水安祥又美麗。
有一艘船從河渠划了出來。單調的艪音給這一祥和的景色更添上安適的音響。
船上躺着一名客人，頻頻打着哈欠，似乎睏極了。
他那典雅的美貌連船夫也頻頻回頭瞄瞥一下，就像把他當成奇人似的。
服裝是華麗的朱色武者衣飾，皮膚白晰，鮮艷得有幾分妖冶。
「船伕……」
「嗨！嗨！」
「原以爲江戶一片污煙瘴氣，到處是牛糞馬溺，想不到竟有風景這麼好的地方。」
「是，是……不過再上去一點，風景更好。」
嘰……！
嘰……！
船伕搖着槳，使仰臥的人綾綾左右搖動着——。

下游的岸邊是一片高大的林木，樹間露出官舍的高牆。
「客官。」船伕叫着。
「什麼事？」
「對不起，後面有御座船來了，我們暫且就在岸邊歇一歇吧！」
「御座船？」美貌的乘客一骨碌坐了起來。
不錯，下游有一艘十槳船，船頭豎着赤紅的蓑紋船，後面跟着三艘快船，正逆流而上。
「將軍嗎？」
「不是的。大概是春日局，今天是初一，她每個月都到淺草寺御代參。」（御代參：代替大將軍前往參拜。）
「哼！春日局?!……別理她，船伕，我們就走她前面。」
「客官，還是不要比較好，會被問罪的。」船伕搖頭。
船穩穩地停在河邊。
御座船來到其前時，船頭出現十幾個花枝招展，衣裳華麗的御殿侍女。
從這種排場看來，顯然可知其中必有一名上臈。（上臈：高級官女）
——那個老太婆是春日局罷！
這邊的船客注意着。
就在這時，一名侍女飛快跑到船舷，抬頭仰望空中，口中發出喝聲，右邊的袖子振了一下。
出手的是一把飛鏢。

一路金光閃閃，反射着陽光，破空而去，但在頭上低飛的百合鷗羣却無絲毫的變化。悠悠然地，在這片充滿陽光的空間飛舞着——。

好像雖察覺有人想暗算自己，但却挪揄對方絕對射不中似的。

接着又有一人站上那個位置，發出喝聲一投，一樣落空。

御座船停槳。

可恨的是那些飛鳥毫無離去的樣子。

第三位侍女再射時，準確度雖頗佳，但却連擾亂飛鳥飛翔的弧線都辦不到。

「可惡！」一名侍女發出氣憤的叫聲，聲音連這邊都聽得見。

「參拜觀世音的途中竟射鳥作樂。」美貌的乘客喃喃諷刺着，站起身來。「船夫……」

「嗨！」

「要不要看我射一隻掉在春日局的頭上？」

「……」船伕吃驚地望着客人的臉。

潔白清秀的臉上漾着昂然自信之色。

隨便從懷中掏出三把羿形飛鏢，這正表示這位客人擅長此道，而且經常隨身携帶。

從船上到那些飛鳥的空間、距離大約十間。

客人右手拿一把、左手二把，仰起清爽的眼光。

他的雙眸突然瞇細。

剎時，右手閃動，放出第一把飛鏢。

當飛鏢變成一條閃光、尚未飛抵鳥羣之間，第二把飛鏢已從左手移過右手，並破空而去了。緊接着，第三把——。

三把飛鏢就像循着一條筆直的軌道似的，排成一列，飛了上去。

怪的是第一隻飛鳥被射中落下的軌跡就像會吸引第二隻，第二隻用白腹去接飛鏢，而第三隻也彷彿情願被射似的飛了過來。

但掉落的地點不同。

一隻掠過船舷、掉落水中，一隻打在葵旗、滾落旗下，最後一隻落在春日局面前。

瞬間乾淨俐落的神技，使所有侍女，包括春日局在內，個個都目瞪口呆。

美貌的乘客當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時，臉上浮起誇耀的微笑。

他那華美的外表更使侍女們喘不過氣來。

春日局貼近身邊侍女的耳旁說了幾句話，該侍女又轉告快船上的警衛御小納戶衆。

快船迅速划向岸邊。

「奉春日局命令，欲知閣下姓名？」

「宮本伊織。」乘客高聲回答，以便御座船那邊也聽得見。

女中之間一陣嘩然。

宮本伊織的劍名早已響抵宮中。

「留在原地，等候回覆！」快船又折回頭。

伊織的表情一下子變得十分冷淡。

「船伕，百合鷗不能吃罷？」

「嗨，嗨。……有臭味，所以……」船夫畏畏縮縮回答。

「哈哈。把臭得不能吃的鳥送給無論煮或炒都不能吃的老太婆，妙哉。」（無論煮或炒都不能吃：日諺，意卽『不好對付』、『狡猾』）

快船再度划過來。

「春日局樣想接見閣下，請上快船。」

伊織鼻孔出氣。「謝絕！」

「什麼！」御小納戶衆扳下臉。「春日局樣要招用你呀！」

「招用？……哈哈哈哈哈，」伊織仰天高笑，笑得對方瞧得見喉結。

「無禮！」

「什麼叫無禮！我宮本伊織是跟德川家無緣的浪人！我不願受將軍的奶媽之聘是因爲我還想自由自在遊山玩水。飛鏢射鳥非爲求祿。宮中那些身負重責的人，以那種拙劣的身手如何在萬一之變時守護大將軍的貴體呢？我只想奉勸各位別演醜戲，別在衆目睽睽之下惹笑柄。假如我是心懷不軌的歹徒，那些笨拙的女中們所住的後宮正是要大將軍御首的絕佳場所。身爲劍客之一，只能感慨承平已久的後宮已把『治不忘亂』之心忘得一乾二淨了。……轉告春日局，與其讚佩我的身手，倒不如多下功夫整頓後宮。」

眼前的人自不在話下，連御座船上的人們也都因伊織那凜凜的高聲而嚇聲，捏一把冷汗。

卽便只是打比喻，肆無忌憚地高言取下大將軍的首級，那股傲慢可說狂妄至極。

春日局不知爲何，並不生氣，也沒命從者前去問罪。

御座船再度划動，緩緩逆流而上。

「客官……」船夫面帶餘悸，叫着仰臥的伊織。「可，可以嗎？」

「什麼可以？」

「跟御座船到……」

「我爲了到淺草寺參拜才租你的船。」

「但，但春日局他們一上岸……」

「你是船失，只管划船就是了。」伊織冷冷地說着。

關於宮本伊織擅長飛鏢一事，只要觀其養父宮本武藏的事蹟便不足爲奇了。

宮本武藏逝世第十年時，伊織曾立下「小倉碑文」，文中有這麼一段：

或飛眞劍，或投木戟（木刀），逃避者不能躲閃，其勢恰如發强弩（石弓），百發百中……養由之術必也不出其右……。

養由是中國傳說上的武勇傳中的人物，弓箭之術臻於出神入化，不曾有人在其弓下逃生。見諸「春秋左氏傳」中的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

至於武藏修練並精通飛鏢的經過，則不詳。

「丹治峰拘筆記」中載有：

武藏。自幼卽輕視父無二之武藝，常加誹謗。雖是幼僮，無二對此頗感懊惱。某日，無二削楊柳枝，武藏立於一間外。無二以其小刀飛擊武藏。武藏側臉，小刀擊中身後柱上。無二甚怒，加以平日誹其武藝之積憤，乃以飛鏢擊之，武藏再側面、閃過。終因觸怒其父，離家往播州，至已出家爲僧之母舅庵中。時年九歲。

父無二齋射飛鏢大概不是爲了殺害自己的兒子，必定是想加以懾服。

此事大概引起武藏開始注意起飛鏢術。

後來，武藏對付宍戶梅軒時，便是運用飛鏢術。

當時的武藏尙在磨練的階段。鐵鏈鐮刀這種怪兵器還是生平第一次遭遇。

梅軒已是壯年，長軀充滿只要揮動鐵鏈鐮刀便可天下無敵的自負。

的確不錯，那種武器業已擊斃十數名强敵，而且每次決鬪後，技藝益加增進。

左手擧着大鐮刀，鐮刀柄連着長鐵鏈，鐵鏈末端擊着大鐵球，右手旋轉鐵球，呼呼作響，步步逼近而來的氣勢，實在够嚇駭人。

武藏當然只架着一把普通的不算長的劍。

但——。

風聞過梅軒那鐵鏈鐮刀的作風而知不敵的武藏，胸中自有成竹。

——用飛鏢破它！

武藏有着必勝的信心。

他的左前懷中經常携帶着方便右手拔取而且尺寸和形狀亦適於投擲的短刀。

因此跟梅軒對峙時，架勢是暗藏策略的。左手持刀，延成一直線。當然，重點是在左半身，右手已按在短刀的柄，以便隨時擊出飛鏢。

後人相傳的當時武藏的架勢是這樣的：

「左手持劍，劍尖指天，裝成十分注意不讓鐵鏈纏劍似的，右手已按在短刀柄。」

這種架勢可能會被錯看成對付矛槍的刺擊。

其實劍尖指天是要讓鐵鏈纏住，然後拔小刀，前進砍劈。

至於梅軒呢？他假裝要纏武藏的劍或左手，其實目標是用大鐵球擊其眉間。

雙方近接時，梅軒深信勝利在望，擊出大鐵球，虎虎生風，飛打武藏的顏面，而武藏右手的短刀射進梅軒胸膛——完全同時。

削成六角形的大鐵球千鈞一髮地掠過武藏那側開的顏面時，梅軒低吟了一聲。

短刀深深刺穿其胸腹。

下一剎那——。

左手的長劍移到射出飛鏢的右手，大跨一步，隨着一聲巨吼，長劍從正面以破竹之勢擊來。

梅軒的身體揚起血煙，被劈成二半。

相傳武藏開創二刀流，但在他一生的比武中，頗多靠飛鏢取勝。

伊織獲其養父武藏傳授飛鏢的秘術，倒是理所當然。

伊織仕於小倉城主小笠原右近太夫忠眞，也可說基於飛鏢之緣。忠眞乃飛鏢高手。大阪之戰時，忠眞與父，當時任信州深志城主的信濃守秀政，兄忠脩，一起出戰，父兄都陣亡，只有他靠着平日修習的飛鏢術，死裏逃生。因此戰亂過後，他對飛鏢術的熱心更深，設計出別出心裁的筏型飛鏢，並遣從臣往備前，請長船祐定打造，常加修練不怠。

忠眞招請宮本武藏也是由於獲悉其飛鏢術之超羣。

但在當時，飛鏢被一般劍客忌厭爲卑鄙之兵器，因此武藏在「兵法三十五條」、「五輪書」中都略而不提。

只傳予養子伊織，以便流傳後世。

然而——。

柳生流已對飛鏢下過功夫。

柳生流秘傳「活人劍之卷」的神妙劍便是。飛鏢飛來時，察知其高低，劃十字將之擊落。

據說但馬守年輕時，曾在柳生莊跟武藏交手，連下武藏三度出鏢，深刻於心，精研再精研的結果，創出十字飛鏢劍的秘奧。

總而言之，伊織到江戶的目的之一便是代養父破但馬守的十字飛鏢劍。如上覽比武在吹上御苑舉行的話，伊織打算向但馬守挑戰。

因此才故意在春日局面前露一手，以便在宮中造成風聲。

而且伊織也故意傲慢異常，以便結怨，但春日局不動聲色離去就很費解了。

——哼！說不定春日局看穿我的用意呢！

反正如何都無所謂。

這位面貌典雅俊美的青年，除了挑戰但馬守的目的之外，另有更大的野心。

「嘿！到了，客官。」

船夫一叫，一直闔着眼皮的伊織不慌不忙起身。

「那是淺草寺……？」河灘的對面望得見嶄新的觀音堂的茅草屋頂。

「去年起了火，舊的燒掉了，這是新蓋的。」

「……」從河灘一直延伸而去的路上不見春日局一行人，伊織稍感詫異地下了船。

對於看慣京都寺院那種宏壯外觀的伊織而言，號稱江戶名勝之一的那種過於寒傖的景緻，引起伊織蔑視中帶着灰心。

——根本是漁夫從河裏撈起的觀音像！

參拜的善男信女的那副愚憨之態，更促長伊織的傲慢。

——雖取天下，却不製造文化！

突然——。

假若自己那出神入化的飛鏢射進了將軍家光的胸膛，德川家立刻轟然崩潰，天下的霸權必然以京都爲中心，再度引起一番逐鹿——此種想像掠過伊織腦際。

自己的一條手臂便可以翻覆天下！

何等壯烈、驕傲的想像?!

邊走進原始喬木圍繞的寺內，伊織獨自微笑着。是個大好晴天，參拜的人熙來攘往。

站在御座前，雖已重建，但規模總嫌太小，伊織將之歸於幕府的鄙吝。連合攏雙手的興趣也提不起來，伊織信步走到御堂右邊的小亭看看。

裏面懸着古繪寫。

下面附有一文：

「唐世祖時，有楊子華者，曾畫馬於壁。馬夜嘶，如索水草。天下號稱楊子華畫聖。且其繪於聖宮門兩廡下之人馬，皆有流汗之迹。慶曆中，一夕，聞人馬之聲。待天明觀之，原是流汗，至今仍在。此古繪馬，始揭之時，每夜脫出額框，食寺內之草，荒田畑，故添畫曳繩，使之不能出。」

——哼！胡說八道！

伊織笑了。正要離開時意識到背部承受着兇險的視線。

轉身一看，數間之前站着七、八名奇裝異服的旗本奴。

伊織看人的眼神太過輕鬆，輕鬆得連對方都困惑不解。

伊織走離五、六步之後，其中一人才大喊說：

「喂！等一下……」

伊織故作不知，繼續走着。

「等一等！」旗本奴奔了過來，圍住伊織。

伊織仍不停步。

「叫你別走，沒聽見嗎?」正面的人怒喊着。

伊織只是笑着。

「有什麼好笑！看不起我們朱面組嗎！」

「……」

「殺掉我們四個兄弟的浪人是你嗎?」

「不錯。」伊織若無其事的回答，然後悠悠邁步離開。

「好！總算找到了，分個高低罷！」

「不錯，我就是要走到河邊跟你們分高低的。」

「什麼！這麼自在?」

「別大吵大嚷，給善男信女看了不好，我指的是對被殺的你們來講。」

「可惡！」朱面組個個怒容滿面。

這和伊織那滿面春風的臉色比起來，實在是極爲明顯的對比。到達河堤時，伊織並不走下河灘，而朝下游繼續走。

「不下去嗎?」

雖有人叫喚着，但伊織不理。

走進森林，穿過森林，默默走下河堤。

這一帶已無人影，是藍色的流水及滿地的白石塊。

站定之後，伊織才詳細瞧瞧對方每一張臉。

大約這時——。

從下游的方向有二道人影走在河堤上。

走在前面的是戴市女笠的年輕女性。跟在後面的是空齋。

「絲耶殿——」叫出名字後，喉嚨梗着痰，咕咕作影。「我總覺得春日局今天不會來淺草寺。」

「……」

「到淺草寺代參只是口實，其實是到其他地方散心去了。」

「……」保持沉默的市女笠之下的臉孔十分冰冷。

絲耶聽說春日局乘坐御座船前來淺草寺參拜，於是準備再度進行狙擊。

至於空齋的亦步亦趨的跟隨則是一廂情願的。

「唉呀！絲耶殿，不是我叫妳別報仇，要報仇總得講究方法。……否則妳會敗於自己的烈性子的。」

「……」

「我告訴過妳，我已想出絕對萬無一失的方法，沒騙妳，我有妙計！」這位陰鬱至極的人物以極罕有的溫和口氣說着，那腫垂的細眼游移閃爍舐吻似的盯住絲耶的後姿。

其實空齋想附帶這麼說：

「只要妳讓我抱一個晚上就好……」

只要如此，必當不惜生命代爲刺殺春日局；他不知在內心喃喃過多少次了。

然而，不僅說不出口，也無法在舉措上表現；這倒是迷戀者的弱點所在。

不錯——。

這位平日看來冷眼觀世局，一副冷嘲熱諷的人物仍殘留着抗拒不了美色誘惑底人性。

空齋對於自言自語而跟着絲耶屁股後面走的那份窩囊，剎時，感到惱羞成怒。

——乾脆就讓她吃睡藥，强暴算了！

想着想着，或許今後永遠不再有機會了，悔恨湧起。

這時，絲耶突然停住脚。

「噢，那邊！」空齋循着絲耶視線的方向望去，不覺叫出聲來。

在河灘上——。

那位已被衆多手持長劍的旗本奴包圍，却仍空着雙手，昂然而立的衣飾華麗的青年，分明就是空齋斷定其佩劍爲三條宗近，劍相爲短命的宮本伊織。

——哼！朱面組想爲那晚被殺的同黨報仇嗎？不知死活，螳螂舉臂，自找死路！

空齋吃吃笑着。

快得很——伊織的神技下一剎那便獲得證明。

以側面的一人砍殺而來作爲起始，伊織的身影以駭人之速在長劍之林中跳躍。

遠遠看起來，那幅塗染赤紅飛沫的樣相甚至是美麗。

伊織的翻轉停止時，地上橫着七具屍體。

站在中央的伊織正等候其中一具尚未斷氣的屍體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不敢過來嗎？」伊織冷笑。

「廢，廢話！」濺血的眼睛，嘴巴都燃着殘餘的生命之火，高舉長劍，上半身痙攣着。

伊織上前一步。「慢吞吞！」一喝，迎頭斬下。

砍斷右臂，從頸根切至胸部——那一記漂亮的袈裟斬。

旗本奴朽木似的倒下。

伊織用左手背拭去額頭上的濺血，沉着地走近河邊，洗刀身，再洗手和臉。

絲耶似乎着迷於那副鎭定的動作，目不轉睛地望着。

空齋悄悄窺望其側臉，臉上立即掠過陰暗的嫉妒之色。

「絲耶殿，走罷！那個小伙子我見過一次。他跟神子上源四郎一樣，面帶凶色。千萬別跟他有任何牽連。」

但絲耶依舊不動。

伊織朝河堤走了過來，空齋一急，不覺聲音粗暴地喊：

「絲耶殿！」

他的聲音使伊織望了過來。

——奇怪？

伊織稍偏着頭，直望着堤上年輕女郎的笠下白臉。

接着望向空齋，這一來才綻開嘴角。

加快步伐登上堤岸的伊織，視線聚在絲耶身上，說道：

「差點把妳錯看成美音。」

看伊織那過於俊美的容貌看得出神的絲耶，方才醒了過來，問說：

「您認識美音嗎？」

「哈哈哈……令妹罷？難怪長得那麼像。」

「您在什麼地方遇見舍妹？」

「小田原町的一家髒客棧……」

「客棧？……據我所知，舍妹已不在江戶，……」

「跟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在一起。那個小孩跟朱面組的旗本奴發生磨擦，於是我出面代爲了斷。剛才的光景就是那件事情的延續。」伊織說完，發出豪爽的笑聲。然後把視線移向空齋：

「那一晚，他跟來爲我看劍相，說是短命的大凶。」

「……」空齋想說話，但嘴巴嗡動着，却說不出話。

「還有，我有話問你，你斷定我遲早必須跟佩帶村正劍的神子上源四郎一決雌雄罷？」

絲耶一聽，臉色大變。

「我去過小野道場，聽說神子上源四郎早已不是小野道場的門人了。……你大概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吧，請告訴我。我要依照你的預言，跟他決一勝負。」

「我……」空齋顯然頗慌張。「不知道神子上在哪裏，你自己去找吧！」

「空齋殿！」絲耶狠瞪空齋。「你基於什麼理由想挑撥他們？」

「……」

「假如是惡作劇的話……可不饒你！」絲耶厲聲說道。

空齋正顏厲色說道：「決不是惡作劇！神子上源四郎的佩劍村正，和這位武士的佩劍三條宗近註定即將在近日遭遇，互找對方的血。這是劍相所顯現的……」

「不是的！」絲耶大喊。「你恨神子上殿。眼看眼前這位本領高強，於是想慫恿他殺掉神子上殿！」

「我憑什麼恨神子上呢？根本是不可能的。」空齋邊辯駁着，但懾於絲耶那火烈的氣魄，而步步後退。

伊織冷冷說道：「姑娘，要是殺不了的話，就由我來。」

剎時，空齋本能地朝後狂奔一間，憤憤吼叫說：

「絲耶，跟我作對，有一天妳會後悔的！」邊說邊推敲伊織的態度。

「要不要殺掉他？」伊織問。

「算了……」絲耶搖頭，並問空齋說：「空齋殿，源四郎殿的佩劍不是村正吧？」

「千眞萬確，村正沒錯！」

「我最清楚你那一套撒謊技倆。」

伊織一聽，面露殺機，「老頭，竟敢咒我短命！」向前大踏一步。

空齋沒命的落荒而逃。

目送着逐漸遠去的背影，伊織得意地大笑。

「我是豐島刑部明重的長女絲耶。」

「我叫宮本伊織。」

絲耶一聽，再度定定望着這位身手非凡的青年。

——原來如此，他是……

如此，絲耶總算也恍然大悟了。

「豐島明重是否在殿中刺殺老中的那位烈士？」

「不錯。」

伊織的措辭讓絲耶聽起來感到舒服。

密探行

林中的暗處，噴嚏聲打破靜寂。

月亮高掛在空中，林外的官道是白的。薄靄籠罩，遠方基督牢的宏壯外表顯得模糊朦朧。

時刻大概已過三更。

「這麼遲！」黑兵衛繼打噴嚏之後，又打了一個小哈欠，然後把食物遞給繫在身後的馬。

馬伸長頸子，銜在口中。

「說來人實在奇怪……」黑兵衛自言自語。這位一向獨來獨往的人已習於自問自答。「雖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但我就是喜歡他。是的，甚至較之愛戀女人更上癮，就連我自己都不知所以然來，這才叫奇怪。……總而言之，喜歡就是了，何必再找什麼原因。像我這種天生大路不走，專找小巷的人，如此這般說不上理由的喜歡對方，並自願當他的僕人，也是不錯的。……噢！」

黑兵衛迅速起身。

牢門開了。

二頭駄馬由一名非人曳着，出來。（非人：江戶時代的賤民之一，不事生產方面的勞動，而從事卑俗的遊藝，罪人的遣送，刑屍的埋葬等）

黑兵衛認出每匹馬背上分別駄着一隻大木箱，臉上也就露出微笑。

「看來進行得不錯……」黑兵衛目送對方步伐懶散地走在路上，才跨上自己的馬匹，穿過森林，奔馳而去。

黑兵衛候在湯島聖堂隔鄰的馬場直到迎上二頭駄馬，大約須一頓飯的時間。

「辛苦了……」黑兵衛塞若干碎銀給非人。

「不會有事吧？以後可不要有麻煩惹在我身上，要是洩露出去的話，腦袋會搬家的。」

「放心好了，不會牽連你的。……可以卸下來了吧！」黑兵衛的語氣頗帶勁。

木箱被緩緩卸下。

「喂！幫幫忙吧！」黑兵衛割斷繩索，打開蓋子，命令非人。

取出屍體，放在地上，黑兵衛把耳朵緊貼其胸部，仔細聽了一會，重重點了點頭。

「還有氣息嗎？」非人望着月光下的睡臉。

那分明是神子上源四郎的臉。

乍看之下，簡直就是死人。

接着——。

打開另一個木箱的蓋子，跟非人一起伸手去搬的瞬間，黑兵衛不禁一驚。

冰冷的肌膚，跟源四郎完全不同的觸感。

黑兵衛對此頗具經驗。

「奇怪！」急忙取出，放在源四郎身邊，黑兵衛點燃一根塗有樹脂的紙捻，詳細察看其白蠟

的臉孔。

「不行呀！恐怕這個醒不來了。」黑兵衛沉痛地搖頭。「年紀太大，又在牢獄待太久。體力大概負荷不了那麼烈性的藥物吧！」

——只有源四郎幸運地過關。

對黑兵衛而言，雖是弄不醒也無所謂的人，但源四郎似乎有意一起將之救出，因此這種失敗就有點過意不去了。

——太虛啦！

「老大……」非人惶恐地出聲。「我可以走了嗎？」

「不行，再等一會。屍體總不能丟在這裏不管。」

「那我帶到亂葬崗去就是了。」

「不行。這要等我們主人醒來之後再講。」

「……再等的話，恐怕天就要亮了……」

「忍一忍吧！不得已的。」黑兵衛泰然說道。

源四郎睜開眼皮大約是一時辰之後。

「噢！醒了。」不斷搓揉其四肢的黑兵衛發出歡喜之聲。

源四郎凝望着夜星消失的黎明前的天空，痴呆似的——不，應說是處於完全的痴呆狀態。

不久——。

意識像找到了頭緒，循線索摸索似的，一旦恢復了思考力，接着便很迅速的使源四郎回返本來的樣子。

「黑兵衛……」移過視線，望着黑兵衛。

「幹得還算不錯吧，主人。」黑兵衛露出白齒，笑着。

源四郎驀地起身。動作敏捷得讓黑兵衛吃一驚。

——以前大概作過抵抗麻藥的修業。

黑兵衛推察得出。

源四郎望向身旁仰臥的屍體。

「非常遺憾，這位已經……」

黑兵衛一開口，源四郎便點頭說：

「我事先也有預感，實在可惜。……不過，他本人好像也有覺悟的樣子。」

「這樣嗎？……屍體不知如何處理？我已叫馬夫在那邊等……」

「留下頭髮和指甲，其他的由你處理。」

「遵命！」

黑兵衛叫非人過來，再度把剪下頭髮和指甲的屍體放回木箱，載往墳場。

源四郎接過長、短劍，跨上黑兵衛乘來的馬。

「黑兵衛，後天正午在吉原角町的京花屋見面。」

「遊妓嗎？」

「嗯，不錯。聽說京花屋有個絕世美女叫紅葉太夫。」源四郎說完，掉轉馬頭，縱馬離去。黑兵衛狐疑地目送其背影，喃喃道：「奇怪！到底有何打算呢？」

——我還活着！

邊驅着馬，源四郎告訴自己。

天空微有亮光，官道仍是暗的。

單只自己一匹馬在酣睡得深沉的黎明前的世界，揚起冷風和尖高的蹄音，颯爽地奔馳而過，實在感到無上的快感。

五體各處沒有絲毫的倦怠感。

復活的歡悅充溢身心。

覺得在地牢中所貯存的銳氣正在此時發揮作用。

源四郎察覺得出，背後有人乘着快馬跟踪而來。

這在跨上馬背的瞬間已認出匿藏在彼方的人影了。

身爲幕兵又能騎馬追人的，非密探莫屬了。

——追來吧！

源四郎從容冷笑。

當自己變成屍體被運出基督教牢獄時，那密探便一路尾隨下來，並遠遠地很有耐心的窺探情況。

大抵可斷定是柳生但馬守所下的指令。

——不愧是但馬守！

牢獄那班人必定都相信自己和原主水都已經死了，只有但馬守識破是裝死，而且佯裝不知，命令屬下跟踪。

源四郎總覺得他和主水之間的交談已被人竊聽了。從那時他已覺悟即使能裝死出獄，身邊必定經常有銳利的眼睛看着。

可怕的敵人是但馬守。

但這對源四郎而言也可說是活着的樂趣。

那時——。

如非自己拖着病軀，必可大破但馬守。但馬守自己也看得出來才是。

——但馬守想奪取主水託付的五十萬兩黃金。看我以這把孤劍斃付他吧！

做爲男子，這也是值得一試的工作。

——奇怪？

追踪的黑衣人躍下馬，耳朵貼在地上聽着。

馬蹄聲很奇怪的消失了。

剛好是民房盡了，左右是松林的地點。

對面是草原。

路是直的，沒有岔路。

自信不會跟溜的。

——不致於跑那麼快吧？

這位特別挑選出來的密探顯得頗慌張。

站起身，邊留意着林中，像一陣風的奔到草原。

沒有。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可就奇怪了！」密探低聲喃喃着。

就在這時，後方突然響起蹄音。

——糟啦！

密探硬咬着牙，擺個架勢。

看對方從林中出現，這才明白爲何消失的理由。

跑步去找騎馬的人實在大錯特錯。

對方人和馬都橫臥在地上，讓他追過頭。

源四郎隨即奔馳過來，並在鞍上開口了。

「回去轉告柳生殿，神子上源四郎保得住一條命總覺得好像稍微欠一點人情。」

「……」密探無言，後退一步，顯露出準備跳向左邊或右邊的樣子。

「還不肯放棄跟踪嗎？」

「……」

源四郎策馬和對方跳向右邊是同時。

下一剎那，儘管密探一跳一間多，但被躍至眼前的馬匹一驚，反射地拔出腰間的劍已遲了。

爲何源四郎看得出自己要跳向右邊呢？——密探在此驚愕中已感到自己的肩膀遭受强烈的衝擊而後仰了。

源四郎把漆黑中描畫弧線的劍化成鞭子，加速馬脚，眼看着已在草原上越奔越小了。

就像曙光誘引而出的，濃霧流來不久，原野、樹木、道路都已罩上白色。

除了二三野鳥拍動翅膀急忙飛向霧外，大地一片持續的靜寂。

咔喳……

咔喳……

官道的彼方傳來奇怪的聲響。

那是保持一定的步幅走過來的，當樹木的枝椏從霧中呈現時，已到達這一帶。

走在黎明的路上的是一名武士，但一隻脚是木頭的。

那正是小野道場的首位高足高垣彌九郎雖殘廢獨脚，但爲了恢復常人的脚力，每晨步行三里的刻苦練習。

彌九郎被源四郎從膝下切斷一隻脚，未經十天，便在尚在滲血的傷口裝上木頭，開始作步行的練習。

——爲了收拾源四郎！

這一念頭使彌九郎忍受任何痛苦。

目前疾奔起來已能不亞於傳遞信息的脚伕了。

——今天也是個大好晴天。

邊望着天空，正想走進林中時，突然聽到一陣細小的呻吟聲。

發現血液染紅的草叢上俯伏的黑衣人，彌九郎一瞥就看出對方的身份了。

抱起來一看，深創的傷口是凌厲的一刀所造成的，便知無救於是貼近其耳畔，大喊說：

「有什麼遺言交待嗎？」

「……到柳丶柳生……」

「什麼？柳生！」

「……拜託！」

「到柳生做什麼？」

「說神子上……源……四郎……在……吉原的……京……京花屋……」

彌九郎在內心發出驚人的大叫。

可惡的源四郎！

「好，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到柳生道場通報說神子上源四郎在吉原的京花屋吧?!」

密探微微點頭，也就頹然斷氣了。

遊女祈願

江戶的遊里——。

家康入城不久，城下便有遊女屋的開設。

慶長初年，鞠町八丁目有十數軒，鎌倉河岸也有十餘軒，大橋之內，柳町也分佈着二十幾家。

雖是狎邪之事，但對江戶的繁榮也有一助，因此幕府也承認。

慶長初年，北條家的浪人莊司甚左衛門，聽說江戶逐年在繁榮，頗有意經營一點事業，於是招攬了二十幾名駿州的旅宿業者，對他們提議說：「假如你們把雇來替客人洗脚的女人帶到江戶，開遊女宿，必能大有收穫，不知你們意見如何？」

提案立即獲得衆人贊成。

但另一方面又怕在城下做買賣會被幕府問罪，於是起先在荏原郡荒井宿的海邊開始營業。

正門的入口掛有三尺寬的藏青長暖簾，兩端繫着鈴子。

客人來時，掀起暖簾，鈴子便響，女人們也就出來迎客。……因此被稱爲鈴森。（不同於刑場的鈴森）

家康喜歡放鷹，常在近郊遊獵，有一次到了品川，在此停留半天，接着前往鈴森的海濱休息。莊司甚左衛門看準這個機會，叫遊女盛裝出來奉茶。

家康獲悉那是遊女之後，笑說：「江戶也逐漸像京都了。」

因爲京都的公卿遊山玩水總好召「傾城」作陪。（傾城：遊女之另稱）

甚左衛門聽說家康高興，立刻申請在府內一處地方開設遊女町。

許可發下來大約是一年後的元和三年。

地點是連接茸屋町的荒地二町四方。此地遍生葭茅，因此叫葭原，而爲了慶祝，便改名爲「吉原」。

街道由東北到南，以本町爲中心，分爲京町、江戶町、伏見町、堺町、大阪町、角町、新町。柳町、鎌倉町、鞠町的妓女全部移至此地。（相當於現在日本橋的和泉町、高砂町、住吉町、灘波町。）

當時幕府交給甚左衛門的五個戒條目前仍在。

一、傾城町之外不得作「傾城」買賣。今後不得遣「傾城」出外應召。

二、買傾城者不得逗留超過一天一夜。

三、傾城的衣類一切用紺屋染，不得着用金銀的摺箔。

四、傾城町不得修建造作得華麗，町役按照江戶的町格式。

五、凡有行跡可疑之人，應報知奉行所。

儘管規矩定得這麼嚴，但實際上，那是社會全盤的秩序並不十分良好的時代，管理上是寬大的。

士大夫並不看輕遊女，因爲家康本人也留下受過遊女奉茶的例子……。

至於不得出廓外的佈令，也只是形式上的，只要有人招請，任何地方都去。據說都以參拜神社佛閣作爲藉口。

不過場所既然選在雜草叢生的濕地，天一黑，路上行人少了，吵雜聲也絕了；盛況只在白天。

前往吉原的人，懷中當然備有金子。這往往成爲窮迫的浪人或歹徒覬覦的對象。

遊郭開在不便的僻地，而且市內又禁止遊女，因此到處有澡屋的開設，並置有湯女爲客人鋪枕席，這對吉原來講，是一大打擊。

遊郭只限於白天，對客人而言也是很掃興的。當時爲了招引客人，郭中便舉行女歌舞伎，勸進舞或獅子舞。

今天——。

一走進大門，音樂之聲甚至有幾分吵雜。

但寒風一揚起尖叫聲，黃昏來臨的時刻，走在路上的行人的脚步就顯得慌張了。

有登樓留宿的人，有雇轎離去的人。當各自決定去留，路上行人稀少的時刻……。

有一名頭戴山岡頭巾，身着華麗蝙蝠衣的高大武士撥開一家青樓的紅暖簾。

那是宮本伊織。

抬頭望天空，喃喃說：「好像快下雨……」並邁開步子要離開時，暖簾後有一名赤脚的遊女追了出來，穿着敞露乳房和脚脛的紅睡衣。

「趁我洗澡不在時……好無情呀！」呼吸急促地拉着伊織的袖子。

伊織給予冷漠的一瞥，無言，甩掉其手。

遊女並不退縮，「求求您，再進來嘛……再半個時辰就好。」沒命地糾纏。

路過的嫖客，在燈光下看出伊織那頭巾下的美貌，也都微笑了：難怪，難怪人家留他。

不過場面立刻改觀，遊女突然摀着胸口，癱瘓倒地。

而伊織却連看也不看一眼，悠悠揚長而去。

厭煩遊女的糾纏，握拳將之擊昏的冷酷足够令嫖客們啞然。

「喂！」看不慣，張開大手攔住去路的壯者出現，映在衆人眼裏倒覺得挺自然的。「你靠一張小白臉暢遊吉原，要離開還這麼不識風趣！」

「不關你的事。」伊織薄笑。

「如你一定要走出大門的話，必須先鑽過我的胯下！」

蓄留兩撇大鬍子的野武士，把大鍔朱鞘的大刀朝門閂一抵，捲起袴裾，弓開雙脚，一副令人不瞧個結果不行的模樣。

伊織稍沉默之後，「鑽了就沒事嗎？」

「鑽，快鑽！」野武士挺着胸。

「不得已的。」伊織後退二步。

停下來想瞧個究竟的人不禁暗暗瞧不起伊織。

伊織蹲低身子。

下一剎那——。

快得像鳥影掠過地上，瞬間的滑走已鑽過對方的胯下，這幅光景令觀看的人啞然。

而且，驚奇不僅如此。

伊織在其背後一間餘站住，頭也不回地走了四、五步時，剛才那位頂天立地的野武士像朽木似的向前倒仆。

一眨眼的功夫，圍觀的人發現野武士的胯下已淌出大量的鮮血，並流到地面。

原來伊織邊鑽邊拔短刀向上切，從腹切到背，而停止疾驅時，刀已入鞘了。

任何人都沒看清他的神技。

現在他那逐漸遠去的後姿，看起來甚至像鬼魔。

伊織便是如此大搖大擺地走出大門——。

走在橋上時，伊織哼着從遊女那邊學來的小調。

他那返歸無心的步行之所以停下來是因爲與面對面走過來的另一名浪人擦身而過的瞬間，感受到一種對神經刺激頗尖銳的意識。

這可以說是他那連自己都無法說明的磨練至於異常的感覺，接觸了擦身而過之人所擁有的劍

氣嗎？

也可以說對方很敏銳地感受他那尚未消失的殺氣，於是也反過來讓他自己去感覺看看。

擦身而過的人是神子上源四郎。

伊織回頭，緊盯着源四郎的後姿。

源四郎並不回頭。

伊織對此覺得不滿。

瞬間——。

伊織的全身噴出淒烈的劍氣。

它乘着晚風，打在源四郎的背上。

源四郎的脚停下來。

——殺掉了！

伊織如此確信。

不錯——。

源四郎像一覺醒來般的一愣，就在那一剎那，感覺某種冰冷的東西滑過背脊。

倉促之下，之所以未回頭並對之採取防備架勢，大概因爲源四郎曾多次出入死地，具有在長劍下死裏逃生的經驗，因而本能似的知悉自己在此種情形的處置。

無疑的，從背後襲來的劍氣的確淒烈得太不同凡響了。甚至可說是未曾遭遇過的。

但那到底只是劍氣，並非眞劍。

自己的軀體並未有異常。

如果回頭的話，眼光相接，火花四迸，很明顯的雙方會下不了台。

對方必定滿足於「殺掉自己」。

讓對方滿足，不回頭地走開，大概就不會生事。不明不白的決鬪並非源四郎所喜歡的。

源四郎再度邁開步子，以正常的步伐走在橋上。

伊織仍站着，直盯着源四郎，突然却稍感按捺不下，於是出聲問說：

「等一等，有話請問。」

距離已遠過眼光迸散火花了。

源四郎穩重地回過頭。

「你若是劍客，爲何逃避本人的挑戰？」伊織昂然詰問。

「你剛剛殺過人吧！」源四郎猜中了。

「不錯，殺過人。」伊織回瞪。

「劍客的決鬪必須選擇在雙方彼此都不後悔的時間和地點。」源四郎如此說。

「呼呼呼……」伊織薄笑。「劍術出自戰場，血招呼血有何奇怪可言?!」

「恕難奉陪……」

「什麼！」

「吾師教我們劍以明心，而且映照八方事物之身，不得常存貪勝之念。」

「哼！你是說日夜修習心氣不動不止的守行嗎？」

致力於在重要關頭贏取勝利的武士，一向摒棄如何獲勝的方法，而輕取勝利。這層道理，伊織當然不會不懂。

只不過狹路相逢，發現銳觸自己之心機的對手的瞬息之間，本能的鬪魂使伊織不能如此走過就算。

「你是一刀流嗎？」

「是的……」

「本人宮本伊織，我看你是小野道場的神子上源四郎。」此語並非基於確信而出口的；是直覺的作用，試着說着的。

源四郎回答：「如你想分勝負的話，遲早有那麼一天，也就是說等時機成熟。」

「那太漫漫無期了！」

「如你覺得等不了那麼久的話，那就到我躲避不了的時候……」源四郎一揖，舉步離開。

——果然是神子上源四郎！

伊織深感空齋的預言並非撒謊。

——不是殺掉他，就是被他殺掉！

伊織甚至覺得這是宿運。

湧起一陣想把握機會，猛然對之挑戰的衝動。但這種衝動又被他壓抑下去了。也許是因爲意識中並未拂去源四郎的活是循着理路的。

——好！遲早要找他！

伊織覺得擊敗源四郎是身爲劍客的大成的第一步。

伊織原原本本地繼承養父宮本武藏的那接二連三擊敗宿敵的獰猛鬪魂。

是木香仍新的青樓。

建築氣派，禮貌週到，這裏是極力想使遊女不同於湯女的吉原。

被領到二樓座席的源四郎，被少女當成大爺般的侍候，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倚在床桂，閉眼，想着——。

——宮本伊織！

在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大的强敵了，這個念頭從進大門處一直繼續着。

有衣裾飄動的聲音，這個念頭也就心中的了。

「對不起。」

紙門開了，一瞥那張莊重行禮低垂的臉孔，源四郎縐眉。

風姿綽約，美麗的瓜子臉，總覺似曾見過。

「紅葉太夫在此向您問好。」

如無介紹人，初次登樓是無法召到這位遊女的。

源四郎因送上一撮土，而順利叫出來了。

那撮土是從地牢帶出來的，是原主水託付交給這位遊女的。

紅葉太夫關好紙門，來到源四郎身邊，表情嚴肅，並無遊女的虛假，問說：

「總管過世了嗎？」

源四郎默默點頭。

紅葉太夫的臉孔越俯越低，眼淚掉在膝上。

望其側臉的瞬間，源四郎的記憶復甦了。

——不錯，就是那個少女。

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源四郎那時還留着前髮，在小野道場天天過着打雜的日子。

晚秋的黃昏，源四郎外出，在路上發現即將被大紅狗咬噬的老太婆和少女。

少女的打扮看起來大致是武士的子女，老太婆大概是奶媽。

源四郎看出紅狗的眼光淒厲，知道是狂犬，於是猛向前衝，拔劍將之劈成二半。

老太婆合攏雙手道謝，但意外的却是那位十二、三歲的少女的態度。

定定望着拭淨刀身，收入腰間的源四郎，學着大人的口氣，教訓說：「武士的劍豈可殺狗?!」

年輕的源四郎頗不服氣，說道：「要是不殺牠的話，恐怕妳們就要被咬了。那是狂犬呀！」

「不，即使是狂犬，也不可因此而污染了武士魂的劍。」

「照妳這麼講的話，應如何是好呢？」

「用刀背打就行了。狂犬自有官府裏的人負責處理。」

「小姐！」

老太婆惶恐地想加以制止，但少女以凜然的眼光盯着源四郎，說道：「我瞧不起忘記自己是身爲武士的人！因此我不道謝。」說完，轉身快步離去。

老太婆雖再三道歉，源四郎却狠瞪着那道小背影。

——何等可恨的小丫頭！

當時的確冒着無名火。

但——。

不知爲何，日後回想起少女的話，總覺比講堂的莊嚴教誨更刻骨銘心。

那位少女便是眼前這位遊女。

「……大少」被涕泗縱橫的紅葉太夫一叫，源四郎回返現實，望向對方。「總管所在的地牢的土，您是怎麼帶得來的？」

「我也被關在那裏。」

「呃！」紅葉太夫眼睛睜得大大的。「那您也是……」

「不。我是跟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劍客……只因巧合跟主水殿拘禁在一起，日久熟識，他才託我帶來的。」

酒肴送來。

「請！」

源四郎把紅葉太夫酌滿的一盃酒捧近嘴邊，又再放下。

「怎麼呢？」

「沒什麼……一向就……」源四郎如此答着，稍許的沉默過後，說道：「妳大概出生在名武士之家吧……」

紅葉太夫驚奇地望着源四郎。

「很久以前，我們見過一次面。」

「……？」

「那時妳大概才十二、三歲。」

「眞的嗎？」

「我還被妳教了武士道的眞髓。」

聽見此，紅葉太夫的口中發出了一聲驚叫聲。「對了，那時……您救了我們……」

源四郎微笑。「妳責備我，武士魂的劍豈可被狗污染。」

「啊！」紅葉太夫憶起當天的光景，重重點頭。「實在慚愧，眞不知如何向您道歉。……無禮的地方，敬請原諒。」深深鞠躬。

「不，不是叫妳想起來道歉的。甚至應該由我向妳道謝才是。妳的話，直到今天還一直牢牢記着。」

「不，不，蒙您解圍，竟然那麼傲慢——以後每次想起，總羞愧得無地自容。……以前總覺得家父的話是最對的，也就小孩學着大人的口氣，不懂裝懂了。還請多多包涵。」

「妳口口聲聲的道歉，反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了。……乾一盃吧！」源四郎舉杯。

紅葉太夫深深望着源四郎，倒酒。

「……今天實在太高興了。昔日的您竟在今天帶來總管的祈禱之士。」

時間靜靜的過了半個時辰多。

默默對座之間，源四郎終於也喝了幾杯。

「……我去舖床。」

紅葉太夫正要起身，源四郎阻止說：「我不打算過夜。」

「有什麼急事嗎？」

「急事倒沒有，不過……」

「既然如此，就請暫留一晚吧！」紅葉太夫不等源四郎回話，逕自出去了。

倚在床桂，閉眼的源四郎，微感四肢倦怠，心想：醉了嗎？

本來打算一旦從紅葉太夫口中探聽出志津女的住處，立刻就要離開的；但對於甫離地牢之身的源四郎而言，青樓的燈火明亮溫暖，一坐下就起不來了。

「對不起。」禿聲音細小，走進來。（禿：遊女身邊的侍婢）

手捧一封信，以摺足的步法走近，跪下單膝。「外面有人想把這封信交給您。」

接過來一看，收信人確是自己沒錯，但却無寄信人的署名。

「什麼樣的人呢？」

「是武士。」

源四郎撕開封口。

「長劍期斬。磨而在腰。汝若劍客，盼勿恐成為試利鈍之贄。若怯而拒此，汝所臥之青樓，將化為灰燼。

時：半時辰之後

場所：郭外南方，日暮池」

——大概是宮本伊織迫不及待寄來的挑戰狀吧。

源四郎剎時作如是想。

但隨即轉念一想：若是宮本伊織，不可能沒署名。

——誰呢？

知道自己在此的，只有黑兵衛。

——會是那個密探負重傷，回到但馬守身邊嗎？

即便如此，也不可能送這種決鬪書來。

——不得已的！

源四郎下定決心。

既是知道自己在此的人，大可視之爲非殺掉不行的敵人。

此地如被放火，不僅過意不去，如再與幕府的緝拿扯上關係，恐怕對自己的行動也有諸多不便。

源四郎對禿說道：「妳下去告訴他說知道了。」並從厨子棚取下硯台和懷紙。

畫的是一張草圖。

折好，收進袖子，起身離開座席。

走在走廊時，向一名禿探聽紅葉太夫的居室。

「客人不能到傾城的居室。」禿頗謙卑地說着。

「紅葉太夫既然去舖床，那居室就……」

「原來是您。」禿在前領路，並回過頭來笑說：「太夫在茶亭接待的客人，您是頭一位。」

每個房間都響着三味線的絃音。

到達內庭，沿着竹塀，走完露路，便是風雅的萩中門。

茶亭在中門內，半邊舖檜皮的宅形造的屋頂浮現在月光之下。

透出圓應的燈光把暗夜點綴得更美。

禿小跑趨近，出聲說：「太夫，客人等不及，自己來了。」

過了一會，裏面有聲響，躙口的單扇門開了。（躙口：茶室特有的小出入口）

「請進……」

源四郎走近，說道：「有點急事，想現在就離開。」

紅葉太夫吃驚地探出躙口，望着源四郎說：「那就是說今晚不能回來了？」

「想回來，不過說不定不能回來。因此想拜託妳一件事。」

源四郎從衣袖取出草圖。正要說明時，紅葉太夫不知想到什麼，却用雙手挾住源四郎的手，邀請說：

「請進來喝杯茶吧！」眼光比邀請更加鄭重。

四榻榻米半的茶室整理得有如靜慮默想的禪室般的簡素之美，迎接源四郎。

大有極力想表現利休所提倡的「和敬清寂」。（利休：原名千宗易，號利休，千家流茶道之祖。仕於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頗受厚遇，後因觸怒秀吉而自刃）

壁龕掛有論語學而的一句：「禮之用和爲貴」。

軸之下供有荒菰，素燒的瓶子備有神酒，高杯上盛有洗米。

照燈從三叉的青竹土器垂下燈芯的白尾，朦朧搖曳。

完全不像遊女接客的場地。

隔爐坐於貴人疊的源四郎，在默視紅葉太夫沏茶之時，突感若有所悟。

她的冲泡手法可看出已達於茶道的奧義，更甚的是那種頗具氣質的動作，保持着無微塵之隙的嚴謹，令人嘆爲觀止。

——原來不管劍道或茶道，一旦臻之於奧義，都表現出完全相同的嚴謹?!

源四郎接着又發現那雙把茶碗置於帛紗並捧到自己膝前底白手，甚至連每根手指都具有那種嚴謹。

源四郎不諳茶道。

先對此道歉，紅葉太夫却莞爾，「茶事之法，要說有是有，要說沒有也可說沒有。請，喝了您就會喜歡。」

「眞的嗎？」源四郎雙手接過茶碗，一飲而盡。

只是苦澀而已。

紅葉太夫定睛落眼於火爐中的美麗火焰，低聲喃喃問說：

「等一下要去決鬪了嗎？」

——怎麼連這也知道呢？

源四郎驚奇地望着紅葉太夫那清雅微俯的臉。

「請不要見怪……我從您的臉上感覺得出所謂的劍氣……」紅葉太夫微俯着臉說着。

「……劍氣！」源四郎囁嚅，不知爲何却感到一陣慚愧。

「……」紅葉太夫悄悄望向源四郎。

瞬間，源四郎那冷漠沉穩的側臉使紅葉太夫的心胸不由自主的砰砰然了。

她覺得早在很久以前就預感到有一天必能重逢這位年輕的劍客，而且如此地雙雙面對面坐着。

她雖出生於武士之家，但墮身風塵，其間遍嚐難以告人的悲慘辛酸，已被許多男人玩弄過，只有心扉是緊閉的，不曾許過任何人。

突然錯覺到彷彿就是爲了邂逅這位年輕的劍客才如此的，紅葉太夫難免感到一陣倉惶。

「神子上……」

「……」

兩道視線重合。

紅葉太夫的臉頰微泛紅潮。

「假如……假如今晚的決鬪是可以避免的，您也非去不行嗎？」

「妳是說我劍氣畢露，已不再作周詳的考慮嗎？」

「不，……」搖頭。「我總覺得您對我們信徒來講，似乎重要得頗具取代總管的份量。」

「這恐怕妳就想錯了。我沒有成爲基督徒的善根，我殺過許多人，而且還會再這麼繼續下去。總而言之，我背負着和神背道而馳的宿命。」

「不，我不是說您會變成信徒。我總覺得您會對信徒做出極大的貢獻。」紅葉太夫清晰地說着，必定頗深信自己的預感。

源四郎默默，眼睛落於爐火，並不回答。

短暫之間，茶室只有爐上的茶壺口發出的噓聲。

源四郎告訴自己應該離開了，也就取出草圖，說道：

「萬一我沒回這裏的話，請妳轉告壽庵，確定一下此地是否還藏有五十萬兩黃金。這就是原主水殿託付我的事。」

紅葉太夫眸子不眨地望着源四郎，說道：「您一定會回來的。」

「這就不得而知了。對方似乎是强敵，而且其中好像有詐。」

「您無論如何也要去嗎？」

「對方有言在先，不去的話要放火燒這所房子。」源四郎說完，接着正顏說道：「再次承蒙妳的忠告，十分感謝。劍氣外現是我的不够成熟。」鞠躬，然後握刀，起身。

「在此恭候您回來。」紅葉太夫雙手按於榻榻米，伏身行禮。

心情沉重的彷彿就是送良人上戰場似的。

不過，當源四郎走下榻榻米時，紅葉太夫却感到一陣激烈的衝動態上心來。

「請等一下……」

源四郎回過頭、縐眉。

無血色的細臉上充溢着女人的哀愁本能。

胸、肩顯示出急喘時，乾脆甩脫剛才那宛如僞裝的沉靜態度，亂了裙裾奔近。

源四郎困惑地接受碰撞似的依偎而來的年輕肢體。

如此……過了若干時刻。

突然，源四郎推開紅葉太夫，逕自走離了。

身後留下低聲的嗚咽。

亂麻

——奇怪？

每走一步，身體便大大傾斜，當黑兵衛遠遠可望見吉原的燈火時，注意起走在前面的行人。和自己一樣是無法保持上半身平衡的步伐，不過從脚步聲可知那不是脚跛，而是義足。然而使黑兵衛疑心的並非僅此。

——總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

警戒心之變得極度銳敏，是因爲這一行幹久了自然練就的。

黑兵衛的步法一變。

不聲不響、輕飄飄的、滑行似的追趕而上，距離縮短成二間多時，再恢復原先的步法。

就在這時——。

前面那個人回過頭來。

悄悄接近，又突然響起脚步聲；該人對之起疑倒是當然。而黑兵衛的目的就是要他回頭。

厚黑的雲層尙未落雨就被風吹走，遠空出了薄月。

——啊！

黑兵衛認出這人，驟然緊張起來。

但外表一點也沒表現出來，依然一跛一跛地加快脚步，追了過去。

對方並不認識自己，黑兵衛頗放心。

大約超前約一間左右。

「喂……」對方出聲。

黑兵衛邊走邊回頭，表現出十足小民一般的敬畏動作。

對方並未受騙。

「……你認識我吧?!」

「不，不……恐怕沒……」

「老實講！」義足突然發出頗大的聲響，追來。

黑兵衛並不慌張，雙脚甚至沒移動，但距離依然是拉開相同的間隔。

「你擅長忍術！必定不是普通人！」

「我是吃這種飯的，是脚伕，才……」

「胡說！」

長劍突然出鞘砍來。

高垣彌九郎以義足飛跳一間。

「太不講理了！」輕輕閃過，語聲又頗自在，更使彌九郎不講理。

「可惡！」彌九郎吼叫着，舉劍大上段，並非誇張，那一臉橫肉的面貌就像惡鬼。

連黑兵衛也爲之一慄。

頓時泛起的直感：對了！此人也知道源四郎在京花屋，特地趕來的！

「高垣彌九郎！」本是裝成素不相識的，現在却故意連名帶姓叫了出來，並在月光下笑露白牙。

這位竊賊的斜眼原先就給對方一種狡黠、不恭的印象。

「可惡！」彌九郎顯現出全身幾近噴火的憤怒。「果然是來跟縱我的！」

「什麼……看你氣成這個樣子，就知道你懷着什麼見不得人的險惡居心。而且對一個身爲劍客的人來講，也可說不够從容鎭定……」

「胡，胡說！」彌九郎更猛然跳躍一間餘。

但這一次，長劍也徒然在夜色中劃空。

「哈哈哈，以你那雙脚恐怕還無法達到目的。算了吧！」

「你是神子上源四郎的手下吧！」

「總算說溜嘴，自己招認了吧！你在公平的比武慘敗，竟懷恨我主人，實在可恥！」

「可惡的走狗！」

「罵得好，不過要是連我這個走狗都追不到的話，怎麼對付日本的一刀流第一高手呢？」

彌九郎從喉嚨深處迸出奇異的怒號，像發瘋般的追來，但却一不小心，整個人扒倒在地。

此時——。

源四郎已出廓，走在雜木稀疏的蕭條原野。

一走在夜風刺骨的月光下。覺得剛才青樓那通明的燈火已變得頗爲緲遠。

或許這是由於源四郎的胸中湧上了濕潤的感慨吧！

紅葉太夫肢體的白柔、溫滑，仍附着在身，揮趕不去，這在源四郎是未曾有的經驗。

——我竟然不識女人的柔肌地長到這麼大。

直到現在才深刻地發覺到。

紅葉太夫爲何突然投懷過來呢？當時似乎瞭解似的，於是暫時擁抱了一會，而離開之後，却感到女人心的奇妙到底不是武骨的自己所能理解的。

源四郎舉頭仰望浮在流動頗速的薄雲中的月亮。

感慨在天空描出了一幅輪廓。

——不知她近況如何？

心中想的是美音。

——看來身體不佳，會不會病臥在什麼地方呢？

即將上愛宕山上決鬪時，她那清澄優雅的眼光直到現在仍清晰地留在記憶中。

覺得是訴說什麼的眼光。

到底是什麼呢？

關於這，源四郎就不敢妄自作解了。

看到美麗的遊女流淚，很意外地，源四郎却憶起了美音的輪廓，他試着自言自語地說：她會不會是喜歡我呢？

如此自言的瞬間，才發覺到自那時起，美音的存在已成頗具份量的意象悄悄地珍藏在自己的心底了。

——如能活下去，遲早必能重逢吧！

源四郎朝着月亮，如此說着。

這時——。

對面雜木林的深處暴起水鳥沖天飛起的聲音。

日暮池就在那邊。

源四郎的意識一回返現實，立刻變得極爲敏銳。

水鳥飛起正表示該處充滿敵人準備迎擊的殺氣。

決鬪信上雖未寫明，不過可推測出有伏兵，也有計謀。

敵人不只一個，此預感可由水鳥的聲音知道無誤。

停下脚步，稍猶豫。

應照此穿過林中而去呢？

亦或另找旁路？

未抵達池畔之前，樹林中的暗處必有不意的攻擊準備着。

——如何是好呢？

孤身闖進死地的唯一有利是可以自由選取奇襲的方法。

源四郎也曾聽說，宮本武藏之所以總是無往不利便是得自運籌之妙。

孫子兵法上也有「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位戰國的武將教人即使孤身，也應視自己擁有千兵，並懂得運用之術。

但源四郎對兵法所容許的詭道，頗覺反感。

——兵，應者勝。

被對方挑戰，不得已而應戰時，自己也正處於冷靜如水的境地。

對方驚動水鳥，不正表示其方寸已亂了嗎？甚至也可視之爲用謀之人的慌張不安。

——好！

源四郎覺悟。

堂堂朝前走去。

那是月光照不到地面的密林。

已到了每一步都是死地了，任何一棵樹木的背後都可能有敵人匿藏，必須全神貫注。

風掠過樹梢——。

……殺氣充滿整座林子。

——呃！來了！

每走一步便須貫注着爲應付戰鬪的心氣。

之所以停下脚步，是爲了平靜逐漸充滿全身的血氣，並使呼吸復歸平靜。

當自己的五體被透過樹梢的月光映成斑雜之色時，感到自己已暴露在暗處的敵人的監視下了。

又再前進數步時——。

就像仰慕殺氣，一陣强烈的風音刷地似的掠過樹間。而當它搖響枝葉，飛上高空，再度恢復靜寂的剎那，左右的暗處響起尖銳的弦音。

同時，源四郎的腰間也滑出一劍，合着弦音發出劍聲。

二根箭都斷成兩截，落在源四郎脚邊。

下一剎那——。

源四郎快似魔影，奔了三間餘。

邊跑邊拔出短刀，投向前方的暗處。

看似樵夫堆積的柴堆背後響起慘叫。

源四郎接着所採取的行動神速又正確。

邊發揮着類似掠鳥的速度，邊使長劍水平地畫道圓弧。

弧線的中央是一棵樹，樹幹當然折斷。

樹身緩緩開始傾倒的高枝上呈現出埋伏者的狼狽擧措。

那是正在搭瞄第三隻箭的伏兵。

發出巨響，人樹倒地時，源四郎已突破樹林，站在池畔的草叢上。

朝着他，兩邊灌木斜裏刺出二把矛槍。

源四郎不慌不忙，抓住一把矛頭，切斷另一把矛槍。

七、八個黑衣的敵影一齊從草叢中站了起來。

雙眸炯炯的源四郎總算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因爲敵影全都拔劍，而且劍尖點地。

即使在月光下，也可分辨出其中一道黑影是特別精選出來的高手。

距離約五間餘，朝源四郎放射而來的殺氣頗爲猛烈。

源四郎踏出脚步，自行進入對方那駭人的劍圈內。

——就在這時。

「呀啊！」像從地底冒出來似的，背後有一名伏兵猛然襲來。

源四郎的瘦軀一個急轉。

反射月光，二把劍閃爍——下一剎那，源四郎從黑色的血飛沫潰湧之處，跳了一間，而且仍繼續着威勢，疾風似地奔向敵陣。

應乎此，黑影們那劍尖點地的架勢迅速拉開間隔。

定下立足點的源四郎，聲音嘹亮地說道：

「依我看來，你們是柳生道場的人。跟身份不明的人決鬪被殺的話，就太寃枉了，但若是宿緣的對手，即使被殺，絲毫沒有怨言。」

柳生流的秘傳之中有一種叫「月陰」的絕招。

那就是在日月陰陽之中，選用月和陰的極陰劍法。月有形，照亮暗夜；陰無形，也就是黑暗本身。有月光才能見得陰。譬如在暗夜廝殺時，彼此看不見對方，如此的話，究竟用什麼做對象呢？敵我都像在漆黑中尋物一般，揮刀拂地，雙方便藉着刀光殺鬪。

架勢當然是點地的下段，當對方朝着估計的足脛欲來時，配合其劍的亮光，展開一連串的快斬。

這叫「月陰」。

月陰又轉化爲「山陰」這一絕招，那是陰陽表裏，能自在應對敵人的變化。山陰更轉化爲比喻烈風吹襲海面，逆捲波濤的「浦波」。

敵陣向源四郎預告此種戰法。

現在，源四郎必須盡全力發揮恩師所殺的一刀流絕妙秘法。

其「法形」，表：電光、明車、內流、浮身、私捨，裏：妙劍、絕妙劍、眞劍、金翅鳥王劍、獨妙劍，共十項。

如其中的「私捨」，便是瞬間斬斷對方的兩腕。

以下是神子上典膳改名小野忠明，進江戶時的事。

江戶郊外的膝折村來了一名劍客，連殺七個無辜百姓，並盤據在一家民房。村長前往江戶，向決斷所投訴。幕府以小幡勘兵衞景憲爲檢使，並命忠明同往。

忠明至該村邑，在戶前以平靜的聲音說道：「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奉命由江戶趕來。到底你

出來分勝負，或我進裡面，隨你選擇。如何？」

劍客過去曾聽過忠明的大名，答說：「能領教一刀流算是有幸，我們就進行公平的勝負！」說完也就奔了出來。但二劍甚至未交一回合。

劍客舉劍青眼，忠明連連前進，非常輕易地砍掉其雙腕。並回頭問景憲：「是否剁掉首級？」

「剁掉！」

忠明如景憲之言，剁下倚在牆上的劍客首級。

簡言之，此劍法源自野太刀的剎法。

對柳生道場的人而言，讓源四郎發揮一刀流的十項法形，是另有目地的。

柳生但馬守知道一刀流的神技不在小野道場，只源四郎一人繼承着。

以多圍殺的話，源四郎當然勢必淋漓發揮那十項法形所混合的快斬——亂曲、鳳楊、分身的神技。

這些以口傳必須花費莫大工夫去的練習。

如能抗拒些神技，擊敗源四郎的話，柳生流的秘傳便又更進一層了。

一刀流的秘傳之中，有一種叫「八方散亂」的劍法是專用在以寡敵衆時。

儘管敵人再多，只要身子的進退巧妙得法的話，敵陣反而人多手雜，互礙手脚，能够衝着來的人通常只有一人。

八方指的是四方四隅。（隅是「內隅」、角是「外隅」）

如能退身轉化到四方四隅，即使完全被圍，並不必認爲以全部爲對手，只要認爲對方只有一人就行了。

此刻是發揮小野忠明精心獨創的亂曲、鳳楊、分身等秘術的時機。

以柳生流而言，那是遲早勢必要領教的。

「……去了！」正面的敵人劍尖點地，在草叢上滑步縮短間隔而來。

源四郎只是右手頹然提着劍而已。

長劍亮着白光，朝源四郎的脚脛砍來。

源四郎也配合着前進的話，攻擊者大概會從「月陰」到「山陰」，再到「浦波」，展開一連串的快攻。

但源四郎並不這麼做。

只是稍稍後退而已。

對方把橫掃的刀身水平地延向右方——此姿勢稍微停頓了一會兒。

然後徐徐傾斜上半身，整個人橫臥在草叢中——

不知何時，他的胸膛已貫穿着一把短劍。

「……」源四郎無言，環視一人被撂倒仍不動的敵影，然後慢慢從屍體上拔出短劍。

「好，我來了！」長劍的劍尖指地，短劍直直朝前，源四郎以此種奇怪的架勢，開始前進。

……殺氣在此迎接炸裂的瞬間。

源四郎的影子大大飛躍。

甚至無暇一瞥鮮血噴湧，連同叫聲一起蹣跚而倒的敵人，源四郎又襲向下一個敵人。

這一來——。

敵陣便開始繞着大圓圈奔馳，準備施展柳生流獨特的虎亂片手斬，以便捕捉源四郎的身影。

同一時刻，紅葉安坐於茶室，邊聽着茶壺的水沸聲，邊祈禱着源四郎無事歸來。

剛才自己那忘我地依偎源四郎並哭噎的鄙陋，變成難堪的羞恥，只是一小片刻而已。之後却變得連自己也莫明奇妙的清爽。

熄掉燈，迎月光進室內也是爲了更加深此種清爽的情緒。

爐火在月光中舉着柔軟美麗的火焰。並非普通的薪柴。

火焰飄散輕微的芳香，是因摻有伽羅的緣故。

——長久以來，我一直在等着幸福降臨到我身上。

紅葉太夫在內心囁嚅……。

——終於也來了。

值得奉獻出身心的男人，今夜出現在眼前。

——他必定會回這裡。

她希望這句話因相信而成爲事實。

……紅葉太夫收回思緒回返現實，開始沏茶。

那是獻給現在在凄絕的修羅場，寄託生命於握劍而在斷殺的源四郎。放茶碗於帛紗，捧向眼前假想人的膝前。「……請！」

就在這時。

門口雖無聲，却有寒冷的夜氣流了進來。

……瞬間，不吉的念頭掠過腦際，身體感到僵硬異常。

摹想的是，門口站着全身鮮血的源四郎化成幽鬼的形狀。

紅葉太夫沒有回頭的勇氣。

「妳是紅葉太夫吧?!」

並非源四郎的聲音，紅葉太夫才像被解除咒力似的，望向門口。

那邊佇立着一名以黑布蒙面的武士。

「我是紅葉太夫，如您是客人的話，很不湊巧，今晚……」

武士不待聽完，插口說：「不是客人！」，一脚跨上榻榻米。「我來拿源四郎交給妳的東西。」

心念一轉，紅葉太夫答說：「神子上沒有交給我東西。」

「說謊！從妳的臉色看得出來。」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刺腑聲音。

把源四郎誘到死地，源四郎一旦有所覺悟，必然把後事託付紅葉太夫，於是就有機會奪取了。

眞是巧妙的計畫。

在柳生那一邊，當尾隨源四郎的密探被殺，立即逮住運棺的非人，逼供源四郎的去處。非人表示他曾聽見源四郎告訴黑兵衛「在吉原的京花屋見面」。

……紅葉太夫知道難逃脅迫。

對方看似並非等閒之輩。

但絲毫沒有畏縮退讓的神情。

對於深信天國的人來講，死一點也不可怕。

不過，遺憾的是草圖爲何不早存放在隱密的處所。

草圖就在紅葉太夫的懷中。

抬起清澈的眼眸，紅葉太夫望向入侵者。

「武士竟然做出此種卑鄙的事！」

「不必多話，快把草圖交出來。」

「您的大名怎麼稱呼呢？」

「妳準備挨刀嗎？」

「只好這樣了。」

「好，聽清楚。柳生左馬介憲巖。」

「我的仇就由神子來報了。」

左馬介一聽，低笑數聲。「遊女可還眞視死如歸！聽說基督徒把死也當做歡樂嗎？」

紅葉太夫不管，繞膝、背向左馬介，閣下眼皮。口中低唸着聖名。

這時——

穿過中門，在禿妓的引導下走進內露路的是黑兵衛。

「禿……」

「嗨！」

「你是孤兒嗎？」

這一問似乎惱了禿，回過頭，以嚴厲的口氣反問說：

「問這幹嘛？」

禿由衷地瞧不起這位斜眼、跛脚、醜陋無比的人。

「如果雙親健在的話，想必不會把像你這麼可愛的孩子推進這種泥沼。」

「這裡不是泥沼！」

「雖說美麗的蓮花也會開在泥沼，不過……」

——何等討厭的客人呀！

禿頗覺不悅。

因對方表示是神子上源四郎的僕人，有急事相見，才親切爲之領路，殊不料竟是如此無禮，不知好歹的殘廢者！

「……就在那邊。」禿用手指頭一指，轉身就走了。

「嘿……怎麼生這麼大的氣。」

黑兵衛一拐一拐地在月光下大大傾斜着上半身，走近茶亭。

——奇怪？

圓窗是暗的。

——難道外面月色好，賞月去了嗎？

黑兵衛探進躅口，道聲：晚安！

沒有回話。

——果然不在。

只好自己進裡面等了，如此自忖着，也就悄悄開了一扇門。

頓時，黑兵衛的神經爲之一緊。

室內飄着血腥。

探頭一看，映進眼裡的是遊女俯伏在爐端的慘狀。

躍進一看，不禁湧起一股黯然。那是僅僅一刀的袈裟斬。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黑兵衛困惑，盤膝坐下，隨即又站了起來。

——源四郎呢？

眞是不可思議。

源四郎體無微傷，正走在歸路。

身在敵陣所描繪的虎亂片手斬的圓圈正中央，源四郎的快斬接連撂倒三人。

正當緊要關頭，遠處響起尖銳的笛聲。

柳生衆人則一起後退，留源四郎在原地，消失得無影無踪。

源四郎自信還能撂倒幾人，但不敢奢望能够活着重見吉原的燈火。

現在——。

邊望着在茫茫蘆荻的原野中，像摘放在地上的星星似的美麗輝煌的一郭；源四郎如此走着，覺得有點像在做夢。

——密探襲擊人，不可能中途停手的……。

況且，對柳生道場來講，我是接二連三斬殺他們送往駿府的高手的可恨敵人。

即使再多出幾個犧牲者，必定能將之收拾。

——會是但馬守下令的嗎？

如此的話，但馬守爲何下這種命令呢？

源四郎想不通。

月光下的瘦軀，安然無恙，再怎麼講總覺得不可思議。

——我還活着！

雖數度在內心嚅嚅着，但並不覺得歡喜。四肢仍聚集着應付突如襲擊的銳氣，而一步一步回到脂粉鄉的脚步，不知何故却微感不安。

……走進大門，通道上已無人影。

只有待客的轎子，此時刻必定是打烊的時候了。從懸着長暖簾的入口只流露出一片通明的燈火。

從某隱蔽處正有凄烈的眼光瞪着燈火與月光交錯下緩緩向京花屋走去的源四郎身上。

——源四郎！

心中大叫着，身子却不動。

他看出源四郎的身形籠罩着近乎妖冶的精氣。

高垣彌九郎之所以不現身出來挑戰，並非畏怯，而是因爲望其精氣而肅然的緣故。高垣彌九郎依舊是一流的劍客。

「啊……您回來了。」源四郎穿過正房，到達後門時，禿妓在走廊出聲道。

「紅葉太夫還在茶亭嗎？」

「是的。」走過來，細聲說道：「請多小心呀！」

「爲什麼？」

「剛才有個斜眼跛脚的人來過。」

「哈哈哈哈，他是我的僕人。」

「哇！」禿妓眼睛睜得大大的，然後扳起面孔，喃喃說道：「好怪的僕人！」說着也就走開了。

源四郎正要穿過中門時，剛好和快步走來的黑兵衛撞個滿懷。

「噢！您沒事……」黑兵衛笑出欣慰的聲音。

源四郎微笑。「受不了太夫那種沏茶法，逃了出來嗎？」

「主人！」黑兵衛壓低聲音。「太夫被人殺害了！」

「什麼？」源四郎像被人迎頭澆了一盆水，呆然站着。

「一刀致命的。」

「……」

源四郎挫牙！

——原來如此！

現在總算明白過來了。柳生衆人爲何一聽見笛聲便像潮水一般退走呢？

——原來把我誘開，再從紅葉太夫處奪取我所交出的地圖！

源四郎邊走向茶亭，而四肢則因未曾有過的憤怒而戰抖。

走進室內，抱起屍體時，想起一句出自她口中的話：「我總覺得您對我們信徒來講，似乎重要得頗具取代總管的份量。」

她預言的是將對信徒做出極大的貢獻。

不管喜不喜歡，源四郎已深刻感到現在已被安排在這條道路上了。

……突然。

源四郎機敏地望向爐中。

撫平了的灰上可認出文字。

用平假名寫着：**柳生　左馬介**

爲了留下遺言，太夫必然是在昏黯的生命之火，將熄前奮力的舉起火箸書寫的。

——殺掉她，並奪走地圖的原來是柳生左馬介！

是宿緣之敵。

左馬介在駿府時是柳生家密探的頭子。屢次想收拾源四郎不果，而在愛宕山將之逼進危境，幸而險得脫生。

現在，第三度的遭遇，應由源四郎發動了。

「黑兵衛！」

「是……」

「和我一起被你運出地牢的人是江戶的基督徒之父——原主水。」

「是的，我也聽說過此人，他……」

「主水殿知道武田信玄的私鑄金大約五十萬兩的隱匿地點。」

「五十萬兩！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主水殿已告訴我地點。」

「呃！」

「我畫成地圖，交給這位傾城，但地圖已被搶走了。」

「霍！」黑兵衛叫出聲。

源四郎把紅葉太夫的屍體朝北向仰臥，並使其雙手在胸前交叉，從屋角取來屏風，遮於其前。

「主人！」黑兵衛的斜眼光芒閃爍，「馬上到那裡去嗎？」

「是的，我跟你二個人。」

「會不會太魯莽了一點呢？」

「那裡大概是我倆的死地吧！」

現在才想起來，柳生衆人之所以放自己一條活命，就是顧忌着萬一地圖有詐，五十萬兩黃金便永遠埋藏地底了。

「但眼睜睜把五十萬兩黃金奉送給敵人也實在不甘心！」身爲竊賊的黑兵衛發出由衷的聲音。

「不，絕不可白白奉送！」源四郎斬釘截鐵。

孤雁

咔啦、咔啦……

咔啦、咔啦……

是單調的軋聲。

但在迎進晨曦的古舊的屋裏，它却具有非常調和、安祥的音調。

這是紡織山繭絲的聲音。

紡織人是美音。

美音來此——王子十條野附近的清光寺之後。午後的微熱痊癒了，食慾也大增。

朝夕在梵鐘的洗心下，浸身於遠離俗界的靜謐中，美音的面貌似一天一天地在恢復少女的美麗氣息。

雖則如此。但也並非無心地在紡絲。

如此地在從事單調的工作之間，使美音加深了一個念頭。

——就是爲了他，才這般在紡絲。

當此寺的下男拿出長年收集的山繭時，美音首先想到的是：

——用這些爲他做一件衣服。

在美音的腦海，神子上源四郎不知何時已被認定爲此生唯一做爲良人的人了。而且她也覺得源四郎似乎也知道的樣子。

「咕勒　咕
　咕勒　咕
　火燒野的雉
　在哭呀！」

後院傳來修太郎的歌聲。

太陽一出來，便飛也似的出去了，中午則氣喘如牛的奔回家，急忙扒幾口飯，又像一陣風似的出去了——每天如此。

「望着下弦月
　哭呀
　像母親的臉
　月明撩人悲
　哭呀」

美音聽見那哀傷的曲調，突然感到一陣心疼。

——修太郎也在懷念母親呀！

美音想起修太郎在基督宅裏，對着那位叫志津女的貴婦人拼命喊叫時的光景。

「我不僅不是孤兒，我父親還是大谷吉政大人的右手呢！」修太郎瘋狂的叫嚷。

離開之後，美音責問他爲何說謊，修太郎狠狠踢走一塊石子，答說：「不知怎麼搞的，我就覺得氣憤不平！」

——那位婦人看見修太郎時，表情頗不尋常。而且臉形也很相似。

——當她聽說修太郎的故鄉在若狹時，表情都變了。說不定，說不定我猜的不錯。

——而修太郎也似乎從那位婦人感覺到另外的什麼，因此才突然憤憤的撒謊。……是的，一定是這樣沒錯。

美音覺得必須再度帶修太郎造訪那所基督宅。

「美音姊！」修太郎跑了進來。「我已經呆膩了！」聳着小肩，語氣激烈地說着。

「什麼呆膩了」

「在這個地方呆膩了！」

「不過，我們還沒來多久呀。」

「當初我就打算在美音姊的身體未康復之前，要忍耐住下去。……而現在已經好了，走！我們離開吧！」

「到什麼地方呢？」

「江戶呀！」

「到江戶幹什麼？」

「幹什麼？不知道嗎？找人呀！找那位大武士呀……。他不是跟我有約在先嗎？要幫我殺柳生但馬守呀。」

「……喔！是這個啊！」

「我也看得出來。美音姊也想見那個大武士吧？」

「……」

「猜中了吧！美音姊也喜歡他吧？」

美音被修太郎定睛注視，掩蓋不住，應了聲「是。」，點點頭。

「既然身體已經康復，不必再三考慮，走吧！到江戶……」

「不過……」

「女人實在討厭，明明想去又猶豫什麼……」

「修太郎眞是急性子呀！」直到今日，美音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一旦被修太郎突然說出來不禁也湧起了淡淡的希望了。

——到江戶找他！

就像接受不許如此做的命令似的。一向束縛住自己的心鎖很輕易的就解開，隨着也開始一陣砰然心動。

——也好。根本就沒人責備我嘛！我也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找他呀！

「不過……」美音用不安的眼神望着修太郎，「偌大的江戶，要找人談何容易呢？」

「這還不簡單。浪人住的地方大抵不出那幾處。問青松寺的師父，也可打聽出行踪呀！此外

，還有黑兵衛伯伯，隨便在哪一處的告示牌貼上便條，黑兵衛伯伯請出面……不就行了嗎？……走，美音姊走吧！」

「修太郎眞聰明。」

「那還用講，室伏修太郎如生對時代，可還具有取天下的手相呢！」

「誰替你看過手相呢？」

「黑兵衛伯伯，他雖不務正業，但見聞廣博，因此才有資格當那位叔叔的僕家。」

美音稍作思考，又問說：「眞的要到江戶嗎……？」

「當然，走吧，快！」修太郎神采煥發，頻頻在拍手。

「不過，見到神子上時，別立刻就提議要殺柳生但馬守呀！」

「知道了，不會的。」

「修太郎太急性子，所以我才擔心。」

「別擔心！別擔心！我要向那位叔叔學劍，我自信三年之後，也能成爲第一流的劍客。眞的！」

「我知道，修太郎非常有天份。你每天早上在後院揮木劍我都看到了……」

「是的。走吧！快！」

「好吧！但也別這麼急……」美音雖規勸着，但臉上却掩蓋不住湧起的歡愉。

美音和修太郎在在清光寺住持的送別下，出發往江戶那一天，就像是初臨春天似的，和暖的

微風吹拂着原野。

事實上，春天來臨的痕跡到處都是。

森林中的常綠針葉樹的枝梢，帶黃的透明嫩葉迎着陽光正在生長；夾在針葉樹之間的落葉濶葉樹也抽出了新鮮的嫩芽。

他們所經過的野路，到處是青翠的綠意。

空中有小鳥的呢喃，草叢上有小動物的掠影。

修太郎樂不可支，用自製的木劍擊打可見的獵物，不斷奔向左、右草叢，並回到美音身邊。其間——。

美音聽見野獸的銳蹄聲，停下脚步。

「這東西！」修太郎揮下第二擊的木劍，而竄跳出來的是一頭小狐狸。

「修太郎！」美音覺得可憐，出聲制止，但此時小狐狸已帶傷，飛跳二間餘。

修太郎則奮起直追。

「修太郎……放過牠吧！」

但美音的聲音並未傳進少年耳裏。

修太郎立刻追進對面的森林中。

從樹間隱約可見到神社屋頂的鰹木。

——假如是神狐的話，說不定修太郎會遭受極大的懲罰……。

美音認眞地懷着此種不安。

修太郎久久不回來。美音的不安逐漸加大。

最後只得自己進森林看看。

對着林中深處試叫看看，傳回來的只有回聲，並無回應。

美音緊張了。

就在那腐朽欲倒的神社前的牌坊下，修太郎的身子埋在土中，直到胸前，腦袋則是頹然仰向昏迷不醒。

「修太郎！」美音跑近，想用力把修太郎拉出來。

病後的美音覺得修太郎的小身子格外的重。

好不容易拖至腰部時，美音嗅到一股難言的臭味，胸中直想作嘔。

强忍着把修太郎拖出地面時，突然感到眼前有一股紫色的目眩襲來。

——糟了！

恐怖纏繞全身。

這所廢神社有魔氣！如此直感道。

也預感到可能是小狐狸作祟，美音屏息，以便不吸進魔氣，發揮全力，把修太郎拖行數間之後，揹上背。

逃離森林之前，美音幾次差點折膝跌倒。

氣喘如牛……終於到了野外，已筋疲力盡，把修太郎放在草叢上。

過了一會，修太郎開始呻吟。

「修太郎！振作一點！快醒來。」用雙掌輕拍臉頰，搖搖身子；先是眼皮痙攣微睜開眼。

「啊！醒來了！」

修太修太郎頭暈目眩地把焦點集中在氣喘不休的美音，喃喃說道：「我……怎麼啦？」

「你掉進神社入口的坑洞裏呀！」

「坑洞……我掉進坑洞？」

「是否中了瘴氣，覺得恍恍惚惚呢？」

「嗯，不錯。不知什麼東西，很臭。……掙扎時，也就不省人事了。」

「那是追狐狸的處罰呀！」

「啊……不錯。」修太郎率直承認。

……少年要恢復體力並不須多久。

修太郎一骨碌起身。

「修太郎，有件事跟你商量。」大約過了二時辰多，穿越原野時，爲了躲避一陣突來的驟雨，避進一家舊阿彌陀堂的簷下時，美音提議說。

「什麼事？」修太郎隔着傾注的水幕，望着陽光從雲端射照而下的美景，反問着。

「我要談的是那所基督宅裏的大嬸。」

「嗯……」

「難道修太郎不想再見她一面嗎？」

修太郎望向轉彎抹角的美音。表情含有不像少年的思慮。

「……」

美音對着默默，逐漸把眼光移過來的修太郎報以優雅的微笑。慫恿說：「怎麼樣呢？再去看看她如何？」

修太郎突然把臉側開。「不要！」

這個拒絕並未表現出倔强的語氣，而具有怪異的微弱音調。

「爲什麼不要？」

「那位大嬸的眼光，簡直把人當成小乞丐似的。」

「不是的。她聽說你的故鄉在若狹。臉上的表情好像是想到什麼。因此，她才問你是不是父母親在那邊撫養大的。」

「她到底想到什麼呢？」

「這嘛……說不定你的長相像那位大嬸的某位親戚或其他什麼的。」

「……」修太郎露出困惑的眼色，咬着指甲。

「修太郎……」

「嗯……」

「你的名字是……你被拋在小濱灣的岬上就已經取的嗎？」

「不是的，是大谷吉政大人賜的。」

「就是嘛，如此的話，那位大嬸就有所不知了。……不過，你的臉形一定……」

美音想再繼續說下去時，修太郎露出不耐煩的樣子打斷說：「不用再講了，隨便怎樣都無所謂！」

「不，這可不能隨便。」美音以少有的強硬語氣勸戒道。

「我不須要父母親，誰要那種丟棄自己兒女的無情父母！」

「這話可就錯了，想必不是看你長得醜，才把你丟棄的；以我的看法，其中必定有難言的隱情。」

「管他什麼隱情，總是無情就是了！美音姊，假如妳生了那位神子上的孩子，而遭遇到什麼困難的話，妳會不會丟掉？嗯？會不會丟掉呢？」

美音被這麼一問，除了感到困惑之外，也突生頗大的動悸。

——我生下神子上的孩子！

連做夢也不曾爬上意識的假定，經修太郎一說出口，美音不覺臉頰火熱了起來。

——啊！若是如此的話！

「美音姊！」修太郎大聲叫着。「聽見沒有？怎麼處理呢？丟掉呢還是不丟掉？」

美音不覺一臉認眞地搖頭。「怎會丟掉呢？……就是死也不離開！」

「就是嘛！不會丟掉的。遺棄自己孩子的母親，是世上最無情的。」如此罵着，修太郎那望着逐漸在放晴的野外的雙眸，已微微濕潤了。

回返現實的美音一驚，悄悄把手搭於修太郎肩上。

「啊……對不起，都是我不好，美音在此向你道歉。」

「有什麼好道歉的，算了……。雨停了，走吧！」

「走！」

美音打消帶修太郎到那所宅院的念頭。

……並肩大約走了三町。

拾一根竹子，邊走邊擊打路邊雜草的修太郎，突然問說：

「美音姊是不是以爲那位大嬸就是我的母親？」

「喔，不，不，……可沒……」美音微感慌張，搖頭。

「……我雖然不喜歡基督徒，不過如果美音姊想去看看的話，我並不反對。」

終於——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左右。

美音和修太郎走進曾經來過的狹小溪谷。

修太郎停下脚步，透過樹間一照。「今天聽不見那種聲音呀！」

「不錯……沒聽到。」美音還能在耳畔憶起那種懷帶哀切的旋律。

奇怪的是，自那天起始，那種樂音常在美音耳邊迴繞，而在不知不覺間也就熟悉了。

……不久，二人站在可眺望宅院全景的不遠處。

修太郎稍望向美音，問說：

「美音姊，見面怎麼跟他們講？」

「……？」

「我是說我們可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來拜訪人家呀！」

「這……不過……」美音注視修太郎。「那位大嬸一定非常歡迎我們。」

「這可就不一定。」

「不，一定的……」

「嗯……」修太郎立時咬緊嘴唇，揮動雙手說道：「看來美音姊還是認爲那位大嬸就是我的母親。」

「……」

「是吧？嗯，是吧？」

美音不再掩飾。「修太郎，果眞如此的話……你打算怎麼辦？」

修太郎一時答不出話來，過了一會才倔强的回答說：「不打算怎麼辦！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呀！」

「眞的不覺得高興？」

「啊，眞的！我單獨活到這麼大，以後還是要單獨活下去。」

美音知道那是反語，也就捏緊修太郎的手，無言地邁開步子。

走經角竹林，來到冠木門之前，兩人不禁面面相覷。

門不僅是開的，還有一扇已被破壞。

不安湧上胸懷。——發生什麼事？

兩人試着望望門內。

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玄關有人躺着。

美音和修太郎驟感强烈的不安，一時像石塊似的站在原地不動。

「被殺的！」修太郎細聲說着，美音索性踏出脚步。

是武士，似乎是先前想捉修太郎的武士之一。

查探之下，走廊也躺着一人。

「美音姊！」修太郎緊握美音的手。「怎，怎麼辦呢？那位大嬸也……」

「不會的！決不會的！」美音重重搖頭。

……屋內到處留下抵抗的痕跡。

客廳的壁龕所懸掛的聖母像也慘遭撕裂。

但此外並無其他倒仆的人。

已變成一所空宅。

——說不定……！

美音想着，也就催促修太郎一起循苑路，到當天他們用飯的折合凳處看看。

只有西下的安祥陽光而已。

「被抓走了。」修太郎茫然說着。

「……」美音感到極度的疲勞，坐在折合凳上失神望着眼前潺潺的溪水。

——信仰異國的神明又有何不可呢？此念頭湧上腦海。

——信神竟被當做犯惡事！

「美音姊，基督徒被捉的話，會處火刑吧？」

修太郎的話像給美音全身澆上冷水似的。引起一陣戰慄。掠過腦際的是那位氣質高尙的婦人被縛在磔柱，遭火焰焚燒的光景。

美音僅想像就覺得自己似乎已變成殘酷的人。

「修太郎……」

「嗯。」修太郎也變成極爲怪異的表情。

「那位大嬸不會遭火刑的！」

正當美音和修太郎垂頭喪氣走到冠木門時。

對面的丘陵遠遠傳來馬蹄聲。

剎時，兩人預感到危險。

「躲起來。」

「嗯……」

奔進松林，悄悄藏起來。

似乎是二騎。奔進溪間，顯然朝此而來。

顯得頗急促，蹄聲瞬即大作。

修太郎正想探頭觀望，美音急忙將之拉住。

馬匹停在離開溪谷的地點，似乎在商量什麼，有談話聲。而且其中一匹先離開，再度響起蹄聲。

另外一匹朝着美音他們剛來的方向而去。

前一匹已奔進林中了。

美音從灌木叢的背後清晰地認出巧妙地穿過樹間飛馳而過的馬上人影的瞬間。「啊！」了一聲。

同時，修太郎也迅速站了起來。

「黑兵衛伯伯！」二人一起出聲叫着。

「喔！」勒緊韁繩的黑兵衛回過頭，瞄着斜眼。「這可眞巧了！」

的確完全是意外。

黑兵衛躍下馬，對着奔進的二人問說：「你們什麼時候信了基督教？」

「大錯特錯！」修太郎氣喘着：「我們倒要問你來這裏做什麼？」

「奉了主人之命。」黑兵衛嘻笑着，望着修太郎和美音。「太好了，可能是基督神靈的安排吧！」

「那……那位到那邊去的人是神子上嗎？」美音問。

「是的，等一下我也要隨後追去。」

美音貫注全神傾聽細微的蹄聲，不禁感到一陣興奮的胸悸。

「話說回來……偶然歸偶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黑兵衛說着，望向基督宅。

「我們是來找宅裏那位大嬸的。」修太郎回答

「哦……大嬸是……？」

「叫志津女。」

美音一說，黑兵衛拍着額頭說：「我也是來拜訪志津女的。」

「嗯？」

「我們主人小時候曾受過志津女深同海山之恩。」

「哇！」美音和修太郎同感意外。

「你們來拜訪志津女有什麼事嗎？」

美音猶豫作答。

修太郎則清楚地答說：「美音認爲她說不定就是我的母親。」

「喔，……這，這可是眞的嗎？小姐。」

「只覺得有可能，所以才想來確定一下。不過，已找不到人了。」

「不在嗎？」

「……」

「會到哪裏去呢？我無論如何也必須傳達主人交代的話。」

「被捕了，官裏的人幹的呀！」修太郎大叫。

黑兵衛無言，大大傾斜着上半身，走向宅院。

美音和修太郎懷着各自的遺憾，等候黑兵衛回來。

不久，一跛一跛地從冠木門現身的黑兵衛，痛心地搖着頭，喃喃說道：「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修太郎頻頻眨動眼皮，重覆問過美音的相同問題：

「基督徒會被處火刑吧？」

「一向慣例是如此……太殘忍了。火刑太殘忍了。熱得不得了，實在太慘了。」黑兵衛的表情極爲憂慮。

美音正想跟修太郎說什麼。修太郎猛然轉身，背向，跑開了。

眼看着越跑越小，消失在溪谷，並從該處響起竭力的喊叫聲。

毒

源四郎飛馬奔向逐漸在昇起的大紅月。

方位只是約略確定的。並無充分的把握。

僅有的標識是富士形的森林。

事先雖已覺悟原野的廣濶，但日暮之後已經過頗長的時間，仍找不着那座森林。

說來那是單憑記憶的不確實吧！

甚至有時覺得該朝北行却朝西走。

——是嗎？

發現對面有座森林，停下馬，詳詳細細估量了一會。

並不覺得形似富士。

——大概不是吧！

環視左右，確定方位。

——方位倒沒錯……。

檢視的結果，源四郎確定應在更遠方。

這時——。

南方有馬蹄聲乘着夜風遙傳而來。

辨出數目頗不少的源四郎，剎時，腦海閃過一則預感。

——好！

當下便作了決定。

迅速跳抵地面，切下舖在鞍下的毛氈，包住馬蹄。

那是作爲滅聲之用的。

再度跨上馬鞍，便以風馳電掣之勢，開始朝南飛奔。

滿月褪去紅色而開始愈增亮光之時，源四郎已到達通向溪谷的藥瓶形的坡路。

杉木林擋住一邊的原野，延伸深廣。

這對源四郎很是有利。

巧妙地操縱馬首，騎入杉木林中，等候了一段時間。源四郎對自己的疾驅頗感滿意。

源四郎順利地包抄在前了。

終於——。

數匹快馬出現在坡路上。

源四郎在樹影下微笑。

預感果然不錯，是柳生道場的人。

——神子上源四郎在此呀！

如此在胸中昂然叫喊着。

「還沒到嗎？」

「快了……」

驅過源四郎眼前時，騎馬的人羣中有幾句簡單的交談。

源四郎微笑聽着。

穿過杉木林，便是台地，正是繁松的斷崖下。

源四郎等着蹄音被斷崖擋着聽不見時，才猛然縱馬而出。

本想追踪到目的地，但現在却打算中途加以攔截襲擊。

對方有六騎。

——並非不可能加以全殺斜

上半身伏在馬鞍的前輪，揮鞭如箭似的衝下斜坡。

……殿後的人發覺背後有聲響，回頭時，距離已不到十間。

「誰？」

這一喊，前面的人都回過頭。

「什麼人！」殿後的人尖起嗓子喊話。

源四郎迅速仰起身對，並連連揮鞭拍馬，以飛天魔之勢緊逼而來。

迫在三間餘時，劍在月光上閃亮，架勢八雙。

對方響起一連串短促，高聲的驚叫。

「神子上源四郎來了！」源四郎朗爽出口。

殿後的人拔刀，但源四郎不給他防備的機會，像流星似的衝來，吼叫一聲，一颯——畫一道大弧線，便將之劈開了。

下一剎那又回返八雙的架勢，宿着月影的晶亮雙眸緊盯着前方的敵人。

前面的四人想拉開距離，另外一人單手持劍，另一手緊握韁繩，正要旋過馬首。

但馬匹遭此突變，前脚却揚了起來。

此剎那，源四郎一到其身旁，卽刻打落對方的長劍。

雙手一麻，正傾向前方時，頸根已挨了一擊，等源四郎奔過時，馬上已無人了。

一擊劈倒一人——。

源四郎以此種堪稱神技的快斬，更使二人接着翻落地面。

剩下的二人發覺被追的危急時，連忙各自向左右分開——一人逃向松樹下一人逃向深長的草叢中。

源四郎毫不猶豫，追趕後者。

草叢不利馬行，想必不須追趕多遠。

其實土硬草軟，要追趕逃命的敵人勢必疾驅長達二町，這是源四郎的誤算。

此外又有讓另一人逃掉的顧慮，最後總算追到，蹬起身，送出一閃。

但却落空，敵人跳抵地面。

源四郎也下馬，快步逼近。

聽見背後響起疾馳而過的馬蹄聲時，源四郎不禁後悔自己的失策。

縱掉一騎，却使撂倒五騎全歸徒然。

因爲密探採取團體行動時，必定分成數組，各組間隔若干時間和距離，以防異變。

源四郎發現對方露出稍許的怯意，也就後退一步。

心想，既然已逼掉一騎，即使斬殺此人亦無用處。

「去吧！」源四郎冷冷說着，走回自己的馬匹。

對密探來講，承受慈悲便是屈辱。

心知是自己的怯意被對方識破，於出吼叫說：「分出勝負！」一個虎躍，砍殺而去。

源四郎蹲低身子，揮劍橫掃。

斷末魔的慘叫聲被夜空吸去時，源四郎已蹤身上馬了。

逃去之人的蹄聲業已聽不見了。

追也是徒然。

源四郎回望穿月之原野，夜靄籠罩無法辨認方位的森林。

「嗯……大有可能。」在聖母像慘遭撕毀的客廳，黑兵衛雙手交叉在胸前，頻頻在點頭。

聽過美音和修太郎的交替報告，黑兵衛也表示志津女或許就是修太郎的生母。

「我必須快點報告主人……」

「叔叔到底哪裏去了呢？」

這也是美音想問的，因此目不轉睛地注視黑兵衛。

「找五十萬兩黃金。」

「什麼？五十萬兩黃金？」

「是的，是武田信玄留下來的甲金。而我們主人最近才獲悉它藏匿的地點。」

「哇，太嚇人了，簡直像在做夢呀！如果找到的話，就是叔叔的嗎？」

「這嘛……」黑兵衛笑說：「假如把這五十萬兩獻給志津女，不知可好？」

「爲什麼呢？爲什麼要獻給那位大嬸呢？」

「說來話長，告訴我們主人這件秘密的是江戶的基督徒的總管原主水。而當初原主水就是想用這筆錢來擴展基督教的。不料却被捕，關進地牢，因此也就無法轉告其他教友。很偶然的，主人也被關進地牢，和原主水關在一起，原主水信得過主人，因此才遺言託付他。」

「不過，叔叔並非基督徒呀！」

「雖不是基督徒，但原主水知道他曾蒙受志津女的海山之恩，也就把秘密透露給他了。」

「叔叔打算把五十萬兩黃金交給那位大嬸嗎？」

「那當然，是報恩呀！」

修太郎咬着指甲，想了一會，喃喃說：「要是我眞是那位大嬸的孩子就好了。」

「想繼承那五十萬兩黃金嗎？未免太貪念了吧！」

「不是的！」少年重重搖頭。我想用這筆錢爲美音姊復興豐島家。是的，即使不臣屬於德川

，照樣也能成爲大家族。」

「不錯，不錯，五十萬兩足够招募幾十個以一當千的浪人，盤據在秩父山中，築座城池，嘿嘿，小姐可就成了女城主了。」黑兵衛對少年的夢想大表贊同。

「修太郎，別打這種主意。」美音責備修太郎。

「美音姊，我不是在空想呀！……那位叔叔雖是浪人，但要當起再大的諸侯都是綽綽有餘的呀！」

「不錯，不錯……這點我黑兵衛敢保證。勇氣、忍耐、溫情、又年輕，眞是非常少見的男子呀！」

「因此……因此由他來當美音姊的丈夫，復興豐島家。五十萬兩黃金派上這種用途，不是很有意義嗎？」

「太好了！就這麼辦！」黑兵衛拍打膝蓋。

美音不覺兩眼潮濕。修太郎不知何時也通曉了她的心意，當下便擬妥此種計畫，實在也太可愛了。

同是孤兒，相處一段時間後，感情也就不亞於姊弟了。

「那就拜託伯伯幫我向大嬸請求了。」

「嗯，一言爲定……」

大好人的竊賊和倔强的少年，彼此點頭贊成。

至於美音呢？她絲毫沒有接受五十萬兩黃金的意思。不過，如能成爲神子上源四郎的妻子，即使只一天，而明日便須死去，也在所不惜。

但她畢竟沒有說出口的勇氣，只問說：

「寶藏藏在哪一帶呢？是否打聽了呢？」

「據說就在這十條野的北邊，有一處叫富士之森的林子裡，鎌倉勢力鼎盛時，森林裏供奉着跟箱根權現相同資格的權現社，直到足利時代，香火仍十分旺盛，但很突然的變成廢寺，到現在已不再有人參拜了。而五十萬兩黃金就埋在神社裏……」

美音一聽不覺懍然心悸。

——就是那裏呀！

是籠罩着險些奪去修太郎和自己生命的魔氣的那座神社。

「修太郎……」美音喘息似的說着。「神子上去的就是那所神社！」

「嘿，想不到那裏竟埋有五十萬兩黃金呀！」修太郎的表情似乎已完全忘記自己曾遭遇危險的事。

「你們也知道那個地方？實在也太湊巧了！」黑兵衛嘻笑着。

美音表情僵硬地望着黑兵衛。

「煩請您立刻跑一趟，事情不好了，那邊有着什麼可怕的東西。請您轉告神子上，請他多多留意。」

「什麼可怕的東西？」黑兵衛不解地望着美音。

「修太郎追一頭小狐狸，而掉進牌坊下的洞坑裏。就這樣昏迷不醒了，看來不是普通的洞坑。」

「沒錯！我掉進洞中時，聞到一種很討厭的味道，接着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修太郎的眼神頗認眞。

「我要拖出修太郎時，也聞到那種臭味，感到頭暈目眩。」

「哦！」黑兵衛雙手交叉，偏着頭。

「那所神社無人前去參拜，必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鬧祟。一定的。那不是普通的瘴氣。……黑兵衛，請立刻去一趟吧！」

但黑兵衛對美音那誠惶誠恐的言語却仍表現出半信半疑的態度。「我一向不很相信所謂寃魂或狐狸之類的作祟……」

「不，不，我和修太郎都親身經歷的。是千眞萬確的。」

「那不是鬧祟，恐怕是另有原因的。」

「或許也說不定，不過，總而言之，危險就是了。」

黑兵衛起身。「我這就火速趕去。……但話又說回來，我們主人對這種毒氣，應該很敏感才是。否則怎麼配稱得上是劍客。」

毫不知情而抵達富士之森的源四郎，並未直接穿過牌坊，實在幸運。

因爲他想藏身到神社的後面，守候敵人的到來。

要繞到後面，必須突破易使馬脚溜滑的潮濕地帶。不，應說看起來不易突破，源四郎才斷然採取此措施。

森林廣濶。

源四郎驅策馬匹，寸步難行，這才發覺此地不是一般的森林。

昔日必定是豪族的山寨。

三面有濕地圍繞的地形，適於防守。

過去——。

豪族們爲了自身的利益，把所有地捐贈給京城的權門勢家或近畿的大社寺，成爲莊園，自稱莊長莊司，掌握和過去相同的土地實權，且讓子孫繼續世襲。但最後莊長莊司的地位也遭受後來追上的地頭勢力的壓迫，而漸次崩潰。

從足利中期到元龜天正之間，莊園的紛爭層出不窮。

而武藏野的豪族原就是地方上的官吏，趁着中央的綱紀不振，尋求利權，扶植勢力，營建起莊園。國守卽使任期終了歸京，依舊再派其子或遣其孫，成爲土豪，逐漸紮根伸枝。

從平安朝末期到鎌倉時代，武藏野各地幾乎全是此類的大小豪族。他們的總稱就叫「武藏七黨武士」。

七黨武士以豪勇見稱，同時由於生長在原始的野地，無學而單純，也就容易就義感恩，然而棄義去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換句話說，急於獲致封地的野心，使其進退變得輕率。

此傳統到了戰國之世仍殘留着，豪族已無法遏止逐漸在覆滅的命運。

而這處富士之森，說不定就是這些豪族的其中之一，爲了抗拒襲來的西國大軍，而據之爲最後的山寨的?!

源四郎在森林中放棄馬匹，循着小徑步行。

樹木已疏，脚則踏在依稀可辨的石階礎石。

樹是松樹，枝梢懸着朧月。

走着走着，却在月光下發現泛白的花。是迎春花。

白天看是黃色，但在月光下却是令人憐惜的白色。

——過去住在這裏的人們是否算是幸福？

源四郎突然湧起感慨。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令人想起塵世幻夢無常的人生。

抑或栽此迎春花的是位美麗動人的少女。出生並成長在此武藏野，大自然的四季推移使她變得多愁善感……源四郎遐想着。

或許最後戰火襲來，優雅的形體便和城寨一起慘遭毀滅了?!

源四郎駐足，審視眼前的遺跡。

此地顯然曾有宏偉的宅院。

突然——。

美音的形像泛起。源四郎摹想道：假如能在此遠離人跡的森林中，蓋起草屋，和那位優雅的少女安渡夫妻生活……。

她必然是個賢妻，而自己也能成爲好丈夫。……不禁覺得並非不可能實現。

源四郎在月影下獨自微笑。

——每當我即將進入死地時，總想起她。

彼此不僅沒有所謂山盟海誓，如要說陌生，甚至可說形同路人。然而，爲何却如此的傾心思慕呢？

那是一向孤獨的男人首次留在心中的美麗形影。

現在，源四郎並不否認自己一直懷着有朝一日再度重逢的期待。

奇怪的是，他絲毫不懷疑美音也喜歡他。

——闖過今晚這一關吧！

源四郎自語着，也就走過遺跡。

穿過茂密的竹叢，就是社殿的北門。

即在夜色下，也看得出荒廢的情景。牆垣倒塌，屋頂的大千鳥和軒唐破風都已毀壞，垂了下來，板壁也破了。

源四郎繞過本殿，進入幣殿。

月光滲入的內部，結滿蜘蛛網，每走一步便發出不快的軋聲。

來到幣殿和拜殿之間，源四郎停步。

分界是用棧唐戶隔開的。

源四郎打算在此等候敵人的到來。

雙手交叉於胸前，不動，集中精神分辨遠方傳來的聲響——大約過了四分之一的時辰。

聽得見了——。

但使源四郎在漆黑中縐眉的是因爲那只是一匹馬的蹄聲。

只能判斷逃去的人單騎朝此來了。

源四郎原以爲對方必然數騎甚十騎浩浩蕩蕩開進森林，而單獨一騎前來的用意何在，就有點猜不透了。

或許這一騎是來偵察的，大隊人馬則小心翼翼地在森林外待命吧！

總而言之，源四郎只有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了。

直接穿過牌坊的馬匹，其激猛的嘶聲顯示出是在月之原野一路跑下來的。

跳抵地面的黑衣武士，毫不躊躇，逕登石階，進入拜殿。

並擊燧石，點燃事先準備的紙燭。

一聲剝響，紅色的燈火像一片潮水，從手邊擴展開來。

從棧唐戶的隙縫定眸直視的源四郎，發現對方也正望向他這邊，心想：決死之心頗堅定的樣

子。

「神子上源四郎殿，有話相告。」對方出聲。

「……」源四郎不動，無言。

「在下基於一片好意，想做爲你的伙伴。」

——原來如此！

源四郎恍然大悟，但仍繼續保持沈默。

「神子上殿。在下桑田鎌之助，携有盜習柳生流之使命，於二年前加入柳生道場，原先修習馬庭念流，而後繼承正統之身。」

「……」

「在下並非因五十萬兩黃金而財迷心竅，背叛柳生，而是仰慕您的一刀流神技。」

「……」

「在下可對天發誓……」

桑田的語氣頗爲誠摯，源四郎也在這時現身而出。

「你帶有盜習柳生流的使命嗎？」

「是的……」

「那你的意思是已達成使命，是嗎？」

「這……」

「假如是還沒學到手，爲何又要背叛呢？」

「既知有您的一刀流的精妙，已不……」

「哼……」源四郎冷笑。「這不就是說，假如他日再發現某一流的卓越伎倆，便要背叛一刀流嗎？」

「……」桑田答不出話，本能地後退一步。

面露稍許的戰慄。

「要詐騙我神子上源四郎，方法應該技巧一點。……假如你眞心想背叛柳生的話，這在劍客而言，是義所不容的。總而言之，今天你是死定了！」冷冷說道，並滑出步子。

桑田棄燈，跳退數尺。

源四郎並未拔劍，靜靜進逼而上。

桑田一直往後退，

透進來的月光，匐在地面，映着二個綾綾移動的影子。

一瞬，桑田的黑影發起困獸猶鬪的躍動。

應乎此，源四郎不聲不響揮出快斬。

桑田朝前直衝，直到撞上一面牆壁，頹然折膝。

黑兵衛背向逐漸在放亮的天空，縱馬狂奔。

一片草海流蕩着薄霧。

鳥獸尙在酣睡，蹄聲也無驚人的氣勢。

是一片模糊朦朧的世界。

——本來嘛……。

黑兵衛自言自語。

——偷那五十萬兩黃金的該是我。現在却反而要預防被人搶走，何等諷刺的轉變呀！……說不定洗手不幹偷竊，老老實實當個忠僕的時候到了。

……富士形的森林浮在不遠的彼方。

黑兵衛提高警覺。

在前面的林子停下馬，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掠過草叢，到達森林。

在望得見牌坊的地點匿藏了一會，確定無異之後，才走近。

「呃！」黑兵衛來到牌坊下，不禁睜着大眼，被社內的光景嚇呆了。

情景實在凄慘。

大約有十數個人馬的屍體躺臥着。

的確誠如美音所言。

一瞥便知那些人和馬顯然並非被殺。而是中了奇怪的毒氣。

不錯——黑兵衛想往前踏出一步時，也聞到那種臭氣。

所幸黑兵衛精通閉氣之術。

急忙檢視社內，確定並無源四郎之後，才走進拜殿。

在此發現一名身中一刀斃命的武士。

——主人的身手吧！

如此直覺的黑兵衛，更走進幣殿，大聲呼叫看看。只有回響而已。

——奇怪！

不安湧起，隨即又消失。

——大概是避毒氣，先離開了吧！

黑兵衛如此告訴自己。

狂雨

過度的靜寂，總覺得有某種微妙的喻聲。

絲耶一邊聽着那種聲音，一邊在縫衣服。

那是給宮本伊織穿的衣服。

絲耶和伊織一起移居至此——千駄谷的古剎聖輪寺附近的一家民房，已經過二個多月。在隅田河灘和伊織相識之後，順理成章地往其旅宿一坐，當晚，絲耶就被强暴了。

在伊織的勸請下，終於多喝了幾盃而不醒人事。

驚覺醒來時，衣物已被剝落，裸身躺在伊織那健壯的懷中。

事終，伊織起身時說：「我喜歡妳。……把喜歡的女人佔爲己有，一點也不足爲奇。假如妳不喜歡我的話，不妨把它當成惡夢，忘掉，離去吧！」

絲耶並未離去。

——可恨的人！

她以這種眼光看伊織，爲時並不長。

每夜在伊織的懷中就寢之間，絲耶不知不覺也認命了。

其間，絲耶的心中湧起了隨時會被遺棄的不安。或許這正顯示絲耶如被伊織拋棄便難再活下去罷?!

伊織在江戶要待到什麼時候？因何目的而待下去？如離開江戶的話，將往何處？

絲耶不知。伊織不說，絲耶也就不問。

絲耶決定只要伊織想去的地方，任何地方她都願意同行。

而對春日局的復仇心，已日漸淡薄。畢竟絲耶也只是個女人。

租下這間房子之後，絲耶用心在做妻子。而伊織則隨出隨回，頗不一定，他不在時，絲耶便陷入極度的寂寞中，經常等到聽到歸宅的聲響，才驚返現實。

而現在，在夜晚的靜寂中，絲耶邊動着手指，在沁入心房的靜謐聲中體會着孤獨感。

突然——。

絲耶聽出遠處響起細微的誦經聲。

會是聖輪寺在開始勤行嗎？

傾聽了一會，絲耶想起一則詩歌。

吾等如何成此清純之身，只待琢磨心之月影。

是西行法師作的詩。

保元二年的秋末，法師東行復東行，來到茫茫的武藏野。

塵外之身積滿旅途之風塵，身從草中出，復再走進草野之間，聽見了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誦經

聲。

——奇怪？

取下斗笠，環視四方的西行法師，循聲而去，終於抵達一座茅庵。

頭戴雪肩置霜的僧人，正面對經几，一心一意地在誦讀法華經。

西行出聲，老僧回頭，報以安祥的微笑，請進。

室內肅然不置一物。

老僧在西行的請問下，敘述說：「貧僧原是郁芳門院的武士，屈指算起，該是六十餘年前了，女院意外殞逝，貧僧痛感浮世的無常，親手切除盤髻，離開京城，在原野飄泊流浪的結果，在此野地居住下來。也許是朝夕誦讀法華經之賜，寒暑不侵，虎狼不襲，偶而天童降臨，留下食物，故也不致饑餓。」

此與天龍童子以爲給仕之經文相符，可見其自視身入仙中。

郁芳門院指的是白河天皇的皇女媞子內親王，貌美古今無人能比。此人必曾暗戀之。

西行法師原先是仕於鳥羽上皇的北面武士，也感於浮世的無常，棄弓矢之道而從佛。

彼我相似，感慨之情深，兩者交談至天亮。離別時，西行作了前面那首詩。

絲耶心想老僧的草庵或許就在這一帶。

誦經聲停了，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左右——。

絲耶突然察覺屋後有人藏匿着。

——誰呢？

頓時緊張了起來。

站起身，從厨子棚取下短劍，躡手躡脚走近後門。

屋後是一片廣大的竹林。

不知何時已開始下起小雨，由葉片滴落而下的細微水聲，更使夜的寂靜加深一層落寞。

耳朵貼於板門，傾聽外邊的聲響。

消失了。

——大概是過敏吧！

心裏雖這麼想着，但暫時仍在原地不動。

雖說官府的搜捕已息偃了，但處處仍得多加小心。雖尚未告知伊織，但已決定遲早要讓他知曉。

「好吧！既然如此，就由我來幫妳殺春日局吧！」說不定她也期待着伊織會這麼說……。

不過，較重要的是祈求伊織不遺棄她，此種女人心使絲耶變得懦弱，而珍視目前的日子，即使能更延長一天也好。

現在絲耶最擔心的是捕吏找上門來。

——不錯，是過敏吧！

自言自語着，絲耶返回起居室。

剎時——像被迎頭澆了冷水，絲耶愣住了。

不聲不響潛進來的人已坐在起居室。

是空齋。

「無禮！」剎時的驚愕過去後，轉換成强烈的激憤，絲耶叫喊着。

「我知道無禮。」浮腫的雙眼散發着邪光，空齋調戲着說。

絲耶突然不敢相信自己過去一向找此種人物商量事情。

帶着何等陰慘之影的人物呀！單單望着他，似乎自己的心都被染黑了。

從他那矮小的軀幹彷彿看得見有怪異的毒氣冉冉上昇似的，令人不禁湧起厭惡感。

絲耶離得遠遠的坐下，空齋則呼呼呼呼地陰笑連連，過後才說：「歸根究底，絲耶殿也是個弱女子呀！」

「……」

「吃了宮本伊織那種冷酷男人的虧……嘿……」

「沒吃什麼虧。」

「好，好，就算沒吃虧，那就是被强姦，被强姦之後，乾脆死心塌地的可憐兮兮地賴着他，此外再沒其他路了。」

「……」

「天天擔心着被遺棄，看起來也憔悴多了！」

「閉嘴！」絲耶勃然，怒瞪着空齋。「爲了取笑我，特別找上門來，像一隻偷吃東西的貓似的溜了進來。此種行爲，未免太可恥！」

「什麼……嘿！我一點也不覺得可恥。這段日子裏，我天天爲妳祈禱，祈禱妳萬事如意呀！我的忠告可曾有過差錯嗎？妳只因不信任我，單憑妳自己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想幹的事全歸失敗，沒錯吧？現在淪落成宮本伊織的玩物，不久就要被棄若敝履了——到時，枉費妳還是豐島刑部明重的長女，有得哭呢！」

絲耶飛快起身。

「出去！」

「什麼出去……」空齋咄笑。

絲耶一瞬全身起了疙瘩。「要命的話，趁伊織還沒回家之前，趕快出去！」

「命早就不要了。」空齋泰然回答，做出即要起身的樣子。

絲耶本能地後退一步，採取防備的架勢。

剎時——。

空齋的右手抖動。

「啊！」絲耶雖用手架開飛向臉面的白色物體，但用手一碰，即粉碎，化成濛濛的白霧，等發覺是迷藥時，已爲時太晚了。

迅速竄進另一房間的空齋，煙霧消散之後，才慢條斯理地回來。

雪白的柔肌，翠羽般的柳眉，伏蓋明眸的長睫毛，似花含露的朱脣——這些都已落在空齋的手中。

——隨便我怎樣都可以啦！

那柔韻的年輕女體的重量，黑髮的芬芳，柔肌的香味，而從紛亂不整的裙角可窺見的腿部是何等的柔滑白嫩。

空齋喘息着。

這些年來——空齋以那種對色情完全斷念的態度，偷偷地一直在注視着逐漸在美麗的絲耶的胴體。

有誰知道，知道那醜惡矮小的軀體中竟隱藏着狂戀絲耶的邪念……。

其實，並不想像猛獸般的加以撲襲。或者，永久不爲人知地秘藏在心底而終，也說不定。

但是，因爲那位小白臉的劍客宮本伊織的出現，使這位陰慘的人物的心中湧起了狂暴的獸慾，在這一個多月裏，躲在暗處，磨着牙，等候今天這個機會。

——我正擁抱着絲耶！不是在做夢呀！

饑餓的野獸攫着獵物的歡喜，空齋用顫抖的五指緊握絲耶那高高隆起的胸部。

——就是這！這就是我想要的！

暴睜濁眼，噴着幾近發光的熱息，出盡全力狠抱。

絲耶無意識地痛苦呻吟着。

——已經是我的了！不放開！死也不放開！

空齋把絲耶的身體扛上肩，搖搖晃晃站起身。

我變成邪魔！不要緊的！即使當邪魔要下地獄，我也滿足！

空齋扛着沈睡渾重的女體，走進小雨中，

凄凄冷雨，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在空齋想來似乎都是自己的夥伴。在此種陰雨的暗路上，大概不會遇見行人吧！

壓肩的重量反成了煽起空齋官能的强烈刺激。

空齋像中了邪似的，蹣蹣跚跚的走着走着。

而——。

使空齋醒返現實的是遠處傳來的歌聲。

那是最近京都流行的小調。

——呃！可惡的伊織！

空齋在漆黑中露齒陰笑。對方先報知他已歸來。空齋摸進雜木林，悄悄把絲耶放在草地上，銷聲匿跡。

伊織帶着微醉回來。

撐着傘，提着燈籠。傘和燈籠都有家紋。

——喔！小子到過土井大炊的官邸。

空齋直覺地感到伊織被邀請必定有事。

但下一剎那，空齋整個身子都凍僵了。

「嗚，嗚……嗚！」絲耶低聲呻吟。

——南無觀世音菩薩！

空齋大驚，連忙蒙住絲耶的嘴。

然而，此時，伊織的脚停了。

透着濕濡的漆黑，視線直盯着雜木材，並大聲喊說：

「誰？」

空齋咬緊牙關，心裏嘀咕着。

計畫已完成了九分九厘——歡喜委實也太短暫了。

——怎麼辦？呸！豈可再交回去！

只恨不長翅膀，否則便抱着絲耶，直飛雲霄。

「喂！」伊織勇往直前，邁向林中。「躲在那邊的是誰？」

——我！我！我！

空齋發出無聲的焦喚。

「不應聲的話，我可不客氣了！」

伊織迫近三間時，空齋瘋狂地大嚷：「停，停！否則絲耶沒命！」拔出腰間的短劍，對準絲耶的胸部。

「哼！」伊織把燈籠提得高高的，不屑地說：「空齋……是你！」

空齋氣急敗壞地重覆相同的言語：「喂！停！停！否則絲耶沒命！」

「你……」伊織冷笑。「你愛上絲耶？」

「愛又怎樣？愛有何不可？」

「倒不是不可。誰愛上哪個女人，那是隨人的便。……但，空齋，這個女人現在是我宮本伊織的妻子呀！」

「我知道。你强姦她，養來陪你睡覺的。你存心遲早要拋棄她，因此……」

「拋不拋棄，跟你無關，不用你費心。……要是你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我已經有些玩膩了。」

「別囂張了！誇耀自己的冷酷，有何光彩可言！」

「哈哈哈哈！」伊織大笑。「愛女人的男人跟被女人愛的男人畢竟是談不來的。……不過，現在倒有個簡便的解決方法。被女人愛的男人已經厭倦這個女人，而愛女人的男人正想得到這個女人。如此的話，被女人愛的男人就把女人送給那個愛女人的男人吧！」

「……嗯！」空齋對伊織那意外的提議低應了一聲。

「隨便你帶到哪裏都可以！」伊織豪爽地說着，也就轉身了。

空齋要是保持過去那種冷靜的旁觀者的立場的話，必定不會鬆懈警戒心才是。

現在的空齋只是一個昏了頭的狂戀者罷了。

除了怨恨伊織那囂張冷酷的態度之外，便是大大的放心了。

伊織並不放過這種機會。

再度轉身的剎那，右手已射出拔自懷中的飛鏢。

「嗚！」握着短劍的右手背已被射穿，空齋像挨了一拳似的，直向旁顚踣。

伊織則像一陣風，朝此奔來。

恐怖所迸出的怪異驚叫，空齋倒退數尺，從懷中抓出麻藥彈，投出，它却越過伊織頭頂，飛向遙遠的後方。

雖知無由遁逃，但四肢仍瘋狂地躍動着。

然而仍無法跑過一間。

「哇……啊！啊！」撞上一株樹幹，却將之當成救星似的抱住的瞬間，背後已有一把劍吼着劍風而來。

從右肩一記袈裟斬——連同樹幹，空齋被劈成二段，滾落地面。

「哼！」不屑地提動身子，甩落身上水滴的伊織，慢步走回絲耶所在的地方。

蹲下來，「喂……」，試搖看看，毫無反應。

——大概已被空齋那斯强姦了！

此疑惑閃過伊織的腦海。

——殺掉算了?!

接着湧起的是可怕的念頭。

今晚，伊織榮獲土井利勝邀赴官其邸，土井透露最近將把小野一刀流從將軍家教練的「御流

儀」剔除，因此探詢伊織是否有意就任大將軍的劍術教練，在江戶開道場授徒。

「這是春日局殿的意思。她好像很欣賞你的本領。」利勝如此說道，微笑着。

其實利勝想說的是，本領倒在其次，閣下的英俊外表叫春日局動了凡心。

伊織當場並未表露悅色，表示想考慮幾天再作答覆，也就告辭歸來了。

當春日局的走狗是伊織所痛恨的。

但做爲劍客，「御流儀」之稱比什麼都迷人。是名聲的最高峯。

接不接受另當別論，伊織是心情暢快回來的。

——要是當起大將軍的劍術教練，這雌種倒成了絆脚石。

伊織如此想着。

——殺嗎？

伊織再次問自己。

——慢着！

伊織想起自己來江戶的目的。

不久前不是到過駿府，見過大納言忠長，對其改變之多大感驚異，並聽其吐露眞心話，而下定一則極不尋常的決心嗎？

爲了忠長，而斬殺其兄大將軍家光！

姑且試看看吧！他曾如此對自己發誓過。

而現在聽說土井利勝要推舉他當教練，心却浮動了——伊織對自己的輕薄不得不感到慚愧。

伊織也是可在當今天下獨樹一流的劍客。

而且，腦中又浮起了養父宮本武藏的孤高精神。

——我不可當春日局那種奸婦的走狗。

在內心如此大叫的伊織，把絲耶棄在原地，以他一貫的步伐，走在雨中逐漸遠去。

……絲耶醒來時，雨已經停了，是天空開始泛白的時刻。

睜開惺忪睡眼的絲耶，彷彿在夢裏一般，空虛的眸子盯住高高的枝梢。

驚覺起身的絲耶，發現倒臥在數間外的空齋的屍體。

倉卒之間想到的是：自己爲何被拋棄呢？

收拾空齋的必定是伊織。

理所當然的，自己的身體應被抬回家才是。

絲耶湧起了不吉的預感。

搖搖晃晃站起身，確定身上並未遺留被空齋沾辱的痕跡，也就上路了。

伊織大概已不在家了?!

此不安在絲耶的心中擴展得滿滿的。

小跑回到家，從後門悄悄進去一看——。

伊織躺在牀上，呼呼大睡。

茫然注視其睡臉的絲耶，突然感到全身陣陣激烈的顫慄。

——何等冷酷的人呀！
救了自己，却遺棄在現場，而回家竟高枕無憂！

中有之道

江戶日本橋。

這個連幼童也知道的名稱，很奇怪的，命名者却不詳。

根據「慶長見聞集」的記載：慶長八年，日本橋始架成。因是大川，故由兩邊向川中築出石垣。長三十七間四尺五寸，寬四間二尺五寸。

此橋修成之後，從此便可訂定各地的里程。亦卽以日本橋爲起點，分向五官道（東海道、中山道、日光官道、奧州官道、甲州官道），每一里築起一里塚。因此，人馬駄費也就公平合理了。

橋的南端有告示牌，上面載明有關駄費及脚伕貨運，朱印傳馬人足之數，道中繼人足、繼傳馬之數，人馬駄錢等規定。

除道路的規定之外，還張貼有一般法令、五倫及有關生活，關於基督教的禁令，有關金錢、買賣、結社等禁令。

因爲此地是全江戶路人最多的地方。

今天，春風的吹拂下，貴賤上下，北上的人、南下的人、行列、車輛、牛馬……的確穿梭如

織，來往不絕。

在此雜沓中，有一名抬頭挺胸的少年和市女笠之下露出近乎白透的下顎的姑娘，及一名每走一大步，上半身便大大傾斜的矮個子的男人，三人排成一列走在橋上。

「呀啊……從哪裏來的這麼多人……」毫不顧忘左右大聲叫嚷，精神抖擻的少年，看來到江戶還是首次走經此橋的樣子。

「修太郎！」市女笠之下笑出溫雅的斜責聲。「慢慢走，別那麼急。」

美音一直替少年那副橫衝直撞的態度捏一把冷汗。此外也擔心着全然忘掉曾跟旗本奴吵架一事的修太郎，不知又要在這江戶惹出什麼大麻煩。

殿後的黑兵衛只是咧着嘴嘻笑着觀看修太郎的昂首闊步。

來到告示牌之前，修太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鑽進人牆中……。

「哇啊！美音姐！黑兵衛伯伯！」人牆中響起他大得不得了的叫聲。

美音和黑兵衛一驚，互拋個眼色。

而不見人影的修太郎又出聲叫了美音姐，黑兵衛伯伯。

「到底發生什麼事……」

黑兵衛和美音一挨近，羣衆自然而然地騰出空檔來。

告示牌的外圍有木柵圍着，修太郎就站在木柵前。

那是一座仍飄散木香的新告示牌，看來是私人起的，而利用着公家的公示場所。

圍在修太郎身邊的兩人，抬頭一看，也同樣發出驚訝聲。

告

日前狹路相逢，瞬息之間，業知兩刃不得並立。吹毛用於急，常磨而在腰間。誅龍之劍不斬蛇。所欲者，何時何地得與貴劍相會，盡全力決鬪也。日時、場地請答示於此牌之餘白。

十日過後，若無答示，怯懦自曝天下，恥辱及於來世。右文誓懇意相候。

如同公家之佈告。

此致

神子上源四郎殿

宮本伊織

寬永十年閏春朔日

「噢！」黑兵衛深吸一口氣。

「伯伯！這位叫宮本伊織的武士曾經在客棧跟我們住隔壁。很厲害，厲害得不得了呀！」修太郎氣急敗壞地說着。

「當然厲害，是西國第一劍客宮本武藏的養子，據說身手較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黑兵衛大感不解，整張臉擠滿皺紋，無意識地拔下二、三根顎鬚。

美音則自言自語道：神子上一定接受，而且贏得勝利！

美音雖邊回想着伊織那優雅的美貌所洋溢的冰一般的冷淡表情而微感顫慄，但仍如此堅信着。

「伯伯！」修太郎緊抓黑兵衛的袖子。「快去找呀！找叔叔住的地方……」

「好！」黑兵衛重重點了點頭，然後對美音笑說：「請你們先去休息，今晚之內我一定找出主人的住處，到時再去接你們。」

美音一聽此話，心悸不已。

美音和修太郎的住處，早已安排妥當。那是昔日她們家的忠僕加平侄子的住宅，現在爲養老之處。在本鄉的加賀邸後面的貧民窟。

「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了。」黑兵衛拍拍修太郎的肩膀，也就離開了。

然而——。

羣衆中有數名戴編笠的武士，其中一人，從其編笠的孔隙透出銳利的視線，直盯着黑兵衛。他分明就是裝着一條義腿的高垣彌九郎。其他的都是小野道場的高徒。

「金谷、小森，你們二個釘住那個矮子，查出源四郎藏匿的地點。」彌九郎低聲命令着。

二名高徒迅速繞出人牆。黑兵衛的脚再快，但在白天無論從多遠，他那頗具特徵的外形極易被人釘梢。

釘梢的人可以隔下一段距離。

黑兵衛再敏感，竟因找尋主人心切，而毫未察覺被人尾隨。

另一方面——。

彌九郎和三名高徒釘住美音和修太郎。

「美音姐……」修太郎露出一臉懂事的表情，抬頭望着市女笠。「我們要在叔叔比武之前跟他見面吧！」

「是的。」

「但這一次，對手遠比上次厲害得多了。」

「……」

「大概不會有問題吧！」

「修太郎認爲神子上危險嗎？」

「不，不，……一定會贏。」

「如此的話……就別講那些話來嚇我！」

「我覺得美音姐……」修太郎緊握着美音的手。「叔叔跟美音姐一定會結成夫妻，眞的。」

美音稍沉默一會，然後望着遠方，喃喃說：「……大概是一場夢吧！」

「夢？……什麼夢？千眞萬確，哪會是夢，我一向料事如神呀！」修太郎用力說着。

「修太郎，我是從小時候起，就連夢想也不曾擁有的人。只有灰心悲觀……因此，能够擁有夢想，也是幸福的……」

「不行的，所以說女人懦弱呀！只有夢想是不行的。夢想像雲，輕飄飄的，一下子就會消失掉的。」修太郎邊說着，邊指着浮在天空的一朵白雲。

美音也抬起頭仰望。「是的。……會消失的。」

「快別說這種洩氣的話了。不是夢想，是希望呀！馬上就要實現的希望呀！請振作一點，美

音姐。」

「修太郎簡直變成大哥了。」美音笑說。

「女人一戀愛就變得傻愣愣的……幸虧我是男人。」修太郎發表懂事的言論後，伸腰打個大哈欠。

此時，美音發現一名穿越對面十字路口的女人時，爲之大吃一驚。

——是她！

頗似姐姐絲耶。

美音差點跑上前去，但剎時想起若姐姐發現自己時的那種激烈表情，不禁又把脚縮了回來。

姐姐如見到自己，必定嚴厲責問回到江戶的原因。

不善撒謊的美音，如被責問，必定支吾不過。

——對不起！

美音由衷道歉。

她已知道姐姐與自己已各自走在不同的命運之路了。

「美音姐，怎麼啦？」修太郎回頭望着停下脚步的美音，問道。

美音望着自己的脚邊，遮開步子。

她確實是絲耶沒錯。

遭受的回報雖是冷酷無情，但却無法離開他的絲耶，現在正親自到市內找尋五天前出門而一

去不返的伊織。

雖是捕吏搜緝之身，但已不再考慮那麼多了。

一面自憐自哀而又斬不斷煩惱，這正是女人的悲哀。

絲耶所要造訪的是小日向的柳生但馬守的隱退處。

因爲她記得伊織曾說：「只要沒跟柳生但馬守比過武，我就不會離開江戶。」

對着門衛，絲耶毫不猶豫地報出豐島刑部之女絲耶，要求接見。

絲耶很快獲得接見，被領到書房。

知道父明重與但馬守交情素篤，絲耶相信即使現在但馬守也會懷着好意對待遺孤。

絲耶告訴自己別把但馬守想成隸屬在春日局之下的人。

——但馬守總不致於逮捕我吧！

此念頭自從坐在書房後，一直在心中迴響。

不久，但馬守一就座，開口就問：

「這陣子一直匿藏在何地呢？」

絲耶低頭，回答：「並未接受任何人的接濟或庇護。」

「刺殺春日局是事先的計畫呢？」

「是！」

「不覺得太魯莽嗎？」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話雖這麼說。……勇氣的確可嘉，但魯莽終歸是魯莽。以我的看法，泉下的令尊必定不希望妳復仇……」

「但馬守大人。」絲耶抬起蒼白的臉。「您不會逮捕我吧？」

「那是奉行所的事，不過……」但馬守微笑。「來這邊找我，也只能說是魯莽。如妳心存任何天眞的想法，我勸妳還是趁早看開算了。」

但馬守的話滲抵絲耶的胸底。

絲耶低頭，咬着嘴唇。

「救妳的人是浪人神子上源四郎嗎？」

「是。」

「這個人我曾經逮捕過，又給逃脫掉了。」但馬守微笑說着。

以但馬守的推敲，絲耶大概聽說源四郎被捕而想來探監。

絲耶抬起頭，看但馬守，露出初次獲悉的神情。

「但馬守大人。我……」絲耶說到一半，又低下頭。「我現在是宮本伊織的妻子。」

「宮本伊織的妻子？」但馬守吃驚，盯以銳利的眼光。

「伊織是爲了跟您比武，才到江戶的，不知他有沒來過？」

「沒來。……即使來了，本流嚴禁與他流比武……」

不吉的預感在絲耶內心波濤起伏。

——他會不會已經離開江戶了呢？

絕望重重壓肩而來。

但馬守一直在觀察絲耶的表情，說道：「妳大概還不知道宮本伊織在日本橋豎起告示牌吧！」

「啊……？」

「向神子上源四郎挑戰勝負。」

「什麼！」絲耶睜大眼睛。「他跟源四郎……」

絲耶的腦海湧現的當然是空齋的預言。

神子上源四郎的佩劍村正和宮本伊織的佩劍三條宗近，註定即將在近日遭遇，互找對方的血，這是劍相所顯現的……。

空齋曾如此預言。而且即將實現！

身爲劍客的人，被人在天下第一繁華的地區公開挑戰，決無不接受的。

絲耶告辭，但馬守亦無理由加以挽留，只有投以憐惜的眼光：看來是應了紅顏多薄命這句話吧！

——這裏豈是人住的地方！

走下雜樹茂密的坡路時，美音的脚不禁沉重了起來。

這一帶茅草的屋頂，只有少數幾家，大多是木板屋頂，上面加壓石塊，家家戶戶都是岌岌可危，聚集在一起，互相支撐，這在美音還是首次目睹的貧民窟。

身在一町外，臭氣似乎都已漂來了。

「嘿！……那種地方美音姐一定住不下。」修太郎率直說道。「算了吧！住三天，恐怕連人都會爛掉！」

「不過……」美音和修太郎的盤纏都不够。

「算了，算了。美音姐，我們到青松寺借宿吧！」

「不過，我們必須在這裏等黑兵衛的連絡。」

「那還不簡單，我們只要留話在這裏，說我們在青松寺不就行了？」

美音稍一想，說道：「好吧！就這麼辦也好。」

美音也覺得不想住在這一帶。

況且，過往的漢子的打扮及朝她全身打量的那種眼神，更引起美音興起難忍的厭惡感。

「修太郎，你在這裏等。我過去關照一聲，馬上回來……」

美音如此說道，修太郎則搖頭說：「美音姐在這裏等，由我去，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要是美音姐單獨去的話，會被抓起來吃掉的。」

修太郎問明加平的名字後，也就一溜煙跑開了。

美音感覺疲勞，坐在路傍的大石。

有二個髒得蓬頭垢面的女人，揹着重物，登坡而來，正通過美音面前時，一人出聲說：

「嘿！看呀！」並指着美音放在膝上的手。「簡直是白魚！」

「說不定是觀世音菩薩呢！」

被人毫不客氣地朝笠中窺視，美音急忙把頭伏得低低的。

修太郎站在巷口，由於一股難以名狀的臭氣而鼻端擠滿皺紋，突然尖起嗓子，大喊道：

「喲伊！加平老公？住在哪裏？」

應乎叫聲，大約從三道門口探出妖怪似的髒臉。

「哪裏？」修太郎問最近的一張臉，然後轉向下一張。

「加平是不是松助家那位老公公？」

「大概是吧？」

修太郎按對方的指引，走進數天前下雨而仍泥濘不堪的巷內。

站在門前，裏面傳出老人的連續咳嗽聲。

「抱歉……」修太郎裝出武士的樣子，先道個歉，然後開啓板門。「加平殿在嗎？」

「啊，……你是？」

修太郎透着昏暗的光線，看見有人起身。「美音姐來了。」

「美音……啊，小姐！」老僕吃驚，站起身。「怎麼想到要來這種地方呢？」

「沒地方住呀！本想住這裏。但發覺太髒，也不想住了。」

「啊！難怪，這裏小姐一定住不慣。」

修太郎帶着加平，邊走出巷子，邊問說：

「這裏恐怕是全江戶最貧窮的人聚集的地方吧？」

「大概是吧！但住在這裏的人也可以說是全江戶最善良的人們。」

「不是善良，是愚笨。」

「好個粗野的小鬼！」

正要爬上坡路時，有二個女人神色慌張，跑了下來。

「不好了！」

「有人搶女人呀！」

修太郎一聽，緊張萬分，朝四處一望。

看不見美音了。

「被抓走的是不是戴市女笠的年輕姑娘？」

「是，是呀！」

「畜牲！」修太郎像一頭小鹿，飛奔而出。

綁票美音的是一路尾隨下來的小野道場的年輕武士們。

高垣彌九郎命令說：把那女的帶走！

年輕武士們明白彌九郎的用意是要拿美音當人質，脅迫源四郎出面…彼此曾因此種卑劣行徑僵持了一會，但最後仍拗不過彌九郎那着魔似的執念，而付之行動了。

美音被擊昏，頹然伏在一名武士的背部。

雜木林的盡處，道路沿着宏壯的加賀邸的高牆。

在這條路上，隨時可碰上轎子才是。

「想不到神子上還有女人呀！」

「原以爲那傢伙會一生獨身到底呢！……」

高徒們雖如此交談着，但仍隨時提高警覺，不敢怠忽，不久雜木林中傳出尖叫聲：「等一等！」

「小鬼追來了！」

「乾脆殺掉算了……」

「千萬不可，事關小野道場的名譽，讓他睡一會吧！」

然而——。

虎躍而出的少年的那把短劍，却凌利得遠超過他們的想像。

危急地閃過少年喝聲砍來的一刀，那是令人咋舌的一擊。

那武士不得不拔出長劍，刀刃向上，擺出架勢，邊承受着少年那燃燒般的眼光。心想：神子上調教過的吧！

揹着美音的武士，站在數間外，皺着眉宇，說道：「小心呀！」

「呀啊！」修太郎脚尖用力，揮出第二擊。

啪一聲反彈回來，因自己用力過大的反擊，修太郎像毽毬，翻個大筋斗。

但下一剎那，像裝了彈簧似的，又一躍而起。

修太郎已是瘋狂的小阿修羅了。

「可惡！」亂舞着刀，毫不顧忌對方的架勢，猛向前衝。

挨的一方並不輕鬆。出盡全力，縮回上半身，把修太郎刺出的小刀擊落在地。

這時，遠遠有人粗聲喊說：「飯桶！」

修太郎眼角一瞥，認出那是獨脚武士，「啊！是他！」全身再度溢滿鬪志，撲向地面的小刀。

「小鬼！」隨着叱咤，刀背打來。

「啊啊……啊！」嘴巴張得大大的修太郎，頹然在逐漸消逝的視界中描摹着美音的白臉，傾倒在地。

「充量也其只是個小鬼呀！……花田，你眞差勁！」高垣彌九郎申斥一頓後，轉臉命令揹美音的人快離開。

路的轉角處已放置一抬轎子。

坐進轎內時，彌九郎才打量美音的眉目。

「……嗯！」發出低低的讚嘆聲。深深被美音的姿色打動。

——可惡的源四郎！

彌九郎無法拂去對於宿敵能够擁有如此美女的那份嫉妬。

爲了加强對源四郎的憎恨，不管是嫉妬或羨慕，彌九郎毫不以爲恥。

——我要親眼目睹源四郎深受打擊，使這斷女人痛不欲生！

彌九郎已經被仇恨衝昏了頭。

「高垣殿，到哪裏呢？」一人問。

彌九郎稍作思考，命令說：「吉原。」

「吉原？做什麼呢？」

「賣掉！」

「……」武士們面面相覷。

「用那些錢，再花在她身上，買她的身體。」彌九郎得意地說着，發出陰慘的笑聲。

……修太郎在白雲中。

「我死掉了嗎？」如此喃喃着，又小心地環視周圍。

什麼也看不見。只有茫茫的白雲，圍繞着。

「大概死掉了沒錯。」忍着湧上來的淚水，站起身。脚步輕飄飄的，却無跌落下去的不安。開始蹣蹣跚跚走着，突然感到寂寞難堪。

兩手貼在嘴邊，出盡全力，大喊着：「美音姐！」

聲音在周圍擴展開來，傳抵遠處，並在遠方變小，變成回聲，消失了。

「畜牲！」

原是一個人過慣的，竟然落成這等寂寞！

修太郎發起狠，正想向前奔跑時——。

發現模模糊糊浮現在對面雲中的人影時，不禁愣了。

——那個大嬸呀！

分明是基督宅的那位叫志津女的婦人。

——我的……。

本想叫出母親，但却嚥了回去。

何等蒼白，冷淡的面孔呀！

修太郎凝視了一會，然後連連擺頭。

——我單獨一個人就够了！不須要母親！我要單獨活下去！

聲音大得不覺得是自己的聲音，大得震撼全身。

也因發出聲音，而恢復了知覺。

「喔……醒了！」

修太郎詫異地望着眼前那張老公公的關懷的臉孔，頓時，一骨碌跳了起來。

「糟了！美音姐被人抓走了！」正要拔腿向前猛衝，但因背部挨刀背擊打的激痛，又癱倒下來。

老僕加平心疼地望着修太郎肩膀劇烈地上下起伏，淚眼汪汪，却無話可安慰。

黃昏的微暗靜靜的落抵此地。

狂姬

「不要！」語氣烈得像把刀，廣姬朝着對座的春日局大叫。

那是事先毫無通知突然來訪的春日局，聊了老半天，才裝着偶然想到似的提出的親事。

亦即探詢廣姬是否有意嫁給土井大炊頭的次男利正。

緊接的就是廣姬那聲大叫。

在此之前，廣姬一直是和顏悅色的，侍女們甚至還覺得小姐今天蠻愉快的。

「……」春日局在廣姬那怒瞪的兇暴視線下，也接不下腔了。

「局，今天就是爲此目的來的吧？」

「雙方也可算是門當戶對……」

「別自作聰明！」

「不知小姐有何厭惡利正殿的理由？」春日局好不容易恢復了正常的臉色，沉着地問着。

「我並不厭惡利正。只是不想出嫁。」

「這麼說可就不對了。」

「如在戰國時代，還有所謂和親，那是沒辦法的。而現在德川家的基礎倒不致於脆弱得要把

我嫁出去，以獲得和平。我死也不嫁到不喜歡的地方！」

——要說服這個嬌生慣養的小丫頭，可眞不容易。

春日局內心嘆息着。

狡獪的將軍乳母明白此時此地無論怎麼講，只有招致反效果。於是說道：「既然如此，此事就暫且擱下，改天再談。說不定近日內，大將軍也會親自徵詢小姐的意思，因此我才先來通知小姐一聲……」說完，一禮，準備起身。

「不管將軍的意思如何，我的路由我自己決定……」廣姬厭惡春日局那種睜着眼睛說瞎話的穩重態度。

「請小姐務必多多考慮自己的身份……」

這句話廣姬已不知聽人說過多少遍了。

——身份算什麼？

廣姬冷笑。

「局！」

廣姬突然不帶表情地叫着，春日局也冷冷加以回視。

「告訴妳！我已經有丈夫了！」

「什麼！」即算是春日局，聞言之下也大表驚愕。

廣姬微笑。「我自己決定我要找的男人。」

「千萬請謹愼小心呀！再怎麼講，小姐是大將軍的妹妹……」

「與其當大將軍妹妹的，我寧願當個對得起自己的女人！」

「事情有是和非的分別。生在高貴的德川家，自有不得不走的路。萬一有什麼差錯，不僅大將軍，甚至也辱及東照權現公的御靈。」（東照權現：德川家康）

這句話是春日局的王牌。

但對廣姬却毫無效果。

「我瞧不起所謂五障三從之類的陳腐教訓。假如差錯的路是幸福的話，我自甘差錯，也不後悔。……局，我丈夫是無藉藉之名的浪人呀！」廣姬稱宣道。

「這只能說是瘋狂的舉止，此外別無他話好說。」

「雖說是無名浪人，但人品才智都不是我們的旗本武士所能比擬。揮起劍來，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他是劍客嗎？」

「小野次郎右衞門的愛徒神子上源四郎。」

春日局啞口無言。

刺殺自己的是豐島刑部之女，而救她離去的是神子上源四郎，此事早已傳抵春日局之耳。

「小姐！」春日局的表情完全顯露出她的强烈性格。「妳知道神子上源四郎是目前官府正在緝捕的重犯嗎？」

廣姬的回答十分泰然：「當然知道。」

——再多說也沒用了！

春日局想着，冷冷地威脅說：「此事稟告大將軍知道，不知可好？」

「無所謂！」廣姬斷然回答，離座，出去了。

——小丫頭！

春日局邊走在走廊，邊想着對策。

而廣姬一回房，便坐在几前，火辣辣的視線盯着虛空的一點。

其間，淚水湧出。

——這條命不要了！

無聲叫喊着。

——只要能陪源四郎一晚，死也不要緊。

侍女在廊外出聲，廣姬嚴令不許入內，站起身，脫掉衣裳。

一轉眼之後——。

改換成武士裝的廣姬，窺探外邊的情況，不聲不響溜出走廊，轉進空房，躍上欄間，掀開天花板，鑽上屋頂。

若干時刻之後——。

從馬廐牽出愛馬的廣姬，逕驅後門，叱令守衛開門，像一陣風飛奔出去了。

「是小姐！」門衛大叫，急忙向上呈報，整座宅院頓時忙亂起來。

侍女們目睹廣姬跟春日局爭執。當她們聽廣姬揚言要嫁神子上源四郎時，衆人也都啞然。

——小姐決心不回來了！

大家這麼想着。

這是封建確立的時代。如廣姬受罰而遭抹殺的命運，那些侍候左右的人當然也逃不了一死了。

事情太大了。

侍臣們緊張萬分，快馬加鞭，追趕廣姬而去。

但早已跑得杳無踪影了。

因恐消息傳出去不好，也無法求助於奉行所。

大久保彥左衛門忠教的住宅位於駿河台的旗本宅院町。

做爲千石的旗本，那是過於寒傖的住宅。

一生不娶，決心埋骨沙場的彥左衛門，若說住處，只要小茅屋便够了，完全不在意。而屋內除了甲冑之外，沒有任何比較講究的物件…庭院則任由雜草茂生。

家丁的數目很有限，不用女僕，生活過得單調呆板。

門口有一名衣着華麗，騎馬的武士大聲叫着門，老人親自走出來。

「呃！是……」一認出是女扮男裝的廣姬，驚訝地大睜雙眼，但對女子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的這位老人，不願坦然招呼。

「到底是誰啊？」儳儳故意問道。

「廣姬啊！別裝蒜了！」

「我當然知道。不過這不算是將軍之妹來訪，首先程序及排場都不對，事先既無通知，又無隨從……」

廣姬瞟了他一個白眼，不得已說道：「好吧！就算是一般武士家的女兒來訪就是了！」

「如此的話，就用粗茶相待了。」彥左衛門對於女子尙武頗不以爲然。他認爲女子應關在家中生小孩、養小孩。

雖是將軍之妹，但對彥左衛門而言，依舊是佛經上的長有十二隻角的怪物。

領進書房，佔取上座，省去寒暄，劈頭便問：

「有何指教？」

「神子上源四郎跟你熟識吧！」廣姬抑制憤怒，問說。

「不錯，源四郎是我十幾年前撿來的小鬼，後來寄交小野次郎右衛門。」彥左衛門接着笑說「他還砍過妳的馬脚。」

廣姬憶起當時的光景，「嗯，是你命令他的？」

「看來妳還懷恨的樣子。」

「不……」廣姬搖頭，表情平穩。「此後又發生了不少事。」

「呃……發生了不少事……？」

「彥左衛門！」

「嗯！」

「假如我說現在我想嫁源四郎，如何呢？」

「……」老人被此突來的告白楞住了，一時找不出話好回答。

「我已經把這番決心告訴了春日局。」

「……噢！」老人低叫一聲，心想：膽量可眞不小！

「我已決定不再回去，要到源四郎身邊……永不離開。」

「……」

「想請求你帶我去！」廣姬雙手放在榻榻米上，行大禮。

老人慌了。「等，等一等！」起身，急忙移到下座。「源四郎是否知道妳的一番心意？」

「知道。」

「知道……但，但，我總覺得他不會接受的。他是劍客，是以腰間的佩劍爲妻……」

「彥左衛門，爲何連你也跟柳生但馬守和春日局一鼻孔出氣呢？」

「不，不，我決不反對妳的決心。就像我前面所講的，問題在於源四郎……」

「源四郎是否接受，那是見面之後才知道。不是現在能預料的。你只要帶我去找源四郎就行了……請幫幫忙吧！」

「小姐。……我不知道源四郎的住處呀！」彥左衛門冷淡地搖頭。

一會過後，走出玄關的廣姬，獲得左衛門的暗示：「到日本橋看告示牌，或許有收穫吧！」

老人以爲廣姬如到日本橋，或許會被搜索者發現，找回去。

到目前，廣姬尙無單獨外出的經驗。

從駿河台到日本橋本是一條好走的路，但却迷了路，走到了一處舉目無房舍的野地。

更糟的是向一名路人問路：「喂！到日本橋要走哪條路？」

那人大概湊巧心情不佳，一被人用狂妄的語氣問路，也就存心惡作劇起來。

「日本橋嗎？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就對了，即使閉起眼睛，照樣走得到。」

「很遠嗎？」

「要說遠，也算遠；要說近，也算近。」

廣姬鞭馬繼續上路。

……行復行行，但却一直未抵達繁華的街道。

只有寺院或官舍的高牆，過後依舊是寂寞的野地。

——不對！那傢伙亂講！

廣姬感到憤怒和焦躁，再度掉轉馬頭。

就在這時。

馬路的正中央有一名編笠武士慢慢走來。穿着十分鮮豔華麗。

已近在二間餘了，武士不知爲何却毫無閃避的樣子。

廣姬管不了那許多，就像挨馬蹄也是對方自找似的，照樣狂奔而去。

剎那——。

身上雖未感到哪處挨了衝撞，廣姬却從馬背上摔了下來，連連翻了幾個跟斗。

馬匹已離去。

編笠武士發出低笑聲，觀賞着廣姬硬忍嘶聲，單膝着地的痛苦樣子。

廣姬好不容易站起身，但却站不穩，搖搖晃晃。

武士走過來，伸出手想扶她一把。

剎時，廣姬的腰劍出鞘砍去。

實在令人啞然。

那是防不勝防的一擊，對方却十分輕鬆地蹲低身子，讓那一記橫掃在編笠上空落空。

挺起身的武士，甚至連編笠也未搖傾。

「可惡！」廣姬舉劍，青眼步步逼近。

面對殺氣騰騰的廣姬，武士的那副靜止相並未顯露出任何迎擊的銳氣。

輕鬆地垂着雙手，等待對方的第二擊。修長的站姿甚至稱得上優美。

廣姬也是熟衷武藝的人，當然也看得出對方的靜止正誇示着十分駭人的變幻自在的身法。

兩人的武藝相差懸殊。

然而强烈的個性令她逞勇力拼。但內心却不覺祈禱起來。

「呼呼呼呼……」編笠中再度響起冷笑聲。「不錯！有天賦！」簡潔地贊美道。「不過，

到底只是女子，無論下多大苦功，依舊有限，實在可惜！」

「胡說！」廣姬勃然，大踏一個箭步，砍去。

對方像躲閃孩童的舞棒，輕易避過，說道：

「依我看來，妳是大將軍的妹妹廣姬吧……嗯？」

廣姬已失去冷靜思考的能力。

只有痛恨和懊惱。

發起狠來，連連揮劍。

如是一般人恐怕早中劍氣，但這位强敵却像拿孩子尋開心似的，以極端嫻熟的動作，一閃一閃的，讓廣姬的劍以一紙之差地落空。

最後，廣姬上氣不接下氣，把劍舉得高高的，大叫：

「報名！」

對方並未報名，只緩緩取下編笠。

廣姬對其面貌的優雅，俊美，大感詫異。

「聽清楚！西國浪人，宮本伊織。」聲音中含有誇耀的語氣。

——宮本伊織！

廣姬以前曾從一名侍臣聽過有關這位西國麒麟兒的傳言。

那是謠傳伊織的本領更在養父宮本武藏之上。

據說宮本武藏跟人決鬪時，對方砍來或刺來的劍尖在幾乎觸及前額，或擊中胸部的千鈞一髮之際，一向不閃躲，也不架開，反而乘虛贏得勝利。

門徒不解，提出請教，武藏答說：「這叫準頭，在決鬪時是最重要的。如不好好練習看準頭一到緊要關頭——亦即遭人突然出劍砍來時，就要措手不及了。決鬪時，如爲了閃避對方的劍，而隨便移動身體的話，反而因移動而生出空隙，讓對方有機可乘。因此練習看準頭的目的就是爲了不隨便移動身體。……至於看準頭的方法，就是對方的劍尖跟我們的身體保持在一寸的距離。如看準在一寸的間隔，不管對方砍或刺，休想碰到我們的身體。如不會看準頭的話，那就用劍去架，或躲閃了。不過，起先要看準一寸頗不可能，因此先從五、六寸練起，然後四寸、三寸，逐漸縮短。」

武藏跟門徒作擊劍練習時，一向把準頭料得精確無比。

養子伊織却表示他能料準一寸以內。

武藏說：「你大概能料五分左右吧！」

伊織表示願意試看看，綁一條白頭巾，走出道場。

武藏看其態度猖狂，抓起眞劍，一走下地板，迎面便劈。

伊織微笑站着。據說武藏的劍尖斬斷頭巾，但未傷及額頭。

廣姬面對的是可怕的天才。

「你是宮本伊織！」

「正是……」伊織報以淒然的微笑。

廣姬却重重搖頭，嚷說：「我決不屈服！」

「誰叫妳屈服？妳要我報名，才報名……」

「拔劍！宮本伊織！」廣姬發瘋似的，尖叫着。

「廣姬小姐！」

「……」

「老實講，我喜歡女色。」

「胡說！骯髒！」

「別的男人喜歡，却不敢說出口。我可不虛假避諱。……特別是小姐這種好勝的姑娘。」

「胡說！胡說！」廣姬砍出絕望的一刀。

伊織甚至以看起來緩慢的動作，後退一步，說道：「像妳這種出身高貴、好勝、罕見的美女能佔爲己有……是男子漢的生平願望。」

「……」廣姬憤怒得叫不出聲。

「因爲妳殺不到我，所以我可以毫不顧忌的宣稱我可以自由擺弄妳的身體呀！」

「……」廣姬再度連連亂砍一陣。

……結果，刀被奪去，雙手被反扭。

「好柔軟呀！這種柔軟的肌膚眞叫男人想入非非。」伊織故意在耳畔囁嚅。

「放，放開！卑劣的傢伙！」

「一旦抓到手了，豈可放開?!要佔爲已有！要使妳離不開我！」

「可，可惡！」廣姬拼命掙扎，却徒然。

廣姬越掙扎，似乎越煽起伊織的情慾。

花之疾風

黑兵衛大大傾斜着上半身走着，而自行綻開的嘴角却覺得癢癢的，索性拔一拔亂鬍。

接着，黑兵衛就以甚於獵犬嗅覺的精確，找到了源四郎的藏身地。

源四郎一見到黑兵衛，微笑問說：「跟在你背後的人是誰？」

——糟了！眞太粗心大意！

完全未察覺被尾隨的黑兵衛，急忙想跑出去看看。

「不要緊！」源四郎攔阻，而自己則迅速跑出去，隔不了多久便回來了，若無其事的樣子。

黑兵衛不禁狐疑地問：「到底是誰？」

「以前在道場一起擊劍的同伴。」

「哦……那，是小野道場的人？」

「嗯。」

「他們爲什麼跟上我呢？」

「大概是高垣彌九郎指使的吧！」源四郎猜說。

「不錯。……他們必定從日本橋的告示牌一帶跟來的。……收拾掉了嗎？」

「沒有，只讓他們嚐嚐刀背的滋味。……你說告示牌，難道幕府又發佈什麼新的禁令嗎？」

「咦……」黑兵衛大大搖頭。「不是，有人貼出公開向您挑戰的信。」

「向我……？」源四郎縐眉，但立刻便想到了。「那恐怕就是宮本伊織吧！」

「對極了……」黑兵衛把告示牌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誦一遍。

源四郎聽完，沉默了一會，之後所表示的感觸却是：

「實在麻煩。」

「您說麻煩？」黑兵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重覆了這句頗不似自己主人的言語。

「現在與其當劍客，我寧願做個凡人。……眞劍比武，對於我已不再像以前那麼熱衷了。比起擊敗宮本伊織的快感，救人的喜悅不知要勝過多少倍。」

——說的也是！

黑兵衛重重點頭。

他看出源四郎毫不畏懼與伊織決鬪，態度上甚至還有必勝的自負呢！

黑兵衛告以美音和修太郎在本鄉等候。

源四郎立刻起身，說道：「我們去會一會。」

大約走了二里多，源四郎一直默默在沉思着什麼，黑兵衛也無言，緊跟於後。

到達一座松樹林邊時，源四郎彷彿返醒現實似的，回過頭說：「黑兵衛，好像有女人的叫聲。」

「我也聽到了。」

「聽起來，好像是斷殺聲。」

「好像是。」

源四郎聽到叫聲時，突然想起來：那不是廣姬嗎？

聽起來和在愛宕山上時，廣姬砍殺而來的瞬間迸自其朱脣的喊殺聲完全一模一樣。

「聽起來好像在林子對面的路上，我就去瞧個究竟。」

「嗯……說不定是你認識的人。」

黑兵衛什麼話也沒說，大睜斜眼，跑進林中。

此時剛好是廣姬對着伊織大喊：「報名！」

不聲不響穿過林中的黑兵衛，差點被廣姬那副武士打扮驚出聲來。

緊接着更令黑兵衛吃驚的是對方那位編笠武士的報名：「聽清楚，西國浪人，宮本伊織。」

大事！

黑兵衛像一頭野獸，快速掠過樹間，奔回源四郎身邊，告以情況的危急。

宮本伊織即將强暴廣姬！

即連源四郎也愕然愣住了。

不過，源四郎却不動。

如現在前去營救廣姬，便要應了伊織的心願，動武決鬪了。

現在，源四郎却無此心意。

就像剛才對黑兵衛吐訴的，他絲毫不存半點揚名天下的野心。

如跟伊織決鬪被殺的話，還有誰去救即將被處火刑的志津女呢？

「黑兵衛。」

「在。」

「我要去見那個姑娘和少年。」

「……」

「你有沒有方法救廣姬？」

「這……」

「想想看吧！拜託你了！」源四郎說完，也就舉步離開了。

此瞬間，黑兵衛傾着頭，暗暗叫奇，不禁要對暗自慶幸所獲的可靠的主人，產生輕微的失望。

——格外想逃避宮本伊織的劍！

雖然這麼不滿着，然而事態已緊急得不容再躭擱。

——冒險試看看吧！

黑兵衛再度奔進林中。

此時正是廣姬一番亂斬之後，刀被奪，雙手被反扭時。

——這算什麼劍客？

從樹蔭下窺見這種情形，黑兵衞在內心大叫着。

對黑兵衞來講，廣姬雖驕慢異常，但還是有若干親切感在。

看着廣姬被擊昏、癱瘓的樣子，黑兵衞私下發狠着一定要設法救她。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源四郎走經沿本鄉加賀邸的路，到達雜樹茂盛的坡路。

天色漸暗了，籠着暮靄的窪地，像螢火似的，二盞三盞的燈火滲着微黑，眨着。

——好寒傖的地區呀！

源四郎描摹起美音的形影，心想這大概叫垃圾堆上的明珠吧。在坡下問一名居民說：「請問加平住在哪裏？」

不問還好，這一問，對方立刻露出警戒的眼神，一直打量着源四郎，然後什麼話也沒說，拔脚奔回巷子。

源四郎還在困惑不解時，巷內已經騷動起來了。

一羣襤褸形同乞丐的男女，表情兇蠻，手中分別拿着木棒、鐵鍬或石塊，蜂湧而出。

源四郎啞然觀望着，而他們却是衝着他來的。

「强盜！」

「這次休想溜掉了！」

「還敢回來找死！」

個個大叫大嚷着，亂舞着武器。

石塊紛紛飛來，源四郎疑惑不定叱喝了一聲：「停手！」

「什麼！不知恥的傢伙！」

「今天休想活着離開了！」

「抓走姑娘還不够，還想來抓小孩嗎！」

源四郎越聽越不對勁，急忙問說：

「被抓走的是加平家的姑娘嗎？」

「看！還裝蒜！」又有石塊飛來。

「等一等！」源四郎凜然出聲喝住。

被其氣魄壓倒，好不容易大家才顯出認錯人的模樣。

「抓走姑娘的是像我這樣的浪人嗎？」

發問之下，一名女人答說：「是武士。」

「什麼樣的武士？」源四郎移步走近時，加平也撥開人牆出來。

「請，請問您就是神子上源四郎嗎？」

源四郎點頭之後，說道：「加平就是你吧！」

「是，是。」

「抓走美音的武士是什麼樣的人？」

「這……」

「像不像官府的人？」

「不，不，大概不是……」

加平因此事的打擊，原先的痼疾更加沉重，臥倒病榻，因外邊的騷動，勉强出來，不一會兒，已站不住，蹲坐在地。

源四郎環視那些人，詢問是否有人親眼目睹現場。

無人親眼目睹。

源四郎扶起加平，問說：「修太郎呢？」

「……發瘋似的，口口聲聲說要救回小姐，已經跑出去了……」

——那個少年一定按捺不住衝動。

源四郎想起修太郎揚言要收拾柳生但馬守時的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膽識。

一切只有等修太郎回來再說了。

源四郎揹加平回到蓬屋，過了一夜。

隔天天剛亮的時刻，躺在爐邊的源四郎，聽見叩門聲，起身。

修太郎垂頭垂氣，一看見源四郎，立刻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

「怎麼樣？」

一問之下，嘴巴一斜，眼皮眨動之間，大顆的淚珠滴落。

源四郎走近，把手搭在肩上。「不用哭了，我一定救回美音。……快進來，告訴我美音被抓走的經過。」

修太郎坐在爐邊，任由淚水弄濕臉頰。

看來整夜未眠，眼眶浮現黑圈，嘴脣發白。

源四郎總算從修太郎口中聽出掠奪者之一是獨脚人。

另一方面——。

綁架廣姬的伊織及尾隨於後的黑兵衛，演變如何呢？

伊織抱起不省人事的廣姬，跨上馬，飛快馳離——而在後面追趕的黑兵衛，也出盡了平生的力氣。

轉瞬之間回到位於千駄谷的古刹聖輪寺後面的家，伊織不知作何打算，把廣姬留在馬上，自己則快步奔進家中，叫着：「絲耶！」

黑漆漆的屋內靜悄悄的，並無人在的跡象。

「哼！……外出啦！」伊織咧嘴一笑，迅速奔出門外。

伊織已決心斬除礙手礙脚的絲耶，才將廣姬帶回家。

廣姬被抱下馬時，發出細微的呻吟聲。

伊織用雙手承受着廣姬的身體時，再次對自己細語說：

「這就是大將軍的妹妹。」

放在榻榻米上，點上燈，又觀賞她的睡臉，過了一會，伊織才脫去其武士袴。

展現在眼前的是雪白的玉腿。伊織試用一隻手去觸摸看看。

柔溫的處女肌膚——。

——這姑娘繼承着德川家康的血。

——現在就將她佔有吧！

伊織覺得這也是上天賦予的運勢。

他覺得無人能匹敵的劍術天才，俊美的外表，這些都是當然應得的，是得天獨厚的運勢；他一向如此深信不疑。

他就是那種傲慢心驕，自以爲太陽爲了他而發光，而且不曾遭受任何挫折的青年。

昔日，宮本武藏曾告誡伊織說：「你有夭折——而且是凶死之相，務必隨時處處小心呀！」

伊織笑答說：「恐怕父親年輕時，也有這種相吧?!」

伊織完全不曾想過自己會喪生在別人的刀下。

——怎麼辦？

蹲在暗處的黑兵衛，自問着。

如何才能救出廣姬呢——過去的多智却絲毫派不上用場。

——再這麼躊躇不定，等一下就都來不及了。

雖然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總而言之，對手太可怕了。

即使主人源四郎出面，都未必能贏的稀世高手。

——不妙！

挖空心思，遍想忍術之中的各招數，但對宮本伊織似乎都不具威力和效果。

——不得已的！

黑兵衛作最壞的打算，準備挨刀。

起身正要離開樹下時，黑兵衛發現草徑那一端有人影走來，急忙又把身子縮回漆黑中。

好像是女的。

此草徑只通抵那間房子。

黑兵衛透黑直瞧，來人險些令他叫出聲來。

因爲側看，跟美音完全一模一樣。

幾秒之後，才判斷出是另一個人。

——實在太像了！

黑兵衛傾着頭，下一剎那，總算想到了：

——是美音的姊姊絲耶！

雖不曾直接照面談話，但在駒場野曾親眼目睹源四郎救其危急驅馬逼去的光景。

——是的，一定是絲耶！

然而絲耶爲何會到宮本伊織的家呢？

情況已不容再多想了。

「……請等一下！」黑兵衛狠下心來，出聲叫住。

轉身過來的動作，具有身經鍛鍊之人的迅捷，無隙可乘。

黑兵衛現身出來，說道：「以我看來，妳是豐島的千金絲耶吧！」

「你是誰？」

「請小聲一點……」黑兵衛舉起手制止說。「我是神子上源四郎的家僕，黑兵衛。」

「咦？」絲耶驚奇，注視這位矮個子的醜男。

「眞抱歉，有句無禮的話想請問妳，不知妳跟宮本伊織是什麼樣的關係？」

被這麼一問，絲耶答不出是妻子。

——既是神子上的家僕，想必是來偵察伊織的。

絲耶一路上都在想着有關伊織和源四郎決鬪的事。

當然，現在身爲妻子的人應該期待良人的勝利才是。但絲耶也很不願源四郎敗北。不，在她的意識之底可能還期望着源四郎的劍能打倒伊織呢！因爲伊織如不在世上，絲耶也可從爲妻之苦獲得解放……。

不過最主要的，絲耶極不願讓源四郎知道她已變成伊織之妻。

「只是認識而已……」

「唷，那妳現在要去拜訪他嗎？」

「是的。……伊織，不，宮本殿回家了吧！」

「回家了。而且還帶着人。」

「帶人？」

「是大將軍的妹妹。」

「……」

「綁架的。想帶回來當妻子……」

絲耶懷疑自己的耳朵。「這，這可是眞的？」聲音中不覺充滿嫉妬。

黑兵衛暗自得意。

——果然猜中了！

寡女夜晚造訪人家，必然不是普通的關係。黑兵衛一開始便這麼推察的。

「不信的話，妳可以親自去看看。」黑兵衛覺出自己的喉使不無卑鄙之處，然而除此之外便無救出廣姬的方法，只得私下愧疚着，邊用手指指了一指。

絲耶一時彷彿變成石塊似的，站在原地沒動。

眼睛直盯着自己家中點亮的燈火。

——大將軍的妹妹，那就是廣姬了……。

她也聽說過這位尙武的小姐。

絲耶想起伊織以前說過的話。「我不喜歡生孩子，整天待在家裏的女人。像阿巴那種跟隨木曾義仲疾驅於戰場的女子，才適合我去愛。」

這就是說他對這種女人有興趣，是因爲知道她沸騰着向春日局復仇的熱情。

——是的！伊織想拋棄我，用廣姬來取代！

硬忍着近乎燃燒全身的淒然嫉妬，絲耶挫緊牙關，雙拳握得幾乎要骨碎。

——不那麼便宜他！不讓他那麼便宜！豁掉這條命，也要殺伊織！

絲耶邁開步子。

黑兵衛也因絲耶那種充滿殺機的樣相，爲之一怔，說道：「絲耶，……凡事請退一步想！」

絲耶已聽不進忠告。

悄聲潛進庭院，靠着昔日在駒場野狙擊春日局時的那種靈敏，不聲不響地朝着燈光處貼近。

一把飛鏢已在右手。

——只要一投！

禱告似的，絲耶在心中叫着。

絲耶看見了。……在燈光下。

伊織的一隻手從仰臥赤裸之人的腰間移到膝……。

剎時，絲耶把蹲伏的身子站起。

「呃！」伊織因刃物切空飛來的嗡聲，而想扭身的剎那，業已遲了。

左肩結結實實挨了一鏢，痛楚倒在其次，伊織因自己的疏忽而兇性大作。

「……嗚。哼！」忍痛從左肩拔除飛鏢的伊織，抓起長劍，站起身定眼睛吼道：「絲耶！……大膽！」

絲耶瞥見伊織那忍着疼痛，頂天而立，背向燈火的形相，心想：簡直是野獸！

這是絲耶首次興起的侮蔑意識。

——不可被這種人殺掉！

她清楚地告訴自己。

「絲耶！有妳受的了！別跑！」

伊織踏出一步，絲耶反射式地背過身子。

伊織用力一個虎躍，跳抵庭院，便開始狂追而去。

他的身體並不因此種傷勢而減低脚力。

黑兵衛站在遠處旁觀，看出伊織傷勢不輕，心想任他再厲害，這下子恐怕也殺不了絲耶了。

其實黑兵衛既作如是觀，也就迅速繞往後門，以便叫醒廣姬。

絲耶奔跑，伊織也奔跑。

穿過林子，越過小河，奔過草地，到達沿寺院土牆的馬路時，絲耶終於被命運之神遺棄了。

被樹枝絆倒身體，整個人向前傾。

「賤婦！」伊織跳躍一間，朝絲耶背部揮下一劍。

絲耶的口中迸出類似尖笛聲的痛叫。

縮着頭、肩、四肢，匍匐在地，掙扎想繼續再遁逃；伊織像惡鬼，朝着那慘狀怪叫怪吼，接連二刀、三刀地剁殺。

最後，伊織的肩膀像風箱，激烈喘息，搖搖着倚身在土牆。

「混，混蛋傢伙……」喃喃着，眼睛落在永遠不再移動的妻子的屍體。

這位年輕冷酷的劍客，如說他還有良心，那是疼痛喚起的。

伊織搖頭，自言自語地說：「我不會因這一點傷而敗給神子上的！」

生命的結合

小野道場第二代，次郎右衛門忠常在書房翻閱亡父的日記。

忠常是次男，長男忠也繼承亡父的先師伊藤一刀齋之後，名叫伊藤典膳，住於鎌倉。也就是說，一刀流分岐成伊藤派、小野派。而伊藤派的門人之中有龜井平右衛門、間宮五郎兵衛、溝口新五左衛門等不亞於師父忠也的高手。

但小野道場，在忠常之後已後繼無人。

神子上源四郎已離去，高垣彌九郎變成獨脚。

忠常本人最近幾年却經常在臥病。

他像其父，是個烈性子的人，每當聽見天下第一柳生流、天下第二一刀流之類的傳言時，便猛然覺得一股難過的反感，甚至有幾次衝動地想到柳生道場挑戰眞劍比武。

一方面雖自負着自己的天賦，但身體却過於孱弱，此外又無傑出的門徒，忠常的焦躁自不在話下，也有人說他因此而整個人都變了。兄忠也最近也與他疏遠了。

對其焦躁稍具沉靜效果的是亡父的日記。

爲人率直，厭惡諂諛的忠明，在日記不寫一句虛言。

在那種簡潔照實記載的字裡行間，忠常感到一種直訴心腑的東西。

窗下有足音走近。

「報告。」

忠常從日記本抬起眼。「什麼事？」

「神子上源四郎厚着臉皮回家了。」

「什麼！」忠常眼睛一亮，盯着紙門的一點。

——那小子！

內心有着激烈的憎惡在翻滾着。

爲了抑制它，必須幾秒的沉默。

「帶進道場！」

「遵命！」

門徒起身要離開時，忠常心血來潮命令說：「不准其他人進道場，只留源四郎一個人。」

「是。」門徒快步走向玄關。

忠常把日記歸位，站起身。

但並不即刻到道場，而走進起居室，拔出亡父遺留的愛刀葵下坡康繼。那是忠明拜領自家康的名劍。

忠常藉着凝視這口二尺三寸的秋霜，鎮定心氣，收入鞘，起身。

源四郎端坐在數十坪的大道場中央，一看見忠常現身，便伏身行大禮。

但並未說出一句謝罪的話。

忠常定睛注視一會，尖銳如刺般的叫出：「源四郎！」

「在……」

「你到底懷着什麼居心，再度回到這座你擅自遺棄的道場？」

「源四郎回稟。」源四郎抬起頭。「遵照恩師的遺言，爲了執行命令，不得已才擅自離開。」

「說看看，到底什麼遺言！」

「事情十分機密，必須保密，不可外洩。」

「胡說！」忠常那蒼白的臉色更加褪色。「連我這個繼承第二代的忠常都必須保密，由此可知根本沒有那種遺言。」

「……」

「看來……你想回來篡奪道場吧！」

「剛才在下只不過是一名連自稱一刀流都有所顧忌的浪人，不過今天有着急事，決心讓您責罵一頓，也必須出面，至於懇求您收留，那是不敢奢望的。」

「你說急事，到底什麼急事？」

「是關於高垣彌九郎的事，他做出了不可原諒的事，因此想請求您把他交給在下。」

「說看看，彌九郎到底做了什麼？」

「他綁架了我熟識的女人。」

「差勁！」忠常勃然。「劍客竟被女色迷昏了頭，搶來搶去的，成什麼體統！」

「請不要誤會……。彌九郎已失去自制，他因在下而變成獨脚，爲了報仇，不擇手段，竟做出這等事來。」

「閉嘴！」忠常起身。「如想找彌九郎的話，先跟我眞劍比武！」

源四郎並未立刻作答。

此種短暫的沉默却被忠常以爲不快至極的傲慢。

「起立，源四郎！」忠常叱喝道，也就先站起身。

「不得已奉陪了。」源四郎也起身，走向懸掛木劍的架子處。

「源四郎，用你佩帶的劍！」忠常大叫。

但源四郎不肯，隨手取下一把木劍。

忠常的鬢角，青筋閃動。

雙方對立，忠常說：「你瞧不起我忠常，想用木劍對抗眞劍嗎？」

「在下不敢心存此種狂念。爲了不對師父失禮起見……」

「師父？你把我當成師父？」

「不是的。您那口劍是下坂康繼，在下把它視爲恩師，不敢以刀相向，所以……」

「算了，別再要貧嘴了！」忠常拔劍，把劍鞘丟向身後。

其實木劍已是相當於眞劍的武器。如具有異常的腕力，而且技藝純熟的話，要擊碎頭蓋並不難。幾年前，宮本武藏只一擊便擊斃佐佐木小次郎。

這是沒有裁判的對擊。而且對危險無任何限制。

……間隔九尺。

眞刀和木劍相對，雙方各以青眼對峙，偌大的道場空間便充盈着凄烈的殺氣，頗有化成眞空之狀。

「……」

「……」

無言、不動，只有眼光和眼光迸散着火花，而此固着的狀態不知還要再持續多久？

忠常原先並未從正坐在道場的源四郎身上感到絲毫的劍氣，態度甚至可說是柔和的，當時確覺困惑，而現在這麼一對峙，發現源四郎一下子宛如變成另一個人，全身燃放着烈日般的駭人氣魄，不覺微感懼慄。

忠常必須絞盡所有氣力對付這位散放着與他所識的源四郎完全不同劍氣的劍客。

靜止的木劍雖然安祥得有如映在水面的樹木，但下一剎那將如何變化，如何移動，是完全無法預測的。

而源四郎的眼光和他的眼光雖却明亮銳利有如磨亮的矛尖，但各自却互有不同，忠常也察覺

到這一點。

源四郎的那種是洋溢着無限的生命力，一切感覺都朝向戰鬪。而自己的那種則盛燃着憎念，其中也伴隨着平日的修練顯然振作不起的焦躁。

但他並不認爲自己劣於源四郎。

忠常經過嚴格正式的磨練，經由此，他也對自己的秉賦有着充分的信心。

儘管源四郎闖過再多的眞劍道場，但在此種比武，方式自有不同。

忠常的劍具有一刀流的極致。

源四郎也由實地經驗而能在戰鬪之間發揮出連自己都覺得意外的神速之力和技巧；但此種動作在這個情形是應戒愼的。因爲忠常的架勢不容許他那麼做。

……既然雙方都知道採取行動是不利的，因此只有如何在此緊迫的眞空中維持體力和氣力。

一方是樹，另一方是石。

在移行的頃刻之間，在二個體軀之內，於徐徐消耗的生命力上，顯出了差異。

它不久便顯現在兩者的面貌上。

源四郎的眼光越發敏銳，緊閉的嘴邊甚至閃動着一種冷酷的影子；忠常的形相，則漸蒼白僵硬。而未經四分之一個時辰之後，忠常已顯露出所有毛孔都在喘息似的明顯的疲態。

忠常一直在硬嚥着打從胸口朝喉頭湧上來的塊物，而那種痛苦的樣子未外現出來已算是很難能可貴了。

然而此種凄慘的固着狀態如再繼續下去的話，忠長的體力是不堪負荷了。

那只有奮力一擊。

忠常瞠瞪雙眸，像滑在冰上似的前進三尺餘。突然脚尖用力，像猛鷹撲擊似的一躍而起。同時，源四郎如乘旋風，高高跳起，後退了一間餘。

忠常的長劍砍了源四郎的影子。

因此失手，忠常不覺迸出異常的叫聲。

剎時——忠常的肺大裂。

口中噴出大量的鮮血。

源四郎愕然，收下木劍，注視忠常的慘狀。

把劍當杖，弓着上半身的忠常，用戰慄的一隻手抓出懷紙，拭口。

然後大大波動肩膀，調整氣息，端坐到撒滿鮮血的地板。

源四郎也把木劍置於身後，正坐。

「我輸了……源四郎。」忠常用沙啞低沉的聲音說着，嘴角帶着自嘲的薄笑。

「休息一會就好了……」源四郎勸說。內心非常後悔讓病弱的天才絕望。

忠常搖頭說：「……高垣彌九郎已被我驅逐出門了。」

「……」源四郎擔心着忠常再度喀血，定睛注視着。

「我聽說彌九郎帶一個女人到吉原賣，於是驅逐了他。……那或許就是你熟識的女人吧！」

——把美音賣當妓女！

源四郎戰慄。

——可惡的彌九郎！衣冠禽獸！

「……去吧！把彌九郎殺掉算了！」忠常喃喃說。

人有所謂幸運與噩運之別。

自幼即知生命虛幻無常的美音，被化成復仇鬼的獨脚劍客捕捉，無可抗拒地被投入花街柳巷又如何保得清白之身呢？

實在偶然。

美音起居的地方正是紅葉太夫慘死在柳生左馬介憲巖劍下的那座茶亭。

這家青樓的主人並非寬大、富有人情味的人。

美音被帶進來時，正稍停地喀血。

主人秤一秤美音的美麗和病弱，結果打出的算盤是，即使給予一段較長的療養期間，依然是有利可圖的。

暫時讓她單獨一個人自由自在的過日子，如有多金而自居風流的大商賈登樓時，再行接客。

美音的美富有氣質。主人見面時，立刻聯想起曾在京都的島原見過面的松之位的吉野太夫。

——若是不患病，從明天起就可當成全吉原第一的太夫。

主人必定大感惋惜。

至於來路如何——這倒不須多問。

這位姑娘看來似乎連做一個傾城應操何務都有所不知的。

「大概是沒落的官家遺女吧！」主人見多識廣，一眼便如此瞧出來了。

賣主離開後，主人和藹地對美音說：「妳大概飽受一場虛驚吧！……我雖然經營這麼一家小店，但可以上酒席的姑娘和不適上酒席的姑娘還是會分辨的。而且妳還有病在身。因此，最重要的是先養病，先把身體調養過來。湊巧後面還有一間空的茶室，妳就在那邊休養休養吧！」

美音不疑這種和藹的可怕，只當做是救星出現在眼前。

今晚——。

美音邊聆聽着像潮聲似的傳來的絃歌之音，靜靜坐在爐邊。

薪柴不知是何樹，火色極美。

而看着它的那雙眼眸是清澈、無心的。

無論處於何種場所，只要那個時辰是屬於自己的，美音便能心平氣和地坐着。

有小跑的脚步聲接近。

「可以進去嗎？」小女孩的可愛聲音。

「請進。」兩袖在胸前合攏，邁着碎步子的禿，一坐到爐邊，說道：「今晚好冷喲！」縮着脖子、聳着肩。

——看來十歲不到，竟然離開父母身邊，在這種地方工作！

美音用同情的眼光注視着幾年之後想像得到的端正臉形。

禿回看美音，問說：「會不會無聊？」

「不……」

「眞的？」

「我已經習慣單獨一個人。」美音微笑說着。

禿則稍縐眉說：「不過……自己一個人睡在這間茶室……」說到一半，似乎聽見什麼怪異的聲響似的，露出驚恐的眼神環視茶室。

「怎麼啦？這房間發生過什麼嗎？」美音溫和地問着。

「妳要是聽了，今晚準睡不着覺。」

「不會的，我沒做過壞事，心安理得，不怕什麼。……有人在這房間慘死嗎？」

「是的。」

「誰……？」

「名叫紅葉太夫……」

「什麼樣的人呢？」

「和妳一樣是美麗、多愁的太夫。」禿似乎在美音身上發現亡故佳人輪的廓似的，不眨眼的望着，問說：「妳也出身武士家嗎？」

美音一點頭，禿接着又說：「太夫也是。」說着，從懷中摸出一件小物件。「太夫給我的。」是青銅的十字架。「太夫告訴我說，假如佩戴在身上，一定會有好運光臨。」

——原來是基督徒。

美音心想對方大概命運坎坷，爲了忘掉悲傷和痛苦才追求信仰吧！

「是個和藹，心地善良的人吧？」

「是的……」禿紅着眼，用小指拭一拭眼角。

「這麼善良的人爲何慘死呢？」

「有一名年輕武士登樓，當太夫的客人。他和太夫以前就認識的。……我第一次看見太夫那麼高興。……太夫從來不曾在這間茶室留客人，而那一晚太夫本想留他的。」

「……」

「那一晚，太夫一定是遇到了可以心許的客人。」小女孩的禿說出了觸及女心的纖細複雜的言語，而美音之所以認眞的聽着，或許是由於她的情緒也在不知不覺間融進了茶室的特殊氣氛裏。「但那個武士可能不是善類，外面傳信給他，邀他出去。他看信時，表情很是嚇人，大概是決鬪之類的約會。……我到茶室看他們時，正好是太夫倚偎着那位武士，哭着……」

「那位武士一去就沒再回來嗎？」

「不，回來過。……不過，那時太夫已被殺了。」禿的嘴唇抖動着，淚珠沿臉頰流下。

「知不知道兇手？」

「不知道。……不過，我想是他。武士回來之前，有個斜眼、跛腿的人來過。」

「啊！」美音一驚。

——那不是黑兵衛嗎？如此的話，那位武士應該就是神子上了？

「我爲他帶路，想不到他竟是那麼討厭的人。說什麼假如雙親還在，大概不會讓像妳這麼可愛的孩子掉在泥沼……等之類的話……」

——一定是黑兵衛不錯！

美音驟感心跳加劇。

「那位武士是不是叫神子上源四郎？」

「名字倒不知道。他回來時，我告訴他有個可疑的人來訪，請他多小心；他笑着說，那是他的家僕。」

——啊，那就是了！

美音不知不覺吁了一口氣。

這時，中門的對面一帶響起老鴉的粗聲：「金彌……金彌在那裏？」

「啊，在叫我了。」禿起身，跑了出去。

美音再度環視茶亭內，摹想着源四郎接受美麗但却薄幸的妓女獻茶時的情景。

——假如是我的話，分手時大概也會依偎着痛哭吧！

美音自言自語。

雖自語着，但不免又要對自己是否敢於如此地表露戀慕存疑一番。

——不！我非常愛神子上！只有這件事，不管在何地，對任何人，我都敢清清楚楚地說出來！

——眞想見他一面！

突然，一股搖撼美音病軀的似火一般的直覺浮上心來。

不知不覺站起身來。

這時——聽見快步跑近的脚步聲。

跑進來的是禿。大眼睛睜得圓圓的，上氣不接下氣。

「什麼事嗎？」美音不解地望着禿，禿想說什麼，但喘息未定，說不出話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嗎？」

「快逃！快逃！」

「逃？」

「壞，壞事又要發生了！快逃呀！」禿拼命催着。

美音站起身，問說：「到底什麼壞事要發生在我身上呢……？」

「那個武士又來了！」

「那個武士？」下一剎那，美音幾乎喊叫出聲。

——神子上！

「你說的武士是否前些日子紅葉太夫邀來此茶亭的那位？嗯？是嗎？」

「是的！因此壞事又要發生了。妳又會被殺的！」

「不會的！不會的！」美音激烈地搖頭。

歡喜像潮水似的裹住全身。

——神子上來這裡了！可以見面了！

「不要緊的，金彌。他是我熟識的武士。我活到今天就是想跟他見一面。」

「不行的，不行的。太夫當初也跟妳一樣，才……」

「金彌，女人爲了愛情，可以不顧生命。妳長大以後，自然就會明白的。我要是見不到他，才眞的會死掉呢！……麻煩妳帶他來這裏。」

禿把美音當成被死神附身的人，憤憤說道：「既然不知我的一番好意，我也不再多管了！」說完，轉身出去了。

美音急忙打開鏡蓋，照一照臉。

——不可讓他見到病態，必須用笑臉相迎！

美音急躁地擦拭着凡是擦拭得掉的憔悴陰影。

她第一次使用主人借她的化粧用具。

「眞的喲？一定的呀！」在轉進露地的中門一帶，禿正視對方的回答，以便決定開不開門。

「眞的。我一向不說謊。」源四郎笑答。

「她跟太夫一樣，一向看起來很寂寞的樣子。但一聽見您要來，整個人都變了，高興得不得了。跟那一晚完全一模一樣。……求求您，武士大爺，今晚落宿在茶亭，不可以只單獨你們二個人，好嗎？」

「好！」

「眞的……？」

「一定的！」

「一言爲定。」互鈎手指後，禿才開了門。

源四郎查出美音被賣到這家青樓，並沒費多大的勁。

裝成一般客人，登樓，並找上這位曾是紅葉太夫的隨身婢女，運氣實在不錯。

走在露地的石板上，腦海當然泛起紅葉太夫的形影。

源四郎甚至覺得或許是太夫的靈魂引導他來跟這位姑娘見面。

那晚，邊趕赴決鬪場，邊想着美音。那時就覺得或許可再重逢。

很偶然的，再會的場所竟是紅葉太夫慘遭非命的這座茶亭！實在令他不禁聯想到奇異的因緣。

站在門口，尙未叩門，美音已出來迎接了。

美音大概有許多話要講，但又不知從何請起，因此默默地行個禮。

源四郎直覺道：特意在等我的。

他也無言，進房，坐在爐邊。

——談些什麼才好呢？

微感焦躁，二人視線相接。

心與心已在此瞬間牢牢連接在一起了。

雙方都能詳察對方的心情。

短暫的沉默過後，源四郎先開口說：「總算跟妳見面了。」

「是的……」美音重重點頭。

「我們雖然不曾有過暢談的機會……」

「……」美音懷着愛慕之心，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源四郎，等待以下的話。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妳已經在我的心上了。」

——我也一樣！

美音在內心吶喊着。

「我孤獨，妳也孤獨……大概因此我們的心就相通了。」源四郎如此說着，微笑。

「我……」美音氣喘似地啓口，但却不知該說什麼，微抖着朱唇。

「我已從黑兵衛那裏知道妳的心情。」

「是。」

「身體必須多多保重。健康……然後才有幸福……」

「是。」

——必須活下去！

美音堅强地勉勵自己。

——必須健康！

——我就要當他的妻子了！

如此想時，臉龐泛起彩霞。

那種害羞的哀情催動源四郎的年輕血液。

絲毫沒有猶豫，非常自然地伸出手，牽着美音細白的手。

美音的手是熱的。

源四郎落眼於似乎稍微一用力就會碎掉的那隻手，喃喃說：「……好美的手。」

美音很奇怪的却突然全身發起抖。

內心產生的是何等愉快的疼痛呀！

被情人牽着手時，才會產生這種奇怪的疼痛吧！

美音低着頭，閉着眼，祈求着這種疼痛能永遠持續下去。

源四郎悄悄搭着美音的細肩。

美音像羽毛似的落到源四郎懷中。

「我要帶妳離開。……一起生活。」

秘劍

此時刻——。

在可遙望妓廓燈光的草地中的通路上，有七、八道黑影默默走着。

只有爲首的一人服裝與衆不同，而且還裝着一條喀喀作響的義脚。

後面排成一列的黑衣武士們，大概就是曾在日暮池迎擊源四郎的柳生道場的密探組。

高垣彌九郎被逐離小野道場後，立刻投靠到密探組。

小野道場的高足也爲了貫徹復仇的執念，終至不擇手段，與敵通款，不惜當其走狗；唯一的念頭就是使神子上源四郎鮮血噴湧，被放倒時的那一刻及早來臨。

源四郎往妓院找美音，在門口看守的破落戶立刻報知彌九郎了。

彌九郎知曉一已之力的渺茫，於是要求柳生左馬介幫忙。

——可惡的源四郎，你只能活到今晚！

最近幾天，由於腿部又作疼起來，愈使心中的執念激昂得近乎瘋狂。

「高垣氏……」背後響起壓低的聲音。

彌九郎回頭，視線跟柳生但馬介那頭巾下的銳眸相接。

「你說神子上愛上那個叫美音的雌貨嗎？」

「是的——一定不會錯。在下在小野道場的心腹通知我說源四郎爲了救那雌貨，曾到道場來探聽我的下落。」

左馬介邊注視着再度傾斜上半身邁開脚步的彌九郎的後姿，喃喃說：「你看來好像恨透了神子上。」

「非常痛恨！只要能殺掉源四郎在下就是豁掉這條命也甘願。」

「……」

然後大約又走了二町餘——眼看已經快走到紅燈綠影的妓院區了。

「喂……」左馬介再度出聲。「你說過只要能殺掉神子上，你那條命就不要了，沒錯吧？」

「不錯，我說過。」

「這一次我們有把握收拾神子上。你也可以死得瞑目了吧！」左馬介冷冷說道。

彌九郎心頭一顫，而且遽懷疑自己的耳朵，這大概可說彌九郎還算嫩吧！

「你說什麼？」轉過身，重問一次的彌九郎，這才發現左馬介那冰冷的眼光，其實從剛才起就對他不懷好意。

「我說這裏就是你的死地。」左馬介用無抑揚，低沉的聲音清清楚楚地冷語着。

彌九郎的義脚用力，跳退半間。吼叫說：「原來你一直在詐我！」

「我沒有詐你！當你來求助我們時，已經決定了。」

「說看看，你憑什麼理由殺我！」

「你已經沒有資格當劍客了。留下你，只有多一個爲非作歹的無賴。」「閉嘴！」彌九郎一劍在手，採青眼的架勢。「不知柳生左馬介竟是此等陰險至極的佞人，算是在下看錯人了……來！」劍尖二寸處稍蹺起，刀身灌注着一刀流一刀斬的剛猛劍氣。

左馬介不拔。

隨後的七名刺客一起拔劍，一陣風似的奔向彌九郎左右。

彌九郎以單脚到底是無法阻擋的。

「可惡！」彌九郎逕自朝單獨留在正面的左馬介猛衝。

剎時，背後有呼呼的劍風襲來。

彌九郎讓它掠過左肩，可見如今他的本領並未減退。

一人拼命，萬夫莫敵——緊接着，彌九郎發揮破釜沉舟的悲壯鬪志。

連左馬介本人也暗暗感嘆着，不得不親自出鞘，對抗彌九郎的攻擊。

彌九郎殺一人，傷一人。

然而——畢竟是柳生道場特別挑選出來，且個個都是左馬介手下的高手，在他們的包圍下，彌九郎的奮戰不可能持續太久。

連耳、眼、嘴、筋肉、一根髮毛都因鬪志而奮起，彌九郎發出類似猛獸的吼叫，發揮着朝左右前後，四方四隅退身，轉化的敏捷手脚，雖想突破對方殺陣的秩序，但隨着心身的消耗，已開

始被驅趕在長劍的檻中狂躍了。

密探組以執拗的耐力，守候着彌九郎的疲勞。

彌九郎是蓄積着自十五歲開始的刻苦鍛鍊的一流劍客。

他不可能看不出對方的戰策，但却無論如何也突破不了劍陣的牢檻。

左馬介一直站在二間後，雙腕交叉於胸前，他點了點頭，道聲：「可以了！」

包圍圈瞬即崩潰，接着是驚天動地的喊殺聲，從四面八方有呼呼的劍風襲來。

彌九郎快速的揮劍。

但每一剎那，都有痛楚衝擊到達肩、腕、胴、脚。

雖然挨了那麼多刀，但彌九郎並未停下那種狂奔。可說連靈魂都已化成鬼物了。

人的感覺和意識都已完全喪失了。

——我不可以死！

彌九郎以刀身爲杖，頂天立着，無聲吶喊。

體力業已耗盡了。

左馬介緩緩走近，說道：「最後的奮戰十分精彩！」

——可，可惡！

彌九郎暴睜雙眼。

左馬介拔劍一閃，送向其臉面。

很偶然的，負責把決鬪信轉交給源四郎的又是那家青樓十二位禿之中的金彌。

那人離開後，金彌僵立在原地，無法移步。

——怎麼辦呢？

她不知該怎麼辦。

——那個武士果然是死神！

金彌痛恨着源四郎。她甚至想把信撕毀丟掉。

——明早再交給他好了。

也這麼想着。不過，要是如此的話，今晚一定睡不着。

少女只好硬起頭皮把信送到茶亭。

金彌躡手躡脚走進茶亭時，源四郎已起身，正要帶美音離開。

源四郎覺得既無須爲美音贖身，而且身上也無那許多錢。

美音聽源四郎說她被賣到這家青樓。大感愕然，把不告而別當成犯罪似的。

「走吧！」源四郎催着。

「不要緊嗎？」

「即使大模大樣走出去也無所謂。我們理直氣壯呀！」源四郎笑說。

但這時却有人接近的聲響，源四郎小心地看着門口。

從門的細縫，有一封信塞進來。

美音先以不安的眼神望着源四郎，看見源四郎表情泰然，也鬆了一口氣，快步把信撿回來。

撕開封口的源四郎，面不改色地看完。

「……有什麼事嗎？」

源四郎自在地答說：「先出去再講。」

「是……」美音點頭。

金彌蹲在門口，完全未察覺他們由後門溜出去。

柳生左馬介向源四郎指定的決鬪場是那處埋藏有五十萬兩軍用金的充滿魔氣的地方。

前一晚，源四郎帶美音到達豐島清光寺，宿在佛堂後方的廊房。

此地原是美音的祖先豐島權守清光居住的宅院。而清光入道後，便改建成頗宏壯的寺院，曾二度遭火焚，現已荒廢不堪。

再建的本堂、佛堂、禪房、規模都小，祭祀弁財天的泉水，目前也已乾涸，埋在莽莽荒草之中。

只有廊房還保持過去的樣子，勉可追思稱覇江戶氏的往時。

在燈下對座時，源四郎體貼說道：「疲倦了吧！躺下來休息休息。」

「不，一點也……」美音很奇怪地並不覺得疲勞。

她覺得由於自從與源四郎重逢，蓬勃的生命力充溢全身。

美音自己似乎也未察覺即將燃盡的燈火最後必增燦爛的光輝。

美音雀躍地打開自己帶來的包袱。

取出的是一件精美的衣服。是美音在那家青樓的茶亭特意縫製的。

「請試穿看看。」

「謝謝。」源四郎欣然起身，脫下髒舊的衣服。

這時，從懷中落下一封信，在美音膝前張開。

若無其事地落眼一看，美音大驚——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

此種文句閃電似的閃過美音的眼眸。

而且美音也知道指定的時間是明晨。

源四郎心想那是必得讓美音知道的，穿好新衣時，發現美音遞出腰帶的手微微顫抖着……。

再度對座時，源四郎以沈着的聲音說：

「也許我的生命只到今晚。」

美音睜着一雙大眼，像小女孩吵着說不要地搖頭。

源四郎微笑。「因此，今晚我就把妳當成妻子了。」

美音張開小口，想回答什麼，但發出的只是啊啊的喘聲。

愉悅和不安以相同的勁勢在美音的細小病軀奔馳。

「坐過來一點……」源四郎出聲。

美音往前一挪，源四郎伸出雙手擁抱。

美音把臉埋在源四郎那健壯的胸前時，淚水已湧出。

「……求求您繼續活下去。」口中如此祈求着。而說出這句話時，美音已有了獲得愛情的勇氣。

美音也毫不猶豫的全能地表現上天給予女性在此瞬間發揮的體貼和美麗。

「美音是爲了您才出生的。」美音盡力依偎着。清楚地說着。「請不要死，……美音須要幸福。請、請繼續活下去。」

緊抱着可愛、顫抖的細軀時，源四郎的心中也充滿着愛的感動。

「一定活下去！我不會死！」

「……太高興了。」

源四郎邊愛撫着輕柔的黑髮，徐徐傾着頭，把自己的嘴合上喘息的脣。

在美音緊閉的眼皮下，擴展着並非此世的惚恍世界。而因滲透到白潔肢體各處的歡喜的戰慄，連意識也逐漸遠離了。

——幸福！我是幸福的！

心中不斷如此喊叫着。

久久才離口的源四郎，凝視着美音那泛着紅潮的無上美麗的白臉。

「美音！」輕輕一叫。

「嗯……」美音睜眼。

「我和妳已永久合一了！」

黎明到來。

美音注視着從門的隙縫漏進來的幾條白光。

——天終於亮了！

美音一直希望着天永遠不亮。

時間竟然如此一轉眼就過去了嗎？

她也祈求着在身邊發出有規則的鼻息聲的源四郎別醒來。

雖悄悄地沈浸在爲人妻的幸福感裡，但悲傷也隨着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而增加。

源四郎大概做了夢，發出細小，無意義的囈語。

——必須起來了！

美音自言自語。

做妻子的必須讓丈夫無後顧之憂地外出。

美音想起父親決心行刺，離家時，母親那種平靜的態度。

做爲劍客之妻，要送丈夫往決鬪場是必須有所決心的。

美音悄悄離開臥床。

而挪動身子時，有種難以名狀的不快的重物湧上喉嚨，而且有黑漆漆的暈眩來襲，美音必須拼命忍着。

——現在不可以倒下來！

——必須笑臉送他出門。

美音整好衣裝。

廊房的庭院雖荒廢，但仍殘留豐島家的豪壯氣派，井裏的水不僅沒斷，而且清潔。

美音收起棕櫚繩，想拉起水桶。

就在這時，從喉嚨有種微溫的塊物，迅不及防地湧上口中。

美音抓着繩子、折膝、將之喀在脚邊的石上。

鮮血佈滿整個石塊。

——啊！

美音整個人都發抖了。可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閉眼，在呼吸困難中，拼命祈求着——求求神呀！至少讓我活過今天！

令美音驚返現實的是寺內的方向有人的交談聲，並正朝此走過來。

美音拉起水桶，洗去石上的鮮血。

來人原是黑兵衞和修太郎。

「美音姊！」修太郎像一頭小鹿蹦跳起來，一奔過來，便撲在美音身上。「對不起、美音姊、對不起！」

美音忍着眼前的紫色暈眩，緊抱着倚壓過來的修太郎。

「修太郎，還道什麼歉呢……現在不是很好嗎？大家都相聚了……眞太好了。」

「我……我……」修太郎邊抽噎着，邊撫着美音的背部。

「修太郎，救我的是神子上。……我一直相信神子上一定會來救我……」美音邊說着，也擦撫修太郎的背部。

「叔叔在這裏吧？」

「是的，在這裏。」

修太郎大聲說着：「嗯，我知道了！美音姊終於當叔叔的新娘了吧！」

「是的……是的。」美音把臉貼在修太郎的腦袋，回答着。

「好！實在太好了。」修太郎由衷地祝福。

但站在稍遠處的黑兵衞，在祝福之前，不得不因憂愁而縐眉了。

——啊，不對！

黑兵衞暗自喃喃着。

——這位身與心俱美的姑娘，竟遭到上天如此殘酷的待遇！再不久就要失去她的生命了。假如能縮短我的壽命，彌補在她身上的話，我是樂意這麼做的……。

假如辦不到的話，至少也得讓她和源四郎過個一、二天。

「啊！」黑兵衞急忙跑近。美音已失神倒在修太郎身上。

「叔叔！」修太郎慌慌張張，奔向廊房。

黑兵衛抱起頹然不省人事的美音，當聽見修太郎叫說：「叔叔不在！」不覺怒喊說：「豈有此理！」

「確實不在！」

「不會的！附近找找看……」

但——。

進屋，把美音放在床上時，修太郎指着經几上的紙條。

「一夜相伴，情契永深，互為朝露易逝之身，既信未來之幸福，何用傷別離。」

黑兵衛看完搖頭。

——武士是多麼無情的人物呀！

交叉着雙腕，注視美音那白蠟色的睡臉。

修太郎對美音的悲運，似乎也頗多感觸，嚴肅地蹲坐在枕邊。

若干時刻過後，美音抖着眼皮，微張開眼。

「噢……」

黑兵衛和修太郎都湊過來。

「……源四郎。」就像人還在身旁似的，用細微的聲音叫着。

「……」

「……」善良的竊賊和倔强的孤兒，黯然相視。

「……請活着回來。……儘管敵人再多、再强，你不會敗的。……美音這麼相信。……請活

着回來，美音等你。……」眸子已喪失分辨物件的光芒。

黑兵衛和修太郎都咬着嘴脣，强忍嗚咽。

「……請活着回來……」這句呢喃是留在世間的最後話語。

此時燦爛的亮光在彩色的空中擴展開來。

源四郎驅馬到達富士之森時，已時（上午十時）已過。

約定的時間是辰時下刻。

他所以遲到的理由並非爲了叫對方焦躁，而是在中途突感不吉的胸悸，於是掉轉馬頭，奔回清光寺。

而美音已非此世之人了。

源四郎久久凝視着似乎在酣睡的死臉說：「等一等吧！」留下這麼一句話，再度又成馬上人了。

送行的黑兵衛和修太郎都大叫着，預祝平安歸來。

源四郎現在覺得生還幾乎完全不可能。

一方面必須親自救出曾蒙受山海之恩，相當於母親的人，而眼前則勢必跟强敵決鬪。

自己的生命是否還有明天，只有上天才曉得。

但源四郎的內心，平靜又清楚。

上次躲在神社的後面，等候敵人到來；而今天則在牌坊下棄馬，直接步行穿過。

所有的策略都已遠離。原因是時刻業已遲了，對方必已先到。

只有憑靠腰間的一劍，發揮自己的鬪志。

源四郎駐足在社內的中央。

身上斑染着透過老樹梢照射而來的淡光，源四郎暫時維持着不動的靜止相。

社內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響。

目前已無從地底冒出的毒氣了。因爲源四郎已曾和松平伊豆守取得協調，以透露地點換取志津女的生命。松平伊豆守已悄悄掘走埋藏金。

雖說是暗中行動，但伊豆守本人也拉來數百名的兵勇。柳生的密探組無法阻擋。

五十萬兩黃金必定已收藏在江戶城內的金庫。

——怎麼回事呢？

源四郎狐疑時，從本殿內已不聲不響出現一道人影。

——是他！

使源四郎愣然瞠目的是站在階上的敵人，並非柳生左馬介，却是意外的宮本伊織。

「遲到！神子上源四郎！」從這一聲叱喝，顯然伊織今天來此就是爲了跟源四郎比武的。

「我知道你向我挑戰，但時間場地可還沒決定呀！」源四郎平靜地回答。

「閉嘴！我明明已經約到你的回覆。」

「我想那是別人的奸計。史記上說兩虎相與鬪，駑犬受其害，這是有人從中設計的。」源四

郎故意提高聲音，以便讓藏匿在附近的敵人聽見。

「也好。贏的虎再斃掉那條駑犬。」伊織昂然揚言道。「我跟你比劍，目的只在究極劍術的奧義。至於那個送來假回覆的傢伙，倒不足一提。我和你註定不共戴天。拔劍吧、神子上源四郎！」伊織的全身放射出駭人的殺氣。

但源四郎仍不放棄穩重的態度，忠告說：「孫子也曾說，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希望你想一想，你我已制於第三者了。」

源四郎聽黑兵衛說過，伊織因絲耶的飛鏢而受了傷。

贏了負傷的敵人，並非光榮。

「不必多話！拔劍！」伊織以快不及眼看之速，拔出愛劍，架勢八雙。

「聽說你受傷不輕。」到最後關頭，源四郎仍想避免動武。

「閉嘴！宮本伊織一旦公開挑戰比武，即使變成單手獨脚，也決不毀約！事關劍客的面目！神子上，拔劍！」伊織單脚跨下一階，採取類似猛獸飛撲獵物的姿勢。

源四郎站在地面——。

伊織在石階上——。

兩者的位置，利與不利非常明顯。

距離兩間餘，源四郎之所以不顧自己的不利，不想移動位置，是因爲對方是負傷的身軀。

也就是說，因着位置，雙方的條件是平等的。

伊織連叫三次：「拔劍！」

因自己受傷的緣故，而使對方退讓一步，這是伊織的榮譽心所不許的。

伊織或許打算逼使源四郎拔劍，再猛然奔下石階，出擊。

但源四郎却頹然垂着雙手，沈默不語。

「……唔！」伊織咬牙，連白臉都滲了朱紅。

情況已不容再拖延了。

伊織腰部稍一扭，一劍已抓在右手，劍尖指天。

這只能說是奇怪的架勢。

二刀流如是單手捧劍，應是左手才是。右手則在必要時，迅速拔出短劍。

——奇怪？

源四郎邊詫異着，等候着伊織下一剎那到底要施展何種意外的本領。

「去了！」隨着大聲的警告，右手舉到頭頂上。

剎那間，左手射出預藏在懷中的飛鏢。

利用高舉的長劍的光芒，晦眩對方的眼眸，再射出飛鏢——這是養父宮本武藏編排的秘術。

飛鏢以電光石火之速掠過源四郎站的位置——不，嚴格的說是剛才站的位置。

源四郎之所以能獲得九死一生是因爲他只看着伊織的左手。

他左手的動作雖然神速，但源四郎躲閃的動作更迅速。

更湊巧的是，在飛鏢所貫穿的空間的另一端，響起了慘叫聲。

源四郎沒回頭，伊織也沒朝該處望一眼。凄絕的殺氣仍充溢着空間。

施展秘術落空的伊織，把劍捧低，緩緩走下石階。

源四郎仍未拔劍。

伊織的單脚踩到地面的那一剎那，源四郎大大跳退。

雖未見他拔劍，但源四郎業已拔出劍，擺起架勢。

經數秒窒息的沈默後，伊織的口中發出一聲類似呻吟的嗥叫。

「來！」源四郎以低沈的聲音應答。

伊織滑地，前進一間餘。

「……」

「……」

在斑剝的陽光中，四隻眼眸罩着爲了那一瞬而把世界返歸於無的劍氣，放散無形的火花。

不知又經過了多長的時刻。

如要說在決鬪場移動的，就只有從兩者的脚邊延長的影子而已。

假若有人目擊了這場異樣的不動對峙的話，必疑爲將永遠持續下去吧！因爲兩者的外形映在第三者的眼中，完全瞧不出有絲毫的優劣之差。

但——。

可怕的生命力的消耗度，在兩者的體內是有着顯然的差異的。

對伊織來講，肩傷究竟是個大負擔。疲勞從此擴展開來，並開始侵犯起四肢各處。

最後，伊織的眼前開始徐徐揚起灰色的烟霧。

在逐漸昏暗的視野中，源四郎的身形忽遠忽近，搖晃起來。

伊織絞盡全機能，以維持鬪志和氣魄的均衡。

然而最後，源四郎的影子從伊織的雙眸消失掉了。

——拼了！

伊織在劍氣臻極的完全虛無中，反而感受到超越生死的靜寂，脚尖用力一點，出擊了。

躍在暗黑的虛空中底五體是何等的輕快！

……伊織立在躍抵的那個地點。

伊織站着，數秒間完全喪失知覺。

如同撕開一張張的薄紙似的，伊織的眼睛逐漸復了視力。

不可思議。

自己爲何能如此安然站立着呢？

甦醒的知覺所囁嚅的是此疑惑。

接着發現自己的身體仍擺着出劍斬殺出去的架勢。

——放倒對方了嗎？

一瞬，甚至產生此錯覺。

沒放倒才是的。因爲自己邊絕望着出劍的那一剎那的徒然，並喪失了知覺的——。

完全恢復視力的伊織，首先看見的是伏在遠處老杉根下的屍體——

他並非源四郎。

伊織早已知道那把射向源四郎的飛鏢，很偶然地射穿那位匿在老杉樹下之人的胸膛。

——小子！伊織在內心嘀咕着。一種難以名狀的屈辱感在胸中滑捲着。

——會跑到哪裏呢？

伊織當然興起狐疑的念頭。正想四下瞧瞧時，伊織一怔。

自己的豪劍——三條宗近從刀鍔三寸處折成二半了！

——敗了！潮水似的凄哀痛掩蓋全身。

——敗了！我敗了！伊織像夢遊病患，脚步蹣跚地走着。

而源四郎在石階上注視他的背影劍已入鞘。

這時，源四郎想起空齋劍相的事。

——他說這把劍是村正，佩者必亡。

——決不是村正，劍相並非大凶，而是大吉。

源四郎自言自語。

其實源四郎跟伊織對峙時，心知柳生左馬介會從背後偷襲，已抱定了必死的決心。

而左馬介却死在伊織的飛鏢——。

隨雲而去

江戶最後的基督徒三十七人，這一年的晚秋，在可俯瞰品川彙的丘陵上，被處火刑。

當天，厚重的鉛雲低垂，强風冷得令人覺得它吹來了冬天。

方三十間的竹籬外，蝟集着數千人羣。其中有武士、農民、商人，分子雖複雜，但氣氛跟觀看盜賊或亂臣殘黨的斷罪時，截然不同；每張表情都是愕暗，木訥，連天氣也是陰鬱風寒。

因爲上刑的囚徒們直到昨天，都還是他們的好隣居。由於他們對信仰的保密付出了異樣的努力，隣居們竟然全未察覺。

隣居們聽說那是基督徒時，雖啞然驚愕，但由於親眼目睹了侍候上帝之人所基於嚴格自律的日常生活，在個人感情上，對於他們遭遇悲慘的境況，當然寄予深深的同情。

三十七座並排的十字柱上，穿白衣被繩索縛綁的光景却具有一種悲壯的美。

薪柴堆在距柱三尺左右的溝中，溝深五尺，薪柴是浸水的。水是用來不使火旺燃起來，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受刑人嚐嚐凌虐之苦。

對羣衆來講，難以理解的怪事是三十七人個個都是爽朗的表情。

他們的眼眸一致朝向暗雲低垂的空中。

現在正是昇到天國，謁見天主，心曠神怡的時候。上帝的榮光自天而降，神聖的御糾明的喇叭響徹雲霄，嘉許着我的殉教，大天使前來相迎——他們如此堅信，以發揮超越苦難的力量。

「……我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救世救人，禮拜苦業……原諒我們的過失……」

每張口中都唸着禱告詞。

右端的柱子綁的是寺庵葛雷克。左端是志津女。

「放火！」主席台上的檢使出聲。

獄卒提火把，接近薪柴。

而信徒們則一起提高禱告聲。

「請開天門，請賜我們抵抗煎熬的力量，阿門……」薪柴發出類似槍聲的爆響，開始揚起黑煙。因爲浸了水，所以不見火色，黑煙在强風的吹動下，籠罩着信徒們。

每當黑煙捲動，轉變流向時，出現在其中的信徒們的臉孔，一概望着天空，表情爽朗，禱告聲愈加提高。

就在這時。

突然傳來得得的馬蹄聲，竹籬的入口出現一騎……。

二名負責把守的獄卒叫嚷着交叉雙矛，想阻擋，但簡簡單單就被撥開了。

「暴徒！」

「歹徒！」

獄卒的口中發出吼叫，怪的是主席台上的檢使却默默注視着闖入者。

其實這已是預料中的事了。松平伊豆守業已交待過了。「裝做沒看見就是了……」

馬匹直朝右端的十字柱疾驅。

數名獄卒舉着矛槍追逐，但闖入者一跳抵地面，他們只隔着二間，包圍住而已。

浪人向前奔幾步，叫道：

「大嬸！」

「源四郎來了。」懷着萬般的感動，報出自己的名字。

濃煙下的白臉爲之一變。

「噢！你是……」

「大嬸！是我，源四郎沒有一天不懷念着您！」

「我，我也一樣懷念着你！」

十多年來的首次邂逅却在異常的場所，這當然使志津女和源四郎想起別離時。

不錯，他們在烈火的大阪城內分手。而且又很湊巧地在火焰中相逢。

「我是來救您的！」源四郎叫喊着，拔劍準備切斷十字柱上的繩索。

然而不知是留戀或忘了即將被燒身，志津女恢復嚴肅的表情，拒絕說：

「不行！」

「什麼？」

「想想看吧！我怎麼可以一個人活下去？」

「但……」

「我的生命在此盡了，是被召返天國的時候了。請讓我離開……」

「大嬸！」事先源四郎已料到志津女會拒絕獨自獲救。

風向又轉，源四郎想穿過開始吹來的黑煙，奔到志津女身邊。

剎時，志津女以聽來近似天之聲的凜然不可違抗的口氣，喊說：「不行！不要靠近！假如救了我，我就變成行屍走肉了，我會恨的！……讓我離開吧！」

源四郎不再前進，脚上像上了釘，凝然站在原地。

年少時挨罵的記憶又因該話語聲而甦醒了……源四郎這才發現自己在志津女面前依舊只是小孩。一顆心疼痛欲裂。

「大嬸！」叫時，淚水漱漱地落下。

「源四郎！」志津女的眼眸也是濕潤的。「從今天起，我在天的那一邊祝福你……。祝你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黑煙忽高忽低，迴旋着，而紅火舌突然從下面竄了起來。

源四郎强忍着數度想奔進火焰中的衝動，而咬着牙，雙手緊握得幾乎骨碎。

映在火色中的志津女的臉，看起來是超越此世的無比崇高。

禱告聲逐漸變細，而終於斷絕時，三十七座的柱子已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在晴朗不留一朵雲彩的秋空下，一羽鳶鳥畫着大圓弧，悠閒地啼叫着。

這裏——清光寺的墓地，從剛才起就繼續着低沈的誦經聲；它使明朗的靜寂變得肅然。在二座白木的墓標前，邊數唸珠邊在誦經的白髮老僧背後，源四郎、黑兵衛、修太郎黯然佇立着。

他們三人先爲這對薄倖的姊妹回向之後，便要離開江戶。

源四郎那不眨的暗沈眼眸直盯在美音的墓標。他所痛心的是自己竟然無法爲別人做什麼事。

在駒場野營救的姊姊絲耶，被宮本伊織殺了；而有過夫妻關係的妹妹美音，未道聲別離的話便喀血死了；而形同生母的婦女却在自己眼前活活被火燒死。

仔細一想，以劍爲生的劍客，那口劍却無法拯救任何人。

黯然的感慨像古沼的濁水積澱在心底。

……誦經完畢。三人的口中各自喃喃唸着悲傷的別離的話，在墓標前合掌。

半個時辰之後——。

在一條貫穿業已帶有蕭條景況的武藏野的小徑上，順序是源四郎、修太郎、黑兵衛、三個人默默走着。

用木條擊打着路邊野草的修太郎，開口打破沈默，問說：「叔叔，打算到哪裏呢？」

雙腕交叉，視線落在脚邊的源四郎，聽見聲音，抬起頭，望着遙遠的曠野。

「是的，到底走哪裏好呢？」邊回答着，邊望着像用淡墨塗描山峯湧起的一片雲。

「隨便哪裏都好！」修太郎爽朗的說着：「只要叔叔想去的地方，隨便哪裏我都跟着走。」

後面的黑兵衛微笑，獨自點着頭。

解　說

從日本昭和三十年間開始，可說是一段「劍俠小說風潮」風靡一時的時光，當時所以形成風潮，也是有原因的，繼電臺廣播之後接着有電視播出，在這種大衆傳播傾向於視聽覺化時，鉛字的傳播媒體就產生了一種捲土重來的風氣，這似乎是這次風潮形成的原因。這種情形一直從「劍俠小說風潮」到「怪奇小說的流行」都是存在的。而創造這種潮流的劍俠小說作家的心裏有着不論多數的傳播媒體如何引誘，也要創作新時代擊劍小說的衝動，也是事實。這可由中山義秀、五味康祐、柴田練三郎、南條範夫等作家活躍的情形，得到證明。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大衆文學（古典小說）在這時期裏改變了形態。一方面要適應新的大衆傳播需求，一方面也改變了机龍之助以來的大衆文學傳統，滲進了時代感覺，創立了快節奏的形態，而形成短篇連載的新風格。

在殺戮的各形態中加上電影化（西部電影形態的）的效果，將劍從武士的靈魂改變爲凶器，就是把排斥人的意識，重疊在過去冷酷無情的劍士形象上。柴田練三郎各作品的魅力似乎也就在這一點上了。

柴田所著的「只有劍知道」「美男城」「孤劍不折」等三書有著連貫的傾向。明明是三篇完

全不同的作品，在我看來却是一連貫的作品，大概因爲都是以人生的虛無爲主題的關係吧。眉殿喬之介（只有劍知道的主角）御堂主馬之介，（美男城）神子上源四郎（孤劍不折）雖各有着不同的歷史背景，但都刻劃出某種共同的相貌。這不僅是指主人翁均有着身世的陰影，可能是爲了不能爲社會所容納，而向既存的社會反叛；或是向藏在現實政治背後的人的虛無相，想另開闢一條道路的男人的生活方式，强調的幾乎想認爲是作者的化身。據說柴田氏在大學時代專修過中國作家魯迅的作品，讀者或多或少可在這裏理解，柴田氏的寫作意向，因使我想起魯迅的話「虛無的絕望就是希望」，在這裏提出魯迅也許不太合適。但是喬之介、主馬之介、源四郎等的生活方式，在戰後的日本可說並不是特異性的存在。

柴田氏在某處曾說，讀過四次吉川英治氏的「宮本武藏」。評論家中有人指出「只有劍知道」等三篇小說是受到「宮本武藏」的影響。在武藏與小次郎的相持上，可由喬之介與兎角、主馬之介與賴之助相對比，或以源四郎比擬伊織，或以阿通或城太郎比擬朝路、宗太郎、美音、修太郎等。而這種推想並不限於「宮本武藏」，是自從日本之大衆文學產生以後，不斷存在的一種情形。想到「大菩薩嶺」以後的傳統，也可說是自然的結果。和這些擬似黠相比，相異之處還較多。當柴田氏寫「只有劍知道」時，曾說借用了「哈姆雷特」的悲劇。對喬之介應討伐的敵人，確實「只有劍知道」。可是，那一把劍也同時知道人的虛無。劍從求道者的象徵轉變爲叛逆的凶器，而劍的正義觀也變質爲劍的虛無觀。柴田氏的作品和「宮本武藏」等日本大衆文學，卽所謂的古典文學相比，有着特異的性質，也就是有着上述原因之故。

「只有劍知道」在關原會戰結束。「美男城」是從會戰的敗北開始，而「孤劍不折」是從德川幕府確立政權時開始。因之，主人翁神子上源四郎的命運，自然和戰國亂世時代有不同的結局。

「德川幕府能確立三百年之久的封建制度，不能不說是一大偉業，因此——爲使政權的基礎穩固，不得不實施殘酷的黑暗政治。

我常選擇的主人翁，就是對抗這種强權的時代性的犧牲者。當以一把孤劍創業立國的時代逝去時，以一把孤劍面對强權者的命運如何——和寫『只有劍知道』時，同稱有着作者的夢想」。

這是在連載前，刋登在報上的「作者的話」全文，這一篇短文，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作者的創作意圖，在此也就不用再詳細介紹其內容了。

在戰國亂世之中，孤劍告訴他，該去打倒誰。可是當封建制度的基礎穩固，堅固的制度形成後，神子上源四郎又從劍中學到了什麼？在新制度施行與發展之前，連第三代將軍家光之弟忠長的生命都幾乎被抹殺。凡是對德川家族永久繁榮形成障碍的一切都被排除，都被視爲異端，除走向滅亡外別無他途。此時源四郎獨守著「孤劍」，抵抗着强權，但似乎已洞察到，那種繁榮也不過是空虛行爲之重演罷了。

在這裏要說明的是，這種作者的意圖，並沒有清楚的暴露出來，而巧妙的分散在大衆文學的趣味化中。在「孤劍不折」中出現大家所熟知的劍客柳生但馬守、宮本伊織，以及大久保彥左衞門、春日局、松平伊豆守等，以致與柳生一派的小野道場的劍客也有了關連，展開許多波瀾千丈的場面。忍者、新教徒、藏金之去向等，加入了傳奇小說的題材，作者用熟練的筆調，自然的將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書目

郵撥：105626　電話：3929134

讀者直接函購九折優待

四季文萃

①年　　輪（散文）	楊牧著	特價40元
②二殘遊記（小說）	二殘著	特價45元
③人生試金石（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0元
④文學家的情書（書札）	徐志摩郁達夫等著	特價40元
⑤二殘雜記（散文）	二殘著	特價45元
⑥愛的源泉（散文）	司馬長風著	特價40元
⑦聚晶集（雜文）	楊乃藩著	特價40元
⑧文學的史與評（文學）	顏元叔著	特價50元
⑨斗方集（雜文）	孫如陵著	特價40元
⑩我們現代人（勵志小品）	王鼎鈞著	特價40元
⑪開放的人生	王鼎鈞著	特價40元
⑫碎琉璃	王鼎鈞著	特價50元
⑪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書評）	葉維廉著	特價40元
⑫憂鬱的開絲米龍（小說）	忻　易著	特價45元
⑬鑿　痕（小說）	溫瑞安著	特價45元
⑭天香庭院（散文）	張秀亞著	特價40元
⑮回首暮雲遠（詩評）	溫瑞安著	特價45元
⑯娥眉賦（詩）	方娥眞著	特價40元
⑰花開的聲音（詩）	葉維廉著	特價40元
⑱蛻變中的新一代（論述）	丁庭宇　陳百範等著	特價40元

讀者引進作品中的世界裏。

「大衆文學裏的英雄們，一旦進入到大衆的知識生活裏，就脫離了『文學』的範疇，變成歷史性的人物」把義大利的革命家克拉姆西（Antonio Gramsci）的話，換成日本評論家的話，也許就成爲：文學的一般讀者是「進入到虛構題材的人性趣味中」（小林秀雄）了。大衆文學的讀者與作品中人物的關係就在這種情形下開始。神子上源四郎的命運，能引起讀者何種共鳴？關於大衆文學的「趣味性」，柴田氏曾在回答我的疑問時說：「大衆是經常期待某種事情——就對其期待給予回答」。日本的大衆所尋求的期待又是什麼？「孤劍不折」所展開的世界，對於日本在戰後經過混亂時代後有了新的秩序，因此而產生的習慣性，束縛了一般人的生活和意識，對這種情形產生的某種無奈感——給予透氣的窗口——他完成了這個角色。

當空齋看到源四郎所佩帶的無銘刀的劍相時說：「那是一把佩者必亡的凶劍——村正（註・劍銘）」。可是預言並沒有說中，和源四郎決鬪的宮本伊織的利劍從劍根三寸處折斷。所謂現實就是這種情形吧！不知大衆從這個故事裏得到何種啓示。神子上源四郎仍存在於大衆期待的夢想中。

尾崎秀樹

⑫世界史上名女人	永井路子著	王家成譯	特價 40元
⑬世界不可思議事	舒曼夏著	林妙鈴譯	特價 40元
⑭西城驚魂	華生遺著	梅耶編譯	特價 45元
⑮不死之域	艾倫／倫斯法克合著		特價 40元
⑰當代十六大懸疑	高德溫著	戴秀譯	特價 45元
⑱⑲決鬪者宮本武藏(上、下)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110元
⑳蝴蝶怨	曹又方著		特價 40元
㉑亞當夏娃日記	馬克吐溫著	方辛譯	特價 40元
㉒改變歷史的巨覇們	左秀靈譯		特價 45元
㉔奇女凱莉	本公司編譯		特價 45元
㉕奪橋遺恨	本公司編譯		特價 50元
㉖㉗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一、二)	小山勝清著	金溟若譯	特價110元
㉚細雨絲絲	徐薏藍著		特價 45元
㉛孤劍不折	柴田錬三郎著	王家成譯	特價 55元

四季生活

①健康長壽九十要	石垣純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②頭腦的營養	小林司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③指壓健康法	安部俊雄著	林妙鈴譯	特價 70元
④慢性病食譜	本公司編		特價 50元
⑤青春與愛情	淑惠輯		特價 40元
⑥各種健康法的危險性	高須克彌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0元
⑦懶人健康法	羅斯／馬丁合著		特價 45元
⑧灸穴治療法	間中喜雄著	陳秋帆譯	特價 45元
⑨夜尿症療法全書	現代民間醫療研究會編		特價 45元

⑲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冊（歷史）	莊　練著	特價60元
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中冊（歷史）	莊　練著	特價60元
㉒生活在瓶中（小說）		馬　森著	特價50元
㉓浪莽少年行（論述）		陳曉林著	特價45元
㉔入聲字箋論（語文）		陳慧劍著	特價120元

四季選輯

①權　力	呂理甡／傅依萍譯		特價45元
②創造的勇氣	羅洛梅著	王溢嘉譯	特價40元
③潛在意識之力量	桑名一央著	王家成譯	特價40元
④開放的覺醒	卜桂茲夫婦著	呂理甡譯	特價40元
⑤三歲決定一生	懷特著	夏滌生譯	特價50元
⑥卡特自傳	卡特著		特價40元
⑦學童功課進步術	多湖輝著		特價40元
⑧掌權致富魔法	希區柯克著	王海濱譯	特價50元

四季書庫

①快樂諾言	鞠羅理著	本公司特譯	特價 55元
④大蓋特蓋集	姑隱著		特價 40元
⑤絕　響	柯麗絲蒂著	王家成譯	特價 40元
⑥玄秘的眞相	克利斯朶芬著		特價 45元
⑦達拉斯的約會	麥克唐納述	冉亮譯	特價 45元
⑧諸神還在外太空	鄧尼肯著	本公司譯	特價 40元
⑨夢露之死與甘氏兄弟	席塞卡著	賴俊達譯	特價 40元
⑩古世界七大奇蹟	奈哈魯著	林信成譯	特價 45元
⑪神秘海域一鬼船	辛普森／柏格合著		特價 50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住址及姓名請書寫清楚◎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次

經辦郵局戳

主管： 經辦：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登帳後寄交帳戶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次

郵局中心戳

經辦郵局戳

收據號碼：

主管： 經辦： 局號：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四季大典

①世界奇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②歷史珍聞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0元
③科學趣味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④百病自診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0元
⑤錯誤糾正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⑥世界名句事典	本公司編	特價 55元

鄒郎小說專輯

①竊國者	鄒　郎著	精裝 95元	平裝特價 65元
②陰謀者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③叛　諜（陰謀者第二部）	鄒　郎著	精裝130元	平裝特價100元
④地下司令	鄒　郎著	精裝120元	平裝特價 90元

經銷書

①大學生的故事(一、二)集	洪斯晶編	每集 40元
②向聯考挑戰	洪斯晶編	特價 40元
③論語別裁（上、下册）	南懷瑾著	精裝 特價340元
④習禪錄影	南懷瑾著	精裝 特價320元
⑤楞伽大義今釋	南懷瑾著	特價 75元
⑥禪宗叢林制與中國社會	南懷瑾著	特價 35元
⑦禪　話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⑧新舊的一代	南懷瑾著	特價 50元
⑨維摩精舍叢學	袁煥仙著	精裝 特價300元
⑩二十二子（全套十四鉅册／可以分期付款，樣張備索）		精裝定價9000元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31

孤劍不折

原　　著／柴田錬三郎
譯　　者／王家成
發 行 人／葉聖康
社　　長／盧壯興
出　　版／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發　　行／四季•桂冠聯合發行部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3911407
　　郵　撥：1 0 5 6 2 6
門 市 部／四季•桂冠聯合門市部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號之4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中山路2段637巷37號
　　電　話：9 5 2 1 2 9 1～2
第 一 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特價55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通信欄

請讀者注意

一、劃撥時姓名地址務請正楷填寫。

二、基本讀者購書請註明讀者證編號。

三、如需掛號寄書，請加郵資六元。